# 武俠世界



$2.00

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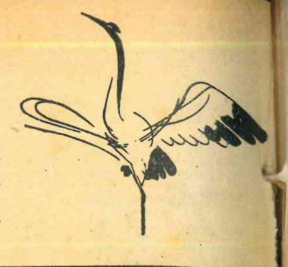
· 下期預告 ·



七彩傳奇
鬥智故事

## 紅粉煞星

朱羽 · 著



這是一篇有血，有淚，有聲，有色，社會傳奇現實鬥智故事，為現代都市生活中的傳奇寫實，主題正確，內容均以警世懲奸，除暴安良，為禍社會之私梟沒日。其故事發展過程，篇篇獨立，個個新奇。包你拍案叫絕。下期刋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 50.00 |
| 一年港幣 | $ 98.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57.00 |
| 一年港幣 | $112.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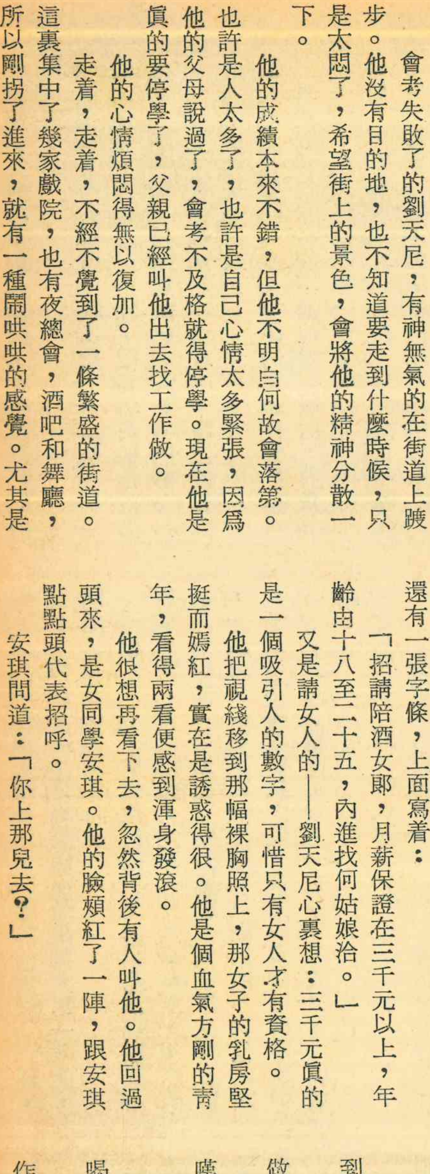

第62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 風月狂徒





## 後窗窺秘　瞥伯被殺

會考失敗了的劉天尼，有神無氣的在街道上踱步。他沒有目的地，也不知道要走到什麼時候，只是太悶了，希望街上的景色，會將他的精神分散一下。

他的成績本來不錯，但他不明白何故會落第。也許是人太多了，也許是自己心情太多緊張，因為他的父母說過了，會考不及格就得停學。現在他是眞的要停學了，父親已經叫他出去找工作做。

他的心情煩悶得無以復加。

走着，走着，不經不覺到了一條繁盛的街道。這裏集中了幾家戲院，也有夜總會，酒吧和舞廳，所以剛拐了進來，就有一種鬧哄哄的感覺。尤其是現在是晚上時候了。

劉天尼沿住行人道走，一家無上裝酒吧的廣告牌上面，除了一幅七彩的半身裸體女人照片之外，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

「招請陪酒女郎，月薪保證在三千元以上，年齡由十八至二十五，內進找何姑娘洽。」

又是請女人的——劉天尼心裏想：三千元眞的是一個吸引人的數字，可惜只有女人才有資格。

他把視綫移到那幅裸胸照片上，那女子的乳房堅挺而嫣紅，實在是誘惑得很。他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看得兩眼便感到渾身發滾。

他很想再看下去，忽然背後有人叫他。他回過頭來，是女同學安琪。他的臉頰紅了一陣，跟安琪點點頭代表招呼。

安琪問道：「你上那兒去？」

「沒有目的地，隨便逛逛罷了。」劉天尼不好意思地聳聳肩。

「找到了學校沒有？」

「我會考不及格，要停學了。」

「我也是。母親要我去找工作做，我還沒有找到。你呢？」

劉天尼苦笑一下道：「坦白說，我根本不知道做些什麼好。」

「是的，中學生眞的是高不成低不就。」安琪嘆了一口氣，「我想去做吧娘，你說好不好？」

「什麼是吧娘？」劉天尼與她併肩走着。

「就是你剛才站在那兒門口的酒吧，專陪人客喝酒的女郎。」

劉天尼想起那幅裸照就連連搖頭道：「那些工作很不正經。」

「正經不正經在乎個人而已，我覺得這行業的收入最可觀。」

「但也最易令人墮落。我以爲……」

話猶未完，行人道上出現了四五名長髮花衫的青年人，伸手一攔，口哨聲吹起，安琪頓然嚇得花容失色。劉天尼覺得他們很不禮貌，一時之間也忘記了眼前的形勢是一比五。

劉天尼挺起胸膛問道：「你們算是什麼？」

五名長髮青年本來就不把他看在眼內，於是有人伸手一推，就想將他推過一旁！

可是，出乎那阿飛意料之外，劉天尼反手搭住他的手臂，順勢一送，那傢伙直衝出馬路心去！

劉天尼這一下子出手，登時嚇得其他四名阿飛青年也爲之呆了一陣。安琪則半帶驚喜，她顯然也不敢相信劉天尼有這種勇氣。

阿飛輩當街打架的事常見，因此路人亦見怪不怪，唯有紛紛走避。只是其他四名阿飛却是無法下得台，只有硬住頭皮，向劉天尼圍攻過來！

當地的市民本來就養成了一種「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心理，有時過馬路看見一名老婦跌倒地上，他們也未必伸手去拖一把，何況是打架這等事情？儘管他們喜愛武俠小說，但武俠小說中什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俠義精神，他們是從來不知道的。因此，眼見四名阿飛就要把劉天尼剝皮拆骨，路人也只是袖手旁觀。

只有一個少年人看不過眼，他並非別人，正是「鐵枴俠盜」的徒弟阿生。

阿生路過此地，自始至終目睹這件事的發生。當初他很欣賞劉天尼護花有責，不畏強敵的精神，後來越看越不對勁。於是他大喝一聲，便自人羣中衝了出來！

四名阿飛加上剛自地上爬起的一個便是五個，正殺得性起之際，還以爲阿生是跟劉天尼一幫的，回過頭來便以拳頭相向。

但是阿生怎會把他們放在眼內？他跟着師父呂偉良出生入死無數次，大陣大仗見得多了，對這班乳臭未乾的阿飛也僅以半力應戰。只見拳來腳往間，一名阿飛被阿生擊中鼻端，血流如注！其他四名阿飛於是不再理會劉天尼，合力一致對付阿生。

劉天尼見機不可失，一把拖住了安琪，回頭就走！

就在這時候，警車聲「嗚嗚」作响！

阿生當然明白到當地的警例，當街打架有被控擾亂治安的可能，但是，五名阿飛之中有三人苦苦糾纏住他，其他二名却聞風先遁！

劉天尼和安琪不知道，還以爲二名阿飛追來毆打他們，就近竄進了一處梯間，一口氣直奔上天台去。

安琪跟他的想法不同，她知道警察來了，一定會將所有的有關人等帶到警局中去。她不想作證，也不想開罪阿飛輩們，所以她寧願在天台上面躲一陣。

這一帶是四層高的舊式建築物，所以天台之間是貫通的。

安琪驚魂未定，劉天尼突然看見一團黑影正伏在欄杆之上，手持望遠鏡，不知在看什麼。

天台上面的欄杆高僅二尺許，彎腰俯伏在那兒，剛好可以看見後街那邊一些後窗的風光。劉天尼雖然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但心裏多少總明白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刀光一閃，有人慘叫一聲，一把飛刀突然由對面的天台上飛揷過來，伏在欄杆上正看得津津有味的瞀伯，額角中刀，登時倒斃在血泊之中。

劉天尼與安琪在驚惶失措中，不由自主地把視綫移到對面天台去。由這兒到對面天台，彼此之間只隔了一條後巷，要是在日間，一定可以看清楚那邊的環境，可惜這是夜晚。

月色迷濛間，他們僅可看見一名身裁中等的男子，在對面天台上移動。那人很快就消失於黑暗之中。

劉天尼嚇得張大了嘴巴。

安琪拉拉他的衣袖：「快走！」

可是，劉天尼還來不及答她，一支手電筒的光圈已經罩在他的臉上。

同一時間有人喝道：「小子！不要走！」

劉天尼被強烈的光綫照射得睜不開眼來，安琪却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即不顧一切的，回頭就走！

天台是直通的，像一條街，只是每二個單位之間便有一個梯口。安琪迅速由一處梯間遁去！劉天尼也想走，但總是遲了一步。

劉天尼終於在莫名其妙中被人抓住。

那是一名受過訓練的看更人，劉天尼雖然曾加反抗，但結果還是給他扭住了手臂。

那看更人是聽到了有人一聲慘叫而由另一處梯間趕上來的，他在迷濛月色底下看見有人倒斃地上，直覺上當然是首先懷疑到劉天尼和安琪這對男女青年的身上來。

可憐劉天尼有冤無路訴，而那看更人根本也不會聽他的解釋。

就是如此這般，劉天尼終於看更員被送進警局裏去了。

在另一方面，阿生也被警察抓住，送到警局落



案。五名阿飛之中，也有三人被捕。

當值的警官問阿生：「你叫什麼名字？」

「阿生。」

「姓什麼？」

「我沒有姓的。」

警官以爲阿生開玩笑。他一直都在俯首做記錄，現在却忍不住抬起頭來，瞪住他喝問道：「小子！你不要浪費時間好嗎？」

阿生仍然說道：「我是眞的沒有姓，信不信由你！」

「難道你沒有父親的麼？」警官氣得七竅生烟，「哼」了一聲道：「你這小雜種，眞的是豈有此理！」

「你這大雜種一定是有着許多父親的。可不是麼？」

「你說什麼？」

「告訴你：我是個孤兒，既沒有父親，也不知道誰是我母親。」

當值警官職位可不算小，他從來未給人這麼無禮對待，只有被落案的人敬畏。

因此，他命令他的下屬道：「把這小鬼推到裏面去！」

阿生身旁的一名警員詛咒着說道：「小鬼！我看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阿生不是頭一次進警局，只可惜眼前這班警務人員全是陌生的。他心裏明白到警局裏面有許多黑暗的事情是不足爲外人道的，要是再不爭取時間，黑布袋和拳頭就會加諸於他的身上來。

阿生朗聲對警官說道：「警官先生，我要打一個電話！」

「我不懂你說什麼。」那位警官仍然在盛怒之下。

「但是我的律師一定懂的。」

警官一聽到「律師」二字，就定了定神，反問道：「你也有律師？」

「當然有。」

「是誰？」

「申光明律師。」

警官吞了一口涎沫，好一會兒，也說不出話來了。

是的，服務警界裏的人都知道申光明律師的來頭，在他的檔案紀錄中，從未有過一次敗訴的。有許多比眼前這位警官更高級的，也不敢惹怒他。否則，麻煩的事情一定多着！

警官半信半疑地瞪住阿生問：「你既然是個孤兒，何來法律顧問？」

阿生淡淡地說：「爲什麼你不打個電話問問他？要是我說謊，你們還有機會揍我的。」

「你自己打吧！你可以保留一切口供，但我們一定要拘留你。」

阿生於是走到電話機旁邊，但是，申律師的電話他忘記了，他只好打電話給他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聽說阿生又鬧事進了警局，他只安慰阿生幾句，叫阿生定安一點，在警局裏等律師來保釋。呂偉良不責怪阿生是由於他本身也是個抱打不平的人，惹下了麻煩是難免的。

警官並不因爲阿生有律師而優待他，只是稍爲客氣一點，阿生已經心滿意足了。當律師未到之前，他被警員送入臨時羈留所去。至於其他三名飛型青年，則被隔離開。

不久之後，劉天尼又被看更人報警，送到警局裏來，他是被人懷疑犯了謀殺罪嫌的。

但是，當他被警員押進臨時羈留所時，阿生立刻就認出了他來。

阿生以爲他也是因打架案而被捕的，所以說道：「想不到你還是給他們抓住了。」

劉天尼也認得這位見義勇爲的少年人，他嘆了口氣說道：「這比打架更麻煩了，我被人誤會我殺了人！」

「殺人？」阿生大吃一驚道：「他們怎麼會說你殺人？難道那幾個臭飛有人死了麼？」

「不！不是跟我打架的臭飛，可能是一個瞀伯，又可能是一名特務或者間諜之類，他給人用飛刀殺死的。眞可怕！」

阿生聽得一頭霧水，後來聽了劉天尼由頭到尾再說一遍，他才明白過來。

「天台上經常有許多瞀伯，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他爲什麼會被殺？」阿生奇怪地喃喃自語道。

劉天尼說：「如果我有一把刀子，當我在街上被五個臭飛包圍時已經使用出來，所以，我絕不可能是個殺人兇手。」

「我當然相信你，問題是警方往往只相信表面上的證據！」

劉天尼深深地又嘆了一口氣：「我眞倒霉，會考不及格，失學，失業之外，到頭來惹下了這許多麻煩，眞是活該！」

「你有父母嗎？」

「有的。」

「那麼，爲什麼你不通知他們來保釋你出去？」阿生問道。

「不！他們不會保釋我的，何況這是一宗命案，警方未必准保釋出去。」劉天尼忽然想起了一件

事，「也許只有你可以救救我！」

「我可以救你？」

「是的，只要你告訴警方，我是打架案的主角，希望他們相信我不可能在那麼短暫的時間內殺死人。」

阿生想想也有道理，因此決定在他師父呂偉良帶同律師到來之後，向警方說出眞相。

不久之後，呂偉良果然和申律師趕到警局裏來。警局裏的人對於法律界人士向來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呂偉良在申律師的陪同下，很快就可以會見阿生。

阿生把劉天尼今夜裏的遭遇說了出來，呂偉良才知道事情並不是打架那麼簡單。他打量了劉天尼一遍，覺得他的外表頗爲正派。

呂偉良問道：「你可知道你的女朋友安琪的居處嗎？」

「我想我可以找到她的。」劉天尼又說：「不過，我實在不想牽連她。」

「到了目前這種情形，你不能不對警方供出她的住址，讓警方把她找回來，因爲她是唯一對你有利的證人。」呂偉良說。

阿生想起他剛才講述過經過情形之後，也說：「對了，看更人既然也知道還有一個女人在逃，那麼，你女友的口供必然對你有利。」

中律師把阿生保釋之前，在對警方的供詞裏，說明他並不認識劉天尼與安琪，也不是與飛黨結怨，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是，他極力證明劉天尼就是被圍毆的人，只是當警察聞訊趕到時，劉天尼與安琪，還有其他二名阿飛却逃走了。

阿生在申律師的引導下作供，錄完口供之後正待離去，夏維探長就在這時候回來了。他是接到報告知道發生命案，才趕到現場去偵查的。這時候已經初步調查過了，剛剛回到警局裏來。

夏維本來就要向劉天尼再盤問的，現在聽了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說話之後，他也說道：「死者是個瞥伯，他顯然正在利用天台的居高臨下環境，偷窺一些後窗風光，我也覺得劉天尼沒有理由要殺死他。但是，我們必須找到他同行的女朋友。既然兩件事原是同一案，阿生，請你暫時留下來好嗎？我可能須要你的口供。」

只要是對公衆有利益的事，阿生從來不反對。於是，呂偉良和申律師都留下來陪他。

夏維探長叫人把劉天尼帶進探長室去問話。

呂偉良趁住這時候向探長的助手辛尼了解這宗案的概況。

辛尼說道：「死者是居住在隣近的一名青年，可能是由於天氣炎熱的關係，跑到天台去乘凉，想不到竟然發覺後窗風光旖旎，於是偷偷携同望遠鏡去窺秘。這是表面上可以想像得到的事。至於他偷窺過那一個窗口，被什麼人殺死，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如果照你們剛才對探長所說，兇手是由對面天台將飛刀擲過來，這傢伙的腕力與眼力也實在令人吃驚！」

呂偉良更正道：「不是我說的，是劉天尼對我們說的。不過無論如何，要證實這件事的眞僞，只要找着他的女友安琪，一切自可明白。」

辛尼說道：「是的，只要找到那少女，只要她的口供與劉天尼的脗合，事情就可以獲得初步的證實。問題是那小子不肯供出他的女友是誰。」

「他會對你們直說的，剛才我已經勸過了他。」呂偉良說。

阿生在旁插嘴問道：「那被殺的瞥伯，是個什麼人？」

「二十歲出頭的年紀，住在附近的，叫符俊。」辛尼說。

阿生想了想，又對師父說：「回頭我們也到現場去看看。我也練過飛刀，我曉得飛刀可以擲得多遠。」

夏維探長問過了劉天尼的口供之後，迅速派人把安琪找來對證一下，在安琪未到之前，夏維又跟阿生談了好一會兒。

指紋組的人已經把報告送到探長室，兇手上面的指紋，並不是劉天尼的，所以初步證明劉天尼與阿生的口供正確。

等到找到了安琪對證過以後，就只有三名阿飛被落案檢控。其他二名在逃的飛型青年被通緝，阿生變成了證人。而劉天尼與安琪二人，則變成了天台兇殺案的目擊證人。

於是，大批警探開到現場對面的天台去，追查一名飛刀手的下落。

現場上的環境大致是這樣的：阿生跟阿飛們打架的地方，是繁華大道。劉天尼與安琪逃上去躲避的天台，則是屬於繁華大道十七號至五十七號一排舊式樓宇的最頂一層。也就是死者符俊被殺死的現場。

由那兒望過去，隔着繁華大道後巷的，則是屬於樟樹街二十二號至六十六號的天台，也就是劉天尼和安琪目睹飛刀手出現過的地方。

正當警探在樟樹街二十二至六十六號天台偵查之際，樟樹街三十四號四樓突然有人驚叫起來。於是在天台調查的警探立卽撲下去！

一名年約五十的婦人自屋內跑出來，邊跑邊叫道：「不好了，救命啊！救命啊！我……我的女兒



被人殺死了！」

隣居聞訊跑出來察看，警探們也自天台上奔下來。

老婦人衣着整齊，好像是剛由外面回來的，而隣居們則多數穿上了睡服。這時候已接近午夜十二時，許多人都上床去睡了。

警探們衝入屋內查看，果然在一間房間裏發現一具裸體的女屍！

那女子看來不過二十歲左右，身裁健美，全身一絲不掛，遍體傷痕，死狀極之可怖。

她是給人用一隻絲襪勒斃的，舌頭吐出了嘴外，像鬼故事中描述的無常。

那老婦人在驚惶中對警探說：「我到隣街去打麻將，剛剛回來。我以爲我的女兒睡了，所以沒有吵醒她，靜悄悄的用我的門匙開門入來。可是，當我入屋之後，便發覺妙蓮的睡房門是打開的，那時我又以爲她外出未返。豈料亮了房間的燈之後，我才發覺她……」

老婦人在發抖的聲音中，又哭了起來。

警探開始用他們的記事册記錄口供，另一名警探則負責打電話回總部去。

警探問：「你貴姓？」

老婦人哽咽着答道：「尤何氏，我丈夫姓尤，我姓何。」

「幾多歲？」

「四十九。」

「令千金呢？」

「她……今年二十歲了。」尤何氏想起二十年來的辛勞，心裏一酸，忍不住又大哭起來。

警探待她的情緒稍爲平靜後，又問：「令千金叫什麼名字？」

「尤妙蓮。」尤何氏答道。

「她做什麼職業的？」

「寫字樓女職員。」

「你什麼時候出去的？」

「晚飯後，大約七八點鐘之間。」

「這裏就只住了你們母女倆麼？」

尤何氏點點頭。

警探又問：「你丈夫呢？」

「死了。」尤何氏淚如雨下，哭得更加淒凉，「我們母女相依爲命，妙蓮現在也死了，叫我這一輩子還怎可以再活下去？」

警探之中有不少很懂世故，也很有人情味的。於是有人勸慰尤何氏。

不久之後，夏維探長也趕到了現場。

尤妙蓮已經死了，她是被人先姦後殺的。

尤妙蓮的睡房的窗口，對正繁華後巷，換句話說，如果有人站在繁華大道那一帶樓宇的天台，居高臨下，就可以瞭望着這裏的一切情景。

警方已經想到符俊被殺與此有關。可能是姦殺少女尤妙蓮的兇手，於事後發覺對面天台有人偷窺，爲滅生口，便實行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符俊也殺了。

事實眞相如何，相信只有兇手一個人知道。不過，符俊陳屍的地方，是位於繁華大道三十三號的天台，而樟樹街三十四號則是透過了繁華後巷，對正繁華大道二十九號後座的。繁華大道這一排舊式建築物的後座是厨房，因此沒有人居住。

換句話說，符俊生前如果要偷窺三十四號四樓兇案現場的情形，最有利的位置應該是二十九號天台。但是，符俊既然陳屍在三十三號天台，這正表示符俊當時不是窺伺對戶三十四號的情形，應該是正在偷看三十八號三樓或四樓的情形才對。

警方事後調查後，樟樹街三十八號四樓的確也是住上了一對新婚夫婦。由於天氣炎熱的關係，加上對面又是人家的後座厨房，所以他們當晚打開了窗門睡覺。他們以爲對戶沒有人住在厨房裏，自然不會担心到春光外洩，但却疏忽了天台上面有瞥伯的。

從種種情形看來，兇手九成是殺寃枉了符俊。因爲如果符俊當時看見他扼殺妙蓮的話，他那裏還會獃在那兒偷窺下去？早已跑下去報警了。由此可見，兇手只是担心過度，却沒有想深一層就把符俊殺死。

當警探向夏維探長報告尤妙蓮命案的時候，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經離開了警局，在返家途中，所以並未知道又發生了連環命案。

直至到翌日，他們才知道命案不止一宗，而是二宗，事情當然不會太簡單。於是二人趕到現場去查看。

符俊的父母並不在本市，他是由一個姑母携帶着的。警方在他的房間裏，找到了大批裸女照片及雜誌等等，還有一些黃色書刋。

符俊還在求學時期，但成績並不好。

據他的姑母說：符俊的父親在外國營商，母親在內地。

生長在亂世中的人家，往往就是這麼樣東一個西一個的，原是不足爲奇的事。

呂偉良和阿生在天台上察看了半晌，覺得隔住繁華後巷雖然也有二三丈地方，但兇手要由樟樹街的天台把飛刀擲過來，只要對方是個老手，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阿生說：「樟樹街天台有許多水箱等物可作掩

護，符俊當時一定是看得出了神，未留意到兇手出現在對面天台之上。」

呂偉良說：「兇手分明想殺人滅口，但符俊未必目睹對方扼殺那少女。」

「你猜，兇手是什麼人？」

「對飛刀有修養。」

阿生道：「是的，否則不可能把飛刀擲得那麼準確的。」

呂偉良沉思着。

阿生又說：「我們何不從『飛鏢俱樂部』的會員方面想想？」

「是的，我正這樣想。」

「擲飛鏢與擲飛刀同一道理，手力好，眼力更要好。」

「現在我們先要找尤何氏問一問，從死者少女的男朋友之中，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

「不必查了。」答這話的不是阿生，是出現在天台上的夏維探長。

夏維再次回到繁華大道的天台來，看看有沒有綫索可尋，想不到又見到呂偉良師徒二人。

他說：「尤妙蓮的母親尤何氏說，她女兒很孤僻，所以男朋友也很少很少，許多約會她都拒絕，平時喜歡留在家中看書和看電視。」

呂偉良問：「門戶有毀壞的跡象麼？」

夏維探長答道：「沒有。」

這時候，探長的一名助手由梯間走上來，他說道：「下面來了一大羣記者，他們要求我們警方發表一些談話。」

探長說道：「這個時候什麼頭緒也沒有，有什麼可以發表的。」

「我以為你最好去跟他們談幾句。」助手說，「報界開罪不得的。探長。」

夏維想了想，道：「你先下去敷衍他們，回頭我就下來。」

助手下樓去了。

這兒一列天台仍在警方的封鎖範圍之內。警方希望在這裏和對面的天台之上，找到更多的破案綫索。所以，記者們至今仍未能進入現場採訪及攝影的。

呂偉良靈機一觸，說道：「由打架案主角，變成了這宗命案目擊證人的劉天尼，是不是已經恢復自由了。」

「是的。」夏維答。

「警方有沒有派人去保護他？」

「沒有。」

「你沒有想到兇手可能對他不利麼？」

「兇手不會知道他們是目擊證人吧！因為我們警方並未對外間發表這方面的消息。」

呂偉良笑道：「你似乎小睹了記者先生們，其實他們神通廣大，本地新聞有時他們比你們警方更加清楚。信不信由你，今天早報之中，就有一份談及劉天尼和他的女友目睹這件事的經過。」

「眞有這麼一回事？」

「是的。」呂偉良說，「但我忘記了是那一份早報。」

「這麼看來，我們眞的要派人去保護劉天尼和他的女友。」

夏維說着便離開了天台。

阿生說道：「看來劉天尼隨時會有生命危險，師父，我們何不現在就去看看他？」

呂偉良也覺得有道理，因為兇手如果也看到了早報的報導，他既担心死者符俊說出他的樣貌，那麼，如果讓他知道天台上原來除了符俊之外還有人目擊其事，為本身安全計，他極有可能再次殺人滅口。

於是師徒二人也離開了繁華大道那一帶的天台。然後駕車去到劉天尼的家裏。

可是，劉天尼一早已經出去了。

由於警方檢驗過兇刀上的指紋之後，證明不是劉天尼的，便在落案之後不久，經夏維問話後便獲得釋放。但現在呂偉良却担心這次警方如此大方，反而會害了他。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找不到劉天尼，却見到了他的父母。

劉天尼的父親說：「你們這班記者先生眞叫人討厭。其實我的兒子什麼也不知道。」

呂偉良笑道：「我不是什麼記者先生。」

阿生隨即插嘴道：「我是他的朋友，在街上我看見他被人欺負，動手幫過他的。」

劉天尼的母親瞪住阿生，老大不高興地說：「你以為我會多謝你嗎？如果你們不打這場架，這件事可能與他無關。」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正要再說什麼，隣居有人過來催促劉太太去打麻將。

呂偉良師徒二人一直只站在門外鐵閘，並未獲得招呼入內。這時他們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於是走了！

回到路邊的汽車上，阿生說道：「他可能去找他的女友安琪。」

「你可知道安琪的住址？」呂偉良問道。

「我不知道，但可以去警局查一查。」

呂偉良朝汽車的望後鏡望了一眼，說道：「也許我們不必去警局查……」



阿生並沒有反問「為什麼」，因為他也發覺了，後面有一輛車子停下來，是辛尼他們。

辛尼等人是奉了探長之命，前來保護劉天尼的。這時辛尼也發覺了呂偉良的車子停在前面，所以他下車之後便走了過來。

呂偉良把訪問過劉家的情形說了出來。

阿生向辛尼要安琪的地址。辛尼說：「我留下我的同伴之後，便到安琪小姐的家中，我們一齊去吧。」

二輛車子一先一後，駛到幾條街道以外的安家去。但安琪也不在家，只見到她的母親。

安太太是個拜金主義者，提起劉天尼的名字她就埋怨着說：「別提那窮鬼了，他幾乎把我的美夢打破！」

辛尼故意問：「美夢？什麼美夢？」

「先生，你知道嗎？我的女兒安琪是一塊明星的材料，我正鼓勵她去投考某大電影公司做明星，豈料碰上了那窮小子，把我的準明星女兒扯下水裏去了。」安太太嗤着鼻子。

呂偉良和阿生看得極不順眼，與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笑了起來。

辛尼半開玩笑道：「既然準備做明星，先來一個宣傳，豈不更好？」

安太太白了辛尼一眼，說：「整天給警探找着去問話，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宣傳方式啊！」

呂偉良担心劉天尼與安琪的安全問題，因此問道：「安琪小姐是不是與劉天尼一齊出去的？」

「我不知道。」安太太說，「她整天嚷着要去工廠工作，我就覺得毫無出息！」

阿生打量着這位準星媽的神氣，總覺得不大順眼，想起許多悲劇都是由這種貪慕虛榮的女人一手造成的，就忍不住說：「其實你做明星可能比你女兒更勝一籌，起碼表情十足！」

安太太當然聽得出這是諷刺而已，不高興地將門掩上，不再理會呂偉良和辛尼他們。

各人回到街上，辛尼說道：「我要去打電話向探長報告，你們怎麼樣？」

呂偉良說道：「我們在附近隨便逛逛，你自便吧！」

辛尼與呂偉良分手之後，師徒二人沿住行人道漫無目的地走着。

一塊塊令人觸目的水晶招牌，五花八門的掛滿在行人道之上。這些七彩繽紛的招牌都是一些公寓和招待所的，什麼「池」，什麼「音樂廳」之類，其實都是變相的淫窟。

這一類所謂「娛樂場所」，絲毫不受管制，眞的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再加上那些可以公開表演艷舞的「會所」，以及無上裝、露臂裝酒吧，的確是洋洋大觀，令人目不暇給。

回頭再看看路邊的書報攤，一本本的色情雜誌，外國的，本地的，裸女的乳房，幾乎佔據了整個攤位。

經過一家戲院門前，巨幅的廣告畫展覽出來的是色情和殘殺；放在預告玻璃櫃內的，同樣是「兒童不宜觀看」的性愛電影。

一名穿着制服的外國大兵，摸着一名花枝招展的國際女郎的屁股，公然在大街上走過；甚至有人手持一叠叠的春宮圖片向過路人兜售。這些事情已經見怪不怪！

短到無可再短的迷你裙與流行熱袂，在一些故作誇張的少女身上穿着，更易令人想入非非；如果你朝她望多兩眼，她會更加意氣風發。於是狂蜂浪蝶的飛型青少年，得其所哉的，尾隨其後，猛吹口哨！

這種種情形，久居當地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當然是見怪不怪；但對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年人試問會有些什麼影响？

黃色的浪潮泛濫，幾乎淹沒了整個都市，大人先生們，既然閉上了眼睛，有心人亦只可搖頭嘆息了。

阿生忽然發覺一個熟悉的輪廓出現路旁的欄杆上；一個青年人戴上了黑眼鏡，若有所待地，倚在欄杆旁邊，瀏覽着過路的美女們。

他，正是曾經跟阿生交手過的空手道高手潘若郎。不過他們的交手並不是惡意的，而是在擂台之上。

在當地體育界辦的「青少年空手道大賽」中，潘若郎被認為是熱門的冠軍人物，但結果却敗在阿生的手裏，而淪為亞軍。

在那次比賽之中，阿生自問並非以純粹的空手道勝，幾乎每一個招式都混合了國術的優異招數；例如掌劈加進了中國國術的鐵砂掌等等。

阿生這鬼靈精之所得人喜愛，就是由於他本身肯用功之外，還有些小聰明。他學過國術中的各家各派，但他並不認為那一家那一派是最突出的，所以每一種武功學過了之後，都把它歸納起來，加以改良滲進一些外國的技擊技巧進去。

日本的空手道，柔道，韓國的跆拳道以及泰國拳等等，阿生都學過了，只是應用起來，都把師父呂偉良授予他的國術混了入去。也正因為這樣，往往勝了人家一籌。

潘若郎似乎看不見阿生，他的視綫都集中在過路女郎的身上；尤其是那三圍尺碼，潘若郎更加是

看得目不轉睛的。

阿生看見他這樣子，也不打算騷擾他，讓他仔細欣賞下去。

就在這時候，一個穿着露臍裝和熱袂的年輕女郎，一步一扭的由那邊走了過來，潘若郎立卽上前拖着她的手臂，然後護送到路旁停着的一輛跑車之上。

豈料就當他將跑車門關閉，正要繞到另一邊去的時候，不知由那裏突如其來的，湧出了五名青年，不由分說，拔出單刀鐵尺，圍住潘若郎進襲！

呂偉良和阿生看得驚呆一陣，正擬加以援手，潘若郎却是鎭靜異常。只見他出手如電，步履翻騰間，一名阿飛青年手中鐵尺已被奪過來。

鐵尺起落間，二名青年打手已見頭破血流，抱頭竄遁；其他三人眼見勢色不對，也急急逃去。

可是，潘若郎正殺得性起，他怎會就此罷手？只見他順手將手中鐵尺揮出，鐵尺勢如奔雷，「刷」地一聲，擊中了一名在逃走中的阿飛打手的腿彎，那傢伙身不由主的，仆倒地上。

阿生看見他出手瀟洒，心裏暗暗叫好。呂偉良也覺得他的打法乾淨利落。

潘若郎縱前幾步，一手抓起倒地受創的阿飛打手，喝問道：「誰叫你們對付老子的？」

那阿飛抖聲道：「我不知道，是飛仔泉叫我們幫幫他手的。」

「飛仔泉？」潘若郎問：「誰是飛仔泉？」

「就是剛才穿紅色的T恤的那一個。」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

潘若郎運勁一扭，把那傢伙離地揪起，狠狠地說：「你再不說實話，老子扭下你的頭顱！」

阿飛打手痛得淚水直冒。說道：「藍天車行，你要找飛仔泉，可以去藍天車行。」

潘若郎用力一摔，同時說道：「告訴飛仔泉，老子二十四小時之內要找着他算賬；只有狗娘養的才會躲起來。記得告訴他！」

那阿飛倒跌了幾步，自地上爬起，狼狽逃去無踪！

奇怪的是：在這麼熱鬧的地方，發生一件這樣的毆鬥事件，既無巡警前來干涉，更未見有任何警探出現。而路人們更是袖手旁觀。

記得在刼案最多的時候，警方曾安慰市民不必恐懼，他們已加派文武裝警員在各區巡邏云云。也許是警員們剛剛巡到別的地方去了，起碼在眼前上千上百的人羣之中，就見不到半個警員。至於其中是否有警探混雜，那眞是天曉得！

總之，自始至終沒有人出面干涉。

直至潘若郎威風八面的，回到他的跑車之上，那女郎嫣然對他一笑，他也將跑車開走，這一幕街頭活劇才告結束。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說：「我記起了，他好像也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

阿生也想起了一些什麼，沉吟道：「他的腕力與眼力都委實厲害，要不是如何可以把鐵尺擲得又準又勁？這跟擲飛刀並無不同之處。」

「是的，可惜我們找不着劉天尼，否則，他一定認得那飛刀手的輪廓。」

「早知如此，我們就跟踪他。」

「知道潘若郎的居處麼？」

「不知道。」阿生說，「你不是說他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麼？」

「對了，我們可以到俱樂部去查一查。」

× × ×

潘若郎駕駛他那輛新欵的跑車，風馳電掣地在郊區公路上飛馳着！坐在他身旁的，正是那個打扮得十分妖冶的女郎小芬。

小芬說：「看不出你這麼一表斯文，竟有這副好身手啊！」

潘若郎聳聳肩說：「對付這輩無名小卒，只不過略施懲戒而已。」

「飛仔泉那班人絕不是好惹的。」

「你怕他？」

「你也知道，幹我這種職業，任何人也不想開罪他們，否則就有麻煩。」

「你放心好了，飛仔泉那傢伙，回頭我就會去找他算賬。」

「我不是潑你冷水，你要小心才好，他們人多勢衆，只怕你隻手無法遮天。」

潘若郎只是輕輕一笑，沒有答她。

跑車在一處分岔路拐了彎，由私家路駛入就是一間豪華別墅。

別墅裏面有室內泳池，有花園，也有網球場，建築得新欵而別緻。

小芬忍不住問：「這是什麼地方？」

「等會兒你就知道了。」潘若郎說着，把車子的速度減慢。

潘若郎的跑車除了一對車頭燈和一對霧燈之外，還有一對很特殊的藍光燈。

現在他就是開亮了那一對藍光燈擋在路口的一副大鐵門自動打開了。

藍光是可以令到門上的電眼受到感光作用而自動推開的，所以裏面實際上沒有看門人。這是潘若郎設計的自動開關儀器之一。



小芬在驚奇中進入那幢極富園林景色的別墅之內。

潘若郎把車子停好後，拉開車門，請小芬下車了。

小芬四下裏張望着，那度大大鐵門，已經關上了。

她出奇地瞪住潘若郎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當然不會是謀人寺，是我的私家別墅。」潘若郎笑了笑，「你是第一個被帶到這裏來的女人，希望你喜歡這地方。」

小芬在疑惑中扶住他的手下車。

二人併肩走過花徑，進入主要建築物之前，要走一段石階。

當走到最後一級石階時，潘若郎把手錶旋動了一下，一度藍光由那兒透出，門上的自動儀器受到感應，立卽打開。

別墅之內，鋪滿了柔軟的地毡，中西合璧的傢俬，加上調和的光綫，使人置身其間，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柔感受。

潘若郎走向酒吧後面去倒酒，一邊說道：「你自便吧，不要客氣。」

「你眞會享受！」小芬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這裏沒有人住麼？」

「是的，現在就只有你和我。」潘若郎自酒吧後面走出來，把一杯甜酒遞給小芬，擧杯作態說：「祝我們天長地久！」

小芬猶疑着：「天長地久？」

「是的，由現在開始，我不會再離開你的，小芬。」

「若郎，你眞沒有別個女人？」

「我騙你幹什麼？」

「人家都說你是個花花公子。」

「我從來沒有否認過，但我從未試過對你那麼認眞。」潘若郎迫視着她，「小芬，你眞美！美得像天仙化人一般！」

小芬感到他的目光中有一股令人熔化的力量，立卽感覺到渾身軟綿綿的，不由自主地，就把酒杯放到了嘴唇邊去！

在那一刹那間，小芬忽然淸醒過來：「酒中會不會有迷藥？」

小芬雖然是個舞小姐，但是，她剛入歡場不久，至今仍能保持淸白之軀。雖然她也了解到歡場中的女子要永遠保持淸白，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無論如何她不能太過隨便。

因此，她突然把杯子放在雲石几上。

潘若郎怔了一怔：「你幹什麼？」

「我不想喝酒。」小芬當然不能說出自己的心事，「可以給我一杯水麼？」

「當然可以，不過，這些酒不會醉人的。」潘若郎非常有君子風度，放下了酒杯之後，便去替她倒了一杯菓子汁來。

小芬反而覺得自己未免太過小家氣。

潘若郎反而若無其事地，帶着小芬到後面去參觀。

別墅裏面許多門戶都是全自動化的，他們只踏在地毡或地板上，門就開了。

後面有個泳池，水清可以見底。池邊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池底在微波掩映間，隱約可見一些用碎石堆砌的男歡女愛的圖案。

泳池是不規則的橢圓形，四周較遠處是樹木，較近處有花草，七彩的太陽傘底下，有活動的几子和沙灘椅，使人置身其間，既有園林景色，亦有海灘風味。

潘若郎帶着小芬繞過池邊，跑到網球場那邊去。場邊有一些靶子，紅心四周有不少刀箭留下的痕跡；紅心中央自然更多這些傷痕。

小芬忍不住問：「這是什麼用的？」

潘若郎由口袋摸出了一把彈簧刀，「刷」地一聲刀鋒彈了出來。只見他手一揚，小刀脫手飛出！他們距離木靶總有丈多二丈遠，潘若郎根本也沒有認眞地瞄準過，但那柄彈簧刀却中正了紅心！

小芬伸了一下舌頭：「你眞了不起！」

「過奬了。」潘若郎漫不經意地說：「這不過是雕虫小技！」

小芬又看見場邊一些樹林截斷的痕跡，有些則在樹身上有明顯的傷痕。

她又問：「這些樹木，爲什麼會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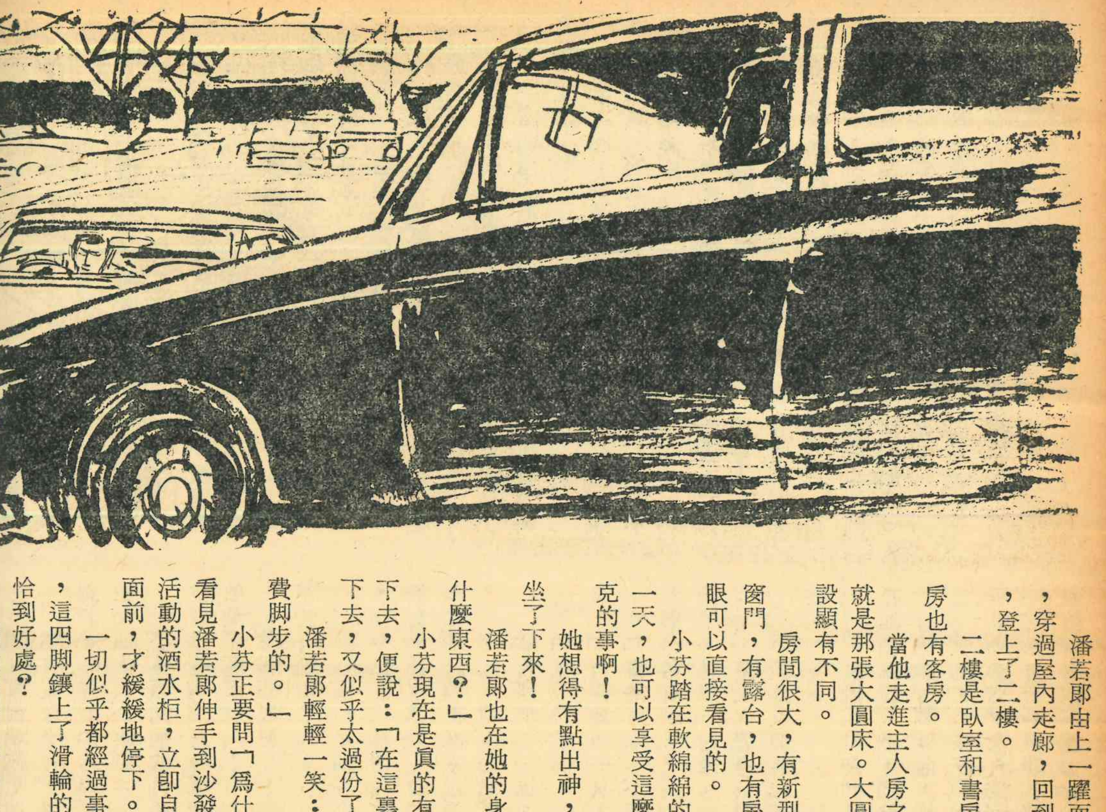
潘若郎伸出手掌示意，道：「我練習空手道，就是靠這些樹木幫助。」

小芬隨後又跟他走入一個進口處，這是別墅的另外一度橫門。入門之後便是一間玻璃屋，太陽可以由屋頂透射入來。

潘若郎按電掣，屋旁一列玻璃拉開了，二人併肩站在屋內，可以看見外面網球場的情形；再望遠一些，便是別墅的外牆——那是包圍着整間別墅的高牆，牆上鑲有碎玻璃與鐵蒺藜。

這間玻璃屋是一間四季適用的健身室，裏面放置有不少健身用的機械儀器；後面便是冷熱水喉的冲身浴室。設有冷暖氣及太陽燈等等。

潘若郎爬上彈簧床之上，表演了幾個奇妙的姿勢。小芬看得眉飛色舞，笑道：「原來你這副大好身手就是從這裏練來的。」



潘若郎由上一躍而下，帶着小芬離開了健身室，穿過屋內走廊，回到客廳裏去。然後再沿住梯階，登上了二樓。

二樓是臥室和書房，陳設得非常講究。有主人房也有客房。

當他走進主人房之後，小芬首先最感興趣的，就是那張大圓床。大圓床擺放在中央，與一般的陳設顯有不同。

房間很大，有新型沙發，也有七彩電視機；有窗門，有露台，也有房內專用的浴室。這些都是肉眼可以直接看見的。

小芬踏在軟綿綿的地毡上假想着自己眞有那麼一天，也可以享受這麼一間睡房，那是多麼羅曼蒂克的事啊！

她想得有點出神，不由自主地在一張大沙發上坐了下來！

潘若郎也在她的身旁坐了下來。問道：「喝點什麼東西？」

小芬現在是眞的有點口渴了，但想想要跑到樓下去，便說：「在這裏坐下便不想走；要你跑到樓下去，又似乎太過份了。還是等一會再喝吧！」

潘若郎輕輕一笑：「不必我走動，亦不須你浪費脚步的。」

小芬正要問「爲什麼」，但話未問出口，已經看見潘若郎伸手到沙發椅上的背上輕輕一按，一個活動的酒水柜，立卽自牆內滑動出來，直衝至二人面前，才緩緩地停下。

一切似乎都經過事先的巧妙安排和設計，否則，這四脚鑲上了滑輪的活動酒水柜，力度又怎麼會恰到好處？

潘若郎親自替小芬調了一杯甜酒，粉紅色的糖漿，使到酒中也滲進了無限温馨。小芬再無顧慮地，接過了那杯酒，輕輕喝了一口！

香醇，甜得恰可，小芬從未喝過如此美妙的飲品。她不禁問道：「這是什麼？」

「紅粉佳人。我把它調配得可口麼？」

「好極了。」小芬又喝了一口！

這時候，潘若郎已經倒好了另一杯純正的酒。他跟小芬碰杯道：「祝我們友誼萬歲！」

小芬覺得潘若郎不似其他舞客，他斯文，温柔，舉止又大方。

她的防範心理鬆弛下來了。

潘若郎是個中高手，自然可以看出來的。

他伸手至椅背上按動了另外一個按鍵，一陣柔和而抒情的音樂，從天花板上傳播下來，又似是來自四面牆角。那是四聲道的立體音响效果。聽得小芬爲之飄飄然，情不自禁地，閉上了眼睛，在盡情享受了。

潘若郎看着她那漸漸變得緋紅的臉頰，忍不住輕輕吻了她一下。

小芬沒有睜開雙眼，也沒有拒絕。

於是潘若郎開始吻向她的櫻唇，一陣陣灼熱的火燄，瞬卽燃燒起來。

小芬由拒還迎，而變得諸般遷就；沙發突然變成了另一張床，手中的二隻酒杯亦不知何時放回那活動的酒柜去。

潘若郎在跟小芬擁吻中，又悄然按動了另一個按鍵，於是室內的光綫變得灰暗，窗簾由電動控制而紛紛拉攏。天花板上出現了一個畫面，那兒突然變成了一個小型的銀幕。

小芬仰臥在沙發之上，視綫剛好對正了天花板，所以，那些動人的畫面她看得最淸楚。



小芬從來沒有如此衝動過，她完全沒有半點反抗，任由潘若郎擺佈。

那柔和的音樂不知怎的又起了變化，濃重的鼻音，依稀有個女人在咿唔作態。小芬不知道這是挑逗情慾的藍色聲帶，只感到刺激無比！

一陣陣狂風暴雨過後，一切又變得沉寂！

潘若郎感到滿足地輕輕吻着小芬，小芬也感活在幸福中。

她忸怩問道：「你愛我嗎？」

「當然！」潘若郎吸着一支剛燃着了的香煙答道。

「那麼，我們應該結婚了。」

「結婚？」

「是的，坦白說，我選擇舞小姐這行業，不過爲了錢；你既然有那麼多錢，我可以嫁給你。而且，如果你是眞心愛我的話，相信你也不想我再幹這種職業。」

潘若郎嘆一口氣說：「我也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不想結婚。」

「爲什麼？」

「我不想太早結婚。你可知道有了家庭負累的男人，往往會變得毫無出息。」

「我從未聽過這種怪論。」

「怪論？我說一點也不怪！」潘若郎聳聳肩說：「一個男人如果有了家庭負担，幾乎任何事情都要被迫去做，而且非忍氣吞聲不可。但是，我沒有負担，誰也不能令我低頭。」

小芬瞪他一眼：「其實一個男人有了妻室之後，才是事業成功的開始。因爲從此他有了鼓勵，生活也安定下來，可以專心發展他的事業。但是，我不會强迫你，我知道你並不愛我。」

「怎麼會呢，我是眞心愛你的。我會跟你保持愛人的關係，我會給你金錢。到了若干時日以後，我們再論婚嫁。」

「……」小芬流出了眼淚，她已經說不出半句話來。

潘若郎實在不敢相信現在他面對着的是一個歡場中的女性。

他吻着她面上的淚痕，柔情萬種地說：「小芬，別哭！這是一個享樂的世紀，就讓我們盡情地享受吧！」

「是的，也許你說對了，像我這種職業的女性，怎麼可以太過認眞？我太過用上了眞感情，那樣只有給你在心裏取笑我是個傻瓜。」

「不！你那麼可愛、嬌嫩，怎會是傻瓜？我是眞心眞意愛你的。以後，我會常常伴着你玩，每個月給你一定的津貼。」

「謝謝你的好意。」小芬苦笑一下，「這是我們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不會稀罕你的金錢。如果我肯將我的肉體去換取金錢的話，必然可以獲得比你所能付出的更多。」

潘若郎知道小芬這麼說法絕非誇張。他了解到不少富商巨賈都在追求小芬，但這位艷麗絕俗的紅舞娘一直都拒人千里之外。事實上潘若郎也浪費了不少金錢和時間才可以把小芬帶到這裏來。目的達到了，一切都趨於平淡。人類的好奇心就是這樣微妙的一回事。

小芬帶着疲乏的脚步走進了洗手間，潘若郎躺在沙發上吸烟，喝着那半杯飲剩的洋酒，在回味，又像在不歇思索。

小芬在潘若郎的生命中已經不是第一個女人，若加以編號的話，她也許在三個數字——百位以外

。但是，像小芬這樣對他的女子，却是罕見的。尤其是歡場女子，像小芬這麼認眞的，更少之又少。

潘若郎霍然站了起來，由衣袋中取出一疊鈔票，塞到小芬的手袋裏去。

好一會兒，小芬才由浴室中出來，她的臉上再也找不到淚痕。事過情遷，一切好像又回復了平靜。幾許歡場兒女本來就習慣了這種對人歡笑背人垂淚的生涯。只不見過小芬比她們更認眞、更嬌嫩罷了！

潘若郎又開着那輛新欵的跑車，把小芬送回市區去。清風拂面，小芬的臉上褪了色。長長的秀髮，迎風飛舞，她偸眼看看身旁的潘若郎。

他默默無言，茶晶色的眼鏡，令到小芬無從觀察他眼神中所表示出來的喜與怒。

小芬忘記了別墅中所講過的話，却沒有忘記對他的那一份情感。

她終于忍不住問：「你什麼時候再來看我？若郎。」

「過幾天好不好？」他是個老手，當然知道魚兒已經上鈎之後應該怎樣做。

「爲什麼要幾天之後？」

「我有些事情要辦。」

「你好像很快就把我拋諸於腦後。」

「怎會呢？我辦妥了一些事之後，就會再去找你。我絕對不是那種忘情的人。」

汽車駛入市區，時候還早，潘若郎提議去吃點東西，但小芬要先返家去。

於是，潘若郎開車送她到門口。

他沒有陪她上樓，很快就把汽車開走。

車子繞了一個大圈，經過藍天車行的門口。潘若郎把速度減慢，目的是要看看車行內的情形。然而車行內靜悄悄的，似乎沒有人。

他正要把車子加快開走，這時又看見後面的車場有一輛豪華大房車開出來。

藍天車行是一間規模頗大的修車廠，同時代理好幾種外國汽車。

潘若郎對那一輛大房車不會陌生，車中的貴婦更加熟悉。

那女子三十歲左右的年紀，身裁健美，態度高貴，眉間永遠含蓄地蘊藏着無限性感——這是令到許多男人醉心的。潘若郎自然是其中之一。

她叫顏如玉，據說是一位名流的黑市夫人。潘若郎跟她有過一夕之緣，自然是印象難忘。

顏如玉首先發現了他，招手叫了過來。然後把車子靠路旁停了下來。潘若郎只好把車靠了過去！

「上那兒去？」她隔着車窗問道。

「隨便逛逛。」潘若郎說着，順口反問道：「你往那裏去？」

「我向藍天車行訂購了一部新車，本來約好了今天試車的，船期一阻，又改爲明天。眞氣人！」

「又要換車？」

「是的，我喜歡汽車。」她笑了笑，「就像你喜歡玩女人一樣。」

「別把我看得那麼壞。」

「爲什麼不請我喝杯酒？」

「什麼時候你有空？」

「現在我就有空。」她又嫣然一笑，笑得春意盎然，令人心動！

潘若郎好像又忘記了此行的目的，問道：「到我家裏去好嗎？」

「好極了。」她非常爽快地下了車。

「怎麼？你就把車子停在這裏？」

「是的，怕什麼？這裏本來就是合法的停車位啊！」她一邊說一邊坐到了潘若郎的身旁去。

潘若郎把跑車開走。心裏在想：他曾經被朋友勸告過，千萬別惹顏如玉這種女子，否則就會後禍無窮。但是，他却感到她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

朋友們勸告他，也許是由於顏如玉是個名流的黑市夫人吧？

潘若郎眞想開口問淸楚這一點，但一想到那是十分掃興的事，就只好忍了回去。何況他做人的態度本來就是渾渾噩噩的，又何必太過認眞？

車子抵達一幢大厦——這是一幢附設有停車場的大厦，也就是潘若郎的市區住宅。

潘若郎剛入門口，就發覺事情有些不對。但他在顏如玉的面前，却不動聲色。

後來再仔細看淸楚，許多地方都顯示出這裏曾經被人搜索過了。

潘若郎對于這兒住所的一切陳設都非常熟悉，有人來過，或稍爲移動過一些什麼，他都可以看得出。今天顯然有人來過了。

是誰呢？

潘若郎心裏在想：會不會是飛仔泉的手下？

他一邊跟顏如玉談話，一邊在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屋內並沒有人。但無論如何，的確是有人來過了，而且經過一番搜索。

他替顏如玉倒酒；她不同小芬。她須要喝不滲水的洋酒。

潘若郎所以得女人歡心，是由於他的細心和特强的記憶力。每一個與他有過交情的女子，由嗜好到習慣，他都記得一淸二楚，從不混亂。

在互相碰杯的剎那間，潘若郎覺得眼前的顏如玉比起小芬成熟得多了。如果說小芬是一顆蓓蕾，



那麼，顏如玉就是一朵盛放着的玫瑰。

潘若郎居室的窗簾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還是拉攏着的。只有在黑暗中，室內的光線才可以完全由燈光加以控制。

音樂與燈光所製造出來的效果，是那樣迷人，面對着的又是醇酒美人，潘若郎很快就忘記了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轉眼又沉醉在一個快樂的夢境之中。

## 歡場艷女　死得離奇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愛徒阿生，正坐在他們的汽車，檢討着他們手上僅有的一點兒線索。

師徒二人是剛剛由潘若郎的市區住宅退了出來的。他們目擊潘若郎帶着一名貴婦型的女子進入屋內。

阿生說：「這傢伙眞有辦法，轉眼間又換上了另外一個女子。」

呂偉良並不羨慕他的艷福，只是想着那兩條死得不明不白的生命——曾伯符俊與少女尤妙蓮。

但是，在剛才他們的搜索中，似乎找不着任何有用的證據。

唯一的一點兒線索就是潘若郎這傢伙非常色情，抽屜中的裸女圖片之中，有不少是性虐待的。

凡是有着性虐待狂心理的人，都有可能是姦殺案的主角。

阿生又說：「要不要通知夏探長。」

「讓他忙一陣再說吧！」呂偉良說，「可能我們的判斷有錯誤。」

「我想不會錯的，他九成是個色魔。你沒有留意到麼？他房間門板後面，有塊圓形的靶板，只要想想他爲什麼有這種設備，便不難想到他經常苦練飛刀絕技。所以，殺符俊的，九成是他。」

「九成是他又怎麼樣？只要還有一成懷疑，我們也不能打草驚蛇。」

「但是，若不及時報警，命案可能接二連三的繼續發生。」

「未必嚴重到那個程度吧！」

「剛才那個女子是什麼人？」

呂偉良說：「可能是個有夫之婦。」

「這傢伙眞沒有道德。」

「這是一個人慾横流的社會，意志薄弱的人最容易墮落。」

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叫阿生把車子開走。

師徒二人是從「飛鏢俱樂部」那裏的會員登記找出潘若郎在市區的住址的。他們進入時已經非常小心，仍然被潘若郎看出了破綻。

呂偉良與阿生故意把車子開經劉天尼與安琪二人的住宅外面，但是，守候在那兒的警探都說這對年青男女一直未有回家。

呂偉良開始有點担心起來：「他們怎麼會一去便是大半天？」

阿生說：「可能是故意躲起來的，也許他們都明知警方在找尋他們呢！」

一直到了晚上，劉天尼與安琪二人還是踪跡杳然。這一回，警方也開始焦急起來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坐在電視機前面，看「新聞報告」這節目，重温着那二宗命案發生的經過情形，影片中則出現了現場的傳眞鏡頭。

螢光幕上的新聞報告員咬字淸楚，相貌本來也不俗，就是喜歡擠眉弄眼的，令人看得有點不大順眼。她正要展讀另一則新聞之際，一隻手影把一張字條及時遞了過來。

儘管鏡頭極力避免露出破綻，還是無法掩飾那隻手影。

那報告新聞的女郎接過了字條之後，見字照讀如儀：「根據剛才本台接到警方最新的消息，又發現一具女屍在近郊地區。至於死者的身份及死因，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據說女屍是在南郊首先被一名農夫發現，該農夫立即向郊區警察派出所報告。目前警方正在現場展開調查。」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呆了一陣。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把電視機關掉，非常有默契地離家外出。

當他們出到門口的時候，靈犬「多利」撲到呂偉良的懷抱裏。

牠有時像一個淘氣孩子，「伊伊嚶嚶」的，像在撒嬌，又像在怪主人沒有把牠帶着一同出去。

人和狗一樣，有時太過寂寞了，就會希望到處去逛逛，解解悶。於是，呂偉良便把牠帶着一齊出外，「多利」歡喜得搖頭擺尾。

車子開到南郊，夏維探長正率領着一隊警探在現場展開偵查。

武裝警員正在阻止記者羣湧入現場範圍去。

呂偉良把「多利」留在車內，與阿生下車走過去，也遭警員擋駕。幸好探長這時由那邊走過來，呂偉良把握機會，揚聲跟他招呼。

夏維其實早已看見了他們師徒二人。最近呂偉良師徒二人很少犯案，夏維跟他們總算維持着相當良好的關係。

呂偉良問道：「死者是個女子麼？」

「是的。」夏維束着眉說，「又是一宗殘酷的姦殺案。」

「女子的身份查到了沒有？」

「查到了。根本也無須再查，因爲這女子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什麼？」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同時吃了一驚。

夏維說道：「你們也許已經想到她是誰了。」

如果說她是安琪，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敢相信；但是，他們知道警方正要找尋的人，就是劉天尼和安琪這兩個人。

在師徒二人驚呆之中，夏維探長又說：「劉天尼失了踪，安琪則被人姦殺，你猜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呂偉良好一會兒也不知道怎樣說才好，阿生從所得的印象中，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這是劉天尼幹的。

阿生雖則與劉天尼認識不會太久，但是，他覺得劉天尼這青年人不似是幹那種事的壞蛋。他們在獄中見過面。

雖然那不過是警方的臨時羈留所，也算是一個小監獄吧？

阿生覺得劉天尼爲人敦厚，雖然在羣飛的面前，他擺出了護花者的姿態，但絕對不是兇殘嗜殺的人。何況安琪看來對他的印象不錯，他要跟她相好，何必出此手段？

然而站在警方的立場却不像他那樣想。夏維探長根據了表面的證據，加緊追緝劉天尼這個人歸案；他甚至對他過去在警局留下的口供，也開始感到懷疑。

阿生忍不住問：「你憑什麼懷疑是他幹的？探長先生。」

「他們曾在附近出現，農夫口中述的那一對青年情侶，分明是劉天尼和安琪他們。」夏維說，「剛才那農夫已經證明了安琪是他較早時見過的女子。至於男的，無論身裁、容貌，都極有可能是劉天尼。」

阿生道：「可能而已。事實上，他也可能有生命危險。」

「你說什麼？」

「我們假定那個色魔在追殺他們。如果安琪被殺，他當難倖免。」

「色魔？」夏維冷然一笑，「我正懷疑他對我們說謊。」

「爲什麼？」

「我們假定他先殺了尤妙蓮，再上天台用飛刀殺死了曾伯符俊。你也看過了，由樟樹街的天台跳過繁華大道一列屋宇的天台，不是怎樣困難的一回事。」

阿生說：「那是絕不可能的事。當時他帶着安琪突圍逃向梯階，我也看見的。他對警方作的口供，自然也是眞實的。」

「年青人總是帮着年青一輩的。」夏維望向呂偉良，苦笑了一下。

呂偉良靈機一觸，問道：「有沒有搜索過附近一帶？」

「正在搜索中。」

「如果用警犬去搜，也許會事半功倍。」

夏維道：「我已經叫人由總部調派警犬來協助偵查。」

「如果你不反對，我可以借出『多利』給你。」呂偉良提議說。

夏維探長自然明白呂偉良的「家庭成員」之中，有一頭靈犬「多利」。在呂偉良未遷居以前，他就受了「多利」不少閒氣。

有時夏維到呂偉良家裏去，「多利」總是不會輕易讓他通過，必須呂偉良和阿生任何一個示意，他才可以獲准入內。

現在當夏維知道「多利」在呂偉良的汽車裏之後，果然也同意了他的建議，讓「多利」到現場去，憑牠那靈敏的嗅覺，協助警方查案。

事實上在過去的日子裏，夏維探長有不少案子是由呂偉良師徒二人協助破案的。其中「多利」也建立過不少功勞。

「多利」在安琪的屍首周圍嗅了一遍，然後在阿生的指揮之下，展開追踪！

「多利」雖然不懂人語，却明白阿生要牠做一些什麼工作。正如阿生不懂「多利」的吠聲，却可以從牠的奇異舉動中，察覺出牠的意向一樣。

天色已經黑下來，夏維探長帶了數名助手以手電筒協助「多利」辨別方向。然而「多利」的急疾竄，完全是憑牠的嗅覺行事。

阿生和夏維等幾人幾乎追不上「多利」。牠越走越快，沿住田基，衝入了一處樹林中去。

阿生習慣了分析「多利」的狂態，他看見了這種情形，心裏便暗暗吃驚起來。憑他以往的經驗，「多利」必然是有所發現，才會表示出這種狂態來的。

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也心情萬分緊張，一手握住强光的手電筒，一手按住槍袋；就像意料不到的事情會隨時隨地發生一樣。

田基小路泥濘難行，加上時已入黑，一個不小心就好容易會跌進田裏去。

「多利」在樹林中狂吠，阿生三步併作兩步，接踵追入樹林裏面去。



可是，阿生沒有手電筒，未進樹林之前，還可以依稀看見一點事物，一經進入樹林內，更加是伸手不見五指的。

夏維探長首先追上了阿生，在强光手電筒的照射下，但見一條人影在樹林間閃動；像是一個男人，「多利」正在圍繞着他狂吠不休！

夏維爲安全計，拔槍在手，高聲喝道：「誰？我們是警探！」

跟在後面的警探們紛紛散開，拔槍相向！更多的電筒光圈也集中射進了樹林中去。

阿生沒有手槍，也沒有手電筒，但他却是看得最淸楚的一個。

他早已發覺了「多利」的態度，如果對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多利」一定狂吠直撲；假如對方有武器在手，或者可能傷害牠的話，「多利」亦會回到阿生的身邊來。

但是，「多利」圍繞着那人狂吠，團團轉的跑來跑去，這已經表示出事情絕不尋常。

果然，那是一具屍體。

一個男人吊在樹枝之上，搖搖幌幌的，黑夜中看過去，彷彿有人埋伏在那裏。

電筒光圈的照射下，赫然是阿生見過的劉天尼。他張目吐舌的，極之可怖！

夏維探長初次相信阿生有着他師父呂偉良一般的頭腦。

他叫人把劉天尼的屍體解下來。

劉天尼已經死了多時，屍體冷冰冰的，令人不敢撫觸。

阿生看不見呂偉良，也許他止留在那邊田間追查一點線索吧！

一名警探已經通知他的同伴，搬來大批照明儀器，在樹林中展開另一次的偵查。

警方查案是非常大陣仗的。他們可以出動數十人，甚至數百人，搬來大批儀器，甚至還可以出動大批軍隊協助封鎖現場。再不然還可以出動直升機等等帮助破案。

但是，卽使如此，許多懸案仍然至今未破，是當地警探的偵探術落後呢，還是線人不够合作，眞的是天曉得！

死者的身份絕對就是劉天尼，夏維和阿生都不會對他陌生。

現在，夏維相信劉天尼不會是姦殺案的兇手，因爲劉天尼本身也遭到同一命運；他絕不可能姦殺了女友之後而畏罪自殺的。

報紙和電台的記者都湧到郊區來採訪，事情很快又傳了開去。

一時之間，轟動了全市。不出二十四小時之內竟然死了二男二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恐怕沒有人可以找出一個答案來。

呂偉良和阿生不得不把一件事告訴夏維探長，就是潘若郞的可疑之處。

當警方人員去到潘宅的時候，那兒沒有人應門。潘若郞已經出去了。

夏維探長相信師徒二人的口供，雖然潘若郞未必就是警方要找尋的色魔，但是，他起碼對女人的事情有關連，也可能會對這連串的命案會有多少帮助亦未可料。

但是，警方化費了很大的人力和時間，仍然無法可以找到潘若郞。

阿生對呂偉良說：「我們似乎輕輕放過了他，早知如此，就早些報警啊！」

但是，呂偉良估計一下，又覺得事情有點不對。他說：「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潘若郞如何撇開那個貴婦型的女子，跑到南郊去殺人？」

「不！他可能先殺了劉天尼與安琪，然後才返回市區去。」

呂偉良覺得也有道理。

安琪的屍體是被一名農夫發現，倒斃在田野旁邊的矮林中，劉天尼的屍體，大約距離女屍的地點有數百碼之遙。

到底他們如何被殺？在附近作業的農夫，竟然一無所覺。

呂偉良忽然對阿生說：「如果讓我們找着那貴婦或者那少女，相信總可找到潘若郞的下落吧！」

阿生道：「是的，但是，我們既不認識那貴婦，也不認識那少女，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們呢？」

呂偉良想起潘若郞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之一，於是和阿生驅車到俱樂部去。

可是，俱樂部裏的侍者說：「潘先生今晚還沒有來過。」

呂偉良師徒二人又開車到藍天車行去。他們想起當日的街頭毆鬥中，一名飛型青年打手曾向潘若郞提及「藍天車行」和「飛仔泉」這些名稱。

但是，藍天車行已經關了門。修車廠那邊也靜悄悄的。

他們正待離去，突然發覺一條黑影在門前附近內閃動了一下，隨卽消失了。

呂偉良是個俠盜，他有極豐富的夜行經驗，對於這些自然心中有數。

他首先把車子上的前後燈光熄滅了，這是避免引起對方注意的方法。

他們的車子停在對面馬路旁邊，可以離遠瞭望藍天車行修車廠的進出口處。

車行的門口較爲整潔，但修車廠那邊却有不少機油瀉在門前附近，因此黑漆漆的。裏面除了一些待修理的汽車之外，廣場上也停了不少簇新待沽的汽車。

那黑影有可能是個小偸之流。

那傢伙非常機警，當他發現了修車廠前有人看守的時候，又急急的竄向了車行的正門入口這一邊去。

從那黑影的閃縮行動可以察覺得到，他是個有經驗的夜行人。

吕偉良仍然按兵不動，只想看看他有些什麼企圖。阿生却按奈不住了，他說：「他分明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潘若郎。」

「是的，無論身裁，輪廓都極似潘若郎。可是，他爲什麼到這裏來？」

「來找飛仔泉算賬，你忘記了街頭惡鬥那一幕嗎？」

轉眼間，那黑影已經攀上了閣樓的窻口外面，他的身手快得連吕偉良也暗暗稱讚不已。

是的，要是由正門入內，並非聰明的選擇，因爲那度大鐵門可能會化去整晚的時間也無法打開，甚至可能有防盜警鐘等等設備。由此可見，這個人不但身手敏捷，而且有經驗，有頭腦。

那人經過逐一觀察之後，發覺所有的窻門都緊閉着。於是，他開始利用他的方法將窻門弄開。

辦法是相當陳舊的，但却非常實用。他以手中的鑽戒，在玻璃窻上鎅了一個小圓圈，再以膠枳吸穩玻璃，稍爲運勁用力一扳，一塊圓形玻璃便離開了窻門，露出一個直徑的洞孔。

那人伸手自洞孔內伸手入去，將窻栓抽開，然後側身入內。

閣樓沒有人，他亮了一支筆桿型的手電筒，四處照射了一遍，發覺這是一處辦公室。然而他對這一切似乎都不感興趣，於是迅速沿住梯階，轉到樓下去。

樓下可以通往修車廠那一邊，其間隔着一處相當寬闊的廣場。

幸而其中有不少車輛橫七豎八的停放在那裏，可以替他掩護一下。

他心裏這樣想着，人已竄至一輛車子的旁邊。

他是要跑到修車廠那邊一幢建築物去的，但那建築物位於修車廠一角，而修車廠四周圍上了鐵蒺藜，門前又有人看守，要正正當當的入去，必然會給人盤問一番的。那人正感到暗自高興，因爲他絕對想不到會如此順利，幾乎是半點阻碍也沒有。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迎面一輛汽車突然亮了車頭燈，直衝過來！

那人大吃一驚，連忙走避。但是那輛汽車來勢兇猛，要回頭走麼，恐怕來不及了，因爲人類的脚步快，也不及汽車的衝勁快！

眼看汽車就要衝到了跟前，那人處於兩輛停放着的汽車中間，那兒僅可容納一輛汽車通過，要是再不走避，就非死卽傷，但是，後退既來不及，前面亦無路可走！

就際此千鈞一髮之際，只見那人雙足一頓，一個翻身飛滾，人已躍登上一輛停放着的汽車車頂之上。

「刷」地一聲尖銳的刹車聲，那輛衝勁十足的汽車當發覺撲了一個空之後，立卽停了下來。

那人驚魂未定，他實在無法想像得到這些汽車裏怎麼會有人在着，除非這是一個陷阱。然則，對方已經發現了他的行踪和企圖了。

車場四周的圍牆上，突然間亮了十多支强光的探射燈，焦點都集中在那人的身上。

現在，可以看得淸楚了，他，果然就是潘若郎了。

潘若郎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除了「鐵枴俠盜」吕偉良和阿生之外，這裏的人已經發覺了他的行踪。

在强光照耀下，潘若郎一翻身，又自車頂上滑到了另一邊去！

可是，這邊一輛看似無人的車子突然又亮了車頭燈，開足馬力，直衝過來！

潘若郎翻身又登上車頂，車子撲空，又發出了一下沉重的刹車聲！

潘若郎飛快地由這一輛車子的車頂躍向另一輛車子的車頂，迅速往出口處那邊移動。他心裏明白到這一次的行動不但徹底失敗了，甚至還有生命危險。對方顯然有了準備，他隨時都可能喪身在這裏的。

就在這時候，數條黑影手持刀棒，由那邊急急疾馳而來！

潘若郎立刻可以想到這是怎麼回事：他已陷於重重包圍之中。

他知道再不想辦法突圍而出，必然會被人活活生劏。雖然他有點武功，但對方既是有備而來，只怕雙拳二腿亦難以闖出奇蹟來！

假如他眞的死在這車廠之中，人家外間不明白，必然以爲他是小偸。殺死他的人，甚至一點兒責任也沒有。

潘若郎越想越驚，但驚是沒有用的，想也徒然浪費了時間，眼前這惡劣的環境根本不容許他稍有猶疑。



於是他在一陣急急奔馳中，迅速竄進了一輛空置的汽車裏！

這看來是有點作繭自縛，因爲眼看數名手持武器的大漢已經衝到了眼前！

就在這刹那間，汽車突然開動，瞬卽加快，直衝過去！數名大漢嚇得紛紛走避！

看來他可以成功地突圍了，因爲他駕駛的汽車，已經衝出了門口。那是這個車場唯一的出口處，看門人並未把大閘拉上！大概由於這是一間修車廠，可能整晚都有汽車出入之故。

只要衝出閘口，他就可以安然逃去。

但是，就當他剛剛衝出閘口的刹那間，一輛車子自門前街邊衝過來，「隆」然一聲巨响，二車相撞，隨卽着火燃燒！

一組埋伏在閘門外的打手，眼看無法可以制止潘若郎駕車逃去，只有將路旁一輛待修汽車合力推動，由於時間與力度均恰到好處，使到潘若郎完全意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

要是換上別人，可能挨不住那一下子震盪便首先暈了過去。但是，潘若郎身體強壯，頭腦尙能保持淸醒，只見他很快已自車中攢了出來，飛步急奔，沿住大街逃去！

那數名大漢正中下懷，只是在此之前絕未想到他還能活着自車中走出來，所以稍爲慢了一步。但畢竟各人還是重新操起刀棒，再追過去！

潘若郎急急如喪家之犬，眼看走投無路，就要給那數名大漢追上了！

就在這時候，停在馬路旁邊的一輛銀灰色車子忽然開動，他們當然就是「鐵枴俠盜」吕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幾乎自始至終他們都在旁窺伺着，所以他們明白到潘若郎的處境極端危險，要是再不加以援手，他勢必死在亂刀亂棒之下。

吕偉良覺得潘若郎不應就此死去，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問明白一下，所以他叫阿生迅速把車子開過去，轉眼搶在衆人之前。

阿生停了車，大約在距離潘若郎不足一丈遠的地方。路燈底下，潘若郎認出了開着車門等他過去的正是阿生。

阿生揚聲叫道：「走快一些！」

潘若郎經過一番跳躍和掙扎，幾乎沒有氣力再支持下去。數名手持刀棒的大漢，越追越近，相距已不足數碼！

還差幾步就要追及，潘若郎僅可擠進了車廂中去。車門也未完全關閉，阿生已將汽車開動，就憑車開動時的一股衝勁，把車門順勢閉上了。

數名追逐而來的大漢見功虧一簣，氣得順手把刀棒擲向吕偉良的汽車，幸而這輛銀灰色汽車是特製的，刀棒的擲擊絲毫未能傷其皮毛。

阿生的駕駛技術是第一流的，左拐右轉，轉眼間便遠遠離開了藍天車行。在望後鏡裏看看沒有人追來，他才將速度減慢。

潘若郎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說道：「幸好兩位及時仗義相助，否則我就活不成了。」

吕偉良問道：「你跑到那兒去幹什麼？」

「找飛仔泉算賬，他派人伏擊我，幸而我未爲所算。」

「爲了女人嗎？」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許多事情也知道。」

「我早就聽人說過，你們師徒二人是這個都市唯一的好人。」

吕偉良苦笑道：「那要看你的立場而定。有時在你的眼中，我可能是個壞蛋。甚至是你的敵人亦未可料。」

「這是什麼意思？」

「今天下午，你到過什麼地方？我是指中午開始，至黃昏一段時間內，你在什麼地方？跟誰在一起？」

潘若郎呆了一陣。他以爲吕偉良師徒二人只是偶然路過此地，將他救走，想不到他會一連串的提出了質問，而且十分認眞。

潘若郎心裏一凜，問道：「你們到底要知道一些什麼？」

吕偉良道：「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曾目睹你與五名阿飛在街頭毆鬥。後來，你駕着跑車與一名女子匆匆離去。」

「是的，我一直跟那位舞小姐在一起的啊！」

「原來她是一位舞小姐？」

「是的。」

「那一間舞廳的舞小姐？」

「她是甜心舞廳的紅舞娘。」

吕偉良又問：「她叫什麼名字？」

「小芬。」

「一直與小芬在什麼地方？」

「一定要我答麼？」

「答了對你會有好處。」

「在我的郊外別墅。」

吕偉良道：「據我所知，你不止跟小芬在一起，五時許還跟另一名女子在府上厮混。」

潘若郎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好一會兒才說道：

「你們原來一直跟踪我。」

「不！如果我們跟踪你的話，就不必問那麼多

了。那貴婦型的女子是誰？」

「我可以毫無保留的告訴你，但你要保證代守秘密，因爲她的身份特殊。」

「好吧！你說好了。」

「她是一位名流的黑市夫人，本身姓顏。」

呂偉良看看手錶，道：「現在是舞小姐上班的時候了吧？」

「我想是的。」

呂偉良於是對阿生說：「到甜心舞廳去。」

阿生問：「甜心舞廳在那一區？」

潘若郞答：「紅燈區附近！」

於是車子開往紅燈區這時已接近午夜時份。

潘若郞莫名其妙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呂偉良道：「昨天晚上的姦殺案，你大概從報紙電台方面知道了，是不？」

「是的。但這與我有何關係？」

「我知道你的飛刀擲得又勁又準。」

「我只是喜歡運動，但決不會是殺人兇手，你們弄錯了。」

「昨晚你在什麼地方？」

「除了女人我什麼也不感興趣。」潘若郞說，「昨晚我在一位女歌星的家裏。」

「那一位女歌星？」

「何必追究呢？歌星像明星一樣，靠名氣討飯吃的，如果給人知道她陪人睡覺，對她的影響一定很大。我不想連累他。」

「現在不是想與不想的問題，是二名死者死得太慘，一個少女與母親相依爲命，另一名青年也是剛剛從學校裏畢業出來，家人的希望全都因爲這噩耗而宣告幻滅了。」呂偉良又說：「我可以替你保守一切秘密，可是却不能不理。」

潘若郞想了一會，終於說道：「那位女歌星就是程如絲。」

程如絲這名字呂偉良也似乎聽過了，所以他暫時相信了潘若郞的話。但是，下午一至四點這一段時間，潘若郞又在什麼地方？

根據警方的初步資料，劉天尼與安琪大約是在下午一點至四點這數小時內被害的。

呂偉良沒有再追問下去，他只是在凝神思索着一些問題。

車子到達紅燈區，阿生把汽車停在甜心舞廳門前。

呂偉良在潘若郞的陪同下，進入舞廳之內。負責接待人客的大班看見呂偉良手拄枴杖，心裏已經驚奇不已，再看看熟客潘若郞身上穿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更加不像是來尋歡作樂的。但是，在商言商，有人客登門，他們必須招呼的。

當二人坐下之後，呂偉良就表示要找小芬坐枱。但是大班說：「小芬今天晚上沒有上班。」

潘若郞知道小芬很少不上班。心裏想：小芬病了麼？還是有了什麼意外？

潘若郞忍不住道：「小芬可有電話來過？」

「沒有。」那位舞女大班說。

呂偉良回頭問潘若郞：「你可知道她的居處在什麼地方？」

「當然知道。」潘若郞說，「我想她可能出了事，我立刻就要去看看她。」

潘若郞說着就想走，呂偉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然舞廳獲得了大人們的恩准，獲得免稅，但人家畢竟是要做生意的。於是呂偉良把數十元留下，這才偕同潘若郞一齊離去。

阿生一直留在汽車裏等他們，現在看見他們這麼快就走出來，心裏已經明白到是怎麼一回事。他終於又在潘若郞的指示下，把車子開往小芬的香閨去。

潘若郞心裏亂如蔴，他不知道小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從藍天車行的伏擊，不難想到可能有人遷怒於小芬。然則，小芬一定凶多吉少的了。

阿生把車子在一幢大厦門前停好，這次他也下了車，跟呂偉良和潘若郞一齊登上小芬的香閨。

這是一般常見的住宅大厦。潘若郞帶住師徒二人進了電梯，按了一個按鍵，電梯把他們載到十七樓去。

三人透過走廊，走到「K」座門前按門鈴去。門鈴響了很久，仍然沒有人來應門。潘若郞焦急萬分，要冒險爬窗而入。但這是十七樓，窗口有鐵欄柵，即使冒險由屋簷爬過去，亦不能由此進入屋內，萬一失手墮下去，便會粉身碎骨。

呂偉良如果要入去實在易如反掌，只是非到必要，他不想露出這一手罷了。現在只見他輕輕在門鎖上一動，門便應手而開。

屋子裏靜悄悄的，好像沒有人。

潘若郞舒一口氣說：「原來她出去了！」

呂偉良這時却在臥室門旁叫了過來：「不！她已經死了！」

潘若郞吃驚地衝過去，只見一具半裸女屍躺在床上，頭部半墮向地，死狀極之可怖！

她，果眞是艷麗絕俗的舞娘小芬。

阿生習慣了入屋便先檢閱一下各處，例如洗手間，厨房等，以免中伏。所以這時他正由後面走過來。聽到了呂偉良這麼說，也跑向了臥室。

小芬是被人活生生勒死的，兇器是一隻絲襪，



她張目吐舌。手裏還緊緊握住一角被單，死前顯然經過了一番掙扎。

她的氣力當然不及兇手，否則就不會死。屍體是全裸的，一絲不掛，要不是蓋上一些被單，更是纖毫畢呈。

潘若郞呆在一旁，半晌也說不出話來。阿生覺得他可能在故作驚奇，因爲許多聰明的兇手，往往就是一名出色的演員。

呂偉良在死者的身上約略檢閱了一遍，說道：「又是一宗姦殺案。」

潘若郞張大了口，好一會兒仍無法答話。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快去打電話給夏維探長吧！」

阿生却担心潘若郞會借故遁去，提醒呂偉良說：「師父，小心這傢伙。」

潘若郞怔了一怔，似乎由驚惶的沉思回復了常態，道：「你們怎麼會想到我是兇手。」

呂偉良道：「你與那名流的黑市太太，一直斷混到什麼時候？」

潘若郞道：「我跟顏如玉直到差不多晚上七點才在住宅分手。」

「以後呢？」

「我提議一起去吃晚飯，她担心給她的名流丈夫見到，所以拒絕了。」

「你什麼時候離家外出？」

「大約在顏如玉走後不久，我去吃了一頓晚飯之後，便跑到浴室去，洗澡，按摩，然後睡了一大覺，直至到睡醒便去藍天車行。」潘若郞懇切地瞪住呂偉良，「呂先生，希望你想辦法救救我，不要讓我被警方抓去。我實在沒有理由要殺小芬，我要替她報仇！」

呂偉良道：「如果你沒有殺人，相信警方總可以查得出，何必担心！」

阿生已經打完電話，回到呂偉良的身邊來，說道：「這是昨晚到現在的第五個死者，以及第三個被姦殺的女子。眞可怕！」

呂偉良沉吟道：「照常理當然不可能是潘若郞做的。」

潘若郞這時正跑到客廳一角去打電話。

阿生問：「爲什麼不可能？他可以在離開顏如玉之後到這裏來。」

呂偉良苦笑道：「這些事須要精力的，今天已經和小芬斷混了整個下午，還要應付顏如玉，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話。何況，他已經得到小芬，爲什麼要殺她，這也是不合邏輯的事。」

「然則，他不是色魔了。」

「我只說他不可能殺小芬，但是，他仍然有可能做其他案子。」

潘若郞頹喪地由那邊走回來：「眞倒霉！現在竟然連顏如玉也找不到了。」

阿生冷冷說道：「難得你還有這份心情去找女人。」

潘若郞瞪他一眼：「誰找女人？我要找時間證人，否則，勢必無法解釋。相信你們二位也看見了，我在大街上與人毆鬥，在大廣衆之中，將小芬帶走。當這宗命案被揭發之後，我必是第一個被偵查的人，也不必你們的口供，警方已經不會放過我的了。」

呂偉良靈機一觸，問道：「跟你毆鬥的人，是不是也追求着小芬。」

「我想是的。」潘若郞道，「本來今晚我就要去找着飛仔泉問個明白，想不到他們早已有了準備，要不是二位，我命也丟了！」

呂偉良喃喃地說：「會不會是飛仔泉那班人幹的好事？」

潘若郞恍然道：「我爲什麼沒有懷疑到他們的身上去呢？當然就是他們吧！」

不久，警方已經聞訊趕到了現場。

夏維探長在觀察過現場環境之後，一邊扣留潘若郞，一邊與呂偉良交換意見。

當呂偉良安份守己，沒有做案的時候，夏維探長是相當尊重他的意見的。何況，事實上師徒二人也正在偵查另外四宗命案的幕後情形。許多時候在這種情形底下，呂偉良知得比夏維更多。

夏維回頭問潘若郞：「她是你的女友吧？」

「是的。」潘若郞答道：「我時時去舞廳捧她的場，算是好朋友。」

「今天下午，你到過什麼地方？」

「一直與小芬在一起。」

「可惜她現在不能講話。」

潘若郞本來想把他和顏如玉的事說了出來，但想到她的處境問題，非到迫不得已，他不想說出她的名字。

呂偉良雖然得到夏維的信任，但是，他也不會對警方無限制的提供。例如女歌星程如絲和顏如玉這些名字，他就沒有提及。他明白到：如果潘若郞在必要時，自然會自動說出來的。

呂偉良知道留下來也沒有用，在向警方作過了必要的落案口供之後，便與阿生離去。

他們師徒二人的身份是較爲特殊的，只要案情被認爲與他們絕無關連，警方從來不會留難他們。

過去夏維探長也有過這樣的經驗，盡可能對他們師徒二人的行動不加限制，往往他們就會是破案的功

臣。

何況，這些日子以來，「鐵枴俠盜」呂偉良的確是安份守己，他沒有替警方帶來麻煩，還替他們破了不少大案。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呂偉良這位俠盜收山了。他本來就是個亦俠亦盜的江湖人物。這些日子以來既不爲「盜」，對付惡勢力也算得上是一種「俠」的行爲。

且說師徒二人離去之後不久，警方的專家已經驗出死者小芬大約是在五點至七點這段時間內，被人姦殺的。

警方根據潘若耶的口供，派人去藍天車行去找飛仔泉。

可是，那裏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飛仔泉」其人。甚至現場上沒有汽車相撞的痕跡。潘若耶所講的在車場內遇襲，與駕車逃走時撞車等等情形，車行裏的修車員工都一一加以否認。

加上時在黑夜，潘若耶根本無法認人，警方對他這一番口供，實在懷疑。

由於案情嚴重，潘若耶終於被警方羈留查詢。事後，他的律師前來保釋，也沒有獲得警方的允許。

× × ×

貓眼夜總會裏面，人客相當擠擁。雖然這時已是深夜一時正，在過慣了夜生活的人眼裏，這時候才是他們的開始。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愛徒阿生，剛剛由外面走進來。但是，侍者們似乎疏忽了這位手拄枴杖的青年人，阿生沉不住氣，就發要惡。

呂偉良明知這是紙醉金迷的地方，衣冠稍欠光鮮的人，也會被冷落，何況他還是個跛子。

阿生看見角落那邊有張小桌倚牆擺放，便跑了過去，一名侍者攔住他，向他問道：「先生，有訂座？」

「什麼訂座？」阿生瞪了他一眼。

侍者說：「我們這裏是須事先訂座的。」

呂偉良拄杖走過來，把一張鈔票塞到那侍者的手裏，突然一隻手從中揷入，把鈔票奪了過去。那人是一名侍役的領班。

領班笑笑說：「兩位麼？就坐在這一張吧，待有更佳的座位，我再掉換過另一張桌子給你。」

阿生到底是不够社會經驗，有時他老是疏忽了鈔票的力量。

呂偉良坐下之後，叫了一些酒水。然後對阿生說：「在這種場合不能用武力，因爲我們不是來鬧事的，是聽歌啊！」

「這間貓眼夜總會應該改名白鴿眼夜總會，或者狗眼夜總會也不錯。」阿生還是憤憤不平。

呂偉良知道阿生畢竟還是年少氣盛，許多時候也正因爲這樣，他才不放心讓阿生獨自去闖。當下又對阿生說了一番容忍之道。

剛才得不到那張額外鈔票的侍者，面色很不好看，故意將菜牌遞過來，要他們點菜。

呂偉良乘機接過那支原子筆，在一張鈔票的背面寫上三個字：「程如絲」。然後問道：「這裏可是有位歌星叫這名字的？請告訴我。」

侍者接過鈔票，面色頓然改觀，態度迥然不同了。笑道：「是的，下一項節目便輪到程小姐歌唱的了。」

歌台上一名穿得紅彤彤的女子，正在張開喉嚨，咿咿呀呀的，什麼情呀，愛呀的唱個不休。

呂偉良要不是另有目的，他決不會化錢到這種地方來的。

本來夜總會是給人帶來歡樂的場所，但是眼前却是烟霧瀰漫，空氣混濁不堪，這已經給人在呼吸方面感到極端不快。

音樂是表達人類情緒的一種方式，喜喜哀哀，怒怒樂樂盡可在樂韻聲中領略一下。但是，演唱者的表情是那麼的喜悅，歌詞却又是那麼的悲淒，於是變成了啼笑皆非，不知所謂。何況，這是歡樂場所，但聽覺上給人的感受却絕不歡樂。

呂偉良無法解釋這裏生意暢旺的原因，也許人們眞正的興趣在乎杯中物與女人。

都市的生活是那麼的緊張，人們往往在晚上無法入睡，便只好跑到這種地方來喝一杯酒，找個女人或者偕同女友妻子到這裏來談心。至於那些擠眉弄眼的演唱者，有時他們連瞧也不會瞧她一眼。

但是，呂偉良却不同了，因爲他今晚是專誠而來的，目的正是要找紅歌星程如絲談談。

程如絲未登場之前，司儀已經煞有介事地大事宣揚一番。

在掌聲中人影一閃，一名穿得暴露的健美歌星，由後台走出來。未聽其歌，先見其人的印象便是甜絲絲的，滿臉笑容。看情形座中不少人客都是專誠來捧她的場的。

呂偉良担心很難見到她。座中不少花花公子型的青年人，正在跟她眉來眼去。

阿生說道：「像她這種職業女性，只怕不輕易承認跟一個男人睡覺的事。」

呂偉良笑道：「說謊的人總可以從她的眼色和表情中窺出一些端倪。」

一曲既罷，照例又是無數掌聲，但眞正在讚賞



的人試問又有幾許？大概都是敷衍的居多。

夜總會歌星演唱似乎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每位登台演唱的歌星除非不唱，一唱就是成雙成對，必唱兩闋。

程如絲的第二首歌曲的節奏是比較輕快的，只見不少顧客都跑到舞池中去，跳得團團而轉。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忽然站了起來，跑到後台去了。

那兒的通道上有塊木牌寫住：「後台重地，請勿擅進！」等八個字。

但是，呂偉良還是進去了，而且沒有人制止他，唯一的秘訣在於一張鈔票。這是他的經驗，許多場合鈔票是最佳的通行證。

他跑到化粧間門前等待着程如絲進來，因爲他知道這首歌快要唱完了。

但是，化粧間裏已經有人在等着程如絲，那是一位年青人。

呂偉良正盤算着如何捷足先得，詢問程如絲幾句，無意中望進化粧間去，發覺那等待着的青年人竟然是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也發覺了呂偉良，招呼他進去。

辛尼打趣地說：「想不到你也有興趣追求女歌星。」

呂偉良笑道：「你也相信這麼漂亮的一位女歌星，會喜歡我這個跛子嗎？」

其實，兩個人心裏都明白，大家都不會是爲了「追求」而來的。於是嘻嘻哈哈的，忍不住大笑起來。

辛尼說：「你怎麼會想到向她着手偵查？」

呂偉良道：「潘若耶的口供提及這個女人，相信你也是憑了這點綫索而來的。」

「是的，明知沒有效果，也希望她對我們有多少帮助。」

這時候，程如絲已經退入後台，走進化粧間來。她早已得到提場人員的通知，知道有位警探在這裏等待着她。

辛尼表明身份之後，開始了一連串的詢問。程如絲出乎意外地，非常合作。

她甚至爽快地說：「我跟潘若耶是好朋友，有什麼不對？」

辛尼說道：「我們只希望你承認一件事，就是昨天晚上是否與潘若耶在一起？」

「是的。」程如絲認眞地想想，又說：「現在是凌晨時份了，嚴格一點說，應該說前晚。」

辛尼笑道：「但當我們未睡一覺之前，習慣上是這一天仍未完結的。所以還是說昨晚好些。」

辛尼想想又問：「你的主要收入是依靠唱歌麼？還是有其他方面的收入？」

程如絲面色一沉：「你這是什麼意思？」

「對不起，我的意思，你可能誤會了。」辛尼說道：「我是指你除了唱歌之外，還做些什麼工作的。」

「唱歌就是唱歌，除了登台之外便是灌唱片，你以爲我還有什麼副業麼？老實對你說，我跟潘若耶是好朋友，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可以跟我睡覺的！」程如絲有些生氣地解釋着。

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辛尼問得不够技巧，幸而對方有着難得的坦率。

呂偉良要問的話，辛尼都問過了。因此，他只站在一旁傾聽着。

等到有些追求着程如絲的男歌迷湧入來，呂偉良才和辛尼退了出去。

辛尼坐到呂偉良的桌子去，要了一杯啤酒。

呂偉良笑道：「辦公時候喝啤酒，你不怕犯規麼？」

「別那麼吝嗇，現在是深晚一點多鐘了，這是特別班，不是正常的上班時間。」辛尼說着又呷了一口酒。

呂偉良跟辛尼比較談得投機，許多時他們會忘記了彼此間的身份，而混在一起。

呂偉良想起連串的命案，笑容頓失，他沉吟道：「三宗姦殺案，是否一個人做的？」

辛尼說：「照常理，當然不可能，人不是鐵鑄成的，前後不足二十四小時，怎麼可以姦殺三四個女人？但是，看行兇者的手法，却又像是一個人做的呢。」

「可是，那色魔爲什麼要殺死劉天尼？」

「像殺死符俊一樣，爲了滅生口。」

「行兇的地點呢？」

「劉天尼和安琪都是在樹林中被人殺害的。只是安琪負傷走了好一段路——由樹林走到田野間去，終於無法支持下去而倒斃。」

「對於這連串命案，還有些什麼意見？」

辛尼反問道：「你指誰？」

「我是說你和你的上司。」

「夏探長認爲兇手精神有問題。外國也有過這樣的案例，兇手在得手後，將姦污的女子殺死，一方面，是爲免後患，另一方面，却是充份滿足他的性虐待狂的心理。這一種人，十九是個精神不健全的人。」

「是的，事實上，目前市面上許多青年人精神都不健全。」呂偉良感慨地說，「家庭教育的欠缺，以及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使到年青一代受害最

大。」

辛尼看了看腕表，呷光了最後一口酒，說道：「我要走了，幾乎忘記了還有同伴在車子上等着我呢。」

呂偉良揮手跟他告別。回頭也招呼侍者結賬，與阿生離開了貓眼夜總會。

回到汽車上，呂偉良說：「看來潘若郎並無可疑之處。」

「如果程如絲與潘若郎有了默契的話，他還是值得懷疑的。」阿生說。

「但是，程如絲爲什麼要跟他有默契？」

「她是個職業女郎，跟顏如玉的人格與身份都不同。甚至說不定她愛上了潘若郎，那麼，她自然有理由要維護她的情郎。」

呂偉良覺得有點道理。忽然又想起顏如玉來，於是叫阿生把車子開到一條僻靜的街道，這兒就是顏如玉香閨之所在。

這兒一帶全是高價樓宇，但絕對不能稱之爲「高尚」。

「高尚」的定義應該是：思想言行高潔，不貪不慕。但是，世人却往往把一些富有人家聚居的地方稱之爲「高尚住宅區」，眞的是莫名其妙。

高價樓，住上了不少富人，環境較爲雅潔，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這不過是表面上的事。實際上有錢人是不是個個正當而又高尚的？既然沒有人敢保證他們都是正正當當的商人，又焉能稱爲「高尚」？

呂偉良下了車，對阿生說：「你也來吧！我們要進去看看。」

阿生下了車，仰首望望一幢大厦的十一樓，窗口處的有燈光。

呂偉良看看手表，兩點多鐘了。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道：「誰在顏如玉的家中作客呢？」

「她是宗耀祖的黑市太太，相信沒有那個色狼敢偸上門來吧？」

「門前有看更人，如何進去？」

「試試我的辦法好嗎？」

「什麼方法？」

阿生附耳對呂偉良說了。只見師徒二人分道揚鑣，阿生則走向大厦的門前。

看更人立卽擋住他：「你幹什麼的？」

阿生扯謊道：「我有急事，要到十一樓去找人的。」

「十一樓？那裏十一樓？」

阿生指指上面：「七十九號十一樓前座。」

「找誰？」

「顏如玉小姐。」

「有什麼事？」

「這是秘密，怎可以隨便告訴你？」

看更人還是不放心，道：「你在這裏等一等，讓我打個電話上去問問。因爲太夜了，我又從來沒有見過你一面。」

阿生聳聳肩：「隨便你。」

這幢大厦的建築形式是樓上住宅，樓下車房，管理處就在外圍的圍牆門旁。

外面那度圍牆不高，有一度鐵閘，但通常是不關上的。因爲有錢人多數喜歡夜生活，汽車必經之道時關時開，也許看更人覺得討厭，所以非至三四點不會把它關上，阿生看見看更人入去管理處打電話，他便打着手勢給呂偉良。

呂偉良一直在那邊矮牆下窺伺，早已一躍而過，進入了圍牆之內。那看更人還正找着七十九號十一樓前座的電話號碼。

呂偉良穿過車場，來到了電梯門口。電梯錶板上的數目字，還停在「十」字上面，表示不久之前有人曾到十一樓去。他按過了按鍵，電梯又緩緩下降。

呂偉良登上十一樓之後，立卽看見前座的門打開了。

由裏面出來的，是一個女傭人。她睡眼惺忪，掩上了門，便摸到電梯這邊來。

呂偉良若無其事的，由她身邊掠過，她竟以爲這是同樓中其他單位的人，未加理會。

呂偉良很久沒有施展過他的空空妙手，想不到現在一旦應用起來，還是那麼順利。轉眼間便從女傭的衣袋中取過了那抽鎖匙。

女傭睡意未醒，糊糊塗塗的進了電梯去。

呂偉良迅速閃到前座的門前，用鎖匙開門入屋。這當然方便得多了，雖然他可以利用一條鋼綫將門鎖開啓，但到底不及現在那麼省時而又方便。

睡房中人半點也沒有發覺。呂偉良從通風窗的燈光可以看出，裏面有人未睡。

一男一女的聲音在說話。男的說道：「這麼深夜了，還有誰來找你？」

女的答：「我怎麼知道？等會兒阿三上來就知，看更人不准他入來，當然是陌生人。」

「不會是你的男朋友吧？」

「我那裏有什麼男朋友？」

「人家說你時時和一些年青的男人來往。如玉，我對你這麼好，你可不要把綠頭巾給我迎頭扔來啊！」

「你相信別人還是相信我？」



「我當然相信你。不過，你太年青了，我日間又沒有時間陪你，我怕你不甘寂寞。」

「所以我和一些普通朋友來往，你就不該吃乾醋。」

「可是，人是感情動物，我怕你日久生情，會愛上了別人。」

「你們男人眞自私，又多疑，爲什麼你有了妻子，還可以愛我？」

「…………」男的支吾着，說不下去。

呂偉良倚在房門旁，聽到其聲不見其人，但也可以猜到了九分。那男子大概就是名流宗耀祖，女的當然是顏如玉。

顏如玉吃吃笑聲中突然沉寂下來。

且說那女僕人阿三在熟睡中被電話吵醒，嘴裏咕咕嚕嚕，睡眼矇矇朧朧的落到樓下。阿生被看更人監視着，一直留在門前。

阿三這女傭總在五十歲左右，她當然知道自己女主人的特殊身份是黑市夫人，但從來不加理會別人的閒事，顏如玉也非常信任她。

這時候，看更人已經認出她是七十九號前座的傭人。看更人對她說：「就是這位老弟，要找你的家主人。」

阿三瞪了阿生一眼，看他這年紀絕對不是顏如玉的情郎，不好氣地問：「這麼深夜了，你到底有什麼事？」

「你可是顏姑娘的女工人？」阿生故意地問她道。

「是又怎麼樣？」

「請你快些告訴你家主人，宗夫人快要到這裏來了。」

「你說什麼？」阿三神情立卽清醒過來，反問道：「你說的可是宗耀祖先生的太太？」

阿生故作緊張說：「不是她還有誰？我是特來通風報訊的。」

「那麼你是……」

「別管我是誰，總之情報不會錯，快些上去把這消息告訴你家主人去吧！」

阿三果然爲爭取時間，沒有追問下去，匆匆登樓去了，阿生也佯作走了。回頭他繞了一個圈，回到汽車裏去等候呂偉良。

阿三雖然睡意未醒，却明白到目前的處境，萬一宗耀祖的妻子跑到這裏來，宗耀祖便會當場被「擒」，情形一定十分狼狽。

爲此，她匆匆返回樓上。當走出電梯門口時，才伸手摸摸口袋。糟糕！門匙不見了！

但是回心一想，她剛才睡得矇矇朧朧的落樓，極有可能匆匆忙忙之間沒有把門匙帶在身上，正當她伸手去按門鈴之際，發覺大門半掩。阿三不禁又呆了一陣，但是，這時候她已經沒有時間去多想，及時把口訊傳到女主人那裏去是十分重要的。

於是，她直衝至房門前，「格格格」的急忙忙地敲了幾下。

睡房中郎情妾意，宗耀祖正與顏如玉卿卿我我，摟作一團之際，聽到這急促門聲，心裏已感到不妙。

顏如玉朗聲問了出來：「是阿三麼？」

阿三仰首將聲音由房門上面的通風窗傳了入去：「是的，顏姑娘，你快些出來！」

「什麼事？阿三。」

「有人來報訊，說宗夫人正帶人趕到我們這裏來呢！」

阿三這麼一說，登時把房間裏的宗耀祖嚇得自床上直跳下來。

他知道下面管理處有過電話把阿三叫下去，但却想不到事情竟然會嚴重到這個地步。

顏如玉也着慌了。她固然明白到自己的地位，因而不得不打發宗耀祖匆匆離去。

宗耀祖年過半百，兒子也有二十多歲了，在社會上總算還有些地位。經常在一些社團發表演說，講題是仁義道德方面的事，但又有誰會想到這位名流的私生活如此這般呢？

人生本來就是舞台，許多人爲了沽名釣譽就不惜擺出一副假面孔，而宗耀祖正是一名成功的演員，假如今晚鬧出了新聞來，相信甚難避過記者們的敏感觸覺，那時他僞善面孔便勢將被揭開。

想到這裏，宗耀祖就不能不着急，急得幾乎連衣服也未穿得齊整，一手撈過領帶，一手挽住外衣，便匆忙下來。甚至在電梯落到底層時，仍担心他的妻子會跟他打了一個照面。

就在閃閃縮縮中，躱進了他的汽車裏，急急如喪家之犬，開車走了。

阿生坐在汽車裏離遠看見這位名流的狼狽相，忍不住發笑。

屋子裏的顏如玉不知是計，打發阿三回到工人房去繼續睡覺，甚至吩咐她卽使聽到有人敲門也不必去理睬！一切讓她自己去處理。

阿三也樂得少理閒事，倒頭睡了過去！

顏如玉越想越氣，爲了金錢她要這樣偸偸摸摸的，跟一個沒有感情的中年人厮混，還得提心吊胆的隨時準備應變。這到底算什麼？

她一方面等待宗夫人帶領「大軍」壓境，一方面覺得自己未免太笨，爲了金錢便出賣了自己，何苦來由。

她坐在梳粧枱前對鏡自照，覺得一切都是由自己造成的，要不是自己太過講究享受，要不是自己貪慕虛榮，又怎會變成人家的黑市夫人?

她對着鏡子中的自己，覺得自己還很年青，但這份春青是無法加以保畱的，當她有一天老了，她將會如何生活下去?

想到這裏，她就不敢再想下去。

突然間，她在鏡子裏發覺有個人影出現，她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誰?」她立即站了起來!

那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拄杖自門外走進來，順手把房門掩上了。他一直躲在屋內黑暗處，等候機會的，因爲他知道阿生這虛張聲勢的計劃必然成功。

阿生是個鬼靈精，許多時他想出來的事情有些旁門左道，但呂偉良覺得這小子越來越成熟了，他希望阿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遲早會繼承自己的衣鉢，那就好了!

回頭再說呂偉良，他含笑拄杖走向顏如玉這邊來了。

顏如玉吃驚地，又再問上了一句，道：「你是誰?」

「別理會我是誰，照實回答我一個問題：今天下午五點至七點這一段時間，你是否與潘若耶在一起?」

「爲什麼你要知道?」

「我先要知道一點實情，然後才可以告訴你爲什麼。」

「是的，我的確跟潘若耶在一起。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他一直沒有離開過你麼?」

「沒有，直至到黃昏時候我們才分手。」

「你可知道，他除了你之外，還有許多女人來往?」

「當然知道，但我還是很喜歡他。」

「我欣賞你的坦白。」

顏如玉嘆一口氣，態度開始變得冷靜下來：「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大概就是著名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是不?」

「你很聰明。」呂偉良輕輕一笑，但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手上的鐵枴杖，是一種很突出的標誌。

「呂偉良先生，到底又出了什麼亂子?」

「一個美麗的少女被人殺害了，警方懷疑是潘若耶幹的。但是，我知道你們曾經在一起，只是無法知道中間一段時間你們有沒有分開過。」

「沒有，絕對沒有!」顏如玉肯定地說，「潘若耶不會是兇手，他不是個兇殘成性的人。警方怎麼會懷疑到他的身上去?」

呂偉良道：「知人口面不知心，你大概給愛情朦閉了。」

「不!我無意偏袒他，事實上他不會殺人。」顏如玉忽然又想起了什麼，問道：「你怎麼可以進來的?」

呂偉良苦笑着聳聳肩：「這裏又不是軍事重地，有什麼不可以?」

顏如玉再想一想，立即恍然大悟：「原來剛才是你擺佈的詭計!」

呂偉良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笑道：「你可以放心，宗夫人不會來的!」

「也好!反正我也不會稀罕他畱在這裏。」她又問道：「潘若耶怎麼啦?」

「給警方扣留。」

「那是寃枉!」

呂偉良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再留在這裏，道了聲「晚安」之後，便離開了顏如玉的香閨。

回到汽車裏，阿生就問：「她怎麼說?」

「她已經承認和潘若耶在一起。」呂偉良沉吟道：「這麼看來，潘若耶沒有可疑之處。」

「是的，我也這樣想。」

「然則，誰殺小芬?」

「可能是飛仔泉，他們企圖嫁禍給潘若耶。」阿生說道：「我們何不設法潛入藍天車行去看個明白?」

「阿飛輩做事往往就只憑一股傻勁，有時是不計一切後果的。」

「那麼，殺死其他人的，又是誰?」

「我想，這可能是兩件事。色魔逞淫威是一回事，飛仔泉嫁禍給潘若耶又是一回事。」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對阿生說：「開車返家休息吧!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太夜了。」

阿生駕車返家途中，呂偉良仍在不斷思索着一連串無法解答的問題。例如：劉天尼與安琪二人被殺，兇手看來起碼有三數人以上。然則，可能是飛黨逞兇，而不是一個色魔的所爲。

至於藍天修車場那一幕毆鬥，他曾目睹其事，爲什麼警方在現場上找不到半點痕跡?顯然是有人要隱瞞事實，可能是怕惹麻煩，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呂偉良想到這裏，忽然又改變了主意。對阿生說：「也許你說對了，到藍天車行去看看吧!」

車子到藍天車行門前，那一帶靜得連人影也找不到一個。





阿生把車子在附近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才悄悄下了車。

出售新車那一部份，依舊是重門深鎖，但上面閣樓的玻璃門，已經沒有破孔出現，玻璃顯然換掉過了。

至於修理汽車場這一邊的空地上，還是停了不少舊車。

大鐵閘拉上了，閘旁的小屋內，可能有着更夫亦未可料。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由汽車裏望出去，什麼也看不見，甚至門前也見不到有撞車的痕跡留下來。

師徒二人心裏奇怪，他們目睹潘若耶在那兒幾乎被撞死了，想不到二輛相撞的車子連殘骸也不見了。

突然一支強光手電筒的光圈照射過來，有人喝問道：「三更半夜，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隨着一陣革履聲，一名警員出現在師徒二人的面前。

師徒二人只好回到車上，警員也只是循例查問了幾句。然後讓他們開車離去。

## 色魔出沒　羣雌喪胆

潘若耶仍在警方手中。他可能被控的罪名就是謀殺小芬。但是，警方至今仍未決定是否將他落案提控，主要是由於找不到充份的證據。

潘若耶現在只希望顏如玉替他作證，但在警方的口供中他沒有提及這個女人。因爲他明白她是名流的黑市夫人，豈敢公開承認自己曾跟名流的姬妾造愛?那將會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地方，紳士名流是享有特權的，否則人們又怎會極力向上爬?

潘若耶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不會牽連到顏如玉那方面去。

根據當地的法例，警方不能拘留他超過二十四小時。換句話說：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將他解上法庭，提控他一些罪名，然後向法庭申請暫由警方羈留，以便找出更多罪證。

翌日中午爲止，警方還找不到證據來。下午是最後機會，若是警方還不將潘若耶落案提控的話，便要將他釋放。

就在這時候，有個女子要求探望潘若耶，而且獲得探長的准許。

潘若耶幾乎不敢相信，來探訪他的人正是顏如玉。

顏如玉態度從容，她還未開口，潘若耶已經急不及待地問：「是不是警方找着你的?」

顏如玉道：「不!是我從呂偉良的口中，知道你出了事。」

「是的，我曾對他提及你，但那是迫不得已的事。不過，在我對警方的口供中，從未說出我們之間幹過一些什麼事。」

「不要緊!」顏如玉輕鬆地一笑，聳聳肩又說：「反正我已經打算離開他，即使他知道，那又有什麼緊要呢?」

「你要離開他?」

「是的!奇怪嗎?」

「那麼你——」

「你不是說過，你是眞心愛我的麼?若耶，我們一齊離開這裏。」

「不!那是不可能的事。」

「為什麼？」

潘若耶嘆氣說：「他這麼寵愛你，豈可輕易讓你離開他？」

「但我已經決心這樣做，除非你存心戲弄我，否則，沒有不可能的事。」

「……」潘若耶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顏如玉又說：「要是你對我的愛情那麼兒戲，我對你亦會因愛而生恨。」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顏如玉說：「很簡單的，我會將我們的幽會，告訴警方。」

「那豈不更好？我正想徵求你的同意，把我們之間的幽會告訴警方。因為小芬被殺那段時間，正是我們難分難捨之際。只要你認為不會影响大局，讓我找到一個有力的時間證人，那當然是一件好事了。」

顏如玉笑了：「那你想錯了。」

「為什麼？」

「我會在口供中說出，當我們幽會時，曾有人打電話給你。」

「這又是什麼意思？」

「那麼，警方自然會想到你可以指使其他人替你動手，去將小芬殺死。」

「我為什麼要殺小芬？」

「因為她知得太多啊！」

潘若耶呆了一陣，嘆氣說：「你到底想我怎麼樣？」

「與我雙宿雙棲。」

「你為什麼要離開宗耀祖？」

「沒有錢的時間我須要錢，當有了錢之後，我便須要愛情。」

「好吧！」潘若耶終於說道：「讓我出去之後，再慢慢商量。」

「好吧！希望你別施詭計，否則，我會自動向警方作供的。」

潘若耶心裏想：女人真陰險！

在警局的探長辦公室裏，夏維探長正與他的助手們在竊聽儀器的旁邊。潘若耶與顏如玉在臨時羈留所內所說的每一句說話，都給他們加以錄音機偷聽。

辛尼急不及待地說：「現在我們就可以將他止式落案提控！」

可是，夏維却說：「不，還是把他放掉了再說吧！」

「什麼？把他放走？」

「是的，這叫做『欲擒先縱』啊！」

「那麼，要派人監視他嗎？」

「當然要！」

潘若耶果然在稍後時間被警方釋放。

顏如玉早已候在潘若耶的住所內。她嫣然一笑道：「我早知你會無恙歸來的，以後我們可以雙宿雙棲，不必再偷偷摸摸了。」

潘若耶却担心地說道：「你將會給我帶來許多麻煩！」

「如果你怕，我們何不離開本市？」

「離開本市？」

「是的，我可以跟你到天涯海角去。」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這個人喜歡享受，生平沒有任何積蓄。」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顏如玉會心一笑，「你是有名的『女人湯圓』，一向用慣了女人的錢。如果我沒有預算，又焉敢向你作這項提議？」

潘若耶不會反感，也不會感到難為情，因為許多接近過他的女人，都知道這是實情。他是個極得女人喜愛的美男子，在追求初期他會浪擲金錢，擺出一副花花公子的闊綽手段，但當成功了之後，許多女人都不願意離開他，而甘心付出代價。

如果說唯一經他親近，而未用過她一分錢的，大概只有一個舞娘小芬。對於小芬，本來他有一套計劃，可以從這位紅舞娘的身上拿到一大筆金錢。然而現在，一切都落空了。

許多男人都羨慕潘若耶那種艷福，但却沒有誰擁有像他那樣優厚的條件，強壯，英俊，身裁標準，風度瀟洒，態度大方，舉止溫文以及談吐風趣等等，無一不是令到女性傾倒的。

顏如玉的建議，潘若耶本來就不感興趣，他一直欣賞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喜歡日夕對着一張面孔和一副身裁。但是，目前是形勢所迫。

顏如玉看得他的猶疑神態，說道：「你在担心一些什麼？」

「宗耀祖決不會就此放過我們。」潘若耶說出了心中一句。

「你真的那麼怕他？」

「俗語有道：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尤其是這個地方，有錢人佔盡了便宜，到頭來我和你都會逃不了。」

「不見得吧？這是法治之區，我們依正當手續申請離境證。」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故事？有個富人的妾侍戀上了一個來自外地的英俊歌星，後來那位男歌星被迫提前離境。這就是金錢作怪。」

「你似乎很胆小。」顏如玉說，「但過去你却表現得極之大胆。」



「過去我未受過教訓。最近一次，有人用錢收買一班阿飛輩，幾乎把我當街打死，這一次被警察誤會我是殺人兇手，當然也有人從中擺佈。」

「所以，你更加須要離開這裏。」

「這不是憑口講的，我們須要證件。而且，這個時候離開本市，更容易惹人疑心。」

顏如玉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洩氣地說：「好吧！原來你一點也不愛我！」

潘若耶担心她回頭就要出賣自己，只好哄着她說：「別這樣，讓過了這一陣子再說好嗎？萬一引起警方的疑心，以後我們就會永不再見。」

顏如玉突然又改變了另一種語氣問：「若耶，你可是叫人殺了小芬？」

潘若耶怔了一怔：「怎麼你會這樣說？」

「坦白告訴你，我實在懷疑你可能就是神出鬼沒的色魔。」

「你怎會這樣想呢？」

「報紙不斷出現色魔的可怖消息，我覺得你最有可能是此人。」

「你瞎猜！」

顏如玉瞪住他說：「我這麼猜也是有理由的。色魔有氣有力，根據報紙的描述，他好像對女人永遠不會感到滿足。你的天賦條件，在各方面都跟這種描述非常之接近。」

「幸而你在這裏對我說，如果讓警方的人聽到了，我難免又有麻煩。」

「除此之外，你的飛刀技術十分出色，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你是用飛刀擲殺督伯符俊的兇手！」

「你別胡說八道，我不喜歡殺人的。」

「此外你也懂空手道，會射箭，是個體育健將。說你是殺死青年情侶劉天尼與安琪的兇手，也不是一種幻想。」

潘若耶很生氣，但是他強忍着，因為他早已發覺到：自從離開了警局之後，警探就一直在跟踪着他。

他忍氣吞聲，說盡了千言萬語，才把顏如玉哄走了。

現在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擺脫警探的跟踪，然後設法去找飛仔泉這個人。因為很明顯的事實，小芬是那班阿飛輩所殺害的。目的是要陷害他，同時亦有可能是洩憤！

他走近窗簾背後，偷眼望落街外，那名負責跟踪他的警探仍在對面一輛車子裏。

潘若耶倒頭睡了一覺。

他醒來時，那警探仍留在對面馬路旁邊的一輛汽車裏。

## 小啓

「鏢旗」作者臥龍生君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萬分致歉。

編者

黃昏時候，他亮了燈光，把收音機開了，這才離家外出。

他由後門靜悄悄離去。先去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然後才跑到西區去。

他本來打算要找一名黑社會人物，向那人打聽一些行情，但那人出去了。

他要找的人叫大頭六，這傢伙對黑社會中的行情很了解。

潘若耶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大頭六，最有可能是一家無上裝酒吧！於是他轉到紅燈區去。果然在那兒找到了大頭六。

大頭六正面對着一名半裸的酒女談笑風生。潘若耶不想太過張揚，只好揀了一個卡座，先坐了下來，眞等到陪酒女郎借故跑開了，他才招呼大頭六過來。

大頭六早已經聽到關於潘若耶的消息，他出奇地瞪住他：「你沒有事啦？」

「暫時沒有麻煩。」潘若耶笑笑說，「但是，要澈底洗脫殺人罪嫌，你必須助我一臂之力。」

「到底什麼事？」

「你可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請到一班阿飛打手？」

「你要人帮手麼？」

「是的。」

「你要多少人手？」大頭六問。

「我先要跟他們好好研究一下。你可否代為介紹？六哥。」

「當然可以。」

「即刻可以嗎？」

大頭六看看腕表，點頭道：「我現在就帶你去吧！」

於是潘若郎代爲結賬，偕同大頭六一齊離開了那間酒吧。

二人最後來到一家俱樂部——這是一家不見天日的地下俱樂部。裏面的音樂聲震耳欲聾，空氣調節系統也十分差。幾個長髮歌手在叫得聲嘶力竭的，舞池中也有不少新潮男女在振臂擺臂！

大頭六帶着潘若郎穿過人羣，進入一間大房之內，這裏聚集了不少吸毒的青少年。他們都面青唇白，二目無神，眼胞浮腫，那灰暗的燈光底下，使人以爲他們是來自地獄的行屍走肉。

海洛英，大蔴，迷幻劑，與嗎啡針，應有盡有的。

大頭六進來之後，很快就認出了一個背影。他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膊，那名阿飛青年有神無氣地轉過身來，瞪了他一眼。

大頭六道：「上足電了嗎？」

這是當地的市井俚語，「上電」是吸毒的意思，他這問法是問他吸够了毒品沒有？

那青年阿飛蹲在地上，仰望着大頭六。他顯然由於人多的關係，未曾看見潘若郎。但是，潘若郎却認出了室內各人的臉譜之中，有一個是他認得的，那人曾經與其他阿飛在街頭伏擊他。

大頭六又對那吸毒青年說：「我介紹一單生意給你，仙人長。」

原來蹲在地上，正對燈吸食海洛英的青年人叫張長，由於吸毒的關係，骨瘦如柴，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所以人們的習慣了稱他「仙人長」。

「仙人長」與「仙人掌」同音，大概也是由於他手上有一斑心狠手辣的青年打手，所以這稱呼也另外有一種解釋，就是表示他手掌中有刺，像仙人掌一樣令人感到難以對付。

大頭六顯然與仙人長很熟悉，所以仙人長這時候徐徐站起來。

大頭六回頭給他們介紹，潘若郎那高大的身裁跟仙人長比較一下，眞的是小巫見大巫。

潘若郎伸出手掌跟他握手，覺得一陣陣冷冰冰的使人不寒而慄！

「有什麼關照？」仙人長打量着潘若郎，聲音嘶啞着說。

「想找你帮個忙，借幾個手足給我。」潘若郎充內行的說。

「你要多少人？」

潘若郎道：「先要看看他們的體格如何，再決定人數吧。」

「我們的手足當然不及你那般高大，但每個都能征慣戰。」

「那不要緊。」潘若郎又問：「可以讓我看看他們各位嗎？」

「可以的，請你等一等。」仙人長說着，把大頭六拉過一旁，悄聲問道：「你的朋友是什麼來頭的？」

「他被人陷害，要找人替他出氣。」大頭六說，「你可以盡力而爲，他有點錢的。」

仙人長回到潘若郎跟前，說道：「既然六哥與你是好朋友，那我們出去找個地方談談吧！」

「好極了。」潘若郎一邊回答，一邊放眼四望，終於又發覺了他見過的那名阿飛打手。於是他乘機指住他背脊問道：「你可認識那位穿紅T恤的老兄？」

「他是我的手下之一。」仙人長說着又反問道：「怎麼？你們認識的麼？」

「似乎在那裏見過了，也可能認錯人。」

「讓我來介紹你們認識吧！」

「不！不！」潘若郎連忙說，「我們還是爭取時間，先去找個地方談一談。」

仙人長也沒有勉强，於是三個人一齊離開了那間俱樂部。

大頭六因爲有事先走了，仙人長與潘若郎跑進附近一間餐室裏去。

「喝點酒麼？」潘若郎問。

仙人長道：「不要客氣。」

於是每人叫了一杯菓汁。

潘若郎又問道：「我要閣下代我出一口寃屈氣，把一個人找出來，狠狠揍他一頓！可不知道代價如何？」

「要看看對方是誰。」仙人長說：「例如他是警察的話，我們當然要收貴一些。又例如他買下了人身意外保險，我們便要查明白才可以動手。否則，可能會被人利用去騙取保險費。」

「這個人的身份，我不大明白。所以，還得勞煩你們去查一查。」

「既然不相不識，何來恩怨？」

「不怕老實告訴你，我們是在街上結怨的。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他的眞容。」

「他在什麼地方？」

「一間店舖裏。」

「哦！原來是售貨員與顧客之間的恩怨。」仙人長說。

潘若郎結了賬之後，帶着仙人長穿過一條橫街。那兒人跡罕見，路燈也不光明。

潘若郎指指一個空置着的建築地盤。說道：「他是在這裏做看更的。」

仙人長探頭入內，發覺裏面沒有人。他正要退



出來，却給潘若郎從後面扭住手臂，推了他進去！

仙人長立刻感到不妙，極力反抗，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是潘若郎的對手。

潘若郎把他推入地盤之內，按在木牆之上，沉聲說道：「告訴你，我要找一個人，你一定知道他是誰。」

「你要找誰？」

「我知道他僱用過你的手下來對付我。」

「你先說出他是誰。」

「他叫飛仔泉。」

「飛仔泉？」仙人長想了想，「我似乎未聽過這名字啊！」

「你別再裝蒜，否則我會要你的命！」

「許多生意是我手下自己去接回來的，可不是我有心騙你。到底你是什麼人？」

「我被人陷害，如果你能替我查出誰是飛仔泉，我給你一筆可觀的代價。」

「讓我回去問問吧！也許我的手足比我更加清楚。」

潘若郎冷笑道：「不！你回去之後，就更加不會跟我合作了。」

「只要有錢，替誰服務也是一樣的。」

「我知道你必然曉得誰是飛仔泉，因爲你的手下圍攻我時，曾提及『藍天車行』的飛仔泉。可是，車行裏根本沒有這個人。」

仙人長道：「你應該讓我有機會向我的手下查個明白，因爲這件事不是我經手的。」

「但是，當你的手下伏擊失敗之後，他一定會向你投訴的。所以，你一定會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人的聲音加了進來：「是的，我們當然知道來龍去脈！」

潘若郎大吃一驚，因爲他下意識裏已經發覺事情不妙。

果然，灰淡光綫底下，十多條人影出現在地盤四周。

潘若郎剛才專心對付仙人長，竟未發覺什麼時候會走進了這許多人來。不過，這地盤也不止一個出口。他們可能由別個入口進來。

對方又冷冷地說：「好大的胆子啊！竟敢把我們的人抓到這裏來！」

潘若郎決心硬到底。因爲眼前形勢如此，他隨時會被人置諸於死地。

仙人長要掙扎，但潘若郎用力掀住他的手臂：

「不要動！」

仙人長痛得淚水直冒。

十多條人影瞬即散開，把潘若郎包圍了起來。

潘若郎反手扣住仙人長，倚住木牆，朗聲說道：「誰敢衝過來，老子就先殺了仙人長。」

仙人長眼看無法掙脫，說道：「你們不要亂動，有事慢慢說。」

十多個人之中，有人說道：「仙人長，不要怕！我們有辦法救你。」

話猶未完，一條黑影自牆後一躍而過，潘若郎完全意料不到有此一着。

由於這個人的突如其來，使到潘若郎不由自主地，把仙人長放開。

仙人長帶着蹣跚的步履跌了出去，十多條黑影立即一湧而上！

潘若郎首先把來自背後木牆之上的人摔倒地上，然後施展拳脚功夫，橫衝直撞，企圖衝出重圍。

但是談何容易？對方是十多名阿飛青年，他們一直在暗中跟踪保護着仙人長，自然有人把武器也帶來了。

潘若郎空手道造詣極深，這是生死關頭，他當然心裏明白的。手刀砍劈間，已有二人肩膊與頸骨受創，負傷退下。

但是，其他手持刀棒的打手，却是一個退下又一個攻上，這種打法可令到潘若郎吃不消。他奪過了一根木棒，又斷殺了一陣。

他心裏清醒，想到自己雖然身裁高大，身手不俗，打下去到底吃虧，於是他一邊打一邊想着如何衝出重圍。

所有出入口都有人把守住。他要逃出這地盤，看來並不容易。

他突然要衝向木牆那邊，各人不知是計，竟然目送他用手中大棒作持竿跳，憑着他那高大的身裁與靈活的身手，彷若燕子穿簾的，越過木牆跳了出去！

仙人長想起這是難以下台的事，下令各人苦苦追出去！

那靜寂的橫街之上，一時之間殺聲連天。

潘若郎拐出大街，以爲必然可遇上巡警，但整條街道之上，却見不到一個警察的影子。

就在這時候，一輛汽車急急駛至。

潘若郎定神一看，那汽車的顏色是那麼的熟悉——而且是在危急中出現過的，這已經是第二次。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那麼的幸運。

轉眼之間，車門未開，後面十多人影已經紛紛撲到。

車中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他們看見情勢危急，分別打從兩旁車門躍下，高聲喝道：「不要打！」

但是，沒有人理會他！

十多名阿飛青年把潘若耶圍攻。潘若耶爲了方便逃得更快，那根棒子也丟掉了。現在他變得手無寸鐵。

呂偉良眼看無法制止各人動手，拄杖急衝，閃入人叢中。但見鐵杖縱橫，一團銀光閃爍，鐵枴杖舞得密不透風。

潘若耶無論形勢與心理上都大爲鼓舞。只見他重新振作起來，拳擊掌劈，完全是空手道中最精彩的招數。

阿生更加有如生龍活虎。這一陣子他沒有跟人打過架，也沒有到「飛鏢俱樂部」的健身房去練習過武功，骨頭發癢，難得有人跟他練練拳脚。

這麼說似乎太過小睹眼前這班阿飛輩。但事實上他們都是欺善怕惡之輩。有了刀棒在手還可以狠上一陣，如果碰上了一個比他們更兇狠的高手的話，他們就顯得慌亂！

阿生的打法不似呂偉良那麼穩打穩紮，像生蝦，也像猿猴，東奔西跑的，有時攀住對方的棒端飛身躍起，落下時借勢又是一脚。

總之，阿生的打法五花八門，叫人看得眼花繚亂。

呂偉良面對衆飛，雖然有心教訓他們，却不想弄出人命來。但是，當他好幾次有意無意之間饒過了對方時，那班阿飛打手竟然不知厲害，反而以爲他這跛子可欺，更加得逞！

呂偉良身形急轉，鐵杖護着身，忽拳忽掌，鐵拐變化多端，步法來去無踪，數名阿飛先後應聲倒地！

衆飛眼看無法取勝，一聲呼嘯，紛紛撤退。但是，潘若耶正殺得性起，眼見形勢大好，焉肯就此輕輕放過？急縱兩步，施展了空手道中的掌擊。但見掌緣直劈向一名阿飛的頭部，若是不及時制止，只怕那傢伙非死也會身受重傷。

然而要加以制止，那是不可能的事；正如一支弓箭未離時，還可以來得及制止它射出去。但是，箭既離弦，如何制止？

眼看那名阿飛頭腦開花，即使他僥倖避過了正面的襲擊，只怕頸骨也必然折斷。但是，那是無法避免的，除非他的武功造詣達到了爐火純青，像呂偉良一樣可以閃風閃避的地步！否則就必須多生一對後眼。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如電閃到，伸手一格，隨即聽到一聲：「饒了他！」呂偉良的一條手臂剛好擱在潘若耶的鐵掌與那名阿飛的後腦之間！

潘若耶這一掌運足了勁力，一發之勢不可收拾，不禁大驚失色。估量鐵掌與鐵臂碰在一起，以硬碰硬，勢必兩敗俱傷！

可是，說也奇怪，潘若耶鐵掌下擊之勢，彷若打在麵條上一樣，軟綿綿的，柔若無骨。

潘若耶這才鬆了一口氣，那名阿飛在那邊却嚇得一額大汗。

那名阿飛打手武功雖然不及呂偉良等人，但在那一剎那之間，却可以感受得到事情不妙；只不過在他發覺被襲的時候，呂偉良已經替他消災而解難了。

高手就是高手，呂偉良在出手擋架之前，已估計過對方出手非輕，要是以硬碰硬，兩敗俱傷固然是難免的事。所以他暗自運勁，將潘若耶那一下子出手的勁道完全抵消掉！

潘若耶莫名其妙，尤其是當他發覺衆飛紛紛逃去無踪之時，便忍不住問道：「你怎會又帮上了他們？」

呂偉良解釋道：「我覺得不應該再弄出人命來了！」

潘若耶嘆氣道：「誰想殺人？只是他們太過迫人，剛才要不是遇上二位，我就沒命！」

呂偉良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不禁苦笑一下，道：「你以爲你的行動神不知鬼不覺嗎？不妨告訴你，我們一直在跟踪你！」

「什麼？你……你跟踪我？」潘若耶半信半疑地睜大了眼睛。

「是的，你到過什麼地方，要不要我逐一說出來？」呂偉良笑了一笑，又說：「你可以騙過警方，却騙不了我們。」

「也許是的，一次偶然的奇遇已經難能可貴，怎可能有第二次的巧合呢？」潘若耶聳聳肩，走到呂偉良的汽車裏去。

他上次在藍天車行外面給師徒二人救過一次，一直以爲師徒二人偶然經過。呂偉良和阿生也沒有向他解釋的必要。

阿生開車，呂偉良問潘若耶：「爲什麼你要避過警探的監視，跑了出來。」

「沒有辦法的，我必須找出殺死小芬的人，替自己脫罪。」潘若耶說。

「你這樣做法很笨，除非你另有目的，否則，今晚所發生的一切不幸事件，警方也會歸納在你的賬項之下。」

「我倒沒有顧慮到這一點。」

「要不是我們跟踪着你，你好容易被人誤會有意規避警方，跑出來做壞事。」

「坦白說，我根本未曾做過壞事，如果一定說有，大概就是玩弄情感，化女人的錢。眞想不到，會被牽涉到一連串的命案裏。」



呂偉良想了一想，又問道：「爲什麼你不把飛刀帶在身邊？要是帶有飛刀，剛才你就佔盡了上風了。」

「飛刀與飛鏢只是要來練習眼力的，我根本反對傷害別人；但我喜愛體育運動。」潘若耶反問道：「你們怎麼知道我由後門溜走？」

「警探的行藏過於明顯，你也不是個大笨蛋，除非不想出去，否則必用後門，所以我們就在後門附近等候閣下，想不到你果然要出去。」

潘若耶看看腕表：「可以送我到一個地方嗎？我要去探一個朋友。」

呂偉良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香榭大道。」

「七十九號，是不？」

潘若耶一怔：「你怎麼知道是七十九號？」

「那是顏如玉的香居，怎會不知道？」

「是的，我正要去找她。」

呂偉良一邊叫阿生把汽車開往香榭大道，一邊又說：「顏如玉是人家的黑市夫人，你不担心有人要對付你嗎？其實，像你這種人，隨時都會有麻煩的。」

「我急於須要一些錢用。」

「你眞風流！」

潘若耶苦笑着聳聳肩，沒有再說什麼。

車子抵達香榭大道七十九號門前，潘若耶下車進入大廈之內。呂偉良示意阿生去跟踪他，以免他金蟬脫殼，逃之夭夭。

阿生看見潘若耶眞的走進入七十九號十一樓前座去，於是在走廊上等候他出來。

他估計潘若耶起碼要十分鐘左右才可出來，萬一宗耀祖在着，那就更精彩了。

可是，不出一分鐘，潘若耶已經退了出來，而且神色驚惶！

阿生本來躲在一角，看見這情形立即迎上去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潘若耶震顫顫地說：「她……死了！」

「你說誰死了？」阿生其實也猜到他講的「她」必然是顏如玉，但是他還是要問。

潘若耶抖着聲道：「顏如玉。顏如玉，她給人殺死了！」

阿生伴着他再進入屋內，看見臥室裏面躺了一條半裸女屍。二人走近細看，死者正是顏如玉。她雙眼直瞪的盯着天花板，嘴巴張開，一隻絲襪勒在頸項之上。

「又是色魔的傑作！」潘若耶的態度比較冷靜下來，沒有剛才那樣害怕了。

阿生却一把抓住了他，說道：「爲什麼你要殺死她？」

潘若耶給他嚇得一跳：「你……你說什麼？」

「是不是你殺死她的？」

「不！絕對不是啊！」

「嗯……」阿生想了一想，隨即把手放開了。時間是那麼的短促，大約不到一分鐘，而死者又不是給刀傷或槍殺的；用絲襪勒死一個人，無論如何須要較多的時間。

阿生用手摸觸一下死者的額角，冷冰冰的。

潘若耶跑到工人房裏去，女工人阿三並沒有留在屋子裏。

阿生似乎也覺得自己剛才未免太過衝動。他問道：「剛才你入來的時候，門是不是打開的？」

「不！我有這裏的門匙。」潘若耶說，「我開門入來的；我以爲顏如玉在睡覺，一入臥室亮了燈，登時把我嚇呆了。」

阿生靜悄悄把大門再掩上了，與潘若耶回到樓下。

那晚阿生見過的一名看更人遇上了他，但是阿生入來時他們剛跑開了，現在看見阿生由裏面出來，他竟無法想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少年人。只好目送他們離去。

潘若耶與阿生將顏如玉遇害的情形告知呂偉良，呂偉良也大感震驚。

當他們回到那幢大厦去的時間，看更人却不准他們入去。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打電話通知警方。

潘若耶說：「可否讓我置身於事外？」

呂偉良詫異地問道：「爲什麼你要置身於事外呢？」

「警方既然派人跟踪和監視我，當然懷疑我，如果再加上今晚的事，我的嫌疑就更加大了。」潘若耶說道：「但是，很明顯的，這些事絕對與我無關。」

呂偉良担心阿生缺乏判斷力，到底潘若耶是否有可疑之處，他因爲不在現場，實在無法知曉；如果照阿生說，潘若耶當然不可能是兇手。不過世事往往令人無法預料的，最不可能的事，結果也有可能發生。

呂偉良說：「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你不應該再規避了。否則，警方更加不會放過你。到了這個時候，爲了你自己，我以爲你應該與警方携手合作；憑警方的力量，相信總可找出誰是飛仔泉，甚至搜查藍天車行。那時說不定更簡單了。」

「也許你說對了！」潘若鄖終於輕輕舒了一口氣，「俗語說得好：有那麼的風流，便有那麼的墮落！這句話說中了我！」

呂偉良苦笑了一下，沒有說什麼。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開抵現場，那個看更人才如夢初覺，原來樓上發生了命案。

夏維探長亦聞訊趕來，他知道潘若鄖能夠逃過了監視，不禁因自己的手下如此低能而感到慚愧起來！

呂偉良問道：「你要知道那顏如玉的眞正身份麼？」

夏維道：「是宗耀祖黑市夫人，我們早已知道了。」

「準備找到宗耀祖那邊去麼？」

「既然出了命案，相信那是無可避免的事。」夏維說。

「但是，我們問過看更人了，宗耀祖今晚沒有來過。」呂偉良說，「看更人對那位名流有點印象，除了宗耀祖許多時給他一點賞錢之外，他還可以時時在報上見到這位名流的玉照！」

「即使如此，他還是要被牽連的。」夏維說，「因爲這是一宗命案，我們無法不去騷擾他。如果你有興趣的話，等一會兒我們可以同行。」

「我實在替你担心，只怕你會被迫提前退休，因爲名流紳士們的私生活都不想人家揭發，你找上了他，報紙勢必乘機渲染。」

「能夠提早退休是一件好事，新任探長必然更受你歡迎。」

呂偉良笑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比較了解你，你想作反比較傷腦筋；但我退休了之後，我當然不可能跟你作對，而只作隔岸觀火。」

呂偉良忍不住一陣格格大笑。

現場上的偵查工作交由其他警務人員處理，夏維探長帶同他的助手和呂偉良等人，同往造訪名流宗耀祖。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宗太太說，宗耀祖在一家俱樂部搓蔴將，還沒有回來。

夏維探長認爲這是疑點之一，宗耀祖整晚不在家，這並不表示他一定就是在俱樂部裏。於是他記下俱樂部的地址之後，便匆匆離去。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走得較後，突然看見一輛跑車開進宗家的門前來。

坐在跑車裏的，是一名青年人。他的樣子頗像宗耀祖，年紀在二十歲左右。

阿生問：「他是誰？」

呂偉良呆在一旁：「我也不知道。」

辛尼本來與另一名探員正要坐着另一部車子，尾隨夏維探長離開那兒；但是，他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表情，知道事有蹺蹊，於是他去車下走了過來。

辛尼走到呂偉良身邊：「什麼事？」

呂偉良眼睛瞪住由跑車一躍而出的青年人，嘴裏却對辛尼說：「警探先生，可以運用你的特權，過去問他幾句麼？」

辛尼知道呂偉良必然有多少懷疑才會說這話。於是走過去截住那青年人，一邊出示他的證件，一邊說道：「閣下是宗家的人麼？」

那青年怔了一怔，打量着各人一遍。一名宗家男僕過來對他說：「少爺，他們是警探，剛剛來找過老爺的，但老爺不在家。」

這青年正是宗耀祖的兒子宗白水。

宗白水冷靜下來問：「你們要怎麼樣？」

呂偉良看見這青年人很不禮貌，阿生更不喜歡這種富家子的態度驕橫。

辛尼說道：「可否讓我問幾句？宗公子，你仍在求學麼？」

「是的。」宗白水答了，但表現得極不高興。

「這麼深夜，你到那兒去玩啦？」

「這是我的私生活，爲什麼要答你？」

「我們是來調查一宗命案的，希望你的態度能夠改善一下。」

「對不起，我什麼都不知道，只想睡覺。有話請去找我的律師吧！」

宗白水說完，頭也不回，跑進屋子裏去了。

呂偉良一直冷眼旁觀，沒有作聲。辛尼一點辦法也沒有，聳聳肩說：「有錢人家的兒女，十個有九個是沒有教養的。」

呂偉良笑道：「小心人家告你一狀，你沒有聽見嗎？開口是律師，閉口也是律師。」

「我不怕，律師也要講法律的，不是有錢人的擋箭神吧？」

辛尼說完便走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回到他們的車子裏去，可是，他們却沒有跟辛尼到俱樂部去找宗耀祖，而是在附近兜了一個圈子之後，又回到宗家附近。

阿生問道：「你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宗白水手臂有傷痕，似乎是被指甲抓傷的。」呂偉良又說：「反正來了，何不進去看看？」

阿生實在想不出呂偉良怎麼會懷疑到宗白水的身上去，但是，他知道呂偉良很少會浪費時間的，於是他把車子停向路旁，師徒二人隔住車窗仰望上去，發覺宗宅二樓有燈光透出！

阿生道：「有燈光透出的那間房，可不知是誰



居住的。」

呂偉良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你在這裏等我一會兒。」

他拄杖到了宗宅外面的圍牆下，仰首望了一下，只見圍牆裏面，樹影婆娑，晚風吹得樹葉沙沙作响，宗宅的主要建築物是位於這園林中央的。毫無疑問，這是一幢十分幽雅的理想住宅。

呂偉良稍作逗留，立即採取行動，剛才他曾由正門入內，知道宗宅裏面沒有養狗，但他是個有經驗的夜行人，仍有理由担心圍牆上設下了陷阱，或者隱藏着一些警報裝置。

所以，呂偉良小心翼翼地，把手中鐵拐杖往上伸高，一按按鍵，一支金屬物彈了出去，輕巧地勾着了圍牆頭上的鐵蒺藜。

呂偉良看見鐵杖上一盞小紅燈亮了起來，這表示那兒已經通上了電流。

他連忙把鋼鈎收回。

他沿住圍牆邊緣步行，行了幾碼，發覺樹陰底下有一支橫枝伸了開來行人道上。

於是他又再將鋼鈎彈出，鈎着樹枝之後，人也輕盈地升高了二丈。

呂偉良攀住樹枝走過去，將近抵達圍牆上面時，一些通上了電流的鐵蒺藜橫過樹枝之上，偶一不愼，好容易就會上當。但是呂偉良既然知道了個中奧妙，便懂得如何躲避了。

他彎腰俯首，輕輕穿過了兩條鐵蒺藜之間，再沿住樹枝，攀到一個露台外面，居高臨下，他可以看見宗白水正在露台後面那間房裏面。

宗白水正在把外衣除下來，看情形是打算到洗手間去入浴。

他的睡房頗大，除了露台和洗手間之外，入牆壁柜以及書桌，書架等等，也佔去了不少地方，房間一角還擺放了一套新款沙發和玻璃几子，構成一個小小的會客廳。

一幅裸女油畫，掛在睡床床頭的牆上，幾乎佔去了大部份的位置。

房間裏燈光柔和得恰到好處，充份顯示出這睡房中的主人是個懂得佈置的人。

宗白水終於跑進洗手間裏去了。

呂偉良隱約可以聽到他開了花洒之後的「沙沙」水聲，於是他縱身躍到露台上去，就憑着他的渾身武功，可以令到雙足着地無聲！

呂偉良竄進了房間之內，立刻就有一種軟綿綿的感覺。原來整間睡房的地板上，都鋪滿了地毯。

書桌上放了一對手套，一副茶晶色的眼鏡，呂偉良拉開正中一個抽屜，裏面是一叠裸女雜誌，都是外國出版的。有些封面古怪而刺激，例如一個裸女綑綁着，一名半裸大漢用皮鞭抽打她，乳部和臀部都佈滿了血紅色的鞭痕！

要不是親眼看見，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一個學生的抽屜裏可以找到的東西。

呂偉良輕輕將抽屜推回原狀，然後又拉開其他抽屜，竟然在最後一個抽屜裏面，發覺一盒飛刀，每一把都鋒利無比。

回頭看看門後一塊鏢靶，上面滿是刀傷的痕跡。由此可見，除了潘若鄖之外，許多青年人都喜歡以飛刀練靶，如果潘若鄖有可疑之處，眼前宗白水可疑的地方更多。

呂偉良聽到由洗手間傳出來的水聲終止了，他担心宗白水就要出來。於是匆匆將抽屜推上，竄出露台外面去躲起來。

宗白水果然披上了白色的浴袍，由洗手間出來，呂偉良躲在睡房與露台之間的窗口附近，利用窗簾的陰影，避過了對方的視綫。

呂偉良偷眼望過去的時候，發覺宗白水正將桌上一對手套放進抽屜中去。

宗白水正打算再把那對眼鏡放進抽屜中的時候，忽然又改變了主意，將眼鏡戴上了。

他得意洋洋地，四下裏張望着。

呂偉良覺得這富家子有點神經質，晚上還戴上了茶晶眼鏡已經不大正常，除非他是個電影明星，或者一個色盲的人，否則，這時候該去睡了，還戴上了黑眼鏡四下裏張望幹什麼？

呂偉良正感到驚奇之際，宗白水的視線突然停止在窗口這一邊！

同時也不由自主地，「咦」的叫了一聲！

呂偉良確信他隱藏着的地方對他十分有利，除非對方明知那兒有人，否則不可能發覺窗簾後面有人躲着，但現在對方顯然發覺了，而且還逐步由房間裏面走過來！

呂偉良從窗簾布的隙縫中，發覺宗白水那種詫異的神色，立即退進隣室去。

隣室裏面沒有人，黑漆一片，那長長的大露台，本來就是屬於這兩間睡房共同使用的。呂偉良早已看清楚了形勢，也早已自己準備好了後路。

他想過了，要是經露台退回樹上，由於宗白水的臥室裏有燈光直接經窗口透出，他一定會更容易被人發覺。

他不知道宗白水如何知道露台外面有人，也許是疑心生暗鬼，也可能是捕風捉影，所以他選擇隣室作爲藏身之地。

但是，宗白水還是一步也不放鬆，追踪過來。

呂偉良知道行踪已經被他發覺了，正擬一銜而

出，就在這時候，一陣電話鈴聲傳來，宗白水臥室中的電話分機响了。

宗白水回去聽電話之前，竟然順手把隣室通往露台的玻璃門鎖上了。

呂偉良固然明白他的用心，大概他亦已看出有人閃入隣室之內，但又要急於去接聽電話，兩全其美的辦法便是先鎖好隣室通往露台的門，待聽完了電話之後才再來對付他。

幸而呂偉良是個開鎖能手，他的鐵杖與義腿裏面，收藏了不少工具，更煩麻的事他也可以憑這些工具解決，何況開鎖這一門雕虫小技只須一根鋼線他就可以得心應手。

呂偉良迅速開了通往露台的玻璃門，偷眼望進隣室去！

宗白水不知道是否聽到了一些細碎的聲音，還是剛好聽完了電話，這時候他剛好轉過身來。

呂偉良極力避免跟他接觸，以極快的動作躍向樹枝之上！

但是，就當他的身體將到與未到樹枝之間，眼角已經發現了宗白水有所動作！

由於那只是刹那間的印象，呂偉良還不明白他幹什麼，但是，當他感覺得到白光一閃時，心裏陡然感到吃驚非小。

那顯然是一把飛刀！

呂偉良來不及仔細思量，左手持杖往後一格，右臂已緊緊攀住了一棵大樹的樹枝。

「錚」然一聲，鐵杖並未落空，飛刀被擊中掉到下面去了！

宗白水正待將另一把飛刀擲出時，呂偉良已經彎腰蹴腿，借力一盪，身子直向着另一棵大樹飄盪過去！

就憑着樹影的掩護，呂偉良轉眼之間已逃得無影無踪。

宗白水衝出露台外面，幾乎以為剛才那一幕只是一場夢而已。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舒了一口氣！

阿生問道：「怎麼啦？」

「差一點兒給飛刀刺殺！」呂偉良說，「那傢伙比潘若郎還厲害，飛刀擲得又準又勁！」

「你是說宗白水麼？」

「是的，不是他還有誰呢？」

「他發覺了你？」

呂偉良道：「嗯！不過，他可能沒有機會看清楚我的樣子。」

「有什麼發現？」

「多着呢！」呂偉良又叫阿生把車子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我早想到他可能就是飛仔泉。」

「你怎麼知道？」

「辛尼說他叫宗白水，白水二字合併起來不就是『泉』字麼？」

「對了。」呂偉良說，「這傢伙極有可能就是專與潘若郎作對的飛仔泉，但是，藍天車行又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何不到藍天車行去看看？」

「好吧，說不定就是殺小芬的兇手。」

阿生道：「說不定他還是警方所要追尋的色魔呢。」

車子駛到藍天車行附近停好，呂偉良對阿生說：「我們要由正門駛入車廠去。」

「不怕看門人懷疑麼？」

「他們沒理由拒絕把生意送上門去的人吧？」

呂偉良說。

「不過，你不要忘記，那晚他們見過我們這一輛車子曾將潘若郎救走！」

呂偉良笑道：「你也不要忘記，我們這一輛特製汽車。」

阿生被他提醒了，伸手到鋼板上輕輕一按，車身的顏色由銀灰色變成白色，車子的外殼是用透明的玻璃纖維紙製成的，透明的外殼底下，全是一條條可以轉動的原色條紋帶子，只要這些帶子按鈕的控制下轉動一次，就可以變成另一種顏色。

阿生按動了錶板上的另一個按鈕，連車牌也變換了。

於是阿生開始把車子開進修車廠去！

呂偉良却躲到後面的座位底下去，躲藏起來。

阿生把車子開到門口附近，慢下來，看門人走上來問：「什麼事？」

阿生道：「車子有些不妥。」

「太夜了，我們收工啦。」看門人又說：「你明天再來好不好？」

阿生道：「好吧！那我就把車子留下來，它幾乎不能走動了。」

阿生說着已把車子開進廣場裏面去，他故意選擇一處較為偏僻黑暗的地方，那兒停了幾輛陳舊的汽車。

阿生低聲對呂偉良說：「師父，我要走了。我在附近街口等你好嗎？」

呂偉良躲在後面對他說：「把A綫較好，把無綫電通話機帶在身邊，我們隨時保持連絡。」

阿生非常熟悉而迅速地做好了呂偉良吩咐他去做的事情。然後下了車。

看門人顯然半點也沒有懷疑，雖然前此他們可



能接觸過，例如師徒二人曾經在門前用汽車載走危急中的潘若郎。但是，他們是坐在汽車裏面的，看更人當時根本沒法看清他們的面目。

阿生大搖大擺地走過去，看門人問道：「先生你貴姓？」

阿生胡亂扯了一個姓，然後又說：「明天我會打電話來告訴技師，我的汽車什麼地方不妥。」

看門人道：「好極了，我們明早八時正開門，技師大約在九點左右回廠。」

「謝謝你。」阿生走了出去。

呂偉良躲在車廂裏，趁住看門人跟阿生談話的時候，由另一邊車門偷偷下了車，竄進一些舊車之間，利用黑暗的環境掩護，朝着建築物方面突然邁進。

這是藍天車行附屬的修車場，所以有個橫門是可以通往藍天車行那一邊的。但是，呂偉良早從潘若郎的口中知道了那是寫字樓部份，沒有人的。因此，呂偉良這一次便向着西南角的一幢建築物走過去，那兒可能是修車廠的行政部門。

潘若郎上次想冒險到那兒去看看不成功，這次呂偉良決定要看個明白。

呂偉良竄到建築物附近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在打電話。

打電話的人就在建築物前面附加的遮太陽鐵皮底下。

那人面對牆壁，正在利用內綫電話機與看門人通話。看門人告訴他有人將一輛待修汽車留下，明天再來。那人掛上了電話，這才坐回門前一張椅子上。

由這兒到大門口，相隔四份之一里左右，兩者之間位於停車廣場的一頭一尾，正因為這樣，所以剛才那人與大閘那邊的看門人通話，才須要動用到內綫電話機。

但是，既然有了大閘門那一邊一個看門人，這裏又何必要人看守？

呂偉良心裏生疑，便更加希望入內一看。

那大漢守在屋子前面，可以遠瞭大閘門那邊的情形，但是，由於廣場上停了不少待修的車和待沽的新車，所以視綫方面多少有些影响。呂偉良就是利用這弱點，將一輛舊車的門拉開了，又關上！

這輛舊車停得非常接近那幢建築物，所以那名大漢固然聽到了。

他神經質地站起來，然後走過來查看。

呂偉良出其不意地在背後向他襲擊，那大漢登時昏倒地上！

天上沒有月色，星光灰暗，加上汽車與汽車之間的陰影掩護，呂偉良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他的行動。他把那名倒在地上的大漢放進一輛舊車的後廂，作成熟睡的樣子。

一切妥當後，呂偉良拄杖衝到建築物的入口處。那兒是關上了，但是，只要輕輕將門環一旋，門就可以應手而開。

呂偉良從門縫中望進去，却看見不少鐵架子，上面放了不少汽車零件。

他拄杖入內，不見有人。

繞過了那些鐵架子，原來後面還有一些房間。一間房裏面有燈光透出。

呂偉良走近門旁，從門縫中可以看見裏面有幾個人在賭撲克紙牌。這班人之中可能有些人就是襲擊過潘若郎的打手，但無論如何呂偉良已經無法認出他們的樣子。因為那晚一切也在黑暗和混亂中進行。

呂偉良感到非常失望，只好悵然退出。這是一個有問題的地方，似乎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呂偉良却找不出一些破綻來。

那晚被撞毀的汽車，以及被撞傷的人，他始終無法在這裏找到。

呂偉良剛退出那幢建築物之後，就看見一個黑影在那列舊車之中移動。

呂偉良心裏一凛，立即閃過一旁！

再仔細看清楚，是兩個人，不是一個。呂偉良看見他們正分頭搜索，其中一個是大閘的看門人，另一個則是被呂偉良擊昏的大漢，他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甦醒過來了。

呂偉良躲在一旁，揀了個機會也竄到了汽車叢中去。

呂偉良繞道穿過汽車叢，那名大漢已經發現了他，高聲叫道：「他在那裏！」

看更人立即包圍過來！

呂偉良想起那晚他們包圍潘若郎的情形，便有點担心起來。雖然說那晚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但現在這情形，只要他們高聲驚動屋子裏各人，情勢必然對呂偉良十分不利。

呂偉良俯首彎腰，躲進了一輛舊車裏。

看更人與一名中年大漢追過來，見不到有人。

其中一個說：「我明明看見他在這裏的！」

另一個說：「你守在這裏，讓我過那邊看看，他逃不了的！」

呂偉良當然聽得清清楚楚，因為他就躲在那大漢站立的位置背後。

他突然伸出鐵杖，由窗口處敲擊了那大漢的後腦一下，那大漢再次倒了下去。

呂偉良推開車門，飛快地閃向另一列汽車的夾

縫中去。

那看更人繞了一個圈子回到那大漢站立過的地方，發覺他又倒了下去，立即過來想扶起他，但當他發覺那大漢再度被襲時，便高聲叫了起來。

看更人顯然希望有人出來幫助他。果然經他這麼一叫，數名彪形大漢由屋內衝了出來，每個人手中都分別持有武器。

其中一個叫道：「快些把大閘拉上，他逃不了的！」

於是有人急步飛奔，衝向大閘門那邊！

就在這時候，一輛奶白色的汽車突然開動，掉頭就要駛出街外去！坐在汽車裏的人，當然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了。

呂偉良開足馬力，直駛過去！數名大漢企圖攔截，但車子快如閃電，一名大漢首當其衝，被撞得飛起數尺！

呂偉良一邊按動了錶板上的按鈕，使到車子變回原來的銀灰色，另一方面又打開了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取得連絡。

阿生就在附近街口，他正担心呂偉良不知怎樣，就在這時候收到了訊號。

師徒二人會合後，車子停向拐彎的一處路旁的車位去。

一陣陣汽車馬達聲由那邊傳來，二輛汽車追踪而至，但呂偉良的汽車不再是奶白色，加上車頭車尾的燈光已經熄滅，追踪的人絕對想不到他們就在眼前。

當師徒二人看見二輛車子一揮而過之後，不禁爲之相顧失笑！

阿生問道：「修車廠裏面有些什麼秘密？」

「也許眞的有秘密，但可能我看不出端倪吧。」呂偉良說着，已將車子繼續開行。

大約在幾分鐘之後，剛才追踪呂偉良的二輛車子又迎面駛了回來，可惜他們仍然無法可以認出呂偉良的汽車。

呂偉良把車子開往一家私家樂俱部，只見門前停了大批警車。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他早已知道夏維探長帶人到這裏找宗耀祖。

但有一件事令他意料不到的，就是當夏探長帶人到這裏來的時候，俱樂部裏面的人，並非賭博，而是在欣賞小電影。

當地人通常把一些色情的八米厘或十六米厘電影，稱爲「小電影」，放映這一類淫褻性影片，當然是違法的。

因此，夏維探長意外地把一批色情販子擒獲，聚集在這裏「欣賞」的男女觀衆，自然也難免被牽連在一起了。

宗耀祖也夾在人羣中。這位平時道貌岸然的名流，發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日子。

他掏出一張五百元大額鈔票，向一名警探手中一塞，低聲說道：「兄弟，請向探長求個情，三幾千元我付得起的，千萬別讓我出醜。」

那警探笑了笑，接過鈔票說：「金錢的力量的確偉大，但一張如何可以遮醜？」

「這是給你喝茶的，請先與探長連絡一下。」宗耀祖忙說。

「好吧！」那警探突然揚聲叫過去：「探長先生，請過來！」

在這一刹那間，宗耀祖已經心感不妙，他要制止那警探也來不及了。

夏維走過來問：「什麼事？」

「這位先生給我五百元，但求不牽連在這件事裏面，他說過還可以付出三數千元呢。」警探的口吻分明是一種諷刺。要是他眞的接受賄賂，當然不可能這麼張揚的。

夏維探長立即向宗耀祖作手續上的警誡，聲明將對他加控賄賂警務人員的罪名。

警探一邊替他加上手鐐，一邊掏出記事册記錄案情，而其他的警方人員，則忙於搜查俱樂部內各處地方，以及錄取各人的口供。

宗耀祖的面色由紅變青，由青變白，這跟他在市長面前接受名流榮銜的時候，眞的是不可同日而語。

想到自己是個名流，焉可就此出醜？他忍不住作孤注一擲！

他首先對夏維探長說：「探長先生，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我是本市的名流啊！」

夏維笑了笑，說道：「我當然知道。我也忘記了告訴閣下幾件事，第一，警方人員不是個個受賄的。第二，警方人員也不是個個欺貧重富的。第三，我到這裏來，本來就是要找閣下的。第四，我該感謝閣下間接令我破了這一案。明天各報記者訪問閣下的時候，我定大大誇張一下閣下的大名。」

宗耀祖的面色變得死灰。好一會他才問：「你找我幹什麼？」

「顏如玉這名字，閣下可曾聽過？」夏維探長故意有此一問。

宗耀祖的面色更加難看。

夏維又說：「你認不認識她都不要緊，反正你只要坦白對我證實一點，就是你什麼時候開始，便留在這家俱樂部裏？」

「探長先生，請你先告訴我，到底這是怎麼一



回事？」宗耀祖迷惑地問。

「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呢。」

「大約八點鐘左右。」

「有證人麼？」

「當然有。」

「誰？」

宗耀祖指指身旁一名妖冶的女子：「就是這位小姐，我一直和她在一起！」

夏維朝那女子望了一眼，只覺得她渾身邪氣，一看就知道是個不大正經的女人。

夏維問那妖冶女郎：「你叫什麼名字？」

女郎雙眼一反，望向天花板：「勞莎。」

身旁幾名警探看見她這副神氣，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夏維又問：「幹什麼職業的？」

「這家俱樂部的陪酒女郎。」

「你聽到剛才那位先生說些什麼嗎？」

「當然聽到，宗先生是我的熟客，他常常來捧場的。」

「今晚他什麼時候與你在一起？」

「八點，他說八點就八點。」

夏維瞪住她：「請你正經一些，你現在每一句說話，都被我們警方記錄，作爲口供。」

「我本來就不是個正經的女人，叫我怎樣正經？」女郎嘴一奴，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夏維道：「你只要證實宗先生是不是由八點開始，便到這裏，以及其間有沒有離開過這裏？」

勞莎瞪住宗耀祖笑道：「他答應今天晚上陪着我直到天亮的，怎會離開這裏？我們在喝酒，跳舞，看艷舞表演，以至現在的小電影，我一直都陪着他。」

在場還有不少男女「觀衆」，他們都被警方人員監視着，這時他們也忍不住哄笑起來。

宗耀祖平時是個喜歡出風頭的人物，他的照片許多時見諸於報章之上。警方人員未到達之前一分鐘，這裏還是黑暗世界，那還沒有什麼難爲情。但現在衆目睽睽之下，還要接受警方的查詢，宗耀祖眞恨不得鑽進地洞裏去。

夏維探長這時才對他說道：「顏如玉死了！」

「什麼？你……你說什麼？」宗耀祖幾乎以爲自己在發夢之中。

夏維又說：「顏如玉被人發覺倒斃在她的香閨裏，我們查出她是你的女朋友，所以跑到這裏來找你，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線索。」

宗耀祖呆了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呂偉良和阿生因爲在門外遇見辛尼，所以獲准入內看看熱鬧。

不知怎的，呂偉良這時忽然覺得宗耀祖他太過可憐了；如果說顏如玉是他殺死的，似乎絕對不可能。

但是，想到他的爲人，同情之心又變得冷淡起來了。

在那兒鬧了半晚，一干人等才被帶返警局。

正當夏維探長剛剛回到他的辦公室之際，他的一名下屬又進來向他報告：「報案室剛剛接到一個電話，東區又發生命案，一名夜歸女子，在一處梯間被人姦殺了；我們已經通知巡邏車，先趕到那兒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夏維歔住了一陣，「難道色情狂也是一種流行病麼？」

消息首先在警局中傳開，被帶回警局中問話的男男女女之中，不少是歡場中的女子，她們聽到色魔又再出現，寧願留在警局中渡宿，也不肯返回寓所去！

超過一百名男男女女之中，大部份留下姓名地址之後，都可以自由離去，只有小部份俱樂部中的職員被留下問話。此外，就只有宗耀祖和那個陪酒的女郎勞莎二人，探長要向他們更詳細的問話。

即使警方沒有阻止大部份人離去，但是，許多女子聽到「色魔」二字便心寒，索性留在警局中過了這三幾小時再說。

其實，這幾天以來，經過全市報章電台的渲染後，不少婦女已經閉門不出。只是一些職業婦女爲了生活，才上班去，但也盡可能不單獨一個人走動；有男朋友的要男朋友接送，沒有男朋友的也成羣結隊同出同入。而在黃昏之後，更是可免則免，盡可能留在家中，緊鎖門戶。

話雖如此，不少歡場兒女却視若無睹，她們爲了討生活，有許多根本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裏。想不到不幸的事情又一再發生。

被害的女子是一名酒吧女郎，芳名碧姬。她是由酒吧下班之後，乘街車返家的，想不到會在梯間被色魔所乘。

沒有人聽到她呼叫，自然也沒有隣居馳援。倒是一名下班的營業車司機返家時發現了她的屍體，於是立即報警。

這是一個畸形的都市，見死不救者大有人在，什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只可以在武俠小說中見到；在實際生活裏所發現的事，簡直令人幾乎不敢相信。但以下却是一宗活生生的事實。

有個出納由銀行提了一萬多元現鈔出來，被歹徒跟踪。如果那歹徒跟踪到偏僻的地方才下手，事主呼天不應，叫地不聞，那還情有可原。但是，實

情剛剛相反；歹徒似乎早已成竹在胸，竟在中午下班時份的通衢大道之上，衆目睽睽之下動手，超過數以百計的人目擊這件事的發生，而竟然沒有一個人去代爲呼救，更不要說有人去仗義把歹徒擒下來了。

更笑話的是：被擊昏的事主，在數分鐘之後才甦醒過來，自行報警。

試想想這是個什麼世界？

別忘記事情是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別忘記事情是發生在鬧市中心，更別忘記當時有上千百的人目睹其事。然而，「正義」二字在人們的心目中竟蕩然無存，這不是畸形又是什麼？

看了這宗事實之後，對當晚向警方報案的營業車司機，反而覺得他還有一點人性。

人之所以被稱爲「人」，正是因爲人是有人性的；如果沒有人性的話，與禽獸何異？偏偏在今日這個社會裏面，禽獸正多着呢！

有人責怪警方對於證人太過痲煩，手續不够簡化，致造成市民們的「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畸形心理。這固然未嘗沒有多少道理，但如果一個正常而又富有正義感的人，要他袖手旁觀，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就是屬於這一類人。遇上了不平的事他們要理，遇上了可怕的事更加要理。甚至警方往往不加理會的事，他們還是一樣要去理！

因此，「都市雙俠」這稱號，漸漸又在市民的口中叫喚起來。但是，在江湖上混的人，始終還是難忘「鐵拐俠盜」這大名。有許多壞蛋都聞其名而生畏。

姑勿論是「鐵拐俠盜」也好，「都市雙俠」也好，人們只要提起這些稱號，自然就會想起呂偉良和阿生這兩師徒！

## 情慾陷阱　罪惡深淵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由警局裏探望完潘若郎之後，正慢慢地併肩走向停車場那邊。

夏維探長寧枉毋縱，把潘若郎又再度拘留起來。他覺得阿生當時可能小睹了潘若郎，顏如玉極有可能是他殺的。

夏維探長正循正手續，邀請市立大學裏的一位心理學教授，打算在今天稍後時間對潘若郎進行廣泛性的檢驗。

阿生忍不住說道：「潘若郎不會是色魔，他不可能在短短一分鐘之內將一個健康的女子勒死。」

「但是，除了顏如玉之外，還有其他的被害者啊！」呂偉良又說：「阿生，我們還是暫時不要去理會潘若郎，先到宗家去一次。」

「你是說：宗耀祖麼？」

「是的。」

「聽說他昨晚深夜已經給律師担保出去了。其中一項罪名是賄賂警務人員。眞想不到夏維探長會下這麼大的決心！」

「我正担心夏維探長會被迫退休。在這畸形都市裏，開罪有錢名流，畢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二人走進了汽車裏，阿生又問：「你在懷疑宗耀祖就是色魔嗎？」

「不！宗耀祖雖然今天被好一些報章嘲諷爲『見不得光的名流』，但他不會有這種氣力；姦殺一個健美女郎，必是個年青人，而且多數患上了性虐待狂。」

「見不得光的名流，哈哈，諷刺得妙極了。」阿生孩子氣的嘻哈大笑起來，「我喜歡那些富有幽默感的正義報界。『光宗耀祖』四個字，宗耀祖只用了三個，單單不見了頂頭一個，果眞是變了『見不得光的名流』啦！妙極了，妙極了！哈哈！」

呂偉良叫阿生開車到宗家去。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問：「你既然沒有懷疑宗耀祖，那自然是懷疑宗白水了，是不？」

呂偉良點頭道：「是的，我有太多的理由相信宗白水是個危險人物。」

「是因爲那對手套嗎？」

「那不過是其中之一。這是夏天，他沒有理由把一對手套帶在身邊，那顯然是爲了避免做某一件事情時，留下指紋。」

「是的，還有那對黑眼鏡也有問題。戴上黑眼鏡的人，可以改變面孔的輪廓，令對方認不出他的尊容。」

「最重要的是抽屜中那些帶有性虐待狂的裸體雜誌，以及他的飛刀技藝！」

「潘若郎也會擲飛刀，而且十分準確。」

「但是，我們搜過了潘若郎的住所，他沒有宗白水那麼多飛刀，而且，他也不經常把飛刀帶在身邊作爲一種武器使用。」

師徒二人談話間，不經不覺已去到宗宅門外附近，突然迎面有一輛血紅色的跑車駛來，車中那人正是宗耀祖的兒子宗白水。

呂偉良忙對阿生說：「快掉頭追踪他！」

阿生手急眼快，把車子掉頭追去。兩車保持頗遠的距離，駛過了鬧市中心。

阿生問道：「你不是說，他還在求學麼？」

「是的，你以爲求學就沒時間在街上逛麼？」



「可是，現在是上午十一點多鐘，該是上課的時間了吧？」

「如果讀大學，是選科去讀的，時間就沒有一定。」

「你猜他要到那兒去？」

「這條路似乎不是到大學裏去的。」

這時候，紅色跑車剛轉入一條較爲偏僻的馬路。這一帶不是間間齊齊整整的舖位，而是一塊塊頗爲廣闊的空地。

有些堆滿了木材，有些則停上了不少汽車，更有些堆積了不少廢物。

阿生忽然想起了，他說：「再駛過那一邊，就是藍天車行了。」

呂偉良也早已認出了這條特殊的馬路。果然，宗白水的車子開了入去，停在藍天車行附設的修車廣場之上。

阿生爲避免引起他們的疑心，車子只在門前一掠而過。

守在大閘門口的人，顯然對他們這輛過路車子未加注意。

呂偉良說：「想不到他就是飛仔泉——『藍天車行的飛仔泉』正是指他。」

阿生也說：「對了，他買通一班職業打手對付潘若郎，可能是爲了女人。但是，如果他是這裏的首腦人物，又何必向外求人帮手？他這裏不是有不少打手麼？」

「可能是爲了避免人們把視線移到這裏來。但他却沒有想到仙人長的手下這麼靠不住，竟會對潘若郎供出了來龍去脉。」

「仙人長手下那班阿飛輩，本來就只是一些烏合之衆，大家都在爲了毒品而賣命。如果是正式的職業打手，決不會這麼輕易就供出僱主的來龍去脉的。」

「是的，今天在警局裏，夏維探長也說，仙人長一班人早已逃得無影無踪。警方正在四下裏尋找他們的下落。」

阿生把車子停向路旁，說道：「宗白水會不會就是藍天車行的主腦？還是只是顧客。」

「讓我先打個電話。」呂偉良說着下了車。

他跑到隣街一個電話亭去。

五分鐘之後，呂偉良又回到汽車裏來。他剛才在電話亭裏先後打了兩個電話，一個是打到警局裏去的，另一個打到大學裏面去。

他終於查到了宗白水在那間大學裏是讀機械工程的，至於打到警局裏的電話，却是打給夏維探長的。

夏維在電話中告訴他：「藍天車行」正是宗耀祖的物業之一。

呂偉良把情形告知阿生。阿生說：「我們騷擾過藍天車行，警方也曾到此搜查，但都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事物，到底宗白水還到那兒去幹什麼？」

呂偉良沒有答他，雙眼却注視着車頭的望後鏡，原來宗白水又駕着那輛紅色的跑車開過來了。

車子開得很快，在他們的汽車旁邊一掠而過，阿生待他的跑車開到了數十碼之外，才開始追踪他們。

不久之後，跑車開入一處繁盛地區，那是一處著名的紅燈區。

宗白水把跑車停好之後，竟然跑進一家公寓裏去。

師徒二人獃在一旁，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通常跑到公寓裏去的人，多數是爲了解決某方面須要的，這個時候還未到中午，會不會太過早了一些。

呂偉良和阿生心裏都不約而同有此想法。於是師徒二人也將車子停好，準備下車去。

呂偉良突然用手在阿生的頭頂上撥動幾下，阿生莫名其妙地瞪住他。

呂偉良笑道：「你盡可能扮成一個阿飛，到公寓上面去看看吧！」

阿生這才明白，呂偉良希望他的頭髮不要太過整齊，所以才會用手將他的頭髮搗亂。

阿生笑了笑，一言不發，自錶板旁邊的小箱子中取出一個假髮罩，戴上了之後，果然又是另一番景象。他再取出一副大框眼鏡與一小撮小鬍子，對鏡自照，他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阿生還未滿意，再從那小箱子裏面取出了一些新潮飾物，包括手鈪、頸鍊等，戴齊了之後，簡直就是一名新潮青年。

不！還差一點點。——呂偉良打量了一遍之後，說道：「你的衣着不像新潮人物。」

「噢！是的，還有……我還有……」阿生突然在車廂內脫下那件短袖T恤，反過來又是另一款花紋——彷彿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制服的色澤，像是發了霉，又像是咸菜一般。

呂偉良也想不到這小鬼周身百寶，單是汽車的小箱子裏便收藏了不少東西。

呂偉良自頂至踵再打量他一遍，覺得那條褲子不像樣。

阿生笑笑，用手一扯，那條牛仔褲只剩回半截，兩條褲管給他扯脫了下來。原來這條褲子也是二用的，去了褲管之後，便是一條破脚爛尾的男用熱褲。

但看看那對「懶佬鞋」，還是不够新潮。阿生又從他的「百寶箱」裏，取出一對有如「日本膠拖」的新潮涼鞋，再在足裸之上加上一串叮鈴噹啷的金屬鍊子，這一回倒十足像個新潮青年了。

阿生正要推開車門下車，呂偉良把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交他一併帶走。

阿生回頭向他會心一笑，便逕自走上那家公寓裏去。

「泉記公寓」佔地頗廣，二三樓全層，每層的面積達二千多尺。

阿生用手扶一扶那副闊框大眼鏡，一名侍應生立即走過來招呼他：「先生，租房麼？」

「是的。」阿生裝腔作勢說，「有沒有清靜的靚房？當然，有美麗的姑娘就更妙了。」

侍應生打量着他，好像担心這乞丐似的身世會付不起房租似的，說道：「你要美過美麗的，我們也可以替你找到，但要先付足價錢！」

阿生心裏想：「美過美麗」這句說話好像在那裏聽過了。要先付錢，這傢伙眞個是好不狗眼看人低啊！

但回心一想：現在他是另一份身份，也難怪這侍應生小心從事的。

阿生把一叠鈔票掏了出來，第一張是百元面額的紅色大鈔，下面夾着的都是十元五元的，但經他用魔術手法一揚，看上去就像整叠鈔票都是紅色的一樣。

侍應生伸手過來，但阿生沒有把鈔票給他，反而納入自己那條熱褲的口袋裏，說道：「先帶我參觀一下你們的房間，我是十分講究享受的人！」

侍應生說道：「我們這裏是全市第一流的，每間房都有冷熱水喉，空氣調節以及私家浴室等等。隨便參觀好了。」

阿生果然老實不客氣，走向走廊那邊，就要伸手推開一度房門。

那侍者連忙上去制止他，說道：「這一間有人客的。」

阿生於是在侍者的帶領下，逐間參觀，因爲只有侍者才知道那一間房尚未租出。

其實，阿生的目的却是要看看這裏的形勢，而並不是要選擇房間。

二樓所有未租出的房間，他都看過了，仍然表示不滿意。

侍者看過了那叠鈔票之後，服務精神十分良好，於是又再帶他上三樓。

三樓的房間較高級，價錢也貴。也許因爲這緣故，大部份的房間還未租出。

阿生還是逐間逐間的去參觀。直至到看過了最後一間之後，他問那侍者道：「還有更好的嗎？」

侍者苦笑道：「先生，你不過租用一二小時罷了，又不是住上十年八載，何必如此認眞呢？老實說，我們這一家，算是最好的了。除非你住上旅遊區的大酒店，否則，相信再也沒有人好得過我們的了。」

阿生心裏清楚，記得走廊盡端一間，他未曾看過，他問那侍者道：「那間似乎比較大，也租出去了麼？」

侍者道：「不！那是私家房，不出租的。」

「私家房？」阿生怔了一怔，「怎麼公寓地方也有私家房的？可不可以讓我開開眼界？」

阿生說着就想走過去推開房門，侍者急忙制止他：「先生，對不起，裏面有人，不可以讓你參觀的。」

「私家房有人？啊！我明白了，是不是要用特種價錢你才肯租？」

「不！絕對不是這意思，我們老闆在裏面呢！」侍者低聲說道。

阿生心裏想：老闆？誰是老闆？難道就是宗白水？對了，這間公寓的招牌是「泉記」，顯然有人稱宗白水爲「飛仔泉」，「泉記公寓」是他開辦的，那又有什麼稀奇？

阿生想到這裏，就對那侍者說：「那就租用這一間吧！」

侍者連聲說「好」之後，便開了「私家房」隔隣的一間給他。

房門打開，裏面是厚厚的棗紅色的地毡，柚木傢具，乳膠床，私家浴室，電話分機，立體擴音系統，彩色電視機……等等，眞的是應有盡有。

侍者入房之後，順手將窗簾拉攏。但阿生說：「讓我自己處理好了。」

侍者知道許多客人喜歡新鮮空氣的，但這是夏天，所以，他對阿生說道：「冷氣機的開關在這裏，把窗門關好，窗簾拉上之後，你就可以開冷氣機了。」

阿生說道：「我懂得啦。」然後順手自口袋中掏出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給他：「這是你的小賬，要是你介紹的小姐果眞是『美過美麗』的話，等會兒還重重有賞！」

「保證令你滿意！」侍者接過鈔票，又「多謝」了一聲，這才微笑離去！

阿生關上房門之後，立刻視察各處的環境。包括洗手間和窗門外面。

阿生是個電器專材，很容易就發現了一點秘密——那就是床的上面天花板一角，有電視眼的巧妙



裝置。

阿生再仔細檢查一下，電視眼竟然不止一個，是四個。

四個不同角度的電視眼，有如四具電視攝像機，對準了這張闊大的乳膠床，其作用何在？幾乎連傻瓜也可以想到。

阿生担心現在就可能有人窺伺，於是他佯作若無其事地，走進了洗手間。

阿生原是企圖在洗手間裏面，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與他師父取得連絡，把這裏的初步發現告訴呂偉良，但是，回心一想，他立刻又打消了這一個主意了。

是的，既然睡床上下有人裝置了偸窺的電視眼，難保洗手間沒有更巧妙的偸窺設備。如果他暴露了身份，就可能有危險。

於是他對鏡自照，一邊開了水喉洗手。其實，他在視察那面鏡子是否另有妙用。

洗手間的燈光太過光亮，阿生看不出半點端倪。不過，別忘記阿生是個什麼都懂一些的鬼靈精，對於這一類透視魔術鏡子，他當然也明白到個中原理。要是這一邊的燈光太亮，由於鏡子是反光的，他會完全看不出破綻！

但是，相反的這邊燈光如果熄滅了，另一邊如果也有光綫暴露的話，反而會讓他看出一些端倪來的。

所謂透視魔術鏡子的妙用就在這裏，它表面看起來是一面供人梳洗用的鏡子，但是，人家却可以在鏡子的後面窺看這邊的情形。

阿生想起那些電視眼的妙用，自然會想到洗手間裏面也有窺浴的設備。白色的磁磚及光亮的天花板之上既然看不出有電視眼的裝置，那麼，最可能就是這面鏡子。

阿生佯作梳洗完畢，順手熄燈。燈光熄滅之後，他又佯作回到洗手盆前面來抹手，一邊對鏡自照，一邊用手撩撥那些假髮。

燈光雖則熄滅了，但房間那微弱的光綫仍然折射入來。所以，即使有人偸窺，也不會懷疑到阿生這些動靜是僞裝的。

阿生就是憑了這點小小常識，果然給他看出一點破綻來了。

鏡子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景物，雖然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但决非洗手間裏面的反映。換句話說：鏡子後面是別有洞天的。

阿生佯作若無其事地，回到房間裏來。

他走到窗前，伸首窗外視察了一遍，發覺隣室落下了窗簾，窗門緊閉着。下面是一條橫街，可能是一條後巷之類。

他明白了大概的形勢之後，才把窗門關上，拉好了窗簾時順手把冷氣開了。

「咯咯咯」一陣敲門聲傳來，阿生知道是侍者來了，於是揚聲叫道：「進來吧！」

侍者推開房門，果然帶來一個打扮得十分新潮的少女。看她的樣子決不會超過二十歲。

侍者爲他們介紹：「這位是小荷花小姐。」

小荷花大概是「藝名」，阿生打量她一遍，總覺得脂粉氣味太重，缺乏了少女的純眞。那襲迷你裙短到可以窺見三角褲，長髮披肩，綠色的眼蓋膏，血紅色的嘴唇，阿生難免想起了鬼故事中的女無常。

不過，阿生只是佯作「選擇」，其實他的目的並非在找女人。

小荷花打了一個轉，先走出了房門外，侍者輕輕問：「先生，怎麼樣？够美麼？」

阿生笑道：「美是美了，但却美不過美麗啊！價錢如何？」

侍者伸出一隻食指：「短聚一百元。她是書院女，剛出來做才不久，與你很合襯啊！」

阿生根本從來未曾嘗試過如此「荒唐」。他把一張百元大鈔遞給侍者，又問：「房租多少？」

侍者接過了鈔票，笑道：「這已經包括房租的了。」

阿生這才想起報紙上刋出的一段新聞，那是開審一宗依靠妓女收入的案件。一名尋芳客的供詞裏，就提及個中情景，所謂「短聚」原是包括了房租在內的。

想起他剛進入這家公寓時死充「內行」的情形，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侍者又問：「剛才那一位，合意了麼？」

「當然合意了。」阿生說。

其實，侍者也知道必然合意才付錢的，但想起阿生「重重打賞」那一句話，又故意逗留下來，說道：「如果不合意的話，還可以再給你找一個來看看。」

阿生很快就想起了自己講過的話，於是又給他十元，侍者這才退了出去。

阿生覺得很有趣，原來愛情也有零售的。

他故作疲態畢現地，在乳膠床上躺了下來。不久，那朶小荷花又入來了。

她對他嫣然一笑，但笑得一點也不自然。反而顯得十分自然的，是一連串寬衣解帶的動作。她一點也不害羞！

阿生開始懷疑那侍者的說話，什麼「書院女」，「剛出來做的」，那當然是騙人的鬼話。

但看看她這把年紀，又能猜出她到底做上了多少日子呢？

這眞的是一個殘酷的世界——阿生心裏想：她這年紀應該還在求學階段…………

胡思亂想之際，小荷花已脫得一絲不掛！

阿生神經質地，自床上一躍而起，倒把小荷花也嚇了一跳！

「你幹什麼？」小荷花不禁出奇地問。

阿生含了一口涎沫，喃喃道：「沒有……沒有什麼。」

阿生本來想叫她穿回衣服，但回心一想：偷窺的人可能現在就開始窺伺這裏的一切。於是他改變口風問道：「你貴姓？」

「小荷花。」她倚了過來床緣，「剛才不是由管房的說過了嗎？」

「是的，但你決不可能是姓小的，可不是嗎？」阿生在故意找一些話題。

她却急不及待地，把阿生擁抱起來。

阿生感到渾身發抖，尤其是當他的手，被迫摸向一團軟綿綿的肌肉時，他幾乎失却了控制的能力了。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閉目定神，然後說道：「寶貝，讓我們先洗個澡好嗎？」

「好極了。」小荷花於是下了床，她回頭又問：「爲什麼你不脫衣服？」

阿生乘機說道：「你先到洗手間去，我回頭就來。」

小荷花亮了洗手間的燈，進去跳入浴缸裏，開了花洒淋浴。

阿生開了音樂，目的是要造成一種混亂視聽的巧妙安排。

他想像到：無論是利用電視眼或者透視魔術鏡，這個時候都應該開始偷窺了。

阿生推開窗門，但厚厚的窗簾依舊是落下的。這樣子可以防止電視眼向他窺伺。不過，他又想像到那個瞥伯這時候可能把視綫集中在小荷花那嬌小玲瓏的胴體之上。

阿生躲在窗簾後面，窗門是打開的。他把無綫電通話機的機掣扭開，低聲把剛才一連串的發現，向他師父呂偉良報告。

他又說：「師父，我現在就想爬出窗口外面去，趁那瞥伯偷窺小荷花出浴，看看隣房是否另有天地。」

「好吧！」呂偉良說，「那你將通話機一直打開，我現在就到後巷去接應你！」

阿生把通話機挿入褲袋裏去，然後爬出窗口外面去。這時小荷花正在浴室中呼叫着他，但音樂的聲浪却掩蓋了小荷花的嚦嚦鶯聲。

阿生往後巷下邊瞥了一眼，很靜，沒有人由那裏經過。

阿生不等呂偉良出現在後巷裏，就開始他的行動，因爲他實在担心，萬一小荷花聽不到他的反應就會由浴室走出來找他。

但阿生是個鬼靈精，他早想到了這一點，即使小荷花由浴室走出來，也不會想到他竟自窗口爬了出去，因爲窗簾是垂下的，頂多以爲他出去買香烟。反正錢已經由侍者收妥，她又赤裸着身體，阿生深信她決不會就此跑出房外去。

她一定會等呀等的，直至到等得不耐煩時，才會召喚侍者入來查問。但到了那時候，阿生可能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了。

阿生沿住窗外的水泥屋簷，攀住窗緣，慢慢的移到隣室的窗外。

他把一條鋼綫挿入窗縫之內，輕輕托高窗栓。窗門果然應手而開。

阿生盡可能令到一點輕微的聲响也沒有。

他輕輕揭開厚絨的窗簾，雙足則蹲在窗緣之上，眼睛往內窺伺，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了一陣！

原來這是並非什麼「私家房」，而是一間有如電視台控制中心一般的機械室。

一名青年男子正坐在一列傳眞儀器的前面。阿生從衣着及輪廓可以認出，他正是宗耀祖的兒子，——宗白水。

一個攻讀機械工程的大學生，竟會利用他那豐富的學識設計下這個巨大的偷窺傳眞系統，要不是親眼見了，阿生幾乎也不敢相信。

唯一令阿生感到意外的，就是那間浴室雖然與這間房相隔一幅牆，鏡子也眞的是透視魔術鏡，但是，宗白水決不是直接站在鏡子後面偷窺，而是利用了一具電視攝像機對準了鏡子。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慢慢欣賞。

在電視傳眞系統的前面不遠處，是一張很特別的大床，另一出口處便是屬於這間房的浴室。至於通向走廊的房門，是加上了門栓。

阿生看見那些一個個的螢光畫面之中，其中一個就是有着小荷花出浴的鏡頭在內。其他的人雖然也有在一些畫面中出現，但都熟睡未醒。

有些只有一個男人，有些則一男一女，雙雙擁抱而睡在夢鄉中。

宗白水突然把一切電流截斷，令到所有的螢光畫面都關掉了。

嚇得阿生連忙把窗簾的裂縫閤攏了。






阿生躲在窗簾後面，聽到宗白水的步履聲在室內移動。

阿生担心他會走過來。他想過了，如果宗白水再走向這一邊，他就寧願立即現身室內，總好過讓對方將他由窗口推落街上。

但是，那陣步履聲却移向室內一角。然後，是一陣撥動電話號碼盤的聲音。

阿生稍爲鬆了一口氣。

他依然蹲在窗口之上，傾耳細聽，依稀聽到宗白水與一個人在講電話，但是他無法知道對方是誰的。

不久，宗白水離開了那間房。

阿生立即跳進去，他還可以隱約聽到宗白水在外面鎖上房門的聲响。

他確信房間裏沒有人，甚至電燈也關上了。看情形，這是「禁區」似的地方，等閒人不輕易接近。所以阿生頗爲放心。

阿生回頭俯視後巷下面，呂偉良正拄杖而立，站在後巷附近。

呂偉良利用無綫電通話機問阿生道：「怎麼樣了？」

「他走了。」阿生在通話機中答他，「這裏面已經空無一人。你要不要上來看看？」

「他是誰？」

「就是宗白水。這上面佈置了不少偷窺儀器，那傢伙眞的是個科學化的瞥伯。當然，這家高級公寓十九是他開設的。」

「你說他走了，可知道他到那兒去嗎？」

「我不知道。但是，他走之前打了一個電話，就是剛才下樓去的。」

「那麼，你小心在上面搜索一下，看看有些什

麼發現。我去跟踪他！」呂偉良又說，「我們利用無綫電通話機連絡。」

呂偉良一邊說一邊已拄杖走向巷口彎角處，迅速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不久，果然看見宗白水由「泉記公寓」走出來，然後開跑車走了。

呂偉良也開車離遠跟踪着他。

阿生在密室之內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電視傳眞系統打開。但是他並非志在飽眼福，而是要看看小荷花到底怎麼樣了。

他並非惦念那應召女郎的美色，而是要制止她召來侍者，那樣會令到這裏公寓的管理人員產生疑心，萬一因此而展開澈底的搜索，那就不妙。

至於這裏是否「禁地」，阿生也只是猜測而已，他根本也不大清楚。說不定會在必要時，這裏的高級主管人員是有權開門進來查看的。

阿生這樣想着，螢光幕已經出現映象，小荷花已經離開浴室，回到房間裏去。

她用被蓋着身體，正抽着香烟。阿生想起她的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但神情却有若一個成熟的中年妓女，心裏就替她難過。

阿生利用內綫電話接駁過隣室，他可以在電視傳眞螢光幕上看到小荷在接聽。

阿生對小荷花說：「對不起，我剛才匆匆忙忙之間，忘記了入角子給停車收費表，汽車給警察抄牌，我正與他理論中，請你躺一會，等我三幾分鐘，我很快就回來了。」

小荷花嬌嗔道：「你這個人眞的沒有心肝，怎麼出去了也不告訴我一聲？我還以爲你臨陣退縮了呢！」

「怎麼會呢？我是專心跑出來尋開心的，但車子萬一給人拖走了，那才麻煩呢。」

「好吧！又算你！你別要我等得太久啊！」

阿生掛了綫，正待把電視傳眞系統關掉，但是，有些畫面却吸引住他的視綫。電視系統是七彩的，人物又那麼的眞實。相信他們絕對不知道會被人偷窺，否則，表情就不會那麼迫眞，有些情侶已經從睡夢中醒來，難免又會出現一些熱情如火的畫面來。

阿生是個正在發育中的少年人，已經懂得人性了，看見這些挑逗性的鏡頭，難免有些衝動，但是，別忘記阿生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唯一的愛徒，他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所以，他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

眼前有些事物更引起阿生興趣的，就是每個畫面上面的獨立控制儀器。原來每具電視機除了傳眞之外，旁邊還有些按掣可以隨意將鏡頭加以控制，遠鏡，近鏡以及大特寫等等，可以分別加以調整畫面。而這些設備是一般電視機所沒有的。

阿生一向對電器機械最有興趣，眼前看見這些新式設計不禁暗地替宗白水可惜，這麼一個天才，他竟然旁門左道的向這邪途上發展！

阿生研究過那些新式的設計之後，把總開關關掉。然後便開始在房間中進行了一連串的愼密的搜索。

房間一角有張辦公桌，剛才宗白水打電話就是在那兒站着。

鋼枱旁邊有一具鋼柜，所有的抽屜都鎖上了。但是，阿生如果要開啓這些屜上的鋼鎖，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阿生巡視各處，希望有更大的發現。

果然，阿生又在一處入牆柜裏，找到了一個秘密出口。依照方向推測，那是可以通往後巷的。大概是準備不時之需吧！

再搜索下去，阿生又發覺那具鋼柜是電動的，按動一個電鈕，那鋼製的文件柜就可以移開。移開之後，牆上出現了一個暗格。

暗格木門後面，隱藏着一個頗大的保險箱。

阿生心裏想：收藏得這麼秘密，不問可知，必然是十分重要的。珠寶嗎？還是文件？

阿生蹲了下去，開始施展呂偉良傳授給他的開鎖絕技。

這是罕有的單獨行動，平時，阿生總是與呂偉良在一起的，所以，他更加小心從事，極力避免出錯。

保險箱終於給阿生打開了。

出乎意料之外，裏面既不是珠寶，也不是什麼文件之類的東西，而是一卷卷的菲林底片。阿生立刻想到這傢伙可能是兼營小電影業務的。

仔細數一數，足足有幾十卷之多，每卷都加上了編號，以資識別。

阿生原封不動的放回那裏。

阿生又設法打開那些鋼柜，裏面分別存放了好一些賬册和文件等等，較底層是一個夾萬型式的保險箱，裏面存放好一些鈔票和珍飾。

賬册之中有些是公寓的收支記錄，有些則是對外貿易的來往賬項，大概是買賣小電影之類吧？阿生心裏想。

從文件中可以看出，宗白水與外國許多地方都有生意上的來往，而且數字也不算小。

阿生因爲要爭取時間，匆匆檢閱了一遍之後，將鋼柜關好，利用電動設計把它移回原狀。這才把鋼桌上的抽屜弄開。



抽屜中有些裸體雜誌，不少是外國運來的，更有性虐待狂的鏡頭出現。此外便是一些電視傳眞技術的參考工藝書籍。

在最底一個抽屜中，有一盒鋒利無比的飛刀。此外阿生又搜到了一副陳舊的太陽眼鏡。

阿生心裏難免會覺得奇怪，這麼好的收入爲什麼還要保存這麼一副陳舊的太陽眼鏡。於是他好奇地順手拿起來戴上了。

他在四下裏望望，奇怪，他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當他的視綫望向窗門那邊時，窗門竟無窗簾阻隔，因此他可以直接望出街外，看見對戶一些樓宇的後座牆壁。

這是怎麼一回事？阿生記得他是由那窗口入來的，也曾利用厚絨的窗簾隱藏在後面，怎麼簾子不見了。

阿生吃驚地把太陽鏡除下，棗紅色的窗簾仍好端端的掛在那邊。

阿生立刻明白過來，這是一副透視眼鏡，當然是特製的。

於是他順手把它放進自己的口袋裏。

在另一個抽屜中，阿生找到一些七彩甫士咭，全是不堪入目的春宮圖。背後蓋上藍色的膠印，印上有「白氏製片公司出品」，以及圖片的編號等等。原來這些圖片是小電影的劇照，是要來郵寄給外地「片商」，圖片編號大概方便人客郵購時，有所選擇。

此外，阿生還發現了不少來往信件。

但是，這些似乎與一連串的兇案無關。阿生把抽屜鎖回原狀之後，便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呂偉良取得連絡。

阿生在通話機裏問道：「師父，你那邊怎麼樣了？」

「宗白水去找一個律師，至今仍未見出來。」呂偉良反問道：「你有些什麼發現？」

「太多了，這傢伙不但是個色情狂，還在大做色情生意。」

「你是指他開設公寓麼？」

「不！他這裏有不少小電影底片，也有來往書信及賬目，生意很多。」

「有姦殺案的證據麼？」

「沒有。」阿生失望地說：「有一盒飛刀和一副透視太陽眼鏡，但這不算是什麼證據啊！」

「什麼透視太陽鏡？」

「那是一副太陽眼鏡，但可以看通了布質纖維的。」

呂偉良這才恍然大悟，爲什麼他昨夜躲在露台外面窗簾的後面，一聲不响，也會給宗白水發覺呢？原來就是他那副太陽眼鏡看通了窗簾布，所以才會見到露台外面有人。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你不要在那兒逗留得太久，快想辦法找些姦殺案的證據。回頭再與我連絡吧！」

通話機關掉了。

阿生再仔細檢查，看看有什麼可以證明宗白水就是殺人兇手的證據。但是，一些也找不到。

阿生担心小荷花會等得不耐煩，於是把燈熄滅，然後由窗口退了出去。

當他攀住窗緣，回到隣室時，發覺小荷花已經呼呼睡去。

阿生沒有吵醒她，乘機走出了那間房。

侍者自始至終不知道阿生此來另有目的，還以爲他獲得了滿足。想起剛才這位新潮青年的闊綽手段，便恭恭敬敬的把他送走！

等到侍者入房時，發覺小荷花睡在夢中，担心她出了事，連忙把她喚醒。

小荷花揉揉雙眼問道：「他呢？」

侍者出奇地問道：「誰啊？」

「那人客啊！」

「他走了。」

「嘿！眞是天下第一怪人。」

「怎麼啦？他沒有難爲你吧？小荷花。」

「沒有，什麼也沒有。好像一百元就只爲了看我脫衣服似的。」

侍者在這種地方做得久了，什麼古靈精怪的事也見過了，所以見怪不怪地說道：「有許多男人到這種地方來，未必一定爲了解決那件事的，算了吧，反正你沒有吃虧就是。」

可是，小荷花心中的疑團依舊沒法解開。

× × ×

儘管專家認爲潘若耶心理和神經都非常之正常，但是夏維探長還是要將他落案提控，指他就是「色魔」，於是，報紙又大事渲染，紛紛搶登關於「色魔落網」的新聞。這新聞也轟動了全市。

但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却不以爲然，潘若耶雖則是個靠女人吃飯的傢伙，却不會是一連串姦殺案的主角。由呂偉良發覺宗白水的手臂有傷痕，以至後來又發現他的手套及飛刀技術爲止，他已經開始有了一個新的偵查對像，直至阿生混入「泉記公寓」，再發現了新型而科學化的偷窺系統，呂偉良就更加懷疑宗白水這位富家子弟。

可惜的是：師徒二人一直未能找出他的犯罪證據。

不過，呂偉良覺得宗白水是個患有性變態心理

的青年，他遲早必會再次有所行動。而警方宣佈「色魔落網」，這對他的戒備心理，亦必然有所鬆弛了。

為此，呂偉良決定日夕不停的對宗白水展開跟踪和監視。

但是，他們只有師徒二人，所以對這項工作一定非常吃力。阿生曾建議把竊聽儀器和追踪儀器偷偷安裝到宗白水的跑車之上。但呂偉良認為這樣做會枉費心機，因為宗白水這傢伙本身就是學機械，他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就發現了這些科學裝置。更何況他的自用車，就不止一輛，單是跑車就有好幾輛。

因此，呂偉良覺得，如果要跟踪他，又担心人手不够的話，便只有求助於警方。

但是，呂偉良過去從未有這樣做過，他現在也不想這樣做，便只有師徒二人，分班工作，同時用無綫電通話機保持連絡。

師徒二人發現宗白水這些時日變得很忙碌，不時來往於公寓與車行之間，連學校也沒有去。只是有一點令人驚奇的，就是他並沒有到他父親宗耀祖所經營的商行裏去。而這時候，宗耀祖已被警方落案提控，變成了衆所矚目的新聞人物。

市民都在激賞夏維探長大公無私的漂亮做法，覺得他是個眞眞正正肯替市民維持社會秩序的人。就是他的上司却大感尷尬，認為夏維做得太過份了。只是事情也發展到無可保留的地步。

宗耀祖無可奈何，只有硬住頭皮，請律師為他辯護。而在這段時間內，宗白水竟然好像無動於中。由此可見，他們父子間的感情，似乎不大好。

為宗耀祖進行保釋及辯護的，是諸葛律師，呂偉良記得當日跟踪宗白水時，宗白水就曾經到過諸葛律師的辦事處去。

宗白水難道代表他的父親去請律師？但看他們這麼互不關懷的樣子，這種可能又不復存在。

為了解開這個疑團，呂偉良打算潛進諸葛律師的辦事處去看看，也許從他的檔案文件中，可能會找出一些綫索來亦未可料。

那晚當阿生負責跟踪監視宗白水的時候，呂偉良就偷偷潛入諸葛律師的事務所去。

在宗卷裏，呂偉良終於發現了一點兒綫索，那就是宗耀祖曾在遺囑草擬書中，準備把一部份遺產贈給顏如玉。

呂偉良心裏想，顏如玉被殺了，是否與此有關呢？

宗白水跑來找諸葛律師的疑團似乎解開了，他可能向律師打聽一下這方面的發展，看看他父親的態度有些什麼改變。因為在宗耀祖的遺產草擬書中，根本沒有宗白水那一份。

從這點亦可以看出，宗氏父子的感情可能有裂痕。否則，父親的遺囑裏，不可能不將遺產分給他唯一的兒子的。

但是，作為一個律師，他是不能隨便向人透露遺囑內容的。

呂偉良正在疑團滿腹之際，又在另一宗案卷中發現了一件怪事，那就是宗白水備欵向宗耀祖收購一些物業，而諸葛律師就是受委託做這宗買賣見證人的。

呂偉良眞的給他們弄得糊塗了。兩父子之間，怎會有這種物業上的交易呢？如果說他們毫無情感，早已沒有了什麼父子關係，那又似乎說不通。因為目前他們仍然住在一起。

呂偉良正想再看下去，突然感覺到附在鐵杖中的無綫電通話機，正在發出訊號，他立即打開開關，聽到阿生對他說道：「宗白水現在又離家外出去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是深夜一點多鐘。

於是他對阿生說道：「跟踪他，回頭我再跟你連絡。」

阿生說道：「最好你趕快回來，我担心這輛車子的性能不佳。」

原來呂偉良為了方便自己駕駛，他已將那輛特製的銀灰色車子駛到這裏來，另外再租用一輛舊車給阿生應用。

阿生本來有一輛速度甚快的電單車，但用那種車子跟踪和監視，到底不够方便，而租來的汽車，外型雖然美觀，機器畢竟是太殘舊了。

呂偉良放下搜查工作，離開了諸葛律師的事務所。

當他回到汽車裏的時候，又打開了通話機，問阿生現在什麼地方。

阿生說道：「他的跑車開得好快！看情形，他好像發覺有人要跟踪他似的，我眞担心他會擺脫了我！」

「他的跑車向什麼方向駛去？」呂偉良問。

「東區，現在開始轉入繁華大道東駛。」

「好吧，你也朝同樣的方向駛去，我設法兜截他。」

兩具無綫電通話機一直打開着，呂偉良根據阿生的提示，繞捷徑兜截宗白水的車子。

阿生說道：「他好像把街道當作跑車場一樣，那些捉快車的雷達控制人員，可不知道是否休息去了。」

呂偉良的車子轉眼已經開到繁華大道的彎角處



，他正想問阿生，宗白水那輛跑車的顏色和號碼之際，突然一陣吵耳的馬達聲傳來，一輛奶白色跑車如箭射來，一掠而過！

呂偉良在路燈底下，隱約認出車中人正是宗白水，於是，立即開車追去！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仍然向阿生問道：「是不是那輛白色的跑車？」

阿生答道：「是的，那傢伙有輛紅色的跑車，也有一輛白色的。此外還有房車。」

阿生駕駛的車子越墮越後，他只能從呂偉良的提示中把車子開過去，却始終無法可以追得上他，只有呂偉良那輛特製的汽車，如影隨形的，跟在後面。

但是，呂偉良仍然担心宗白水會引起疑心而極力規避，所以每至一處彎角時，他就按鈕將車子的顏色改變。如此一來，宗白水就不易發覺有人跟踪他，大可放心去做他要做的事。

果然跟踪了幾條街之後，呂偉良發覺宗白水那輛跑車的速度漸漸回復了正常。呂偉良也將距離拉得更遠，極力避免引起對方的疑心。

不久之後，呂偉良發覺宗白水把車子開回紅燈區去。

由此可見，他在此之前的確知道有人在跟踪他，否則，他又何必兜圈子？

宗白水下車之後，跑上「泉記公寓」去。

呂偉良離遠監視着他，而阿生這時也逐漸追上了。

阿生把租來的車子棄下，回到呂偉良的身邊，舒了一口氣道：「要不是我們有無綫電通話機連絡好，這次必然給他擺脫。」

呂偉良却失望地說道：「現在也不見得有什麼新發現，他回到自己做老闆的公寓裏來，無非為了做科學瞥伯而已。」

阿生道：「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報警捉拿他的，我們在公寓密室中所發現的，就是一連串的犯罪證據。」

「可是，那些小電影底片之類，與姦殺案無關，最多罰欵而已，反而打草驚蛇，破壞了我們的緝兇大計。」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他順手摸出那對透視眼鏡戴上了。偶然有些身裁健美的女郎經過，阿生的眼中她們竟然一絲不掛。

呂偉良突然靈機一觸，想起公寓後巷對面有天台，便叫阿生跑上去，利用透視眼鏡望穿後窗的窗簾，看看宗白水到底在公寓的密室中幹什麼。

阿生登上公寓後巷對面的天台之上，果然憑住透視眼鏡可以望穿棉纖維的妙用，望進公寓那間密室中去。

宗白水果然在密室中，處理一些來往信件。他並未將電視傳眞系統扭開，這倒是阿生唯一感到十分意外的事。

呂偉良仍然留在汽車裏，以防宗白水突如其來的離開公寓開車離去。但是，他仍然用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保持連絡。

阿生以為宗白水最後必然會把傳眞系統扭開，偷窺各房間裏一對對野鴛鴦的做愛情景。但是宗白水自始至終沒有做科學瞥伯。

他處理一些事務之後，最後把夾萬打開，取出了一大叠現鈔，這才匆匆離開了那間密室。

阿生立即通知呂偉良，一邊飛快地下樓。

呂偉良從無綫電通話機中得到阿生的通知之後，不久便看見宗白水由「泉記公寓」落來，他手裏挽住一個旅行袋，走向他那輛跑車停放的地方。

白色的跑車剛剛開動，阿生便由行人道那邊急奔至。他僅可趕及上車，呂偉良為避免失去跑車的目標，很快便把他的車子開走。

阿生坐到呂偉良的身邊，莫名其妙地說道：「那傢伙到底在幹什麼？他帶走了一大袋鈔票，看來可能有什麼企圖。」

呂偉良說道：「如果他不是色魔，我們又白白浪費了不少時間。」

「但起碼也破獲了一個色機情構，如果將來報紙電台把『泉記公寓』的內幕報導出來，相信那些到外面去召妓的不忠丈夫，以及那些一雙一對的偷情男女，一定會為之胆寒。要是過去曾光顧過那家高級公寓的人，就更加臉紅了。因為他們都會懷疑自己是否被宗白水偷看過。」

師徒二人正說話間，白色跑車又駛過了兩條街道。

呂偉良為了避免引起宗白水的注意，經常偷偷將他那輛汽車的顏色改變。那是一輛特製的車子，要轉變車身的顏色，只要按鈕就可以，實在是方便無比的事。

不久，宗白水竟然把車子開返他的家中。這麼一來，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又為之呆了一陣。

阿生獃在汽車裏摸摸他的後腦，迷惑地說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也許他要進行一宗龐大的交易吧！」

「交易？什麼交易呢？我說，他準備逃走才是眞的。」

「他為什麼要逃走？」

「可能他也發覺有些什麼不對吧！」

「不！我在律師樓的文件中查出，他要購買他父親名下的物業。今晚他們父子之間，可能便成交了。」

阿生聽得不明不白：「怎麼兩父子也有這種交易？」

呂偉良苦笑道：「我也不明白。」

他下了車，跑到後面行李箱去，取出了一根「飛行枴杖」來，回頭對阿生說：「我現在就要進去看個明白，你守在這裏，見機行事！」

呂偉良背上了「飛行枴杖」，把乾電池安放進義腿裏去，接通電流，立卽騰空飛去。

月黑風高，這正是動用「飛行枴杖」的好機會。只見一條黑影在上空掠過，然後又徐徐降落在宗氏住宅的天台之上，實在是方便得多。呂偉良心裏想：當晚如果他把這東西帶在身邊的話，根本就無須冒險攀牆爬樹。

呂偉良在天台降落後，並沒有把「飛行枴杖」解下，那是鎂鋁合金製造的，並不覺得累贅。

他走到天台邊緣，俯首彎下腰下望，下面就是二樓的露台，他曾在那兒的欄杆邊緣，幾乎給宗白水的飛刀擲中。

這是二層高的建築物，三樓已是天台。

呂偉良除了背上的「飛行枴杖」之外，手中還有一根「萬能枴杖」，這是他很少放下的防衞武器之一。何況他早已想到了此行目的，所以也把這根「萬能枴杖」一併帶來。

露台外面有燈光透出，裏面兩間睡房的人似乎還沒有睡。

呂偉良把「萬能枴杖」的一端打開，拔出了一條天綫似的伸縮金屬物體——那是一具巧妙的竊聽儀器。呂偉良悄悄的將它探向二樓露台的窗門附近去。

在枴杖的這一邊，呂偉良可以淸楚地聽到兩個人的對話。

一個中年男子在說道：「你那裏找來這許多現金？白水。」

原來說話的人正是宗耀祖，另一個靑年人當然就是宗白水了。

宗白水說：「你別理！總之，你只要證明這些鈔票是眞的就是。」

「鈔票當然是眞的，但我不明白你用什麼方法弄來這許多錢。」

「多？不算多！這裏只是我名下財產的一小部份而已。」

「我眞不敢相信。」

「相不相信也好，到底，你講過的話，算不算數？」

「是的，我是說過，只要你能拿出二十萬元來，我便可以把我名下的一切產業轉讓給你。」宗耀祖嘆了一口氣，「我那樣說，不過是迫你發奮做人，不要存有倚賴的心理，你又何必這樣認眞？」

「認眞？」宗白水冷然一笑，「我一點也不認眞，你對我才是認眞呢！你從來沒有關心過我，從來沒有把我當作你的兒子，你擺出父親的架子，以爲自己很了不起，甚至當住親友面前說我不長進，沒出息，只懂得花錢，却不懂得賺錢，你滿口仁義道德，却又時常背着母親到外面去攪三攪四偸女人，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告訴你，我什麼都知道，你追求寫字樓女郞尤妙蓮，與顏如玉同居，又打算與吧娘碧姬勾搭，這些我比誰都更淸楚。最不淸楚的，相信只有母親一人。她，太可憐了……」

豈料話猶未完，有個女人由房門外走了進來，她，正是宗太太。

宗太太熱淚盈眶，走進來說道：「孩子，誰說我不知道？我只是佯作不聞不問，那還不是爲了你麼？我担心他反臉，不再理會我們母子二人，你的大學學業又未完成，因此我只有啞忍，一切都佯作不知。其實，我心裏比誰都更淸楚。唯一我不明白的，就是你那裏有這許多錢？是不是你也學上了偸搶？」

宗白水道：「不！這世界遍地黃金，除了偸和搶之外，還有許多方法賺錢的。告訴你，我只是利用課餘時間去做一種生意，但這一二年間，我手上已經積存了好幾百萬……」

「什麼？幾百萬？」宗氏夫婦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

「是的。」宗白水重覆地說：「現在也有幾百萬存在銀行裏。相信嗎？讓我告訴你如何開始吧。藍天修車場那部份是我一個同學管理的，他叫小胡，他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但因家境不好，沒有繼續升上大學，湊巧一個機會，進了車廠做修車學徒，逐漸獲得廠長賞識，升爲技師。後來廠長走了，他便把修車廠交他主理。他借給我一筆錢，讓我租下了一家公寓……」

「怎麼？你就靠開公寓發達？」宗耀祖睜大了雙眼。

「不！公寓只是一個幌子，賺不了多少錢的，我有更大的生意，那就是利用到公寓去開房的偸情男女做主角，利用秘密方式拍下了他們做愛的過程，攝製成小電影，賣到世界各地去。這種小本生意，竟然給我賺了大錢。感到驚奇嗎？」宗白水得意洋洋地說。

宗耀祖的面色紅了一陣又靑了一陣。恍然大悟



地說：「原來『泉記公寓』是你開設的！」

「怎麼？設備不錯吧？」宗白水會心一笑，「光顧過的人，心裏一定明白，那是第一流的偸情場所。」

宗耀祖突然「拍」的一聲，一掌摑向他兒子的臉頰上，詛咒着說：「畜牲，原來害到我破產的竟然會是你！」

宗太太聽得不明不白，拉開宗白水，問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媽，爲什麼不叫他告訴你呢？」宗白水神經質地笑道：「他喜歡攪女人，爲女人而破產，那到底是爲了什麼？當然是給人勒索了不少金錢，於是，只好將一部份物業變賣，籌欵付給那個勒索他的人了。」

「畜牲！不准你再說！」宗耀祖突然狂性大發地衝過去！他好像要去抓過一把鋒利的尖刀！

就在這一刹那間，忽然有人喝一聲：「不准動！舉高雙手！」

由門外一湧而入的，竟然是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原來在宗白水離家之後，夏維等人便偸了進來，他們是從陪酒女郞勞莎的口中，查出了宗耀祖說謊，實際上那晚他很夜才到俱樂部去。夏維懷疑是他殺死顏如玉的。剛才聽了他們父子這一番說話之後，更加肯定下來。

夏維担心他們相殘，迫得及時現了身。而宗白水早知有警探在屋外窺伺，所以阿生跟踪他的時候，他也以爲是警探。想不到他不但未有將跟踪的「警探」擺脫，而眞的警探却偸了入來。

呂偉良俯在天台邊緣竊聽至此，心裏亦恍然大悟。

很明的事實：宗白水因爲恨父親而致心理不大正常。當他無意間在公寓密室中利用電視眼偸攝小電影時，發覺父親先後和好幾女個子偸歡，其中包括女職員尤妙蓮，吧娘碧姬，和情婦顏如玉等，到泉記公寓去的時候，都先後給宗白水拍攝了造愛的過程。

此後，宗白水先後把一些裸照寄給宗耀祖，勒索了一筆之後，又再貪而無厭的，再寄上小電影底片，當然後者收入更可觀了。

如是者一次又一次的勒索，宗白水於是財源廣進，而他父親却幾乎破產。

宗耀祖以爲是那些女人擺下了色情陷阱靠害，於是先後把跟他偸歡過的女子加以殺害。

當他殺害寫字樓女職員尤妙蓮時，由於屋子裏只有他們二人，所以他先與她歡好，然後才加以殺害。

但是，他却無意中發現天台對面有人偸窺。他担心這是唯一的目擊證人，一時心慌意亂，從抽屜中取出一把餐刀，跑上天台將晉伯符俊殺死……

後來從報紙電台的報導中，知道原來對面天台除了符俊那晉伯之外，還有一對靑年男女——劉天尼和安琪，於是又跟踪他們到郊外去。當時他們正在談心，給宗耀祖自後襲擊。

當時安琪負傷逃去，劉天尼則給宗耀祖用事前設計好的「神仙索」倒吊樹上。等到他綁好繩子一端之後，才發覺安琪逃了好一段路。於是他沿住矮林，以飛刀擲擊安琪。安琪再逃一段路之後，終告不支倒斃於田基邊緣。

至於小芬的被殺，則是由於當日宗耀祖去找情婦顏如玉的時候，顏如玉却偸偸去了潘若郞家中。他慾火焚身，忽然想起紅舞娘小芬，於是跑到小芬的香閨去，但小芬不依，宗耀祖勢成騎虎，一時老羞成怒，便將她姦殺。

但是，他却想不到小芬除了潘若郞之外，還有一個情郞就是他的兒子宗白水。白水的老同學小胡因爲不値潘若郞的所爲，買通仙人長幾個手下伏擊他，想不到反而給潘若郞找上門來。

小胡本來不想出面，但到了那晚却是一不做二不休，親自率領手下一班修車技工，對付偸入車廠的潘若郞。

至於宗白水時時到車場去，只是爲他和小胡是好朋友，有時却是爲了換車和購買新車。

宗耀祖發夢也想不到勒索他的，竟是自己的兒子，他只怪自己敎子無方，只知道在風月場中打轉，結果他當然是法網難逃。而宗白水最後雖然亦因爲做非法生意而被捕，但他却含笑入獄。到底他的心裏是不是充滿了恨？也只有他知道，總之，這是一宗可怕的家庭悲劇，責任應該由誰去負？

如果一定要找出罪魁的話，那麼，「色情」就是最大的禍首，也難怪有人說：萬惡淫爲首！

——全文完——

**馬雲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 千手觀音

據說觀音有千手千眼。但這不是佛經，所講的自然也不是關乎宗敎裏的事；這是「鐵拐俠盜故事集」裏面的最新故事名稱，也是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的綽號。但是，江湖上的人爲什麼要這樣稱呼她？其中自有引人入勝的情節，請留意「千手觀音」的刋出日期吧！

新派武俠長篇

#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 一朝相邂逅 生死共哀榮

灰雲密佈，雲層低垂。

這天色，看樣子像是要下雪的徵兆。

時值申未交初。

荒野僻道上，一黑一白，兩騎關外駿馬，一前一後，相隔三十來丈，由西向東，快似風馳雲湧地縱蹄奔馳！

黑馬在前，白馬在後，狀似一逃一追，八蹄騰躍，蹄聲有若鼓擂，捲起一片滾滾黃沙，飛揚瀰漫半空。

黑馬上，是一個身着雪白儒衫，頭戴文生巾，年約二十二三，書生裝束的少年。

白馬上，則是年約十六七歲的紅衣少女。

她，長髮披肩，身着對襟紅衫，紅羅長褲，外罩紅披風，足蹬小蠻靴，背後斜揹着一柄象牙吞口，劍把鑲金嵌玉的長劍，杏黃的劍穗和披肩黑亮的秀髮，隨着馬奔之勢，在肩後迎風盪揚……

這兩人兩騎，一個是白衣黑馬，黑白分明，一個是白馬紅衣，紅白相映，鮮明清晰，醒目十分。

× ×

馬奔馳之間，前面黑馬上的白衣書生回首瞥覷了後面馬上的紅衣少女一眼，眉鋒不由微微一皺，陡地一勒韁轡，停了下來。

霎眼之間，白馬已奔至臨近，紅衣少女玉手竟也一勒韁繩，在相距丈外地方佇馬停立不前。

馬一停，兩人的容貌長相，也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白衣書生生得儀容俊秀，劍眉星目，唇角微微上翹，在瀟洒飄逸的神情中，另有一股高傲，堅毅，冷漠，令人心生悚慄的氣質！

尤其是他那一雙星目，乍看似乎沒有什麼，但只要稍一留神凝注，立即發覺大異常人，眸光清澈奕奕中隱射懾人的神采！

紅衣少女生得一張鵝蛋臉兒，瑤鼻通樑，黛眉如畫，櫻唇有若噴火，鳳目明似澄澈秋水，膚凝如脂，白皙細膩。

人，美極！一身紅衣，艷極！

秀美，清麗，明艷兼具，眞堪譽爲人間絕色麗姝。

這紅衣少女雖是貌比花嬌，美艷至極，只是，嬌靨上却顯露着一股稚氣，神情間更流露着那自然的無邪天眞之態，缺少那成熟的嫵媚風韻，令人未免覺得有些兒美中不足！

× × ×

白衣書生一見紅衣少女竟也勒馬停立，眉鋒不由再次微皺，才待發話，但是，紅衣少女却已搶先一步的開了口，吐音清脆甜美地嬌聲說道：「喂！你怎麼停下來了？」

這話，好沒有禮貌，但，也正顯出了她的天眞與嬌憨稚氣。

白衣書生劍眉一軒，冷聲道：「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紅衣少女美目一瞪，黛眉雙揚，道：「什麼什麼意思？」

白衣書生道：「妳爲何一直跟着區區？」

紅衣少女明眸一霎，道：「你這個人好沒有道理。」

白衣書生道：「區區怎樣沒有道理了？」

紅衣少女道：「我問你，這條路可是只有你一人能走？」

白衣書生搖搖頭道：「當然不是。」

紅衣少女嬌聲一笑，道：「如此，我也可以走得的了是不是？」

白衣書生微微一點頭，道：「姑娘自是可以走得。」

紅衣少女嬌靨陡地一寒，冷冷地說道：「那麼，我請問你，既然我可以走，你爲何要說是我跟着你？」

這話不錯，有道理。路，你能走，我也能走，人人都能走得，湊巧走在一條路上，你在前，我在後，你怎能說是我跟着你的吪？

白衣書生不由一怔，啞了口。

但，他到底是個聰明人，心念電轉，便立即飛快地答上了話：「姑娘，可是……」

他「可是」以下之言尚未出口，紅衣少女已忽地輕聲一笑，截口道：「可是應該沒有這麼巧，一前一後疾奔了七八十里，竟然始終同着一條路，是不是？」

白衣書生點頭道：「姑娘，這是事實。」

紅衣少女瑤鼻微皺，發出一聲輕「哼」，道：「幸虧有這麼個事實，要不然，你說這種沒有道理的話，我早就請你吃我的馬鞭子啦！」

語聲微頓，忽地嫣然一笑，道：「你實在應該感謝這『事實』才對。」

這紅衣少女好刁蠻，好嬌憨！

她時嗔時喜，忽怒忽笑，直逗得白衣書生的兩道眉峯蹙了又放，放了又蹙，大感頭痛非常。

白衣書生對這位天眞刁蠻的紅衣少女，似乎有點無可奈何，不由啞然苦笑地輕聲一嘆，道：「姑娘，如此說來倒是區區的不對，錯怪了姑娘了。」

紅衣少女嬌笑地道：「本來就是你不對嘛！」

語聲微頓，突又嫣然一笑，美目凝注，吐語如珠的嬌聲問道：「喂！你貴姓大名啊？要往那裏去呀？」

白衣書生眉峯剛皺，紅衣少女忽又嬌嗔地說道：「喂！你這個人，好好的，爲什麼老是愛皺眉頭的！」

白衣書生俊臉不由微微一紅，赧然地道：「區區姓文，草字仁傑。」

紅衣少女嬌靨陡如春花般地含笑道：「哦！原來是文相公，我姓方名玲玲。」

說時，在馬上朝文仁傑檢衽一禮。

文仁傑在馬上連忙拱手還禮，道：「不敢當，方姑娘請勿多禮。」

方玲玲嬌聲一笑，接着又道：「文相公，你要往那裏去？還沒有告訴我呢！」

文仁傑猶豫地道：「這個……」

方玲玲笑道：「是不便說麼？」

文仁傑微一遲疑，道：「往東方。」

方玲玲嬌笑道：「文相公，你這話好籠統呀！東方，由這裏向東都是『東方』，地方可大着呢，難道你就沒有一定的……」

語聲倏地頓止，却把一雙清澈明亮的美目，凝視着文仁傑的俊臉。

文仁傑被她凝視得俊臉不禁一熱，有點赧然訕訕地道：「姑娘，區區此行實在並無一定的地方，也許前往江南一遊。」

方玲玲陡然顯得極其高興地，發出一聲銀鈴般的咯咯嬌笑，道：「那太好了，太巧了，我也正是要往江南去的，恰好同路，如此，我們可以一起同行了。」

她滿懷高興，也是一廂情願，可是，文仁傑心底却在暗暗直皺眉頭。

因爲，他文仁傑有他自己的事情，他實在不想和這個陌不相識的少女同行。

自然，他心底雖然不願和方玲玲同行，却是不便直言拒絕，因此，他暗皺眉頭，沉吟不語，在忖思着如何婉拒之詞。

方玲玲雖然天眞嬌憨無邪，但，却是個慧質蘭心，聰明絕頂的姑娘。

她一見文仁傑沉吟不語的神情，芳心裏立即明白了文仁傑的心意，黛眉陡地一挑，嬌靨含嗔地道：「你可是不願意和我同行？」

這話，問得太以率直，文仁傑如何能答得上來？如果點頭直答「是的。」豈不令她太以難堪！羞煞！



但是，她既然這麼問了，文仁傑自是不能再沉吟忖思不答，他心念電轉，急智陡生，連忙含笑說道：「姑娘，區區並不是這個意思……」

方玲玲接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文仁傑輕咳了一聲，道：「姑娘，男女有別，同行實在有點不大方便。」

「哦！」方玲玲輕「哦」了一聲，霎了霎美目，忽又咯咯一聲嬌笑道：「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只是沿路同行，投店住宿的時候，一人住一個房間，這樣，不是什麼不方便也沒有了麼！」

這樣，在男女俗禮上，雖是仍嫌有點勉強，但，並無逾越，確實不能說她這話沒有道理。

何況，武林兒女，又大都不拘俗禮，只要不暗室欺心，實在大可不必講究那些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的小節。

但是，文仁傑仍然搖了頭，道：「姑娘，區區還有不方便的原因。」

方玲玲美目深注，問道：「什麼原因？」

文仁傑道：「區區此行，途中實在另有要事要辦。」

方玲玲道：「什麼事情？很重要麼？」

文仁傑正容點頭，說道：「是的，很重要，不過……」

方玲玲含笑接口說道：「又是不方便說，是不是？」

文仁傑頷首道：「尚望姑娘原諒。」

方玲玲美眸微微一轉，道：「這樣好了，路上你辦你的事情，我不管，也不問，你要我在那裏等你，我就在那裏等你，決不妨碍你辦事，如此，總該行了吧。」

她竟然是硬賴上了，看來文仁傑是非得點頭答應和她同行不可的了。

文仁傑欲拒無詞，莫可奈何，終於，他只得點了頭，但，旋忽劍眉一揚地開了口，注目說道：「姑娘，不過區區却有條件，姑娘必須遵守。」

方玲玲含笑問道：「是什麼條件？你請說吧！只要有道理，我必定依你。」

文仁傑肅容說道：「此行途中不管發生什麼事故，遇上什麼事情，全皆由區區一人出面對付，妳決不得干預出手！」

方玲玲微感詫異地注目問道：「你說途中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故麼？」

文仁傑點頭道：「很難說，不過，十有七八可能。」

方玲玲驚愕地道：「那麼，你……」

文仁傑截口道：「姑娘，既然同行，不久當能知道，現在別問了，請姑娘先回答區區，答應不？遵守不？」

方玲玲櫻唇輕咬，美目深注，倏然螓首微微一點，道：「好，我聽你的就是。」

文仁傑劍眉雙揚，朗然一笑，道：「如此，我們走吧，姑娘。」

方玲玲點首咯咯一聲嬌笑，笑聲清脆悅耳，有若珠走玉盤，又若銀鈴盪空。

嬌笑聲中，二馬併馳，帶起了一陣泥沙揚空，已經馳出五六十丈外，漸漸遠去，眨眼工夫，已成爲兩團模糊的背影。

× × ×

文仁傑和方玲玲一路雙馬併騎同行，雖然只是短短的數天時間，但這兩個甫才認識不久的少年男女，在他和她的情感上，却經有了極大的進步。

這，大概就是所謂：「時間，是情感的橋樑」吧？

方玲玲是天眞無邪的，也是率直的。

文仁傑雖然並不是個心機詭詐深沉之人，但，性情却是高傲，冷漠得很！

這兩個性情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少年男女，相處在一起，照理，情感是不會得太融洽的，何況，方玲玲性情雖然天眞率直，而心性却也是個高傲的姑娘呢！

可是，世間的事，就是那麼的奇怪！

尤其是男女之間的情感，更令人覺得微妙，而又奇異得不可思議！

雖然，文仁傑那冷漠高傲的性格，時常會惹得方玲玲不高興的噘起小嘴兒，但，也只是一會兒的工夫，她也就釋然了。

× × ×

開封，是個大城市。

時當華燈初上，文仁傑和方玲玲在西大街「迎春樓」的門外下了馬，上了樓，在一張臨窗的桌位上相對落了座。

店伙計送上茶水，哈腰陪笑地問明了酒菜，轉身退下。

突然，一陣緊促的馬蹄聲傳來，文仁傑方玲玲不由同時探首窗外望去。

只見一騎黑馬，馬上是一位黑衣少年書生，自西街方向，快似風馳雲湧，黑馬黑衣，宛如一團黑影般地飛馳而來。

好快！

看時還遠在百丈以外，一幌眼的工夫，便已到樓下店前。

黑馬本在縱蹄疾奔，大概是馬上的黑衣少年書生猛地一收韁繩之故，那黑馬忽地發出一聲「希聿

聿」長嘶，驀然人立而起。

方玲玲見狀，心中不由一驚！暗說：「要糟！黑衣少年書生騎術如果不精，這一下子非被摔下馬來，摔個半死不可……」

她心念未已，黑馬人立而起的兩隻前蹄已落地佇立不動，那黑衣少年書生也仍四平八穩的坐在馬背上。

接着，黑衣少年書生斯文地下了馬背，店堂內迎出一名伙計，接過黑衣少年書生手裏的馬韁繩，哈着腰，往店裏讓客：「公子爺請樓上坐。」

黑衣少年書生微一點首，儒袖輕拂，彈了彈身上的灰塵，取下馬鞍旁掛着的一隻蛟皮長袋，瀟洒從容地舉步入店，逕行上了樓。

這黑衣少年書生的容貌長相不算俊，但却十分英挺，高高的個子體格很健壯，長方型的臉孔，黑黑的皮膚，長眉鳳目，挺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一口牙齒却是好白好白！

他，年約二十一二歲，長相着實很不錯，氣度神色看來雖然很傲慢，很冷峻，但却不會令人有不順眼，討厭之感！

× × ×

樓上，已上了九成座。

黑衣少年書生手提蛟皮長袋，停步呆站立樓梯口，目光略一掠掃全樓，隨卽邁步走向那樓隅的一張空桌上，把手裏的蛟皮長袋放在桌上，面對着牆壁，緩緩地落了座。

坐定，店伙計送上茶水，問明了酒菜，轉身下樓而去。

方玲玲秀目瞥視了那黑衣少年書生的背影一眼，黛眉忽然微皺了皺，轉向文仁傑低聲說道：「傑哥哥，你看那個人好怪！」

文仁傑一時不明白她意之所指，不由怔了怔，問道：「好怪什麼？」

方玲玲道：「那張桌子四面皆可坐，而他又只是獨自一個人，却竟然面壁而坐，這難道還不夠怪的麼！」

文仁傑既明白了方玲玲的意思，就這不由淡笑了笑，方待開口答話時，但，隔席上一個面容略現蒼白的黃衣少年，竟突然接着揚聲哈哈一笑，道：「姑娘，這有什麼好怪的，妳沒有聽說過麼，十個書獃子九個怪，凡是書獃子，都有些兒怪裏怪氣的脾性，他這麼面壁獨坐，也正是一般書獃子自認做『鬧中取靜，眼不見心不煩』的道理，姑娘，妳懂得麼！」

方玲玲一上樓來，芳心裏就已經討厭上了這個黃衣少年，因爲這黃衣少年那雙帶着邪意的眼睛，一直盯視着她，在她身上骨碌碌地轉來轉去，轉得她芳心滿不舒服，渾身感覺得不自在極了！

不過，黃衣少年的那雙眼睛雖然十分可惡，方玲玲的芳心裏雖然十分討厭他，但是，在這酒樓上，大庭廣衆之下，她是既不好發作，又不便說什麼，只得討厭在心裏，却是拿他莫可奈何。

黃衣少年這一挿嘴答話，方玲玲自是不會得有好顏色給他看，立時粉臉一沉，如罩寒霜地冷叱道：「廢話，誰和你說話了！」

當着滿樓那麼多的人，黃衣少年碰了這麼個硬釘子，應該够難堪的了，按理，蒼白的臉色也應該現羞紅才是。

然而，這黃衣少年的臉皮實在厚得可以，碰了這麼個硬釘子，臉色竟是絲毫未變，也毫未在意，反而輕浮地一笑，道：「姑娘，妳這不是在和本少莊主說話了麼！」

方玲玲秀眉倏地一挑，方待開口，但，黃衣少年却又已開口接說道：「姑娘，妳別再說什麼了，妳的心意，本少莊主很明白，妳是臉皮兒嫩，怕難爲情，口裏不好意思說，其實，心裏却是非常的願意……」

語鋒微頓，忽然邪惡地「嘿嘿」一笑，接着又道：「而且，妳還十分願意和本少莊主要好呢，是不是？」

黃衣少年話音甫落，另一席上坐着的五個勁裝黑衣漢子，突然揚聲暴起一陣大笑，其中一名尖嘴猴腮的黑衣漢子，更對黃衣少年奉承地說道：「是！是！少莊主！你說得可對極了，女兒家的心理，原本就是這麼回事，口上越說不，心眼兒裏頭却越是……」

驀地，他臉色倏變，猛然一驚地住了口，緊急刹車地嚥回了那「就是」以下的話，疾地出掌，拍落了直向他的咽喉飛射來的一道黃光，那是一隻竹筷子。

而於此同時，黃衣少年的右手食中二指之間，也夾住了一隻竹筷子，軒眉揚聲哈哈一笑道：「姑娘，妳手勁不弱，這一來，妳和本少莊主就更稱得上是門當戶對了。」

話落，猛地一抖手，竹筷子已脫指電射飛出，「篤」的一聲，釘入了樓頂正樑之上，深入三寸有餘。

這份手勁，確實不凡驚人，也顯示出了他功力火候之深，足堪擠身江湖一流高手之列！

以黃衣少年的年紀，最多不過二十四五之間，年紀輕輕，功力火候就能有如是深湛的成就，確實值得人心中喝采暗讚。

文仁傑眼見之下，星目不禁異采倏閃卽隱。



那方玲玲看得芳心雖然暗暗一懍，粉臉微微色變！

但是，她心念旋忽一動，電閃地暗忖道：「他分明身懷上乘武功，却一直深藏不露，這一路之上，接連兩番相比，都被他似有心若無意地，巧妙地避了開去，未能試得出來，我何不趁此機會，索性把事情鬧大些個，倒看看他還能再裝下去不……」

她心裏暗忖的這個「他」是誰，不用說，自然是和她一路同行，現在正面對着的文仁傑了。

她心念電閃暗忖方畢，只聽那黃衣少年忽又哈哈一聲大笑，道：「姑娘，吃東西沒有了筷子，那該有多煞風景！」

語音一頓，倏地轉朝那名尖嘴猴腮的黑衣大漢揚聲輕喝道：「崔武，快去吩咐店伙計給姑娘再送雙筷子上來。」

崔武剛應了聲「是」，身子甫才離座站起。

方玲玲嬌軀突然一閃，已奇快絕倫地到了崔武身側，玉掌倏伸，按在崔武的左肩上，沉聲叱喝道：「坐下！」

崔武身軀不禁一顫，動也不敢稍動地，乖乖地坐了下去。

黃衣少年星目不禁異采倏閃，嘿嘿一笑，道：「姑娘好快的身法，如此，本少莊主對妳也就越發的喜歡傾慕了！」

方玲玲隨手出指封閉了崔武軟痲穴，接着黛眉倏挑，粉臉凝寒如霜地轉朝黃衣少年沉聲冷喝道：「無恥惡徒，你嘴裏再要敢不乾不淨的胡言亂語，可就休怪姑娘劍下狠辣，要你立刻濺血這座酒樓之上！」

黃衣少年臉容神色絲毫不變，輕聲一笑，道：「姑娘，本少莊主對妳可完全是一片深情愛意，你忍心對一個深愛的人下得了毒手麼！」

方玲玲秀目陡射寒電，玉手倏抬起反探，「嗆啷！」的一聲，寒光電閃，背上的長劍已經撤在手中。

適時，文仁傑突然長身站起，一聲沉喝道：「玲妹，千萬不可以，快收起劍來！」

方玲玲一見文仁傑已經站起身子，美目不由異采一閃，芳心裏暗笑道：「你終於出頭了……」

她芳心裏雖在暗笑着，但是，神色却故作十分氣憤地，螓首一搖，道：「不！傑哥哥，你別管，我今天非得要這無恥惡徒濺血這座酒樓之上，好好的敎訓他一頓不可！」

文仁傑劍眉微皺了皺，旋忽臉色一沉，道：「玲妹，妳不聽我的話麼！」

方玲玲美目一眨，神色做作地一怔！道：「傑哥哥，我那裏不聽你的話了！」

文仁傑道：「我叫妳把劍收起來，妳爲何不收起來？」

方玲玲道：「你難道要我任由他胡說那些不乾不淨的話，讓他欺負麼？」

「當然不。」文仁傑微一搖頭，道：「妳把劍收起來吧！」

方玲玲美目眨動地道：「你要替我出氣，敎訓他麼？」

文仁傑道：「這個我自有道理，妳回來坐下好了。」

方玲玲沉思地點了點螓首，道：「好，傑哥哥，我就聽你的。」

說着，回手歸劍入鞘，一擰嬌軀，返回位子上坐了下去。

黃衣少年忽然揚聲哈哈一笑，道：「好呵，聽話，乖，才是個討人喜愛的好姑娘，這樣，本少莊主也就更喜歡妳了！哈哈哈……」

文仁傑星目突然閃過一抹寒芒，冷聲說道：「閣下，你太過份了！」

黃衣少年臉色一寒，道：「你閣下可是聽得有點不順耳！」

文仁傑冷聲一哼，道：「不錯，區區正是聽得有點不順耳得很！」

黃衣少年目光斜睨地道：「你吃醋了！」

文仁傑劍眉微微一揚，道：「閣下，你說話最好小心些，口沒遮攔，對你可絕無好處！」

黃衣少年臉露鄙視不屑之色地道：「絕無好處便怎樣，難道你還能咬本少莊主一口，啃了本少莊主的……」

此人實在邪惡，滿口穢言，下流至極！

可是，全樓酒客對他的這些下流穢語，心中雖然甚是厭惡，但却無人敢於出頭說他一句。

因爲在座酒客，十有七八都是本地人，大都知道他是當地威震江湖「飛鵬莊」莊主「飛鵬鐵爪」鄧天武的獨生子，「花花太歲」鄧景瑞，誰敢開口多事自找痲煩！

文仁傑初出江湖，他修養雖然甚好，雖然不想惹事生非，但是耳聽「花花太歲」鄧景瑞如此滿嘴下流穢語，心中不由再也忍不住地怒火陡然上冲，劍眉驀地雙軒，沉聲截口道：「住口！」

「花花太歲」鄧景瑞倏然嘿嘿一笑，道：「怎麼，你發瘋了！」

文仁傑語音冷凝地道：「區區奉勸閣下最好收斂些，別太下流無恥，欺人太甚！」

「花花太歲」鄧景瑞道：「要是本少莊主不聽奉勸，不收斂，你便如何呢？」

文仁傑劍眉再次軒了軒，朗聲道：「閣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區區也不例外，這話的意思，你閣下明白麼？」

「花花太歲」鄧景瑞道：「你可是想代她出頭，當護花使者？」

文仁傑冷哼一聲道：「你若再不收斂你那些胡言亂語，區區自是不能袖手！」

「花花太歲」鄧景瑞眼珠轉動地問道：「你是她的什麼人？」

文仁傑道：「區區是她的什麼人都是一樣，你大庭廣衆之下，污言穢語調戲婦女，這種下流無恥敗德的行為，什麼人都可以管，都應該管！」

「花花太歲」鄧景瑞嘿嘿一笑，道：「你自信你管得了麼？」

文仁傑冷冷地道：「閣下此問實在多餘，區區如是自信管不了，適才就不會得攔住她出手，要她把劍收起來了！」

「花花太歲」鄧景瑞陰笑嘿嘿地道：「閣下說的是，不過……」

語鋒一頓，目光忽地轉望着崔武那一桌，問道：「廖松，你認為怎樣？」

這時，崔武被制穴道，已經其同伴替他拍開。廖松，是個三十五六歲的虬鬚漢子，聞問，立即答道：「先給他一些厲害苦頭吃吃好了。」

「很好。」「花花太歲」微一點頭道：「廖松，就交給你了。」

廖松嘿嘿一笑，道：「屬下遵命。」

話落，立即長身站起，大踏步地直朝文仁傑面前走去。

文仁傑眼見廖松大踏步地走了過來，他竟裝作未見，站着的身子反而緩緩地坐了下去，伸手端起桌上的酒杯，神情瀟洒，語音平靜而温和地朝方玲玲舉了舉，道：「玲妹，來，陪愚兄喝一點。」

方玲玲甜美地一笑，蘭花玉指輕舉酒杯，就着櫻唇淺嚐了一口，文仁傑却是杯到酒乾，喝了個滿杯。

此際，廖松已經走到文仁傑的桌旁，雙手叉腰地站立着，雙目凶光灼灼地虎視着文仁傑，一臉凶神惡煞之相，大有要生吞吃下文仁傑之態！

可是，文仁傑却頭未抬，目光未轉，神色仍然平靜從容依舊，對廖松的站立桌旁視若未覩。

顯然，他一點未把這個將要給他什麼厲害苦頭吃，一臉凶神惡煞之相的廖松放在眼裏，根本就瞧不起廖松這等脚色。

他緩緩放下酒杯，正待伸手拿起酒壺向杯中注酒時，驀地，廖松那蒲扇般的巨掌一伸，一把按住了酒壺，沉喝道：「酸丁，別喝酒了！」

文仁傑微一抬眼，慢條斯理地道：「區區酒興正濃，閣下何乃不識趣擾人酒興，請把手拿開！」

廖松嘿嘿一笑，道：「酸丁，你少和老子……呵……」

「老子」以下之言尚未出口，忽地變作一聲驚「呵」地，飛快地縮回了按在酒壺上的那隻巨掌，脚下同時後退了一大步！

低頭一看，他心底不禁震駭無比的倒吸了一口冷氣，臉上也立刻變了色；原來他手指掌心竟然全都起了一層水泡。

現在，他心裏明白了，這白衣少年書生外表看似文質彬彬，實際是個身懷絕技，功力上乘的武林高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來是文仁傑暗運「乾陽神功」透傳酒壺，使酒壺刹那間發生高熱，燙壞了廖松的巨掌！

廖松他這裏臉色方變，文仁傑却已倏然輕聲一笑，道：「廖閣下，這是不識趣打擾區區酒興的薄懲，別再呆站着了，請回到你的位子去坐下吧！」

廖松雖然一隻手被燙起了泡，感覺火辣辣的疼痛十分；但是：他乃是個性情非常凶悍的惡徒，何況他被燙起泡的只是一隻左掌，右掌并未受傷，怎甘就此罷休！

是以，文仁傑話音一落，他立即凶睛怒瞪地嘿嘿一聲獰笑，厲喝道：「酸丁，你這一點玩藝兒還嚇不倒老子……」

話未說完，一隻右掌已飛快如電掣出了手，五指箕張地抓向文仁傑的左肩！

這時，文仁傑的右手正拿筷子挾菜，一見廖松右掌五指箕張地抓至，他神色從容依舊淡然一哂，道：「廖閣下，你也太不識相了！」

話聲中，手裏的筷子已閃電般地敲在廖松的左腕脈門上！

他身懷上乘功力，一雙竹筷子在他手裏只要貫注三分內功就堅如鋼鐵，雖是隨手一敲之力，也是可擊碎一塊石頭！

廖松一身功力雖頗不弱，但是他的腕臂并非鋼筋鐵骨，焉能經得起文仁傑那一敲的力道！

只聽廖松驀地一聲痛叫，左手背飛快地托住右掌，身軀倏地一矮，蹲了下去，腕骨已被敲碎！

這情形，「花花太歲」鄧景瑞和崔武等四個黑衣漢子看得心頭全都不禁凛然一震，臉色勃變！

崔武等四個身形倏地站起，「花花太歲」鄧景瑞却適時抬手一攔，道：「且慢！」

語聲一頓即起，道：「崔武，你去把廖松扶回來坐下！」



崔武應聲跨步去扶起了廖松，「花花太歲」鄧景瑞目光隨即轉望着文仁傑揚聲哈哈一笑，道：「本少莊主看走眼了，想不到閣下竟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語鋒微頓，朝文仁傑抱抱拳，接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文仁傑冷冷地道：「區區姓文名仁傑。」

「花花太歲」眼珠轉動地望了方玲玲一眼，又問道：「姑娘的芳名是……」

不待文仁傑開接口話，方玲玲已冷哼一聲地說道：「你家姑奶奶名叫方玲玲。」

「花花太歲」嘿嘿一笑，道：「在下名叫鄧景瑞，家父武林人稱『飛鵬鐵爪』……」

方玲玲陡地冷聲截口道：「你父親是『飛鵬鐵爪』便怎麼樣，你想用你父親的名頭，來嚇唬我們麼！」

「花花太歲」搖頭一笑道：「姑娘請勿誤會，在下可不是這個意思。」

方玲玲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花花太歲」正要答話，崔武忽然說道：「少莊主，廖松的右手已經廢掉了！」

「花花太歲」目中倏地閃過一絲寒芒，冷冷地說道：「一隻手廢了算得什麼，別大驚小怪的丟人了！」

語音一頓即起，目光轉望着方玲玲微微一笑，道：「在下因為姑娘和文兄既然都是武林同道，所以才說出家父的名號，用意乃在奉請二位移駕敝莊小作盤桓，想和二位交個朋友。」

方玲玲美目一凝，道：「姓鄧的，你心裏眞是這個用意麼？」

「花花太歲」點頭作色道：「在下確實是這個用意，絕無半點虛假！」

方玲玲倏然一聲冷笑，道：「姓鄧的，你以為你家姑奶奶不明白你的鬼心思麼，哼，別說得那麼好聽了，你是那黃鼠狼給鷄拜年，根本就沒有按着一點兒好心眼！」

她猜料的一點不差，「花花太歲」確實是沒有按着好心眼。

不過，她雖然猜料對了，但是「花花太歲」他可不會承認，神情做作一片正色地搖頭說道：「姑娘，妳太多心了，在下……」

他話未說完，文仁傑忽然抬手一搖，阻斷了他的話聲，接口說道：「鄧少莊主，承蒙相邀，甚感盛情，只是我們還有事情急須趕路，少莊主的這番盛情，我們只好心領了！」

「花花太歲」目光轉動地道：「文兄可是因為記着在下適才言語唐突冒犯之過，心存介蒂，不願和在下結交，作此拒絕之詞麼！」

文仁傑搖頭道：「區區這并非拒絕之詞，確實有事不便前往貴莊盤桓躭擱，尚望鄧兄見諒！」

「花花太歲」微一沉思，問道：「文兄此行何往？有什麼事？肯賜告麼？」

文仁傑又一搖頭道：「事屬區區與一位朋友間的私事，所以無法奉告。」

「花花太歲」聲調倏地一冷，道：「好一個『私事無法奉告』，文兄眞會說話，眞會推搪！」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照此情形看來，在下好言相請，是絕對無法請得動文兄的了！」

文仁傑神色仍然從容地微微一笑，道：「鄧兄原諒，日後倘有機緣，自當專誠前往貴莊拜望！」

「花花太歲」冷聲一笑道：「但是在下却是向來言出不改，今晚無論如何也要請文兄和方姑娘一同移駕敝莊小作盤桓！」

方玲玲黛眉倏地一挑，道：「姓鄧的，我們如果堅決不去，你便要強請了，是不是？」

「花花太歲」嘿嘿一笑道：「姑娘高明。」

方玲玲冷聲一哼，道：「姓鄧的，我們是不去定了，你要強請就強請試試好了！」

「花花太歲」陰笑了笑，目光轉望着文仁傑問道：「文兄意下如何？」

文仁傑神情淡漠地道：「區區隨便鄧兄，不過，鄧兄如果定要強請的話，最好別在這座酒樓上，那會擾了別人的酒興。」

這話正中「花花太歲」的心意，連連點頭道：「文兄說的是，在下敢不從命。」

語聲一頓，故作沉思地接道：「出西城三里，轉往南行百丈，那裏是一座亂塚崗，文兄！意下如何？」

文仁傑微一點頭道：「好，二更正，我們就那裏見好了。」

「花花太歲」嘿嘿一笑，道：「如此，在下先走一步，二更正在下當在那裏恭候文兄和方姑娘的大駕！」

文仁傑又點了點頭道：「鄧兄只管先請，區區和方姑娘一定準時赴約！」

「花花太歲」沒有再說什麼，陰笑了笑，朝文仁傑微一抱拳，帶着廖松崔武等五個黑衣漢子下樓而去。

方玲玲望着「花花太歲」下樓去後，美目眨了眨，忽然轉向文仁傑甜美無限地低聲笑說道：「傑哥哥，這一下子，你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瞞不住我啦！」

文仁傑愕然一怔！問道：「我什麼事情瞞了妳

了?」

方玲玲甜笑地道：「你武功那麼高，却一直沒有告訴我，那不是瞞了我是什麼?」

文仁傑微微一笑道：「玲妹，我問妳，我會不會武功，妳問過我麼?」

這話不錯，也是事實，她雖然一直暗暗懷疑文仁傑身懷武功，雖然曾經接連兩番相試，但是，幷未直接問過文仁傑。

因此，方玲玲被問得神情不禁微微一怔，黛眉微揚又垂地啞了口。

而文仁傑却適時地話鋒一轉，含笑說道：「玲妹，我們該走了。」

說着伸手懷內取出了一塊碎銀放在桌上，於是，二人雙雙站起了身子，文仁傑在前，方玲玲隨後，下了樓。

那面牆獨坐，從未轉頭看過任何人一眼，書生打扮的黑衣少年，此刻竟也掏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站起身子提起蛟皮長袋，跟着文仁傑和方玲玲之後舉步下了樓。

× × ×

這兒是一座大酒棚，酒棚裏的客人雖然不多，但是那呼喝嘈雜鬧烘烘的聲音，却震人耳膜！

這種酒棚，這樣嘈雜的環境，不用說，自然不是什麼好地方，凡是來這座酒棚裏的人，大都是地方上的混混，江湖上不入流的江湖漢。

因此，也成了三教九流菌集，龍蛇混雜，臥虎藏龍之處！

這種地方，這種亂糟糟的場合，向來都是事非之地，最容易發生打鬥，流血之處，何況這座大酒棚進進出出的客人，又大都是江湖，地方混混，動輒豎眉瞪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之流，可想而知，此處必然是全開封最危險可怕，經常發生毆鬥流血慘案的地方！

然而，事實上這座大酒棚眞是全開封最危險可怕的所在嗎?

不！絕對不是！相反這座大酒棚反而是全開封最太平的地方，近十年了，這兒從未發生過一件血案，連毆鬥的事情也未發生過！

當然，這完全是因爲這座大酒棚的主人「九環刀」梁大豪，不但是開封府的一條鐵漢，仗義疏財的豪雄，而且有着一身極好的武功，掌中一口九環大刀，十八招「破風刀」法，火候造詣兩皆精深，氣勢威猛凌厲驚人！

因此，地方混混，江湖漢，只要一踏進了這座大酒棚，便都自動地把仇恨過節暫時丢開，誰也不好意思，也不敢在裏面逞兇爭狠鬧事，縱有深仇大恨須要立刻了斷，也得到外面去，離開大酒棚遠遠的。

初更將半。

大酒棚門口那棉被般厚的擋風軟帘兒一掀，跨步走進了一位神情臉色冷漠，體格健壯的少年。

他，一身黑衣，書生打扮，左手提着一隻蛟皮長袋，正是那位在「迎春樓」上面牆獨坐的黑衣少年書生。

黑衣少年書生剛放下手裏的蛟皮長袋，屁股剛坐落到板櫈上，一名跑堂的夥計，已急步走了過來，招呼的問道：「大爺，您是吃酒?還是喝茶?還是……」

黑衣少年書生語音淡淡地接口道：「茶。」

跑堂的夥計哈腰道：「您請少坐會兒，小的馬上就給您送上來。」

夥計剛轉身走去，門口那擋風軟帘兒又是一掀，進來了一個少年精壯漢子。

這少年精壯漢子上身穿着件灰布大棉襖，下身穿着一雙青布棉套褲，脚上則是一雙短筒黃皮靴，腰間紮着一根寬板帶，頭上戴着頂皮風帽，圓圓的臉孔，黑裏透紅，大眼睛，鼻直脣厚，一臉忠厚老實之相。

他走進大酒棚，抬起手來在嘴邊呵了呵，目光骨碌碌地向四面張望了一下，立刻朝右邊兩個青衣漢子一桌走了過去。

那兩個青衣漢子一個四方臉，左頰上有着一條寸多長的刀疤，名叫吳三海，一個濃眉虬鬚，名叫蘇立達，年紀都在三十五六上下。

吳三海一見少年精壯漢子朝他們走了過去，眉頭不由頓時微微一皺。

但是蘇立達却向少年精壯漢子招呼道：「小虎兒，好幾天沒見着你了，上那兒去了?」

少年精壯漢子小虎兒咧嘴一笑，道：「蘇大哥，我出了趟遠門，剛回來。」

口裏說着，身子已在吳三海和蘇立達那一桌的橫頭，一屁股坐了下去。

吳三海一聽小虎兒說是出了趟遠門剛剛回來，雙目立時一亮，連忙問道：「這趟怎麼樣?賺了多少?」

小虎兒抬起一隻手掌比了比，嘻嘻一笑，道：「沒有多少，祇不過這個數目而已。」

話鋒一頓，轉頭朝一個跑堂的夥計招招手，說道：「阿順哥，請替我拿副杯筷來。」

吳三海眉頭又皺了皺，道：「一趟遠門只賺了五錢，怎麼這麼少?」

小虎兒搖頭咧嘴嘻嘻一笑道：「吳三哥，不止五錢哩。」

（未完待續）



金獅吼

# 美人谷內美人恩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與牛長安爲兩金衣怪人突襲，麥飛龍受創昏倒，後爲半瞎子孟三彥父女所救，麥飛龍對孟凡一見鍾情，那天乘孟三彥和牛長安代他往終南報訊，便向孟凡求婚，孟凡滿口答應，詎就在這時，孟凡生母突地到來，强把孟凡擄走，未幾，孟三彥與白一逸回來，聞訊往追，已失踪影，四找不獲，卒藉管家婆之力，一路追踪至伏牛山，在一處谷口，遇七異裝少女持弓阻路，孟三彥說明來此意圖後，其中一少女着三人等候，她往傳報，管家婆突然頑心大發，躍跳至一少女跟前，亂跳亂叫——

那少女頓時慌作一團，不覺脫手放出一箭，「颼！」的向管家婆射去。

管家婆一個筋斗避開，跳起來「桀桀」大叫，咆哮不停，似在斥責那少女不該發箭射牠。

那少女連連倒退，狼狽極了。

孟三彥哈哈大笑道：「管家婆，你回來，人家都是嬌嬌嫩嫩的小姑娘，你不可嚇着她們！」

管家婆聽了才停止咆哮，轉身走回來。

就在此時，先前入谷通報的紅衣少女跟着一位「貴婦人」出林來了。

她，臉罩黑紗，身穿黃羅襦，全身環珮珠玉，裝束之美，猶如宮中后妃，蓮步輕移之間，自然流露出一種雍容高貴的氣質。

雖然臉上罩着黑紗，但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一看就認出她是誰。

師徒倆萬料不到來的竟是美人帮主，一時大感驚奇，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楞住了。

孟三彥用力眨着眼睛，問道：「她……好像不是粘艷娥吧?」

終南一劍仙道：「不是，她是美人帮主！」

孟三彥神色一呆道：「美人帮主?怎麼惹出美人帮主來了?」

終南一劍仙道：「看情形，這裏是美人帮的帮址，尊夫人是美人帮的一員！」

這時，美人帮主已走到他們面前，她温婉有禮的向他們三人一福，含笑道：「原來是白掌門人和孟大俠俠駕光臨，妾身有失迎迓，恕罪！」

終南一劍仙抱拳還禮道：「不敢，白某人不知此地是貴帮所在地，貿然進入，尚望魚帮主原諒。」

兩人一個是帮主，一個是掌門人，所以在未抓破臉之前，都極力保持着應有的風度。

孟三彥却按捺不住滿腹疑惑，接口問道：「妳就是美人帮的帮主?」

美人帮主淺淺一笑道：「是的。」

孟三彥道：「粘艷娥呢?」

美人帮主道：「此非說話之處，三位請隨妾身入谷，再作詳談吧！」

語畢，轉身走去。

孟三彥轉頭望望終南一劍仙，目露徵詢之意，終南一劍仙微微點點頭，三人於是舉步跟她入谷。

美人帮主領着他們走入森林，行約百丈，森林已盡，迎面是一座山洞口，洞門上橫刻着三個斗大的字：

「美人谷」！

洞道約只五丈，經過洞道，眼前豁然開朗，陽光艷麗，呈現一幅奇妙的景物。

但見谷中四面環山，谷地寬廣，中間建着許多屋宇，樓閣巍峨，如仙家住處！

終南一劍仙不禁大爲讚賞道：「好一處世外桃源啊！」

美人帮主笑道：「白掌門人過獎了，此地較諸終南山那可差得太遠了。」

四人走入谷中屋院，但見在各處走動的都是年輕美麗的姑娘，穿的也都是各種顏色的緊身衣褲，曲綫玲瓏，凸凹畢露，令人見了心猿意馬，神魂顚倒！

通過前院，眼前是一片細草如茵的廣場，中間是一座其大無比的浴池，池爲圓形，是用大理石製成的，可容百人浴身，此刻池中雖無一人，但已可使人領畧到無邊春色和旖旎風光。

孟三彥驚愕道：「咦，這個池是幹甚麼的？」

美人帮主答道：「此池曰『美人池』，敝帮之人每日都在此池沐浴。」

孟三彥失聲道：「不怕被人看見麼？」

美人帮主道：「此地無男人。」

孟三彥一哦，不敢追問下去。

過了「美人池」，迎面是一幢殿宇，雕樑畫棟：雄偉壯觀已極。

美人帮主拾級而上，領着他們三人入殿。

殿中寬敞華麗，地上鋪的是平滑如鏡的大理石，兩旁交椅茶几排列整齊，光燦奪目，令人置身其內，有目眩神離之感！

美人帮主道：「三位請坐。」

三人坐下之後，隨有一美人入殿獻茶，三人接過茶都不敢喝，放在茶几上。

美人帮主含笑道：「三位是首次進入我們美人谷的男客，雖然我們不大歡迎男士入谷，但也絕不會加害入谷之人——茶中無毒，請放心飲用！」

終南一劍仙笑道：「白某人是不渴，不是不敢喝！」

美人帮主道：「十多天前，敝帮勝雪紅已返谷報告有關與令徒追查武林金獅的一切經過，妾身已決定依時赴潼關會英閣與白掌門人會晤，不想今天竟能提早和白掌門人見面……」

終南一劍仙道：「白某人與小徒此次是協助孟大俠入山尋找其女孟凡的，根本不知貴帮總壇設在此處，冒昧闖入，尙請魚帮主海涵。」

美人帮主道：「不妨，但不知三位爲何能够找到此處？」

終南一劍仙舉手一指蹲在孟三彥跟前的管家婆道：「我們三人是這隻猩猩帶來的。」

美人帮主道：「白掌門人又爲何與孟大俠在一道？」

終南一劍仙道：「這事說來話長，起因是小徒在途中遭遇『金身怪人』的攻擊，受傷爲孟大俠父女所救……」

當下，把經過說了一遍。

美人帮主聽了點點螓首道：「原來如此，白掌門人認爲那兩個『金身怪人』是不是華山派的人化裝的？」

孟三彥插口道：「魚帮主，咱們先談談小女如何？」

美人帮主微微一笑道：「也好。」

孟三彥道：「粘艷娥是貴帮之人？」

美人帮主頷首道：「不錯，她是妾身的護法之一。」

孟三彥道：「魚幫主爲何敎唆她搶走小女？」

美人幫主道：「沒有這回事。」

孟三彥冷笑道：「沒有麼？」

美人幫主道：「是的，那是她私人的行爲，與敝幫無關。」

語氣平靜，態度也很鎭靜，就好像粘艷娥的刼走孟凡，當眞與她無關似的。

孟三彥道：「有關無關，我也不想追究，如今只請魚幫主釋放小女，讓我帶回去就是了。」

美人幫主道：「令愛已不在此地。」

孟三彥面色一變道：「哪裏去了？」

美人幫主道：「尊夫人帶走了。」

孟三彥又冷笑道：「眞的麼？」

美人幫主道：「眞的，大約半月前，她向妾身告假，說有私事要離開數日，妾身准了，她便隨身帶着一個名叫古金蓮的養女離去，過了幾天，她回來了，帶來了令愛孟凡，妾身一知那位姑娘即是孟大俠的千金時，立刻命她帶回去，或者帶離此地，因爲妾身知道這件事會引起厤煩，而且說句實在話，令愛姿色平平，也不够資格留在我們美人幫中。尊夫人聽了之後，就將令愛帶走了。」

孟三彥問道：「帶往何處？」

美人幫主道：「她說要帶令愛四處玩玩，過一陣後，假如令愛仍無意與她同住，便帶回交還孟大俠。」

孟三彥沉着臉道：「請恕孟某人出言無狀，魚幫主所言，雖極合情合理，但孟某人却不能就此相信！」

美人幫主道：「孟大俠只要再仔細想想，就會相信妾身所言屬實，因爲第一，敝幫與孟大俠毫無過節，沒有刼擄令愛的理由；第二，我們美人幫只收容美人，令愛不是美人，所以我們不會要她！」

孟三彥道：「小女雖非美人，却是妳的護法粘艷娥的女兒！」

美人幫主道：「妾身不會因此關係，而協助她刼走令愛，孟大俠若仍不相信，可以在谷中搜一搜看。」

孟三彥冷冷一笑道：「貴谷房屋如此之多，叫孟某人如何搜尋？」



美人幫主向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望了一眼，說道：「孟大俠可請白掌門人和麥少俠幫忙，而且可以慢慢的搜查，愛搜幾天就搜幾天，直到孟大俠滿意爲止。」

孟三彥不由躊躇起來。

他沒有想到會有這種演變，更未料到美人幫主如此「坦誠」，假如美人幫主一口否認刼擄他女兒，事情反而好辦，可以用武力解決，但是現在她却承認粘艷娥確曾帶女兒到此，又允許他可以在谷中任意搜尋，這就使他感到無話可說了。

他沉默良久，才又開口道：「粘艷娥既是魚幫主的護法，她要離開，照理應該把她的行踪告訴魚幫主才對吧？」

美人幫主道：「本來應該如此，但她確實沒有說明去向，因爲她在離去之前，並沒有決定要去何處。」

孟三彥道：「魚幫主應該想到孟某人會前來追究，爲何不問她的行踪呢？」

美人幫主道：「抱歉，妾身並未料到孟大俠會找到此處，敝幫這個地方，外人是不知道的。」

孟三彥又沉默有頃，才道：「無論如何，她是魚幫主的護法，總不能無限期的離開魚幫主吧？」

美人幫主道：「當然，不過最近敝幫無事可做，她也許不會很快回來。」

孟三彥道：「再過二十多天，魚幫主便有潼關之行，到時她回不回來？」

美人幫主道：「潼關之行，妾身並未打算帶很多人去，所以到時她回不回谷，妾身也不敢說，不過孟大俠若願意等，不妨留下來。」

孟三彥道：「我一個男人留在貴谷，魚幫主不覺不方便麼？」

美人幫主道：「雖然有些不便，但爲了使孟大俠釋疑，也只好如此了。」

語聲微停，繼道：「只有一件，敝幫每日早晨都要入『美人池』沐浴半個時辰，那段時候，還請孟大俠委屈一下，留在房中不要出來。」

孟三彥轉對終南一劍仙道：「孟某人決定留下來等候，白掌門人呢？」

美人幫主搶着道：「妾身非常歡迎白掌門人和麥少俠留下來。」

終南一劍仙覺得自己是一派掌門人，要在「女人國」中盤桓二十多天之久，傳到江湖上去，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因之頗感爲難地道：「我想……老夫和小徒還是離開的好……」

美人幫主笑道：「白掌門人不是打算去潼關與崆峒派司空掌門人及妾身會合，然後一道上華山的麼？」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道：「是的，不過——」

美人幫主打岔道：「此地距潼關不太遠，賢師徒便在此暫住數十日，然後我們一道去潼關豈不甚佳？」

不容終南一劍仙開口，又接着說道：「假如白掌門人認爲不便留在我們美人幫中，便是瞧不起敝幫了，說句實話，敝幫雖然都是女人，但却是清清白白的，我們雖非出家人，但過的却是出家人的生活！」

終南一劍仙只得連連點頭道：「這個老夫明白，這個老夫明白……」

美人幫主道：「而且，我們可以藉此機會研究如何對付華山派，追回武林金獅；再說眼下整個武林中無人不知貴派與敝幫在共同追尋武林金獅，白掌門人留在敝幫，縱然有人知道，誰又敢妄說閒話呢？」

終南一劍仙沉吟道：「唔……」

美人幫主轉望麥飛龍微笑道：「麥少俠，你說是不是呢？」

麥飛龍也只好點頭道：「是的……」

終南一劍仙回對侍立身後的麥飛龍問道：「飛龍，你說咱們該留下來麼？」

麥飛龍想了想，答道：「是的，咱們該留下來陪伴孟大俠，否則孟大俠一人留在此處，會太孤單寂寞。」

終南一劍仙聽了「孤單」兩字，也想到萬一美人幫將對孟三彥不利，對他能極危險，不由點頭道：「對，那麼咱們留下來吧！」

美人幫主很高興，笑道：「敝谷有一間賓舘可供三位居住，等下妾身帶三位去看看。」

說到此，轉對一個侍女吩咐道：「傳話下去，立刻在『美人殿』擺設宴席！」

那侍女應聲一福，出殿而去。

孟三彥道：「魚幫主不必把孟某人當作客人看待，老實說孟某人決定留下來，確想照魚幫主的允許在貴谷搜一搜呢！」

美人幫主笑道：「孟大俠要怎麼搜都可以，但妾身却不能不把孟大俠視爲貴客。」

輕脆的笑了兩聲，又道：「總之，總有一天，孟大俠會明白妾身不是你的敵人！」

孟三彥淡淡道：「但願如此。」

美人幫主不再接腔，轉望終南一劍仙道：「白掌門人，依您的看法，華山派的連掌門人爲何要竊去武林金獅？」

終南一劍仙道：「華山派與崆峒派一向不太和睦，據說起因於崆峒派門下在武林競技場上殺了他

們華山派的一個門下，連掌門人認爲崆峒派門下出手太狠，因此懷恨在心，所以這次連掌門人使人竊去武林金獅，必是一種報復的行動。」

美人幫主道：「但是聰明如連天璧，爲何不想想這件事的後果呢？」

終南一劍嘆道：「正是，他該想想一旦被破獲後的後果——氣，眞能蒙蔽人的心智啊！」

美人幫主道：「如今他們華山派是完了，竊盜罪名，將使他們陷於萬刼不復之地。」

終南一劍仙道：「不過，武林金獅是不是他們偸的，老夫仍然有些懷疑。」

美人幫主道：「證據確鑿，還有甚麼疑問？」

終南一劍仙道：「魚幫主所謂證據，是指牛長安在會英閣看見『黑天神西門世輝』一節？」

美人幫主道：「是呀！」

終南一劍仙道：「可疑之處就在這裏，要知『黑天神西門世輝』並非無名小卒，江湖上認識他的人不少，連天璧若要使人透露武林金獅被掉包的消息，應該找個無人認識的無名小卒才對。」

美人幫主道：「白掌門人懷疑是別人化裝成『黑天神西門世輝』的模樣，企圖嫁禍華山派？」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

美人幫主冷笑一聲，道：「不，妾身敢說絕對不是！」

終南一劍仙反問道：「魚幫主有何高見？」

美人幫主道：「假如是別人化裝成『黑天神西門世輝』企圖嫁禍華山派，則後來他便不會去殺人滅口——刀不留人歐陽壽，酒鬼那伯海及會英閣三名跑堂之死，都是他們在殺人滅口的證據，所以妾身認爲在會英閣透露消息之人，是『黑天神西門世輝』不假，連天璧當初因未想到『黑天神西門世輝』會被人認出，故派他去會英閣透露消息，等到想到不妥，便趕快派人暗殺歐陽壽等人了！」

終南一劍仙覺得她的分析亦有道理，點頭道：「唔，是的……」

美人幫主道：「咱們見到連天璧時，要是他死不認帳，白掌門人打算如何對付？」

終南一劍仙反問道：「魚幫主之意呢？」

美人幫主笑道：「你是現任武林盟主，該由你出主意才是！」

終南一劍仙道：「茲事體大，等見到連掌門人再見機而爲吧。」

美人幫主道：「妾身倒有個主意，屆時他若肯好好交還武林金獅，咱們便勸司空掌門人息事寧人，但他若死不認帳，那麼白掌門人便可以武林盟主的身份，下令囚禁他！」

終南一劍仙一驚道：「囚禁他！」

美人幫主道：「是的，你是武林盟主，有權囚禁任何人！」

終南一劍仙期期然以爲不可的道：「可是，他是一派之主，囚禁他等於毀了他們華山派的名譽，此事恐怕不妥……」

美人幫主冷笑道：「他不要臉在先，你又何必顧慮他們的名譽？」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老夫相信他也不肯束手就擒！」

美人幫主道：「他若反抗，那更好，以咱們三個幫派之力，要擒下他可說易如反掌！」

終南一劍仙苦笑道：「擒下他，又能對他怎樣呢？」

美人幫主道：「擒下他後，你可以正告他們華山派的人，要他們限期交出武林金獅，否則召開武林大會，把他們的罪行公佈天下，叫他們華山派的人永遠抬不起頭來！」

終南一劍仙聳聳肩道：「這件事關係一派的存亡，須得仔細斟酌，從長計議……」

美人幫主道：「無論怎麼說，咱們既然有證據，就不怕無法向天下人交代，此事非這樣辦便無法逼他們交出武林金獅！」

孟三彥忽然開口道：「對不起，這件事孟某人不知可否置喙？」

美人幫主一笑道：「孟大俠請說不妨。」

孟三彥淸了淸喉嚨，說道：「孟某人以爲，能夠追回武林金獅固好，萬一不能，那也沒甚要緊，因爲武林金獅乃是代表一種榮譽，其本身實無眞假之別；你們已經在競技大會上獲勝，崆峒派也賠償了一隻武林金獅，就把它當作眞的亦無不可。」

美人幫主斷然道：「不行，非把眞武林金獅追回不可！」

孟三彥問道：「理由何在？」

美人幫主冷聲道：「武林金獅不僅代表榮譽，而且代表武林盟主的尊嚴，我們若不追回它，武林朋友便會譏笑我們無能！」

孟三彥道：「武林金獅又不是你們遺失的，無能的應該是崆峒派，不是你們啊。」

美人幫主道：「但我們已在衆目睽睽的武林競技大會上親手檢收了武林金獅，當時既未發現它是贋品，也等於是我們丟了一隻武林金獅。」

語聲一頓，又以堅定的語氣道：「總之，爲了不使竊獅者逍遙法外，我們也非追究到底不可！」

孟三彥點點頭，不再開口了。

這時，一個美人走入殿來。她是勝雪紅。



她向終南一劍仙三人襝衽一福，才轉對美人幫主說道：「啓稟幫主，酒席準備好了。」

美人幫主點點頭，道：「妳去叫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還有妳，七人一齊到『美人殿』陪客。」

勝雪紅應聲退去。

美人幫主隨亦盈盈而起，向終南一劍仙含笑道：「三位請隨妾身移駕『美人殿』吧！」

語畢，領路走出。

終南一劍仙三人起身跟出，隨着她來到另一座金碧輝煌的殿閣。

殿階下，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七女已在列隊恭候。

殿中，擺着一桌酒席，數名侍女肅立於殿中兩側，或抱琴，或擎羽扇，或執巾帨，嫣紅膩翠，一個個明眸皓齒，姿色不遜花鳳等人！

美人幫主延客入殿，終南一劍仙三人落座之後，花鳳七女才跟着入席，於是酒宴開始了。

細樂聲起。

一名侍女上前斟酒。

美人幫主舉起第一杯酒道：「三位請。」左手微撩黑紗，將第一杯酒飲了下去。

這是江湖禮節，主人飲下第一杯酒，是向客人表示酒中無毒。

於是，終南一劍仙三人也飲下了第一杯酒。花鳳七女則淺嚐即止。

美人幫主笑道：「山中無佳肴，三位請不要客氣。」

終南一劍仙道：「好說……」

酒過三巡，氣氛漸趨融洽。

終南一劍仙環顧左右侍女，笑道：「貴幫名之曰『美人幫』，果然名符其實，個個都是沉魚落雁美賽西施的姑娘！」

美人幫主含笑道：「多謝掌門人誇獎，今後還望掌門人多多支持。」

終南一劍仙道：「不敢，貴幫創立伊始，即在武林競技大會上一鳴驚人，今後武林可說是貴帮的天下了。」

美人帮主一瞥麥飛龍，笑了笑，道：「說到在競技大會上的成就，敝帮七個女子，還不及令徒一人哩！」

終南一劍仙道：「那裏，小徒只是運氣較好罷了。」

美人帮主忽然轉對麥飛龍笑問道：「麥少俠，雪紅和你一道追查武林金獅時，有沒有給你增添麻煩？」

麥飛龍道：「沒有，勝姑娘聰明才智遠勝小可，小可與她共事，至感愉快。」

美人帮主道：「雪紅也很稱讚你，不過她說你不喜歡太能幹的女人，不知有沒有這回事？」

麥飛龍尷尬的笑道：「那……只是說笑罷了，其實……其實能幹的女人有何不好？」

美人帮主微笑道：「但願你這是眞心話。」

麥飛龍連連點頭道：「眞的！眞的！小可對能幹的女人一向佩服得緊！」

美人帮主道：「那麼，你想不想將來娶一房很能幹的妻子？」

麥飛龍面上發紅，窘迫地說道：「當……當然啊！」

美人帮主妙目一轉，移望終南一劍仙笑道：「白掌門人，本屆武林盟主由貴我兩派分任，這也可以說是珠聯璧合，不知掌門人願否親上加親？」

終南一劍仙哈哈笑道：「固所願也，可惜小徒已經屬意一位姑娘……」

美人帮主注目問道：「是誰家姑娘？」

終南一劍仙一指半瞎子孟三彥，笑道：「便是孟大俠的掌上明珠，孟凡姑娘！」

美人帮主大感意外，藏在黑紗後面的一張欺雪花貌很清楚的現出一片驚訝之色，轉對麥飛龍問道：「眞的麼？」

麥飛龍甚窘，但毫不猶豫的點一點頭，道：「眞的！」

美人帮主詫聲道：「你……不是說喜歡娶能幹的女人爲妻？」

孟三彥聽了大感不快，佛然道：「魚帮主，妳認爲小女不能幹是不是？」

美人帮主挺眉一笑，說道：「令愛或許很能幹，但妾身麾下的這些姑娘，敢說絕不比外面的姑娘差！」

孟三彥乾笑道：「是麼？」

美人帮主道：「是的，妾身的這些姑娘，琴棋詩畫，武功文學，均有很深的造詣，敢說比一般男人還强！」

孟三彥道：「小女對琴棋詩畫，雖然所知有限，但她有幾樣本事，恐怕不是貴帮姑娘所能望其項背的。」

美人帮主笑道：「說來聽聽！」

孟三彥傲然道：「小女會燒飯，洗衣，縫衣裳，養鴨子！」

美人帮主「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燒飯，洗衣，縫衣裳，養鴨子也算是本事麼？」

孟三彥點頭道：「不錯，是很切實際的本事，貴帮姑娘人人都會這些本事麼？」

美人帮主不屑的笑了笑，道：「敝帮姑娘才不學那些黃臉婆的本事，將來如若出嫁了，過的將是貴夫人的日子，燒飯，洗衣等瑣事，自然有下人去操勞。」

孟三彥道：「我想，麥少俠一定不喜歡一個不會操勞家務的妻子！」

美人帮主轉顧麥飛龍問道：「麥少俠，你忍心讓你的妻子操勞家務麼？」

麥飛龍道：「小可以爲，那是她應該做的事，自古以來，男主外女主內……」

美人帮主截口笑道：「不，這種道理是你們男人立下的，是不公平的，試想女人也是人，憑甚麼註定要做那些乏味而辛苦的家事？」

孟三彥挿口道：「那麼，下人也是人，憑甚麼要做那些家事？」

美人帮主道：「那是因爲他們心甘情願，而且有月銀可拿。」

麥飛龍看見他們有繼續爭論下去的趨勢，忙的笑道：「好了，換個話題談談吧！」

美人帮主脆笑道：「談甚麼好呢？」

麥飛龍道：「小可斗胆要請敎帮主一件事，希望帮主不要生氣。」

美人帮主道：「妾身身爲主人，豈能妄動無名，麥少俠儘管問便了。」

麥飛龍道：「方才小可等入谷時，曾見貴帮許多姑娘穿着那種緊身衣褲，看來十分怪異，帮主要她們穿那種衣服，用意何在？」

美人帮主笑道：「用意有二：一在打破傳統束縛，消除害羞之心；二在便利行動，此地樹林濃密，若穿一般女人所穿的衣裳，出入極不方便。」

麥飛龍笑道：「在此之前，小可也見過有人穿那種型式的衣服。」

美人帮主輕「噢」一聲道：「是誰？」

麥飛龍道：「金身怪人！」

美人帮主臉色微變，格格一笑道：「麥少俠該不致懷疑那兩個『金身怪人』是敝帮之人吧？」

麥飛龍道：「不敢。」

美人帮主笑道：「那兩個『金身怪人』姑不論他們是不是華山派的人，麥少俠一定知道他們是竊走武林金獅之人對不？」

麥飛龍點頭道：「對。」

美人帮主道：「而如果他們是敝帮之人，那隻武林金獅，已在敝帮手裏，妾身豈會自找麻煩，在競技大會上，指出貴我雙方得到的那隻金獅是贋品麼？」

麥飛龍又點一點頭，道：「對，所以小可絕不懷疑貴帮。」

美人帮主舉杯肅容道：「來，來，大家盡飲此杯……」

× × ×

美人殿左方數十丈外，靠近谷壁之處，建有一間優雅的賓館。

這間賓館自成一院落，四周圍着高牆，進了賓館之後，便看不見美人帮的姑娘，在谷中活動的情形。

酒宴一罷，美人帮主親領終南一劍仙三人來到賓館，派三個侍女服侍他們，臨走之際，她向半瞎子孟三彥笑道：「孟大俠，如今快黑了，你是打算馬上開始搜索？還是明早再開始搜索？」

孟三彥聳聳肩道：「在下視力不佳，還是明早再說吧！」

美人帮主含笑道：「那麼，三位多歇歇，妾身失陪了。」

語畢，一福而去。

終南一劍仙見她走了後，立刻轉對那三個侍女道：「妳們也去吧！」

那三個侍女一齊施禮答道：「奴家等奉命侍候三位，不敢無故離開。」

終南一劍仙道：「老夫三人不需要別人侍候，妳們但去不妨。」

三侍女面面相覷，似感爲難。

終南一劍仙又道：「貴帮主若問起，就說是老夫的意思，有道是主人順客意，她不會責怪妳們的，去吧！」

三侍女畧一猶豫，才施禮退了出去。

終南一劍仙接着向麥飛龍說道：「飛龍，你去關上牆門。」

麥飛龍出去把牆門關上。

終南一劍仙轉對孟三彥笑道：「孟大俠，有一句話說『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鼻』，咱們最好把這賓館察看一遍，然後才可睡覺。」

孟三彥點頭道：「有道理！」

於是，三人和管家婆，開始在賓館中，搜察起來。

賓館有一間茶廳，十幾間客房，他們仔細的逐一搜察，直到確定館中未躲藏着人，才回到茶廳坐下。

孟三彥見桌上放有各種新鮮水果，便拿了兩顆水蜜桃遞給管家婆，說道：「管家婆，你到屋上去，若見有人越牆進來，就來通知我，懂不懂？」

管家婆「喋喋」叫了兩聲，跑了出去。

孟三彥舒了一口氣，笑道：「好了，咱們可以放心交談了。」



終南一劍仙說道：「你對她說的話，相信不相信？」

孟三彥搖頭道：「我也無法斷定，她說的很有道理，我和她沒有過節，她沒有刦擄小女的理由，而且小女確非美人，她不可能讓小女留在美人谷。不過，她說的可能也有不實之處，例如她說不知道粘艷娥的行踪，我可不大相信！」

麥飛龍道：「不錯，令愛不在此處可能是實情，但她一定知道尊夫人去了何處！」

孟三彥揚揚眉毛道：「若非看在貴派正在與她們合力追究武林金獅的情份上，我眞想使用武力迫她說出粘艷娥的去處！」

終南一劍仙凝容道：「孟大俠該顧慮的倒不是這個……」

孟三彥道：「不然是甚麼？」

終南一劍仙道：「是動手之下能否獲勝的問題，你孟大俠的一身武學，老夫自然不敢懷疑，但你也看得出她絕非易舉之輩，而且，她帮下的高手絕不止花鳳等幾個姑娘，一旦動手，你恐怕討不了甚麼便宜。」

孟三彥冷笑道：「她們美人帮總算已在武林中成了名，白兄認爲她們敢以多取勝麼？」

終南一劍仙放低聲音笑道：「你若把她們當作君子看待，那就大錯特錯了，女人情急之下，甚麼事幹不出來？」

孟三彥輕輕一嘆道：「依白兄之見，我應該怎麼辦？」

終南一劍仙道：「等！」

孟三彥道：「那潑婦若不回來呢？」

終南一劍仙道：「她既是美人帮的護法，遲早必會回來，你只要耐心的在此等下去，總有見到她的一天。」

孟三彥苦笑道：「只怕等到她的時候，小女已經遭殃矣！」

終南一劍仙道：「虎毒不食子，她總不致於對自己的女兒下毒手吧？」

孟三彥嘆口氣道：「我是怕她把小女送入火坑，那潑婦只知道享受豪華的生活，根本不知羞恥爲何物。」

終南一劍仙道：「令愛不是個弱女子，她不會乖乖就範的，你放心好了。」

孟三彥道：「再過二十多天後，白兄便將與她們同往華山，那時那潑婦若尚未返回美人谷，我該怎麼辦？」

終南一劍仙道：「繼續等下去！」

孟三彥不以爲然道：「這成麼？」

終南一劍仙道：「她已知道老夫與你交非泛泛，不敢加害你的。」

孟三彥道：「那潑婦若是回來，她會不會衞護她？」

終南一劍仙道：「這一點，明天咱們可和她講明白，請她命令尊夫人交還令愛，她若答應了，到時候便不會出面衞護尊夫人。」

孟三彥點點頭，無可奈何地道：「也罷，我就跟她們磨到底！」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明天你不必煞有介事的在谷中搜查，只告訴她決定在美人谷等下來就是了，不要與她抓破臉，對你較有利。」

孟三彥又點點頭。

終南一劍仙頓了頓，轉對麥飛龍問道：「飛龍，你說那些姑娘所穿的緊身衣褲，其型式當眞與『金身怪人』相同麼？」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只有兩點不同：一是『金身怪人』渾身金光閃閃，好像是獸皮製成的，二是『金身怪人』連頭部都蒙住，而那些姑娘却沒有。」

終南一劍仙沉吟道：「哼，假如說『金身怪人』與她們毫無關係，衣服相同只是一種巧合，那也未免太巧了！」

麥飛龍道：「弟子也是這樣想，但她說的道理又那樣無懈可擊，假如那兩個『金身怪人』是她的人，那麼她已經得到了武林金獅，爲何又要在競技大會上指出那隻武林金獅是假的？」

終南一劍仙目中閃動精芒，沉聲道：「她的目的可能不在那隻武林金獅，而是要挑起武林糾紛，讓崆峒派和華山派火併！」

麥飛龍吃驚道：「也就是說她們設下這陰謀，用意在讓我們男人拚個兩敗俱傷，她們則坐收漁人之利？」

終南一劍仙點頭道：「對了！她已說得很明白，她創組美人帮的目的，就是要和我們男人爭强鬥勝，把幾千年來男比女强的觀念扭轉過來。」

孟三彥笑了笑，道：「然後要我們男人嫁給女人？」

終南一劍仙道：「不錯！」

孟三彥失笑道：「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終南一劍仙道：「這種想法當然違悖常理，但自古以來女人被男人欺壓太久了，難免有少數不甘雌伏的聰明女子不想起而反抗，特別是婚姻不美滿的女子，更會有這種想法。」

孟三彥道：「造成婚姻不美滿的原因，可不完全是我們男人之過，你知道，有許多女人愛慕虛榮，得隴望蜀，貪得無厭，我那潑婦，便是這類女人

呢！」

麥飛龍插口道：「如果美人帮主，也是這樣的女人，難怪她要創組美人帮，與我們男人爭一日之長短，不過，那些姑娘又怎麼說？她們還未出嫁，還未吃過男人的苦頭，爲何要跟着美人帮來興風作浪呢？」

終南一劍仙道：「一句話，無知而已！」

麥飛龍道：「但她們都很聰明啊。」

終南一劍仙道：「不錯，她們都很聰慧，但她們可能自小就被美人帮主灌輸下歪曲的思想，而且在美人帮主養育成人之下，她們自然會絕對服從她，認爲她的一切措施都是對的。」

孟三彥笑道：「但我敢說，總有一天，她們會反抗她！」

麥飛龍轉望他問道：「爲甚麼？」

孟三彥低聲笑道：「因爲每個少女都會動情，都需要男人的愛！」

麥飛龍道：「可是，美人帮主好像並不反對她們去愛男人呀！」

孟三彥搖頭道：「不，她只准她們去征服男人，絕不准她們去愛男人，而征服男人和愛男人是有着很大的分別的，而大多數的男人只願去愛一個女人，却不願被女人所征服，所以我相信美人帮主遲早會遭到衆叛親離的命運。」

終南一劍仙道：「對，是所謂女大不中留。」

孟三彥笑了笑道：「現在把話說回來，你們是不是懷疑武林金獅是她們偷的？」

終南一劍仙道：「很難說……」

麥飛龍道：「華山派與美人帮之間，弟子覺得華山派的嫌疑較重，因爲美人帮已在競技大會上獲勝，已在武林中佔了一席地位，一年半之後，她們且是武林盟主，可以運用武林盟主的權利爲所欲爲，她們實不必自動揭穿武林金獅被掉包的秘密，而且那位勝姑娘與弟子共處了將近一月之久，弟子覺得她的言行並無虛僞之處。」

終南一劍仙點頭不語。

麥飛龍又道：「此外，方才美人帮主說的亦極有道理，假如在會英閣透露消息的『黑天神西門世輝』是別人化裝的，他就不必殺人滅口，所以可證明窃獅者八成是華山派——」

語方至此，忽聽牆門外「砰砰砰」的有人在敲門！

終南一劍仙皺眉道：「是誰來了？」

麥飛龍起身道：「弟子去看看。」

他快步走出茶廳，來到牆門前，開聲問道：「是那一位？」

「是我。」

勝雪紅的聲音！

麥飛龍打開牆門，拱手一禮，道：「勝姑娘還沒睡？」

勝雪紅嫣然一笑，道：「天剛黑，如何睡得着呀！」

麥飛龍含笑道：「有何賜教？」

勝雪紅道：「沒甚麼，月色如此之美，何不出來溜躂溜躂？」

麥飛龍略一躊躇，笑問道：「有話要說？」

勝雪紅點頭道：「是的。」

麥飛龍道：「那麼，我去稟過家師再來。」

他回到茶廳上，向師父低聲道：「師父，勝姑娘來邀弟子出去走走，說有話要同弟子說，弟子可以跟她去去麼？」

終南一劍仙思忖有頃，頷首道：「好，但要提高警覺，莫惹出麻煩。」

麥飛龍恭聲應是，轉身而出，順手把牆門帶上，笑道：「走吧！」

勝雪紅舉手遙指美人殿後道：「那邊有一座花園，我們到花園去。」

於是，兩人緩步朝花園走來。

月光下的美人谷，看來十分恬靜幽美，皎潔的月光，彷彿一池清水，把整個美人谷淹在水中，谷中的樹木，宛如水藻，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映下各種美妙的姿態。

麥飛龍心曠神悅的說道：「這地方，眞是美麗極了！」

勝雪紅笑道：「如果你願意，可以長久逗留下來。」

麥飛龍道：「可惜我不是女人，如果我是女人的話，眞願意永遠留在此處，一輩子不嫁人都沒關係。」

勝雪紅道：「你在挖苦我們？」

麥飛龍訝笑道：「挖苦？妳怎麼會這樣想？難道你認爲美人谷不值得留戀麼？」

勝雪紅面現一絲羞笑道：「美人谷雖然值得留戀，但是我們女人總是要……要嫁人的。」

麥飛龍笑道：「眞的麼？」

勝雪紅道：「我們也是人！」

麥飛龍聳聳肩，道：「我一直以爲你們不需要男人……」

勝雪紅道：「你弄錯了，我們美人帮只想和男人爭取公平的地位和權利，並非不要男人。」

麥飛龍輕哦一聲，笑道：「那麼，你們嫁了人後，如何去和男人爭取地位和權利呢？」

勝雪紅道：「我們帮主教導我們要找一個肯尊



重女人和願意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我們的男人才嫁給他，這樣便等於爭取到了。」

麥飛龍道：「由誰當家？」

勝雪紅道：「夫婦共當。」

麥飛龍道：「由誰操勞家務？」

勝雪紅道：「也是夫婦一起動手。」

麥飛龍道：「誰去謀生？」

勝雪紅道：「一起去。」

麥飛龍道：「生孩子呢？」

勝雪紅一怔道：「生孩子怎樣？」

麥飛龍道：「孩子是由你們女人的肚子裏跑出來的，既然你們甚麼事都要男女共同處理，生孩子也該一家生一個才是吧？」

勝雪紅赧然道：「你胡扯，你們男人怎麼能生孩子？」

麥飛龍道：「所以說啊，你們若要事事講求公平，那便是違反天理，也就是胡鬧！」

勝雪紅道：「除了生孩子男人無法分担之外，我以爲其他的事情均可公平分配。」

麥飛龍道：「你懂不懂陰陽相息之理？」

勝雪紅道：「別說得太玄啦！」

麥飛龍道：「那麼，就說淺顯一些的道理，你知道稻是從土裏生長出來的，但有土而無水，稻子絕對不能生長，所以水是陽，土是陰，有水無土不行，有土無水也不行，必須兩相配合，天地萬物才能生生不息，所以陰陽乃宇宙本體中的兩種不同能力，合則生，分則死，你既然生爲女人，又何必事事要跟男人看齊？」

勝雪紅似覺有理，不由沉默下來。

這時，兩人已走入花園，園裏種植着許多奇花異樹，當中有一座書軒，雕梁畫棟，玉砌朱欄，極之古雅可愛，旁邊還有一灣荷池，池上架着小橋，環池是一條彎曲的斜徑，竹石花柳，錯落水濱，景色令人沉醉。

勝雪紅領先登上書軒，笑道：「我們在此坐坐吧。」

麥飛龍憑欄瀏覽園中景色，說道：「這園中很美，怎麼不見別的姑娘進來？」

勝雪紅道：「我們看慣了，已不覺稀奇，所以大家都不來了。」

麥飛龍坐了下來，說道：「勝姑娘，妳有甚麼話要跟我說麼？」

勝雪紅道：「我已遵照你的指示，派一名護花使者去會英閣貼了布告，相信屆時會有更多的證人出來指證。」

麥飛龍道：「很好。」

勝雪紅目光投到他的腿上，問道：「你的腿傷還沒痊癒麼？」

麥飛龍道：「快了，過些天即可痊癒如初。」

勝雪紅微笑道：「眞想不到，我們這樣快又見面……」

麥飛龍道：「可不是，一切都太巧了，想不到我受傷會爲孟大俠父女所救，更沒想到貴帮粘護法會在我養傷的時候前去搶走孟姑娘。」

勝雪紅道：「粘護法搶走孟姑娘，我們帮主事先的確不知道。」

麥飛龍道：「這一點我願相信，不過如說貴帮主不知粘護法的行踪，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勝雪紅道：「這也是實情，粘護法因見帮主不准她女兒留在美人谷頗表不滿，所以離開之前，便未向帮主說明欲去何處。」

麥飛龍緘默不語。

勝雪紅注目問道：「你……你當眞是喜歡孟姑娘？」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

勝雪紅悽婉的垂下螓首。

麥飛龍心頭怦然一動，笑道：「妳怎麼啦？」

勝雪紅低首輕聲道：「我……我很羡慕孟姑娘，不過……我想不通我到底那一點比不上她？」

麥飛龍沒想到她果然愛上了自己，當下收歛笑容道：「我想，這是緣份。」

勝雪紅仰起玉面，眸中淚光盈盈，强笑道：「不，我不相信那是緣份！」

麥飛龍一怔道：「此話怎講？」

勝雪紅道：「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同她好，要氣我！」

麥飛龍發愕道：「妳怎麼這樣說啊？」

勝雪紅悽然一笑道：「因爲你不贊成我們美人帮的立帮宗旨，所以才故意和一個姿色平平的姑娘要好，其實，我雖是美人帮的人，但我絕不是如你想像中的那種女人，我一樣會燒飯，洗衣，處理家務！」

麥飛龍忙道：「快不要說這種話，被貴帮之人聽去了，貴帮主必會處罰妳。」

勝雪紅道：「我不怕，只要你對我有情意，要我脫離美人帮，我也願意！」

麥飛龍道：「勝姑娘，妳太衝動了。」

勝雪紅舉袖拭去淚水，幽怨的凝注着他，道：「你難道看不出來我對你的情意？你爲甚麼叫我傷心？」

麥飛龍甚感尷尬，他喜歡孟凡，絕非要氣她，他雖然和她一道走了幾千里路，可從沒對她生起一絲絲的愛意，但是他不能把「我不喜歡妳」說出口

，他不忍心去傷害一個姑娘的自尊心。

所以他感到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勝雪紅轉頭四下望了望，忽然移身靠近去，伸出玉手按上他手背，滿面流露企求之色，輕聲道：「忘了那位孟姑娘，不要再叫我傷心，好麼？」

麥飛龍好像接觸到一朵帶刺的玫瑰花，慌忙移身退開數寸，道：「不，妳聽我說，我……」

勝雪紅突然倒入他懷中，含羞道：「別說了，你現在已經明白我對你的情意，只要你忘了那位孟姑娘，我……我就是你的人！」

麥飛龍感到事態嚴重，不能不把話說清楚了，當即推開她，肅容道：「妳聽我說，我是眞心眞意在喜歡孟姑娘！」

勝雪紅驚愕道：「爲甚麼？我那一點比不上她了？」

麥飛龍道：「不是比得上比不上的問題，我就喜歡她！」

勝雪紅絕望的叫一聲，道：「眞的？」

麥飛龍點頭道：「眞的！」

勝雪紅兩行珠淚，順腮而下，瞪望他道：「我呢？」

麥飛龍道：「抱歉，男女間的感情是勉强不得的，我祝福妳找到一位比我更强的男人。」

勝雪紅哭道：「不！不！你不能這樣對待我！你不能這樣忍心拋棄我！我只愛你一個，我不喜歡別的男人……」

麥飛龍站起身子，拱手一揖道：「對不起，我要回賓館歇息了。」

說罷，大步走出書軒，急急往園外走去。

勝雪紅輕聲喚道：「飛龍哥，你別走，請你別走……」語聲，傷心欲絕，柔腸寸斷！

麥飛龍充耳不聞，走出花園，一逕返回賓館而去。

而當他走出花園不久，一個女人就在書軒附近出現了。

她是美人帮主！

她輕移蓮步，幽靈般的走上書軒。

勝雪紅起身拭乾眼淚，哭道：「帮主，我失敗了。」

美人帮主含笑道：「哼，倒沒想到這小子心腸這樣硬啊！」

勝雪紅道：「可不是，我已經使盡渾身解數了，他和一般青年不一樣。」

美人帮主道：「別急，他剛剛入谷，對我們還有警戒之心，慢慢來吧。」

勝雪紅道：「不，我看得出來，他不會喜歡我的，他的意志很堅定，像個鐵打的人。」

美人帮主微微一笑，說道：「傻丫頭，妳見過不吃葷的貓沒有？告訴妳，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不好色的，妳只要緊纏住他不放鬆，總有一天他會屈服的！」

勝雪紅道：「我覺得應該改變戰畧才行……」

美人帮主道：「改變戰畧？」

勝雪紅道：「用强！」

美人帮主訝笑道：「妳是說使用助情花？」

勝雪紅道：「是的！」

美人帮主沉思一陣，道：「嗯，這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武林金獅尚無着落，我們似乎不必操之過急……」

勝雪紅道：「武林金獅分明是被華山派竊去的，怎說尚無着落呢？」

美人帮主道：「我還有一些懷疑。」

勝雪紅道：「我看不用懷疑了。」

美人帮主道：「妳不妨想想看，華山派掌門人連天璧並不知道那個秘密，他爲何要竊走武林金獅呢？」

勝雪紅道：「他竊走武林金獅，目的是要打擊崆峒派呀！」

美人帮主搖搖頭。

勝雪紅道：「若非華山派竊去的，那就是崆峒派監守自盜了。」

美人帮主道：「頗有可能，不過還有一個人的嫌疑更大……」

勝雪紅問道：「誰？」

美人帮主道：「病美人水香蘭。」

勝雪紅吃驚道：「哦……」

美人帮主道：「當今天下，除我之外，只有她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

勝雪紅道：「帮主可知她住居何處？」

美人帮主道：「不大清楚，不過我遲早可以打聽出來的。」

勝雪紅道：「如果是她，那就麻煩了。」

美人帮主蛾眉一振道：「麻煩？怎麼說？」

勝雪紅道：「帮主以前好像說過『病美人水香蘭』的武功不在你之下？」

美人帮主冷笑道：「不錯，我要勝她確實不易，但她要擊敗我也一樣很困難！」

勝雪紅道：「如果竊走武林金獅的，確是『病美人水香蘭』，那麼，我們就不須和終南派共同追討了。」

美人帮主道：「是的，所以妳說要對麥飛龍使用『助情花』，爲時尚早。」



勝雪紅道：「但不論能否追回武林金獅，終南派總是目前的武林盟主，我們若能控制麥飛龍，對我們豈不很有利？」

美人帮主道：「白一逸不是好相與之人，我怕弄巧成拙，此事慢慢再說吧。」

勝雪紅嘟嘟櫻唇道：「可是，我實在不甘心爭不過孟凡那個醜丫頭！」

美人帮主笑了笑，道：「怎地，妳眞愛上麥飛龍了？」

勝雪紅搖頭道：「不是，我是說我長得比孟凡好看數倍，若爭不過她，大家會譏笑我的。而且，這對本帮的名氣也是一個打擊，大家會說：『美人帮的姑娘有什麼了不起？到底還是贏不了麥飛龍的心』……」

美人帮主舉手拍拍她的肩膀，含笑安慰道：「放心，麥飛龍即使不喜歡妳，我也不會讓他娶得孟凡的——夜已深，咱們回房去吧。」

× × ×

美人帮主的房間很美，美得像皇后的寢宮，雕花的牙床，粉紅的羅帳，精美的梳妝台，鮮麗的紫絨窗帘，還有各種珍貴的古董和鮮花，整個看來，充滿一種香艷溫馨的芬芳。

她在兩名侍女的跟隨下回到房中，喝了一碗燕窩湯，讓侍女爲她卸裝，換上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才揮揮玉手道：「妳們下去吧！」

兩名侍女福了一福，退出房外。

她在梳妝枱前坐下，輕輕的揭下罩在臉上的黑紗。

銅鏡上立刻映現一張美麗的容貌。

她如雲的黑髮，彎彎的蛾眉，明澈的秋波，端正的鼻子，紅潤的菱唇，無不美得恰到好處。也是一種成熟的，嬌艷的，令男人一見就爲之想入非非的美！

如果勉强要找出她的「瑕疵」的話，那就是她那眼角的魚尾紋，她已經是有着無法掩飾的魚尾紋了！

她用玉筍般的手指輕輕按摩着眼角的魚尾紋，幽幽一嘆道：「春情影事夢留痕，黯黯能銷一段魂，更不分明疑白醉，最難排遣是黃昏……」

然後，她站了起來，移步走近窗前，撩開窗帘，向外佇望，片刻，好像窗外的景色仍不能使她排遣苦悶，於是，她放下窗帘後，忽然動手寬衣解帶起來。

轉眼間，已脫得一絲不掛。

呈現於銅鏡上的，是一副曲線玲瓏，白如凝脂，令人「冒火」的美妙胴體！

她脫光衣裳之後，隨即躺上牙床，由枕頭下抽出一册書，展開看了起來。

那册書上不知寫的是甚麼，只見她看了一會後，雪白的雙頰上泛起一陣一陣的紅潮。

她忽然把書合起，放在酥胸上，閉上眼睛，輕輕扭動着嬌軀，低聲呻吟着……

又過了一會後，她像是克制不住了，突然一躍而起，跳到床左的一扇緊閉着的房門前，伸手在房門上推了一下。

那扇房門應手緩緩向右移開，露出了一道向下伸入的石級！

她沒有走下石級，却又回到梳妝枱，拉開抽屜，取出一樣東西，隨即回床躺下。

就在此時，一陣步聲由石級下响了上來。

俄頃，出現了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長得很英俊，但是面龐瘦削，面色蒼白，眼睛也失去了年輕人應有的光彩。

要是麥飛龍這時在場，他看見了這個青年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爲這個青年是參加本屆競技大會「舉重」一項競技的施毓俊——崑崙派的門下！

這個施毓俊曾在「舉重」中進入決賽，他在初賽中舉了八百斤，本是最有希望獲得金碗之人，後來他爲了「同情」花鳳，故意在決賽中舉八百四十斤，毀滅了自己，但他當時並未得到花鳳的感激，他得到的是花鳳狠狠的一瞪眼。

現在，他竟在美人谷中出現了！

他出現在房門口之際，神態顯得異常疲倦，也畧帶恐懼之色他好像一隻即將被送入虎口的羔羊。

美人幫主輕聲說道：「心肝弟弟，你快點過來呀！」

施毓俊默默的走到床前，對於展現於眼前的那副誘人的胴體，似已引不起興趣。

美人幫主拍拍床沿，發出淫蕩的脆笑道：「來，坐下來！」

施毓俊冷漠地道：「昨晚妳說過要我靜養三天，妳忘了？」

美人幫主笑道：「我沒有忘記，今夜之後，我一定讓你靜養數日，在你元氣未復之前，決不召你來。」

施毓俊低頭道：「妳饒了我吧，我眞的……無能爲力了！」

美人幫主嫵媚一笑，道：「你是說要我放你回去？」

施毓俊面色一變道：「不，我……我願終生伺候幫主，但是幫主也該讓我歇息歇息，否則再這樣下去，我會死的。」

美人幫主伸手强拉他坐下，含笑道：「放心，

我怎麼忍心看着你死？你是最稱我意的人，我不會讓你死的，我會弄最好的東西給你吃——來，你先替我按摩身子！」

施毓俊似乎不敢反抗，當下伸出雙手，在她又白又嫩的嬌軀上「按摩」起來。

美人幫主閉着眼睛，享受着。

施毓俊道：「聽說終南派的白掌門人和麥飛龍到谷中來了？」

美人幫主答道：「嗯，你想見他們？」

施毓俊搖搖頭道：「不……」

美人幫主笑道：「你是追到美人谷來的，也就是說你是情願入谷的，所以你不能向外求救，縱然你逃得出去，你的師門也不饒恕你。」

施毓俊默然不語。

美人幫主又道：「你是不是很後悔？」

施毓俊道：「不。」

美人幫主道：「最好也不要後悔，你知道後悔會有甚麼樣的下場。」

施毓俊道：「我不敢後悔。」

美人幫主笑道：「你該爲自己慶幸才對，因爲有許多人想進入美人谷而不可得，你是唯一的幸運兒哩！」

施毓俊道：「是的……」

美人幫主道：「倒一杯酒來。」

施毓俊起身走去一座櫥枱上，倒了一杯酒，端到床上遞給她。

美人幫主道：「不，你拿着。」

施毓俊一怔道：「妳不喝？」

美人幫主亮出右掌，笑道：「你瞧這是甚麼東西？」

那是一粒大如粳米的紅色藥丸。

施毓俊看不懂，問道：「那是甚麼？」

美人幫主道：「助情花！」

說着，輕巧的把那粒藥丸投入酒杯中。

施毓俊愕然道：「助情花？」

美人幫主吃吃笑道：「這是唐玄宗御女之藥，是安祿山進獻的，每睡前服一粒，可助情發興而精力不倦！」

施毓俊神色緊張起來，結結巴巴道：「這不好，會傷身子的……」

美人幫主道：「絕對不會，你喝下去吧！」

施毓俊驚恐地道：「不……不要這樣……」

美人幫主語聲微冷，以命令的口吻道：「喝下去！」

施毓俊雙手發抖，幾乎將杯中的酒濺出，顫聲道：「不是……不是毒藥麼？」

美人幫主玉指輕輕在他面頰上刮了一下，嗔笑道：「傻瓜，你是我的心肝寶貝，我怎麼捨得毒殺你呀？快給我喝下去吧！」

施毓俊只得舉杯飲下。

美人幫主笑道：「我保證你一刻時後，會變得精力充沛，勇如沙場猛將！」

果然，一刻時後，施毓俊的面色轉紅，目中燃起火燄，體內好像也有一股火在燃燒，終於使他控制不住情慾，猛的跳上床去了！

× × ×

一夜過去了。

終南一劍仙，半瞎子孟三彥和麥飛龍三人起得很早，他們原想出去走走，但後來想起美人幫曾說幫中姑娘每日早晨都要在「美人池」沐浴半個時辰之事，便不敢走出賓館。

不久，侍女送入茶水和早膳，三人吃過早膳後，仍在館中呆坐。

半瞎子孟三彥搖了搖頭，嘆道：「這種日子可不好過！」

終南一劍仙笑問道：「爲什麼？」

孟三彥嘆道：「此地陰盛陽衰，行動諸多不便呀！」

終南一劍仙道：「不妨，等下叫侍女拿出奕具，咱們手談熬時間。」

孟三彥點點頭，轉對麥飛龍道：「老弟你昨晚和勝雪紅去了何處？」

麥飛龍道：「隨處走了一下。」

孟三彥又問道：「談些什麼？」

麥飛龍道：「不外是武林金獅之事。」

他不願把昨晚的事情照實說出，因爲怕對方生起不快，同時也不欲使勝雪紅在他們面前感到無地自容，他覺得一個姑娘愛上一個青年並非罪過。

孟三彥道：「有沒有談到小女？」

麥飛龍搖頭道：「沒有。」

孟三彥道：「下次有機會，不妨和她談談，她和你最熟，也許肯說實話。」

麥飛龍點頭道：「好的。」

「砰砰砰」！

又有人在敲門。

麥飛龍走去開門，一見竟是美人幫主，連忙退開一步，抱拳道：「魚帮主早。」

美人帮主今天換了一件淡藍色的羅襦，姿態顯得十分端莊清麗，看上去高貴得令人不敢正視。

她輕輕一點螓首，含笑道：「令師和孟大俠都起來了麼？」

麥飛龍答道：「都起來，此刻正在廳上坐。」

美人帮主於是輕移蓮步，姍姍行入，走上賓館



的茶廳石階。

廳中的終南一劍仙和孟三彥一看是她到了，當即站起相迎。

美人帮主笑道：「二位早。」

終南一劍仙也笑道：「魚帮主早。」

美人幫主問道：「早膳用過了吧？」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多謝欵待。」

美人帮主做手勢請他們坐下，自己也在一旁坐下說道：「妾身未克親自前來招待，十分抱歉。」

終南一劍仙道：「不用客氣，我等既然要在貴谷打擾數十日之久，魚帮主若對我太過慇懃，反使老夫心中不安。」

美人帮主笑了笑道：「等一下，妾身意欲陪三位到谷中四處去走走同時也好讓孟大俠搜一搜。」

孟三彥開口道：「孟某人已經改變了主意，不打算搜查了。」

美人帮主注目一嘆道：「爲何不搜了呢？」

孟三彥道：「孟某人想了一夜，覺得應該相信魚帮主的話，是以——」

美人帮主截口道：「孟大俠還是搜一搜的好，這樣可以釋去心中的疑慮。」

孟三彥道：「不，孟某人對魚帮主已沒有懷疑，不用搜了。」

美人帮主道：「那麼孟大俠打算怎麼辦？」

孟三彥道：「孟某人決定接受魚帮主的盛意，留在貴谷等候粘艷娥。」

美人帮主點點頭道：「這樣也好……」

孟三彥道：「只有一件要請魚帮主帮忙，希望魚帮主能够答應。」

美人帮主道：「請說。」

孟三彥道：「魚帮主不反對孟某人由粘艷娥手裏奪回小女吧？」

美人帮主道：「這是你們夫婦間的事，妾身管不着，談不上同意或反對。」

孟三彥道：「粘艷娥回來之時孟某人希望魚帮主命令她將小女交還給我。」

美人帮主沉吟半晌，道：「我只能勸她，未便命令她那樣做，因爲令愛畢竟也是她的女兒，她也有權留住令愛。」

孟三彥道：「不對，當年她下堂求去時，曾答應小女由孟某人撫育，現在小女長大了，她沒有權將小女帶去。」

美人幫主道：「可曾立下書契？」

孟三彥道：「沒有。」

美人幫主笑道：「空口無憑，她若不承認說了那句話，那可如何是好？」

孟三彥冷笑道：「那倒不妨，孟某人自信有能力奪回小女，問題在於魚幫主是否存心衞護她！」

美人幫主含笑道：「她是妾身的護法，妾身總也不能看着她受到傷害，你說是不是？」

孟三彥沉聲道：「如此說來，魚幫主存心幫着她了？」

美人幫主搖首笑道：「也不是說要幫着她，妾身的立場是這樣：我只能勸她將令愛還給孟大俠，却不能命令她非交還不可，孟大俠也可以强將令愛帶回去，但却不能傷害她。」

孟三彥道：「所謂傷害，是指受傷而言？」

美人幫主點頭道：「是的。」

孟三彥冷冷一笑道：「這好辦，孟某人只讓她失去抵抗能力就行了。」

美人幫主又笑了笑，轉對終南一劍仙說道：「白掌門人，我們出去走走吧？」

終南一劍仙猶豫道：「魚幫主不是說貴幫姑娘每天早晨都在美人池沐浴，這個時候怎好出去？」

美人幫主道：「不妨，只要不經過美人池就行了。」

終南一劍仙想了一下，頷首而起道：「既如此，出去瞻仰瞻仰貴谷的風光也好。」

美人幫主起身道：「三位請隨妾身來。」

於是，老少三人隨她走出賓館，到處觀賞谷中的各種設施。

所到之處，均不見一個姑娘，顯然都往美人池沐浴去了。

美人谷狹而長，約有數百畝之廣，四周峭壁環列，濃蔭蔽天，谷中建築均極美觀，看來就像一座大花園。

終南一劍仙讚美不止，忽然問道：「貴幫現在共有多少姑娘？」

美人幫主道：「約有百來個。」

終南一劍仙道：「都是怎麼來的？」

美人幫主道：「大都是沒有父母的孤女，由妾身帶來養育，少數是自願跟隨我的。」

微微一頓，又道：「可沒有一個是用武力搶來的！」

終南一劍仙道：「將來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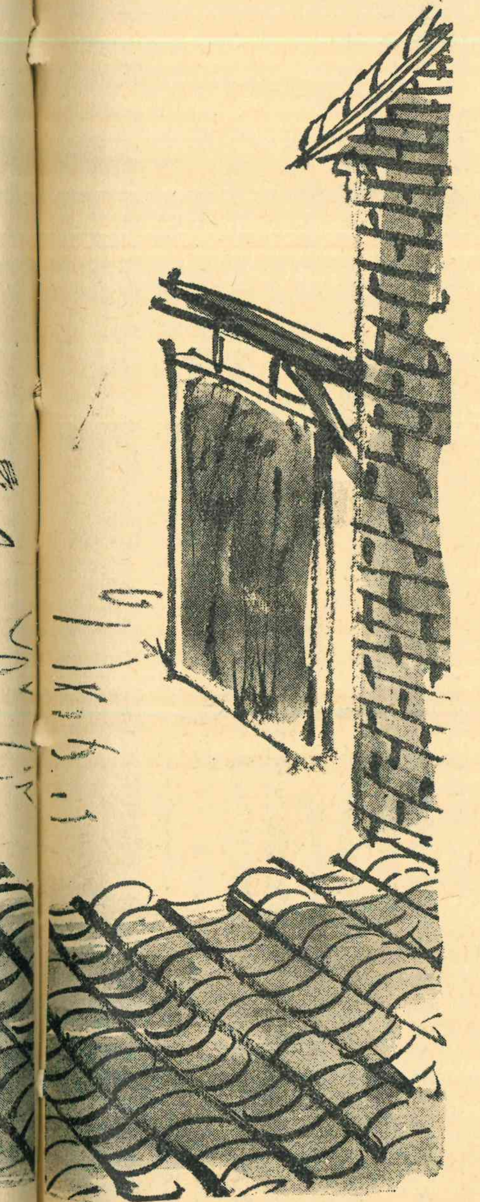
美人幫主笑道：「白掌門人問的是她們的終身大事麼？」

終南一劍仙道：「正是，女孩子長大總要嫁人，總不能一輩子跟着妳吧？」

美人幫主道：「不錯，妾身並不反對她們嫁人，只要她們能找到肯尊重我們女人的地位，又能體貼妻子的男士，便可請求出嫁，出嫁之後，她仍是敝幫之人，可受到敝幫的保護。」（未完待續）

高皐・文
培新・圖

# 殘梅俠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紅粉羅刹鈕柔兒解去英羽身上劇毒，另以散功散予英羽服下，擄之上路，擬奔返萬洋山中，詎至贛江，遇上習大先生派人到來截刦英羽，鈕柔兒以惡毒暗器嚇走截刦之人，聽從了弱水雙奇的話，要以長線釣魚的辦法，以獲得英羽的愛，乃以解藥交予英羽服用，英羽功力已復，不顧與彼等偕行，獨自離去，這日到達中路舖，聞聽江采蘋已被玄宗冷落，心中憂悶至極，巧遇梅莊女婢一清，說其主人梅莊莊主梅二姑可設法使其入宮，英羽乃隨之往梅莊，翌日，梅二姑果命小鎖兒與英羽偕行往長沙——

## 採皇宮　難忘故劍

金鎖子是一個十分美麗，而又善伺人意的少女，這一路之下，英羽像是掉進安樂窩裏去了，雖是僕僕風塵，心情却顯得頗爲開朗。

他們由鄱陽湖畔的永修縣直奔大治，這雖然也是一條官道，但須要經過幕阜山脈及九宮山脈，在山嶺之中奔馳，速度自然無法快捷，走了大半天，才趕到一個站頭。

畧牌，是贛鄂交界處的一個山鎭，走山道要按站停歇，錯過此地，就得再走六十里才有安歇之處，離天黑雖然還早，他們只好作寄宿的打算。

鎭集不大，客棧倒有四家之多，而且家家客滿，只有一間福來棧還有餘房。

英羽與金鎖子躍下坐騎，將馬匹交給店伙記牽往馬棚，兩人畧畧洗滌了一下塵土，便到客堂中進食。

客堂人數不多，一共只有二十幾名旅客，但這般旅客的裝束，與常人大爲不同，勿怪尙有餘房可住的了。

上首一桌坐着三人，面門而坐的是一個身材瘦長，穿着「內侍省」官服的中年大漢，內侍省是供奉皇室內廷的官署，因位於大內之北，通常稱爲北司，它有「內侍，內常侍，內給事，內謁者監，內侍伯，內謁者。」等官，都以宦者充任。

這般人是皇帝的親信，縱然是王公大臣，也不敢輕易開罪他們，一個小小的山鎭會出現此等人物，倒是一樁罕見之事。

除了那位瘦長之人，其餘均爲禁衞軍，陪伴那

宦官的可能是禁衞軍中都統一類的軍官。

英羽向他們瞥了一眼，便與金鎖子揀了一張桌子坐了下來，然後向店伙要來酒菜，一面低斟淺酌，一面談論着沿途的風光。

酒還沒有喝上兩杯，一名軍官忽然走了過來，道：「這位朋友怎樣稱呼？」

英羽微微一怔，道：「在下英羽……」

那軍官道：「原來是英朋友，你們從那兒來？到什麼地方去？」

英羽淡淡道：「咱們四海爲家，從來沒有爲未來的去處着想，閣下的詢問，實在難以作答。」

那軍官面色一沉，說道：「你知道咱們是什麼人麼？識相一點，英朋友，最好對我的問話，據實回答！」

英羽道：「這就奇怪了，看閣下這等氣勢，難道英某犯了王法不成！」

那軍官哈哈一陣狂笑道：「王法？嘿嘿，不錯，你衝撞了本都統就是犯了王法！」

金鎖子櫻唇一撇道：「都統不過是芝蔴大小的官兒，也敢這麼大口氣！」

那都統面色一變，猛一伸手，蒲扇般的手掌帶着凌厲的勁風，向金鎖子的酥肩抓去。

此人隨手一抓，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勢，可見宮廷之中，確是一個藏龍虎的所臥在。

英羽雖然知道梅二姑的門下，沒有一個不是身負絕學，但金鎖子終究是一個女流之輩，如果讓她吃了虧，將來怎好向梅二姑交待！因而隨手拈起一根竹筷，刷的一聲，抽向那都統的腕脈。

都統出手如電，可以稱得上極端快捷，但他五指還沒有到達金鎖子的酥肩，竹筷已帶着呼嘯後發先至。

他如是硬要完成他那一抓，他的腕脈必然要碰到竹筷之上，他知道別看那只是一隻竹筷，此時可能比鋼刀還要犀利幾分。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硬生生將抓出的手腕縮了回去，身形幌搖了一下，終於退了兩步。

英羽冷冷一哼道：「欺壓良民已是不該，還出手對付一個婦道人家，閣下也太過無恥了。」

出手吃了鼈，居然還惹來一頓辱罵，這位都統只怕還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悍不畏死，胆大妄爲之人，他呆了一呆，金光一閃，一柄華麗無比的金色長刀直奔英羽的面門。

英羽哼了一聲，手中竹筷一點，嗤的一聲，一縷勁風不偏不倚正撞在金刀之上，那都統感到手臂一震，金刀幾乎脫手而出。

他大吃一驚，心知這一雙少年男女，全都不是簡單的人物，一時呆楞在那裏，有點進退失據的感覺。

另一軍官暴吼一聲，向二十幾名禁衞軍喝道：「將這名叛逆拿下，如敢拒捕，格殺勿論！」

這一下可糟了，好好一個食堂，弄得桌翻凳飛，立時刀光劍影，向英羽金鎖子二人展開兇狠的攻擊。

英羽一脚踢飛飯桌，拔出馬牙刺反臂一掄，一股凌厲的勁風，將禁衞軍震退數尺，跟着撮口一聲龍吟，道：「住手。」

他這一聲叱喝，勢如焦雷轟頂，這般大內高手，全都心頭一懍，誰也不敢再出手攻擊了。

坐在上首的那位內侍省的宦官，對眼前兇狠搏殺的場面，一直視如未覩，當英羽那一聲叱喝之後，他才面色微微一變，長身站了起來。

他緩緩走到英羽的身前，道：「閣下是那門派的高人？」

此人雙目開闔之間，射出兩股冷電般的光芒，他那一身功力，可能已達登峯造極的境地，英羽知道此人不好招惹，立卽暗凝功力，淡淡一笑，道：「在下無門無派，只是隨着家父習了一點粗淺的功夫吧。」

那宦官道：「令尊是誰？」

英羽道：「家父英昂霄。」

宦官道：「令尊必是一位隱世高人了。」

英羽道：「不敢當。」

宦官道：「不管令尊是何等人物，閣下與宮廷爲敵，實在是不智之舉。」

英羽冷冷道：「誰說在下與宮廷爲敵了？難道大人沒有瞧到適才的經過？」

宦官道：「他們職責所在，對閣下查問來歷，並沒有什麼不是之處，閣下態度如此强横，實在是一件遺憾之事。」

英羽暗忖：「他說的不錯，自己麻煩够多的了，何必再惹上這檔子是非！」因而雙拳一抱道：「在下因爲心情不好，請大人海量包涵。」

宦官一哼道：「說的好，你知道我是誰？」

英羽道：「在下識見淺薄，對大人，又素昧平生……」

宦官道：「我名邊令誠，供職內寺省謁者監黃門，適才跟你動手的是神策營都統蒲元，另一位是都統裘廷舉……」

英羽道：「原來是三位名震京師的大人，草民適才冒犯得很。」

邊令誠道：「還要咱們動手麼？」

英羽愕然問道：「大人之意，是要拿辦草民了麼。」



邊令誠道：「辱罵朝廷命官，是一個問斬之罪，抗命拒捕，更要罪加一級！」

英羽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英某是死定了！」

他話音一頓，回頭對金鎖子道：「妳先走吧，金姑娘。」

金鎖子搖搖頭道：「你不必替我担憂，只是咱們得弄個明白，嗨，邊大人！我這位英大哥究竟犯了什麼王法了？」

邊令誠道：「我不是說過了麼？辱罵朝廷命官，論罪就該問斬！」

金鎖子道：「話不是這麼說，咱們進來住店，找碴的可是你們。」

邊令誠冷冷道：「妳如果一定要追問起因，嘿嘿，只因爲妳生得太美了。」

金鎖子面色一寒道：「原來如此，好，英大哥，你對付姓邊的，其餘的交給我就是。」

她掏出一件似絲非絲的怪異兵刃，名爲「一片雲」，收束之時，可當刀杖劍棍等兵刃使用，撒開來像一面漁網，不僅可以傷敵，還能奪取敵人的武器。

一聲嬌叱，她向禁軍衝了過去，「一片雲」左右一盪，立刻傳來兩聲慘呼。

英羽見金鎖子先聲奪人，知道她應付兩位都統及二十餘名禁衞軍，還不致有什麼危險，只以店堂空間有限，有點難以展開手脚，遂向邊令誠道：「邊大人！外面寬敞一點，咱們外頭見。」幌身一躍，便向店外躍了出去。

邊令誠跟踪奔出，到達街心之時，他掌中已多了一柄薄如柳葉，寬才兩指的兵刃。

英羽皺了一下眉頭道：「大人原來是孤烟門的高手，勿怪能够青雲得路，躋身宮廷了。」

孤烟門雖然也是武林中的一個門派，但他們不屑與一般江湖中人爲伍，門下弟子大都投身官府，作專與江湖爲敵的鷹犬工作。

該派選徒極嚴，武功也別走蹊徑，百年以來，孤烟門出過不少名震江湖的高手，由邊令誠那沉穩的氣魄看來，在孤烟門中，此人只怕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

他掌中的兵刃看似像劍，實在是刀，但也可當劍使用。

英羽心知遇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勁敵，他將馬牙刺擺了一個破浪劍招的門戶，道：「大人請。」

邊令誠哼了一聲，長刀一顫，梅開五簇，一招出手，竟同時分襲英羽身前五大要穴，出招之快，功力之强，縱然是當今一代宗師，只怕也難以望其項背。

英羽叫了一聲好，馬牙刺振臂一盪，在身前三尺之處，築起一道潑水難入的鋼牆，同時一聲大喝，馬牙刺以千軍辟易之勢，向邊令誠刀光中楔入，勁力聚於一點，直擊對方的咽喉。

這是破浪劍法中的一記絕招，勁風如矢，排闥直入，以邊令誠那等功力之人，仍然被迫得疾退五步。

但此人確非易與之輩，他一退卽進，長刀像一片烟雲，將英羽裹得風雨不透，英羽每一處要害大穴，幾乎全都在他刀光籠罩之下。

更使英羽震駭的，還是他刀鋒所至，罡氣橫溢，英羽身俱沸波神功，竟一點也使不出來。

這是他機緣巧合，功力大進以後，第一次碰到如此高明的絕頂高手，雖然還不致於陷入絕境，時間一久，他必然落敗無疑。

他在苦苦的支撑着，但金鎖子的情形比他還要險惡。

神策營的禁衞軍，每人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他們在兩名都統指揮下，攻防之間，均有一定的法度，金鎖子雖然出其不意傷了他們幾人，仍被迫得手忙脚亂，陷入有守無攻的危殆局面。

他們奮戰將近一個時辰，兩人都受到幾處輕傷，看情勢，只怕難以再支持頓飯時間了。

歇息本鎮的旅客，有不少是武林中人，對這以衆凌寡的搏鬥，大都現出不平之色，但他們深知神策營不好惹，而且誰也不想與宮廷做上對頭寃家，以免招來滅門之禍。

晚霞含山，凉風掠水，此時已是薄暮時分，三騎怒馬，忽由鎮頭闖入街心，他們是一名清麗絕塵的女郎，與一對年逾耳順的夫婦。

那絕色女郎向鬥場一瞥，忽地面色一變道：「年大叔，你們去救那個女的，我去救英少俠，得手出鎮相會，對大內高手千萬不可戀戰！」

她語音甫落，嬌軀已由馬背縱起，身形還在空際，翠袖急揮，兩股驚濤擊岸般的怒潮，凌空向邊令誠捲去。

飛將軍由天而降，邊令誠不由大吃一驚，他的武功較英羽爲高，也不過高上一籌半籌，此時加上一個功力不俗的女郎，他就落在下風了。

他後退了三步，目光一凝，冷冷道：「妳是甚麼人？」

絕色女郎道：「你先不要問我是什麼人，你可知道英少俠與那位姑娘是何等身份？」

邊令誠一怔道：「按姑娘的說法，他們還是一對特殊人物。」

絕色女郎道：「差不多，我如果晚來一步，你

邊大人就鑄成大錯了！」

邊令誠淡淡一笑，道：「是麼？姑娘何不說個明白。」

絕色女郎撇撇嘴道：「你似乎有些不信，那我就爽直告訴你吧，那位姑娘姓金，是東平郡王的夫人……」

邊令誠身形一震，道：「此話當眞？」

絕色女郎道：「信不信由你，你殺了她也不關我的事，不過你連英少俠的身份也茫然不知，就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了。」

邊令誠心頭一動道：「他是……」

絕色女郎道：「他是新近回宮，被當今皇上封爲英德公主的救命恩人，你如是傷了他，請問你怎樣向皇上交待？」

邊令誠這回總算相信了，因爲他確曾聽到過英羽之名，只是未曾想到就是這個純樸冷傲的少年罷了。

英羽是眞，東平王妃自然也絕不會假，因而他收起兵刄，向英羽抱拳一揖，道：「下官一時疏忽，以致適才多有得罪，事出無心，還望公子多多原宥。」

英羽淡淡道：「在下一介草民罷了，邊大人勿須客套。」

邊令誠向英羽告了一個罪後，立卽奔到金鎖子的身前，抱拳躬身一禮，說道：「下官邊令誠參拜見王妃……」

金鎖子一哼道：「不敢當，邊大人是朝廷命官，參見二字我可承當不起。」

邊令誠面色一紅道：「下官實在該死，還望王妃在王爺之前美言幾句。」

金鎖子不再理會邊令誠，回頭對英羽道：「咱們歇息吧，英少俠，明日還要起個早呢。」

英羽道：「好的。」

這場意外紛爭，因爲那絕色女郎的出現而轉危爲安，當他再尋找絕色女郎主僕時，她們已像神龍般，突然不見，他只好嘆息一聲，回到客房之中歇息。

翌晨，他們與邊令誠等背道而馳，這般大內高手，一直恭送他們離開之後，纔撥轉馬頭，狂馳而去。

× × ×

英羽與金鎖子也在揮鞭急馳，不過他們好像都有很沉重的心事，數十里過去了，誰也沒有說出片語隻言，終於，金鎖子忍不住了，她咳了一聲道：

「英少俠……」

「什麼事？」

「你那位朋友……」

「怎樣？」

「是一個美人胚子嘛。」

「嗯……」

「她是誰？」

「鈕柔兒。」

「啊！名震江湖的紅粉羅刹？」

「不錯。」

「她既然巴巴的跑來援救咱們，爲甚麼又要不要辭而別？」

「不知道。」

「不過，我還是羨慕於她。」

「此話怎講？」

「曾經滄海難爲水，登過泰山的人，自然要將別的山嶽當做山丘，縱然只跟少俠做一個朋友也是好的。」

「好譬喻，可惜在下不配。」

「不過，少俠似乎太過薄情了，天下女人你好像都不屑一顧！」

英羽仰天一陣狂笑道：「那是英某沒有碰到像王妃妳這等美麗的女人，可惜名花偏有主……」

金鎖子楞了一下，忽地面色一正道：「你當眞以爲我是王妃麼？」

英羽道：「難道妳不是？」

金鎖子道：「東平郡王權傾朝野，可惜小妹還沒有那等福份。」

英羽一怔道：「那……鈕柔兒爲什麼……」

金鎖子道：「爲了嚇唬邊令誠，也爲了……咳，她自己！」

英羽道：「姑娘越說越玄了，她是來救咱們的，爲什麼又變做爲她自己了？」

金鎖子微微一笑道：「也許我猜的不對……」

話說得半吞半吐，可是她不願再作解釋，雙腿一磕馬腹，便放轡急馳而去。

女人的言行，會時常怪異得令人難以捉摸，她究竟猜的是什麼，英羽也不想深究。

他們渡長江，過漢水，經南陽再西北上行直趍長安，在一個晌午時分，到達長安城的南關，在南關打了一個尖，就向那壯麗巍峨的皇城奔去。

長安是後漢，魏，晉，隋，唐的都城，中華民族古代文化政治中心，在地勢上，南有秦嶺，北濱渭水，四塞險要，固若金湯，文物之盛，堪稱甲於全國。

宣陽里，是長安城中的豪門住宅，英羽沒有到過長安，但對這個王侯聚居之處，也曾經有過耳聞，現在金鎖子居然將他引到宣陽里一所氣象萬千的巨宅之前，他怎能不大吃一驚。



金鎖子向他瞥了一眼，神態安詳的微微一笑道：「知道秦國夫人麼？她就是咱們要找的人。」

英羽愕然一怔道：「什麼？咱們要找秦國夫人了？」

金鎖子道：「不錯，她是楊貴妃的八姨，不要緊張。楊門擧族顯貴，她却十分隨和。」

英羽眉頭一皺，他後悔了，後悔事先爲什麼不問個明白，因爲他對那「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的楊氏兄妹實在沒有好感。爲了江采蘋他願意求人，只有對楊氏兄妹是一個例外。

金鎖子見狀一怔道：「怎麼啦？少俠！有什麼不對？」

英羽道：「沒有，不過楊氏兄妹，炙手可熱，秦國夫人府第，那有在下容身之處！」

金鎖子道：「放心吧，少俠！秦國夫人也是咱們武林中人。」

英羽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金鎖子道：「她不僅是武林中人，還是咱們莊主的師妹，如果不是這樣，咱們莊主也不會介紹你來見她了。」

楊貴妃的姊妹竟是武林中人，這實在太過意外了，他明知金鎖子不會騙他，在心理上還是有點不能適應。

他們在遲疑之際，兩名雄糾糾的大漢，已向他們走了過來，其中一人，雙手向腰間一叉，兩眼向上一翻，道：「做什麼來的？知道這兒是甚麼地方麼？」

金鎖子撇撇嘴道：「找你們夫人來的，請你替咱們通報一聲。」

那名大漢向他倆上下打量一陣，道：「要見咱們夫人？嘿嘿……你們也不照照鏡子！」

金鎖子微帶怒意，冷冷道：「要怎樣才配見到夫人？」

那大漢道：「見咱們夫人的，除了皇上，便是王公大臣，兩位要見咱們夫人，先報個官銜兒讓咱們聽聽。」

金鎖子道：「是夫人的侄女兒也不行麼？」

那大漢不禁一怔，說道：「妳是咱們夫人的侄小姐？」

金鎖子道：「不錯，你就說梅莊來的，夫人自會明白。」

秦國夫人的侄女，守閽者可不敢開罪，他應了一聲，便向府中奔去。

片刻之後，出來一個身着虞候官服之人，向英羽及金鎖子雙拳一抱道：「夫人在內堂相候，兩位請。」

他們隨着那名虞候，經過幾重庭院，才在一間窗明几淨，豪華無比的廳堂中見到一位年約二十四五的紫衣麗人，金鎖子亟趍前數步，斂衽一禮道：「金鎖子參見夫人。」

秦國夫人含笑道：「姑娘不必多禮，這位是誰呢？」

金鎖子道：「他叫英羽，敝莊主有親函請夫人過目。」

秦國夫人接過書信，道：「兩位請坐。」

她拆閱書信之時，英羽正好趁機打量這位艷冠宇內的楊氏三姝之一的秦夫人，果然姿容秀麗，容華絕代，那虢國夫人及楊貴妃，不知如何的美絕塵寰了。

他目光還未收回，秦國夫人忽然螓首一抬，向他藹然一笑道：「英公子原來是江湖奇俠，簡慢之處，請不要見怪。」

英羽道：「在下落拓江湖，那裏敢稱奇俠二字，夫人謬讚，實在愧不敢當。」

此時侍女已捧上香茗，秦國夫人啜了一口，道：「英公子對大內有興趣一遊？」

英羽道：「在下明知所望過奢，似忍不住想長點見聞。」

秦國夫人面色一整道：「布衣遊歷皇宮，縱然是嚴子陵復生只怕也難以如願，公子要觀賞一下皇宮，必先謀到一份官職……」

英羽說道：「這個……在下只好打消此一念頭了。」

秦國夫人默然半晌道：「如果公子必欲了却此一心願，謀取官職之事，我可以替你設法。」

英羽道：「謝謝夫人，在下心領了。」

秦國夫人道：「公子不遠千里而來，怎能就這麼打消初意。」

英羽道：「在下素來閒散已慣，實在不願意做官。」

秦國夫人道：「公子遊戲風塵，自然不願爲名利所拘了，不過，出入宮廷之人，必須有適當的職位，除了皇上頒下特旨，沒有人能够改變朝廷的法制！這樣吧，我替公子謀一個散官之職，公子是否願意？」

散官是有官銜無實位的，自可不受拘束，而且等第可大可小，面對王公宰輔，也可平起平坐，對英羽來說，確是再也適當不過，因而他抱拳一揖，道：「如此勞動夫人，在下實在過意不去。」

秦國夫人笑道：「些須小事，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在天寶年間，由李林甫到楊國忠，這兩位權傾朝野的宰相，全是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楊國忠，

卑劣的行爲，更有駕凌李林甫之勢，秦國夫人是楊國忠的妹妹，也是當今皇上寵幸之人，她要替英羽謀一個散官，那還不是輕而易擧之事。

不過，謀散官十分容易，遊皇宮却不太簡單，設如英羽心存不軌，秦國夫人縱比楊貴妃還要寵幸，她也担待不了那重大的關係。

好在秦國夫人對梅二姑十分信任，英羽的動人儀表，磊落心懷，也贏得了她的好感，因而她立即修書一封，派人送往楊國忠的相府。

然後柳眉一揚，嫣然一笑道：「皇上陪貴妃到驪山避暑去了，任命散官家兄雖也做得了主，待邸報發出，仍要一段時日，好在長安名勝極多，公子不妨就便作一番觀賞。」

在無可奈何之中，英羽只好在秦國夫人府邸住了下來，除了藉便遊覽名勝，對宮廷禮儀也需要作一番學習。

喜兒是秦國夫人派來伺候英羽的書僮，他只有十五六歲，由於心性乖巧，玲瓏可愛，與英羽處得十分投緣。

一連幾天，由喜兒作英羽的導遊，慈恩寺，大雁塔，碑林，以及近郊的帝王塚墓，城西的上林，都印上了他們的足跡。

長安是美麗的，夜色分外的迷人。

在一個華燈初上時分，他們走到平康東門裏面的鳴珂曲，只見車水馬龍，歌弦盈耳，另有一種繁榮的景象。

英羽停下了脚步，說道：「喜兒！這是什麼地方？」

喜兒嘻嘻一笑道：「這個地方好玩得很，公子要不要去見識一番？」

英羽道：「好的，你帶路吧。」

他們走到一幢高大門樓之前，喜兒道：「公子！咱們進去瞧瞧好麼？」

英羽擧目一瞥，見它雙門洞開，門上一塊橫匾，寫着「雙翠樓」三個擘巢大字，門旁兩盞紗燈，照得裏外通明，附近停歇着不少車馬，進出之人，大都是服飾豪華，像王孫公子一類的人物。

他遲疑半晌道：「這是酒樓？還是人家有什麼喜慶？」

喜兒道：「都不是，這只是供人們玩樂的地方，公子進去瞧瞧就知道了。」

喜兒在賣關子，英羽也不便追問，既是供人玩樂之處，進去瞧瞧又有何妨！因此，他邁開脚步，向雙翠樓走了進去。

進門之後，一名身着綢衫的中年漢子，迎了上來，他向英羽雙拳一拱，道：「公子來啦，請裏邊坐。」

那中年漢子將英羽領到一間陳設雅緻的小巧客室，拉開房門，轉身呼叫道：「客來啦，青青，小蕙快來見客。」

英羽當年隨着鏢局跑過不少碼頭，他雖然從未涉足歡場，由鏢師口中倒也畧知一二，現在他明白了，這個氣勢煊赫的所在，原來是一個樂戶。

過了不久，進來兩名姑娘，看年齡，約莫二十上下，論姿色，不過中人而已。

這就應了金鎖子那句話，「曾經滄海難爲水」，英羽所接近過的女人，隨便揀一個，也不是她們所能比擬的，因而，他眉峯一皺，顯出一副不耐之色。

那名中年漢子已看出英羽的心意，急忙揮手遣走青青小蕙，回頭對英羽一笑道：「咱們雙翠樓的姑娘，在長安是出了名的，只是公子爺今天來的不湊巧……」

英羽冷冷道：「那就算了，走吧，喜兒。」

喜兒道：「別忙，公子，我要問他怎樣一個不湊巧法，是看不起咱們公子？還是怕咱們花不起銀子？」

中年大漢急道：「小哥錯怪咱們了，實在……咳……」

喜兒一哼道：「我知道有一個叫弱弱的，前些日子還出過咱們相府的酒局，你敢欺騙咱們，雙翠樓八成是不想開了！」

中年大漢聽說他們是相府來的，連忙打躬作揖道：「小哥千萬不要誤會，實在是因爲北衙的幾位大人不講理，他們跟安世子過不去，所有姑娘都被他們包下了……」

英羽道：「那個安世子？是東平郡王的世子安慶緒麼？」

中年大漢道：「正是，公子認識他？」

英羽道：「喜兒！你去安世子那兒瞧瞧，問明白究竟爲了甚麼。」

喜兒應了一聲，要中年大漢帶他去看安慶緒，他們還沒有出門，門外已然傳來一片喧喧鬧鬧之聲了。

中漢大漢面色一變道：「糟，他們終於打起來了，對不起，公子爺，小的要去瞧瞧。」

不待話完，他已三脚併作兩步，急急奔了出去，而喊打之聲，也較適才更爲劇烈。

英羽道：「喜兒！咱們去瞧瞧安世子。」

喜兒道：「公子！你是想幫他？」

英羽道：「不錯，他以前幫過我，投挑報李，我不能袖手不管。」

喜兒道：「我勸公子還是不要管這宗閒事吧，



因爲北衙的人與咱們相爺大半都有交往，安王爺却與相爺好像不大合得來。」

英羽道：「不要緊，我自有分寸的。」

他們循聲找到一個別院，其中姚黃魏紫，綠草如茵，加上一些別具匠心的亭台樓閣，是一個十分優美的所在。

可惜此時人潮洶湧，佈滿一片殺機，英羽眉峯雙皺，覺得這般俗物實在有點大殺風景。

在一幢紅樓之前，立着一名丰神俊雅的少年，正是在邯鄲與英羽訂交的東平郡王世子安慶緒，他身側立着一個文士裝束之人，就是安祿山的心腹謀士田承嗣。

安慶緒身前三尺之處，是一名虎頭環眼，形像威猛的大漢，他雙手握着兩把七首，一副躍躍欲動之勢。

對面一共七人，全是北衙的高手，所謂北衙，就是羽林，龍武，神武，神策四軍，他們担任玄武門的防衞，控制着整個皇城，兵力之强，較長安的城防軍還要強盛幾分，唐皇朝歷代政變的成敗，都與能否掌握玄武門爲重要關鍵。

楊國忠藉裙帶關係，由御史躍登相位，他嫉妒安祿山的得寵，除了拉攏哥舒翰還盡力籠絡北衙的將領，以厚植他的實力。

現在這七名北衙高手，有兩名是有散騎常侍官銜的，一個名叫華品格，是羽林軍的，另一個諸葛昌，是龍武軍的。

這兩名北衙高手，功力極爲不凡，在京師一帶，是兩個頗有份量的人物。

此時諸葛昌冷冷一哼，道：「姓孫的，放下你的七首，跟咱們到衙門去吧，識相一點，免得自討苦吃！」

姓孫的就是那位虎頭環眼的大漢，他名叫孫孝哲，是契丹勇士，安祿山對他倚俾甚重。

衝鋒陷陣，對他來說，好像吃飯睡覺那麼隨便，面對北衙的七名高手，他沒有半點怯懼之色。

環眼一翻，孫孝哲大聲呼叫，道：「來吧，小子！別他媽的盡耍嘴皮子了，你爺爺並不是被嚇大的。」

諸葛昌面色一沉道：「好，本大人就成全你。」脚下一點，身形如風，圍着孫孝哲遊走起來。

他的身法輕靈無比，到後來越轉越快，弄得孫孝哲眼花撩亂，空有兩把七首，連出手的機會都找不出來。

最後，一聲暴吼，孫孝哲使了一個夜戰八方的招式，兩柄七首劃了一個圓圈，厲烈的刀光八方激射，連遠在丈外的另六名北衙高手，衣袂都被掀得飄飄欲動。

諸葛昌心頭一懔，不待七首迫近，便已躍退八尺，但他一退即進，雙臂飛舞，像兩條怒龍一般，乘虛蹈隙，攻向孫孝哲全身的要害大穴。

這兩人的武功，是諸葛昌稍勝一籌，但孫孝哲猛勇無比，還多了兩隻七首，諸葛昌不僅無法取勝，還要靠他靈活的身法，才能保得不敗。

華品格見狀一哼，回顧身後五人，說道：「咱們也不要閒着，拿下姓安的，只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在一聲鬨呼之後，別院之內立即爆發一場混戰，田承嗣獨鬥四人，安慶緒與另兩人纏在一起。

田承嗣的功力較孫孝哲還要高明，但以一敵四，他就不得不落在下風了。

最危險的還是安慶緒，這位王世子，年未弱冠，便已當上了九卿之一的鴻臚卿，在玄宗皇朝，也是一個風頭很健的人物。

論武功，他就難與北衙高手相比了，幾個照面之下，他便已手忙脚亂，險象環生。

自然，當朝九卿之一的鴻臚卿，東平郡王的王世子，身份何等的崇高！如果不是在見不得人的妓院，如果不是北衙有楊國忠撐腰，憑他們散騎常侍，禁衞軍都統等官銜，除了他們不想活了，借給他三分胆量，他也不敢給安慶緒一記白眼。

就這樣，他們還是不敢輕易傷到安慶緒，那兩名圍攻之人出手雖然凌厲，目的不過在給他一份侮辱而已。

安慶緒究竟不是一個平常人物，他雖然氣得兩頰發青，出手攻敵的招式，還是凌厲無比，但棋高一着，縛手縛脚，何況對方是兩個人，他的情形自然每況愈下了。

英羽瞧看了一陣，才哈哈一陣大笑道：「怎麼啦？各位，花街走馬，柳巷尋春，原是一件賞心樂事，怎麼動起手來了呢？」

語聲如雷，字字貫耳，場中打鬥之人，一齊驚駭得停下手來。

諸葛昌向英羽打量一眼，道：「閣下是何方高人？咱們好像面生得很。」

英羽在打鬥停止之時，已傳音向安慶緒及田承嗣打過招呼，此時微微一笑道：「在徵逐歡笑的所在，還用得通名道姓麼？嘿嘿，在下不過是眼見不平，來管管閒事罷了。」

話說得不客氣，還有點目中無人的味道，這般北衙高手，自是難以就此罷休。

諸葛昌目光一凝，射出兩縷殺機，道：「閣下是外地人吧？」

英羽道：「不錯，在下初到長安。」

諸葛昌冷哼道：「此地風水不錯，你就留在這兒吧。」

此人說話之際，已然一掌飛出，五指帶着勁風，向英羽的胸腹抓來。

他這隨手一抓，竟然罡風疾湧，手掌還有一尺遠近的距離，暗勁已撞上英羽的前胸。

英羽身形微側，立掌橫劈，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劈向諸葛昌的手腕脈門，避招還擊，像行雲流水一般。

諸葛昌大吃一驚，心知碰到了一個武林罕見的高手，他想撤身縮腕，但爲時已然嫌遲，脈門一陣酥麻，一條右臂便軟軟的垂了下去。

禁衞軍中的頂尖高手，出手一招便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手裏，現在他們在人數上雖然佔上風，再要鬥下去必定討不了便宜。

諸葛昌惡狠狠的向英羽瞪了一眼道：「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朋友，咱們後會有期！」

好漢不吃眼前虧，北衙的高手一齊退了出去，他們不一定奈何得了安慶緒，這筆賬却扣到英羽的頭上了。

英羽冷笑一聲，對諸葛昌的恫嚇之言並未放在心上，喜兒却面帶憂色的奔過來道：「公子！你不該得罪他，那位諸葛大人是禁軍中的紅人，你如果要住在長安，今後的麻煩可大了！」

安慶緒走過來雙拳一抱道：「不必担憂，英兄弟，縱然天塌下來，愚兄扛着就是。」

田承嗣也接口道：「謝謝英少俠替咱們解圍，適才之事，咱們世子會有安排的，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還是先回府再作打算。」

安慶緒道：「好的，咱們走。」

英羽道：「世子請便，在下不奉陪了。」

安慶緒一怔道：「英兄弟，你還要這麼見外麼？邯鄲一別，愚兄無時不在思念之中，好不容易異地重逢，你怎能就這麼拂袖而去呢？」

英羽道：「這個……咳，在下……在下實在另有要事……」

安慶緒哈哈一笑道：「不要騙我了，兄弟，有要事還會跑到雙翠樓來？孫將軍，你跟這位小哥兒到旅店去將英兄的行李取過來，順便把房錢結算一下。」

英羽道：「不敢勞動孫將軍，小弟並未住到旅店裏。」

安慶緒道：「兄弟是住在友人家裏？那還是要對貴友通知一聲。」

英羽道：「世子既如此吩咐，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音一頓，回顧喜兒道：「你回去禀告夫人，就說我碰到安世子只怕要回去得晚一些。」

喜兒雙唇一張，欲言又止，終於應了一聲，獨個兒奔了出去。

× × ×

章台街，是長安城達官貴人聚居之處，安慶緒的府邸，就在章台街盡頭處。

這位王世子鴻臚卿的府第，豪華富麗並不比秦國夫人府第遜色，而且僕婢如雲，還有不少配着兵刃的壯士。

英羽的來臨，被安慶緒待爲上賓，他在書房擺了一桌水陸雜陳的酒席，準備與英羽作長夜之歡。

席間除了主客，就只有田承嗣及孫孝哲作陪，酒過三巡，安慶緒咳了一聲道：「兄弟，長安城雖是天子脚下，但環境十分複雜，你還是搬到愚兄這兒來住吧。」

英羽道：「謝謝世子，但小弟難於向敝友啓齒，還是過些日子再說吧。」

安慶緒道：「兄弟既有困難，只好日後再議了，不過，愚兄是誠心交接兄弟，你如果認爲愚兄還可一交，千萬不要用那世子的稱呼。」

英羽道：「大哥既然是這般說法，小弟遵命就是。」

安慶緒哈哈一笑道：「這才是好兄弟，來，咱們同乾杯。」

酒到杯乾，相見恨晚，這一頓晚餐一直吃了幾個時辰，飯後，田承嗣孫孝哲告退了，他們兩人仍在愉快的閒聊着。

安慶緒詢問英羽的過去，他就毫無隱諱的告知一切，除了江采蘋因事關重大，其他的他沒有作半點保留。

安慶緒畧作思忖道：「楊丞相矇蔽聖聽，貪鄙無行，一般耿介之士，都對他十分厭惡，兄弟如願做官，包在愚兄身上就是，最好不要接受散官的任命。」

英羽道：「小弟不願受名位的拘束，並無置身廟堂之意，接受有名無實的散官，不過想到皇宮大內見識一番罷了。」

安慶緒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兄弟，大哥預祝你馬到成功……」

英羽面色一紅道：「大哥想到那兒去了？小弟……咳，不過只想長點見聞……」

只想長點見聞，却巴巴的走上秦國夫人的門路，一心要逛皇宮，那還不是志在李龍姑，想當一個當朝的駙馬麼？英羽明白安慶緒的想法，又苦於無法解說，所謂越描越黑，只得一笑而罷。

他們一直談到深夜才各自就寢，兩人的情誼，



也發展到彼此信賴的階段。

翌晨，英羽爲恐秦國夫人惦記，在安慶緒依依難捨之下回到秦國府，此後一連數日，他均未出外遊玩。

終於，他等到了朝命，接受了散官之職，就在當天午后，他見到了「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的虢國夫人。

以秦虢兩位夫人相較，當眞是春花秋月，各擅勝場，就外表觀察，實難以分出軒輊，不過，虢國夫人較爲活潑，她那一顰一笑，無不嫣然有緻，使得在座之人，有着輕快而飄飄然的感覺。

當秦國夫人向她介紹英羽，並說他想遊遊皇宮，長長見聞之事，她笑了，一雙美麗的明眸，也向英羽掃了過來。

「英大人……」

「夫人呼喚在下有什麼吩咐？」

「咭咭……在下？當了官還是忘不了跑江湖的本色……」

英羽臉紅了，也有點手足失措。

一個散官，在夫人之前自稱在下，這不僅十分可笑，也是一種有失官儀的言行。

還是秦國夫人較爲厚道，她笑笑道：「英大人往日以一身超羣絕俗的武功，在江湖上行俠義，鳴不平，日子久了，在下二字的稱呼，難免會脫口而出，姊姊不要笑他，今後注意一點就是了。」

虢國夫人目光一凝道：「英大人原來是一個奇男子，適才之言，大人不要見怪。」

英羽吶吶道：「夫人過獎，下……官……愧不敢當。」

虢國夫人道：「英大人想看些甚麼？」

英羽道：「皇宮之內，只怕無物不美，下官要是能說出想看之物，就不必去逛皇宮了。」

秦國夫人道：「說的是，我看勞姊姊的駕，由妳帶英大人入宮吧。」

虢國夫人道：「好的，那麼趁皇上還在驪山，我也正想進宮去瞧瞧淑妃，咱們就走吧。」

英羽道：「下官但從吩咐。」

於是，他坐了一騎駿馬，隨着虢國夫人的油碧香車，向着皇宮進發。

唐皇朝的宮廷，分爲東內，南內，西內等處，東內卽大明宮，又稱東朝，是天子起居之處。

南內在宮城的東南，隆慶坊的興慶宮，是玄宗在藩時的故宅，皇帝也常在此處處理公務。

西內是太極宮，重大軍國之事，多在太極宮處理。

宮城之北，就是內侍省及禁衞軍的所在，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就在紫宸殿之北。

虢國夫人帶着英羽由東便門入宮，沿途龍池鳳苑，美不勝收，宮殿巍峨，金碧輝煌，英羽目不暇接，當眞是大開眼界。

在晟皓殿，他們見了淑妃，她是一個年約雙十，嬌弱得若不勝衣的美麗女人，她只瞥了英羽一眼，對這位面目陌生的少年，便十分感到興趣，顯然，這位年紀青青的女郎，已成爲宮中怨婦。

自然，這是楊玉環寵擅專房的原因，所謂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集一身，淑妃青春美麗，仍無法與楊妃爭寵奪愛，其他嬪妃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宮廷之內，耳目極多，一般大小黃門，老少宮女，幾乎處處可見，虢國夫人帶一個年青散官進宮，他（她）們固然不敢管，誰能担保沒有人暗中禀告皇上！

因此，縱使淑妃情慾如火，她的舉止依然是收斂的，仍有皇妃莊嚴的儀表，她與虢國夫人閒聊了一陣，最後向英羽瞥了一眼，道：「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道：「皇妃有什麼旨意？」

「唉，姊姊，咱們似乎疏遠了！」

虢國夫人道：「不，妹妹，我不是一有空，就來探望妳了麼？」

「我眞羨慕姊姊……」

虢國夫人道：「一個苦命人罷了，有什麼好羨慕的！」

「總比籠中的鳥兒自由得多了。」

虢國夫人道：「妹妹不必難過，喂，明兒到我那兒散個悶兒。」

「眞的？姊姊。」

「自然是眞的了，今兒晚上都成。」

「好，咱們一言爲定。」

她們的談話告了一個段落，英羽早已等得不耐煩了。

他已發現自己原先的想法，竟然是多麼的無知了。

皇宮的地域是如此的廣大，要找出江采蘋的所在，還不是像大海撈針一般！

而且皇宮大內，禁地頗多，別說一個散官，連虢國夫人也無法擅自行動，他的希望可以說完全落空了。

當然，梅妃江采蘋，是一個曾經得寵之人，只要隨便向宮裏的黃門宮女詢問一下，必然可以知道她的下落。

但，他不能，也不敢，一言不愼，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除了與他關係特殊之人，他怎敢隨便說出口來！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逃出了劍王宮之後，各派掌門人相繼到來，劍王因事離宮，招待之責便落在總管無情金劍身上，那日，各掌門人覩着無情金劍也因事離宮，君山醉翁史思義設法支開師爺方知一，從身上取出一封短柬，詎知少林掌門等也各有一封相同短柬，柬上寫着要和天殺星師門武功及何故殺戳多人之故，又查看本宮水牢牢底。丐帮帮主十方羅漢俟無情金劍返宮後，設詞套問出本宮設有水牢，立迫着無情金劍引路前往查看，牢門打開，只見一池髒水，臭氣四溢，百媚仙子蕭妙姬第一個忍不住掏出香絹掩住口鼻——

## 夜殘更鼓盡　歹毒念頭生

像這樣一座水牢，有什麼好看的呢？

十方羅漢想起那位神秘人物要他們查看的是水牢牢底，當下回過身去問道：「這一池水，放不放得出去？」

無情金劍點頭道：「放得出去。」

他忽然想到幾句很聰明的話，覺得不說出來，實在非常可惜，於是接着又說道：「本宮因爲劍士衆多，其中難免良莠不齊，開鑿這座水牢的用意，便是對那些違反宮規的劍士，拿來作爲禁背之用，由於敝上管理有方，劍士之中很少有人犯規，所以這座水牢也一直很少使用，你們看水髒成這種樣子就知道了。」

十方羅漢道：「這正是我想下去看個仔細的原因，敝帮的護法長老們，一直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懲罰那些違反帮規的弟子，如果敝帮也有這樣一座水牢，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無情金劍很高興。

他從沒有想到不善詞令的他，居然也會在無意中生出這等急智。

看吧，連丐帮也要興造這種水牢了！就憑這番動人的解釋，也就足以補纛他說出這座水牢的無心之失了。

栓塞拔去，一陣花花聲响，滿池髒水，轉眼流得乾乾淨淨。

十方羅漢以肘彎輕輕碰了峨嵋大頭和尚一下。大頭和尚會意，突向無情金劍問道：「有一個人，總管認識不認識？」

他身子一轉，正好擋住無情金劍的視線。

無情金劍發楞道：「誰？」

大頭和尚道：「姓勝名箭，外號笑裏藏刀，聽說此人酒量也很好，不知道總管有沒有聽人說過這個人。」

他抬起頭來問道：「掌門人怎麼忽然問起這個人來？」

大頭和尚道：「有人說此人酒量比總管的酒量還强，我和尚十分不服氣，很想找個機會，跟這廝拚一下……」

十方羅漢很快的便在牢中找到了刀聖葛維義的那兩行遺言。

他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什麼？刀聖當年原來就是死在這座水牢之中？

他眞想將每個掌門人都喊下來看看，但是他知道他絕不能這樣做。

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也是必須要做的，就是暗運眞氣，以不着痕跡的動作，將兩行字消滅掉了。

在丐帮的掌門人來說這當然不是什麼的難事。

十方羅漢從水牢中走上來，大頭和尚跟無情金劍之間的廢話亦告結束。

無情金劍上前從十方羅漢手上接過燈籠，一面含笑問道：「怎麼樣？老大哥認爲那小子抵死不肯招供，問題是不是由於這座水牢在某些方面尚不够理想？」

十方羅漢回過頭去，又朝水牢望了一眼，沉吟道：「關鍵可能全在由對面壁間伸出來的那塊木板上，水牢的本身無可厚非，有了這樣一塊木板，效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無情金劍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也怕再說下去，惹起這個叫化頭子的蠻勁兒，來個靈不靈當場試驗，他就慘了，他到那裏去找一個天殺星，來交給這叫化頭子試驗呢？

同樣的，十方羅漢因爲看到了刀聖葛維義的那兩行遺言，心中思潮起伏，感慨萬千，也已失去了再談這座水牢的興趣，他現在正思索着如何將此一重大秘密告訴各派掌門人，因爲這一發現，攸關整個武林命運至鉅，一個措置不當，後果勢將不堪設想。

這位劍王既連盟兄刀聖都忍心下手，他還會將其他門派放在眼裏嗎？

最後他決定暫時不露聲色，等更深人靜，所有的劍士都離開賓館後，再提出來，與各派掌門人詳細研討。

一行回返賓館，重整杯盤，繼續飲宴。

那個守在賓館中的藍衣劍士絕口未提劍王已經回宮，連無情金劍亦給蒙在鼓中。

× × ×

正像剛才衆人離開賓館，劍王便趕到了一樣，當衆掌門人走出水牢不久，那位劍王也跟着悄悄進入水牢。

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跟在劍王身邊的人，已經不是先前的那兩名劍士，而是師爺麻金甲。

牢底上那兩行字雖已除去，但却留下一層薄薄的石粉。

劍王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些石粉。

麻師爺當然也看到了。

劍王指着地面道：「看，問題就在這裏了！這裏原先一定有人寫了字，剛剛才被人以大力掌法抹去，看這些石粉就知道了。」

麻師爺俯下身子，將石粉刮去一邊，仔細端詳了一會兒，直起身來道：「這些字我敢說一定不是那位天殺星留下的。」

劍王臉色一變，瞪目道：「你意思是說——」

麻師爺緩緩接道：「這座水牢先後一共只關過兩個人，這些字是誰寫的，東翁心裏應該有數。」

劍王楞了一陣，忽然恨恨說道：「這都怪一飛糊塗，當年我曾叫他將這座水牢好好的澈底清理一番，想不到他口頭應好，實際上却沒有動手，這個傢伙你說該死不該死？金甲，如今秘密已洩，你看這事如何收場？」

麻師爺陰沉的道：「辦法只有一個。」

劍王注目道：「什麼辦法？」

麻師爺道：「東翁不妨於天黑後現身，裝作剛剛回宮的樣子，然後立即下令提調天殺星，以便與各掌門人漏夜審訊……」

劍王不禁一怔道：「提人！到那裏去提人？那裏還有第二個天殺星？」

麻師爺道：「當然沒有第二個天殺星。」

劍王惑然道：「既然……」

麻師爺道：「犯人在提解時脫逃，並不是一件新鮮事，這種事如果發生在天殺星身上，更不足爲奇。」

劍王眨了一下眼皮道：「你想使衆掌門人相信那小子在今天以前，一直都被關在本宮？」

麻師爺道：「這樣做對本宮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劍王益發爲之不解道：「就算衆掌門人信而不疑，但這與葛老頭在本宮水牢遇害一事又有什麼牽連？」

麻師爺微微一笑道：「誰說沒有牽連？這裏面的利害關係太大了！葛老頭在這座水牢不管留下的是些什麼遺言，以及這些遺言對衆掌門人發生了什



麼影响，直到目前爲止，都可說尚未對本宮構成任何威脅。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事件擴大！換句話說，就是怎樣才能避免這件公案傳揚出去！」

劍王道：「我担心的正是這一點。我剛才不是問你這事要怎樣收場麼？」

麻師爺微笑道：「要使這些掌門人一個個都變成啞巴，幾乎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

劍王道：「當然不可能。」

麻師爺微笑道：「但要想使這些掌門人一個個永遠不再開口，却不是一件爲難事。」

劍王眼中一亮道：「你的意思——」

麻師爺微笑着接下去道：「這些掌門人在離開劍王宮之後，突然於歸途中相繼遇害，在一般情形之下，人們也許會疑及本宮，但由於天殺星脫逃在先，人們的看法就會改觀了，尤其是這些掌門一個個的死狀都很悽慘，顯示出與行兇者之間，有着不可磨滅的仇恨。這名行兇者，他會是誰呢？只有一個人：天殺星！」

劍王連連點頭道：「好主意，好主意！這正是一石兩鳥之法。在這些掌門人之中，有好幾個一直對葛老頭當年離奇失踪一事耿耿於懷，藉此機會，一了百了，也好減却老夫一椿心事。」

麻師爺道：「這件事東翁毋須操心，卑屬自會妥予安排，甚至連劍士的人選卑屬都已想好了。」

劍王目光閃動，臉上忽然露出一抹曖昧之色，輕輕咳了一聲道：「在這些掌門人中，我想……」

麻師爺低低接口道：「東翁就是不說，卑屬心裏也會有數，在這十位掌門人之中，卑屬一定留下一個活口，交給東翁親自發落就是了。」

× × ×

掌燈時分，劍王依麻師爺之計裝成剛剛返宮的樣子，在兩名錦衣劍士陪同之下，匆匆趕抵賓館。

這位劍王如果早一天回宮，此刻賓館中的氣氛，也許就完全不同了。

過去，在各派掌門人心目中，這位劍王一直是一位被大家所公認的武林領袖，在這位劍王面前，誰也不敢稍存不敬之心。

如今呢？

自從大家去過一趟水牢之後，雖然大家尚不知道十方羅漢究竟在水牢牢底發現了什麼，但這些掌門人已不難從那位丐帮帮主的神色上，稍稍窺悉些許端倪，其實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如以劍王宮今天在武林中的地位來說，宮中根本就不該有着這樣一處暗無天日的地方。

所以當劍王走進賓館之後，衆人儘照樣起身迎接，照樣叙禮，照樣寒暄，但氣氛却總顯得不似往常那般自然。

而這時賓館中，另有一人幾乎比各掌門人還要來得不自在，這個人便是那位大總管無情金劍。

因爲劍王進館之後，非但沒有跟他招呼，甚至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第一個和他四目相對的人，是一錦衣劍士——一名冒牌的錦衣劍士。

這名冒牌的錦衣劍士不是別人，正是那位麻師爺的臨時化身。

麻師爺一進門便以眼色示意他出去說話。

無情金劍心頭撲撲亂跳，趁劍王與各掌門人週旋之際，抽身走了出來。

無情金劍走出賓館，麻師爺也從後面跟了出來，兩人湊在一起，不知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麻師爺仍回賓館，無情金劍則向廣塲中央那座聳立的警塔快步走了過去。

賓館中賓主叙禮落座後，劍王四下環掃了一眼道：「艾總管呢？」

麻師爺躬身答道：「他怕老爺子還沒有用過晚膳，到厨下着人整治飯菜去了。」

劍王皺了皺眉頭道：「這時候那還有心情顧到這些。」

接着，手一擺道：「派幾個人去把那姓申的小子押來，難得各位掌門人都已到齊了，正好會同加以發落……」

麻師爺應了一聲是，轉身出館而去。

這邊衆掌門人因爲不曉得這位劍王純粹是在演戲，一聽說要提訊那位天殺星，不由得人人都是一陣緊張。

只有一個十方羅漢，仍然神色如常。

這位丐帮帮主經過半天來一再仔細推敲，顯然已經漸漸猜出那位暗中分送短柬者之身份。

如果他沒有猜錯，今天的劍王宮中，根本就不可能還有一個天殺星出現！

他會不會猜錯了呢？

關於這一點，他並沒有十分把握。

至少他沒有把握肯定天殺星就是刀聖的傳人。

× × ×

「後入此牢者，請保有用之身，如能脫困出宮，福來村之後小河近柳樹處，有余投入之鐵盒一隻，內盛何物，啓閱自知。葛維義　×年×月×日絕筆！」

這是他在水牢牢底發現的兩行字。

若是仔細研究，將不難發覺這短短兩行字中，幾乎充滿了不可理解的矛盾，而不像是出自一代奇人刀聖之手筆。

不是嗎？

凡是被關進劍王宮中水牢的人，有幾人還能重獲自由？

他自己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而留下這兩行字最大的危險，是它很可能等不到第二個人關進水牢，就先落入那位劍王的眼中。如此一來，這兩行字豈非正好落得一個相反的效果？

不錯，一個神智正常的人，絕不會做出這種傻事，更不用說是刀聖那樣的奇人了。

不過，在一個決心與世長辭的人來說，情形就不一樣了。

從沒有一封絕筆書讀起來會像一篇文章。

也從沒有任何一篇文章會比一封絕筆書讀起來更令人感動。

這裏面唯一的分別，便是後者沒有詞藻的修飾，沒有世俗的顧忌，沒有理性的推敲，有的只是眞情的流露。

所以，他一看到這兩行字，便認定是刀聖的遺言，而沒有一點懷疑。

這兩行字寫在水牢牢底，有機會發現它的人，又有幾個呢？

只有被送進水牢的人，才有這種機會。

因此，他認定那個暗中分發短柬給各掌門人的神秘人物，捨天殺星之外，應該沒有別人！

但這一點並不能同時證明這位天殺星就是刀聖的傳人。

× × ×

天殺星不可能是刀聖的傳人，理由有很多個，其中最大的一個理由，就是刀聖的傳人，應不致如此嗜殺！

他卽使有心爲師復仇，他也該只殺劍王宮的人，或是與劍王宮有着深厚淵源的人。

像太湖漁隱與金陵公子這些人，他們與劍王宮又有什麼關係呢？

× × ×

「噹」！

「噹」！

「噹」！

十方羅漢正思索間，遠處突然傳來警鐘之聲，一聲緊似一聲，震人心弦。

衆人臉色大變，不禁紛紛離座而起。

劍王面上也露出錯愕之色。

不過，他仍坐在原處，並未跟着起立。

他當然用不着站起來。他只要在面上擺出這樣一副表情，能與目前的氣氛配合，也就儘够了！

就在這時候，一名藍衣劍士跌跌絆絆的衝了進來，喘息着大聲嚷道：「不……不……不好了！」

劍王故意面孔一沉道：「什麼事慢慢的說。」

那劍士又喘了兩口氣，才斷斷續續的說道：「那……那……那個姓申的小子……剛剛……傷了兩名守衞……給……給……逃出去了！」

衆人駭然失聲道：「什麼？天殺星逃掉了？」

十方羅漢忽然平靜地揷進來道：「這位兄弟你能不能平一口氣，把話說得稍爲清楚一點？」

那劍士點點頭，沒有馬上答話，他依十方羅漢的吩咐，待喘息平定之後，才又從頭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剛才麻劍士帶着小的幾個，到後面大牢押解那小子，那小子大概已看出各派掌門人要會同漏夜審訊他，竟假稱肚子痛，賴在鋪位上不肯起來，麻劍士走過去正想點上他的穴道，不意小子竟冷不防一躍而起，反將麻劍士一掌劈倒在地。」

北邙千面書生廖公候詫異道：「你們將這位天殺星關在牢裏，連他的穴道也沒有點上？」

那劍士道：「本來是點上了的，但那小子聲稱，如不解開他的穴道，他就拒絕進食，他說他早晚難逃一死，既然活不了幾天，就得儘情享受一番，我們總管鑒於那座牢房尚稱堅固，除了加派守衞之外，也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十方羅漢點點頭道：「好的，你說下去吧！」

那劍士道：「因爲小的們全想不到小子會有這份胆量，在層層警戒之下，竟敢逞强圖逃，當時牢門已經打開，加上小子身法奇快，等小的們發覺不妙，小子已如箭一般飛掠而出，紅衣隊的趙劍士上前攔阻，小子僅一揮手，便將趙劍士震出十多步遠，肋骨也斷了好幾根，比麻劍士傷得還重……」

十方羅漢道：「你來的時候，有沒有派人追下去？」

那劍士道：「本宮所有的錦衣劍士和紅衣劍士，差不多都出動了，這小子對附近山路不熟，相信一定不會跑得了的。」

千面書生廖公候嘆了口氣道：「也只好如此希望了，天殺星若是這樣好對付，我們今天也用不着勞師動衆，不辭千里跋涉趕來這裏了。」

劍王揮揮手，示意那名劍士退下，然後他轉向衆人，神情凝重地緩緩說：「劍王宮發生這樣的事，薛某人除了感到慚愧，幾乎無法可說。現在，薛某人只向各位要求一件事：請各位再在本宮屈就三天。過了這三天，如果仍然沒有那位天殺星的消息，薛某人願再以半年爲期，屆時一定會向各位交出一個天殺星，萬一到時候諾言仍然無法兌現，薛某人將立卽封閉劍王宮，從此退出江湖以謝天下！」

十方羅漢忙說道：「薛公這又何必？捉拿這位天殺星也不是你薛公一個人的事，何況這次事件完



全是一種意外，並不是那一個人的錯，你薛公這樣一說，叫我們又如何安心？」

衆人亦紛紛出言加以安慰。

劍王寒着面孔起身道：「時間不早了，諸位請安歇，薛某人尙須各處料理一下，只好失陪了！」

× × ×

劍王回到後宮，麻師爺迎上去問道：「衆人反應如何？」

劍王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替我記住：再過三天，等這些掌門人離開本宮之後，你若是一時無法兼顧，沒有把握將這些掌門人一次盡行除去，這裏面至少有一個人，你決不能輕易放過！」

麻師爺道：「誰？」

劍王道：「百里窮！」

麻師爺道：「哦？這化子頭兒，什麼地方不對勁？」

劍王恨恨地道：「當警鐘敲響時，衆人均露出倉皇失措之態，只有這斷一人鎭定如恆，後來這斷却第一個安慰我不要爲天殺星的逸去負疚於心，詞色之間，一片虛僞，可見這斷早就料知這是一場騙局，如不是爲了整個大局着想，我眞恨不得當場就賞這斷一掌，才遂心意。」

麻師爺沉吟着點點頭道：「這個化子頭兒的確容留不得，剛才我已問過艾老總，他說當場要去查看那座水牢，便是這個老傢伙的主意，在牢中四處搜索的，也是這個老傢伙。」

劍王道：「你有沒有問他，他當時爲什麼要向衆人提起本宮有座水牢？」

麻師爺道：「他說那是他一時的無心之失，事實上也是給這化子頭兒拿話套出來的，他又說爲了向東翁請罪，等這段日子過去之後，他願意自動辭去總管職務，只要東翁繼續賞他一口飯吃，他就心滿意足了。」

劍王冷冷一笑道：「總算他還知趣！」

麻師爺輕輕咳了一聲道：「不過我已告訴他東翁並無責怪他的意思，本宮總管一職，仍然非他莫屬，希望他不要灰心，好好的振作起來，繼續幹下去！」

劍王訝然道：「你眞的這樣跟他說過了？」

麻師爺道：「是的。」

劍王面上頓時浮現出一片怒意。

因爲在劍王宮中，從沒有一個人在未經他的許可之前，敢以他的名義傳達他的命令。

這是一宮之主必須具有的尊嚴。

儘管這位師爺是他身邊的第一心腹人物，他也無法容忍這種事情發生。因爲什麼事情有了第一次，就難保不會再有第二次，如果長此以往，他這個一宮之主，豈不成了有名無實的傀儡？

麻師爺當然看到了主子面上的怒意。他們這位頭兒不發火則已，一旦發起火來，將會產生何種後果，在整座劍王宮中，他可說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清楚。可是，說也奇怪，他這時竟好像完全不以劍王的變面爲意，只見他不慌不忙的又咳了一聲道：「這是卑屬臨時生出的主張，因爲卑屬一聽他說這次水牢事件全是那個老叫化從中興風作浪，不禁想到東翁將來第一個要收拾的對象，可能就是這個老叫化。」劍王靜靜的聽着，面上怒意仍未消除。

因爲直到目前爲止，麻師爺的這番陳述，顯然尙不足以作爲一個部屬擅傳主子意旨的藉口。

麻師爺頓了一下，緩緩接下去道：「東翁說過，在這些掌門人之中，最難招惹的，就數這個老叫化。放眼本宮能降服這個老叫化的人，只有兩個半，一個是東翁，一個是卑屬，艾老總的武功與這老叫化約在伯仲之間，如以一對一硬拚，鹿死誰手，尙難逆料，所以只能算作半個。卑屬原意，本擬親自對付這個老叫化，只是一想到黃山那個小妮子將來必須另作安排，我們這位老總，就少他不得了。卑屬不以爲我們這位老總在獲知飯碗行將不保之餘，還肯爲本宮拚死効力。所以——咳咳——」

劍王面色大霽，手一擺道：「好，好，用不着再說下去，我懂你的意思了！」

× × ×

十方羅漢自從在水牢牢底發現了刀聖葛維義那兩行絕筆遺言之後，他曾想到過很多事。

只有一件事，他沒有想到。

他沒有想到在其他的掌門人之中，除了一個峨嵋大頭和尙，根本就沒有人相信那兩行字是出自刀聖之手筆。大家都同意武當三絕道人的看法。

認爲那顯然是某一個曾被關入水牢受過禁閉處分的劍士，所留下來的傑作。

換句話說：這只是一種挾怨報復。

劍王有什麼理由要加害於刀聖呢？

少林百了大師和青城湛雲師太不斷口宣佛號，連稱善哉不已。這兩位佛門高人，似乎認爲這種惡名加在德高望重的劍王頭上，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

十方羅漢沉默了很久，才緩緩而平靜的說道：「我也同意大家的看法，這種事想想實無可能，我希望這事最好不要傳去劍王耳中，免得這老兒剛剛經過一場變故，心頭上又多一層陰影，叫我們這些作客的到時候也不是滋味……」

衆人都認爲他這話有理，決定以後不再提及此事。

（未完待續）

#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文·高庸
圖·培新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雙龍鏢局押鏢上路，甫行數十里路，便得到旋風十八騎送來鐵匣，說明決定劫鏢，那日傍晚來至回回村外，驀見有人留字警告勿入村，以防陷阱，但因人困馬乏，柳元決依原定計劃進村，向村中交換馬匹，貪夜趕程，詎中途果生變故，換來馬匹皆無故倒斃，正感束手，忽又有四匹燕山盜首的空馬奔來，並附條說明助彼等拉車，龍總鏢頭雖知燕山盜首也定然不懷好意，但也無法不用馬拉車，人却徒步奔跑，一日後，趕至離石縣投宿，休息購馬，午夜正欲繼續起程，忽報王洛天來見，龍鏢頭向柳元說知王洛天卽王克倫之子——

## 百變仍難逃慧眼

柳元哦了一聲，道：「莫非就是那位小名叫做『大慶子』，說話舉止帶着女人味道的小伙子？」

龍伯濤笑道：「就是他。」

柳元又皺了皺眉頭，道：「聽說那孩子不大成器？」

龍伯濤點頭道：「若論那孩子的天資稟賦，原是可造之材，尤其一身劍術，已獲王老哥六七成眞傳，可惜自小嬌縱慣了，喜好在女人堆裏鬼混，被他老子狠狠揍過幾次，據說這些年已改多了……」

正說着，一位白衣書生已經施施然走了進來。

那書生約莫有二十二三歲，生得唇紅齒白，面如冠玉，腰懸一柄白絲穗的短劍，舉步之間，細碎輕盈，果然有些女孩兒家模樣。

來到近前，未語先笑，雙手一抱拳，細聲細氣道：「龍大叔，您好！」

龍伯濤含笑點頭，道：「好！快見過這位柳叔叔。」

白衣書生又向柳元飛過來一抹眼風，拱手道：「小侄洛天，拜見柳叔。」

柳元欠身還禮，道：「不敢當。」口裏說着客套話，暗中又皺了皺眉頭。

龍伯濤一面命坐，一面問道：「賢侄怎麼恰巧在離石城內？」

王洛天道：「家父接到龍大叔的武林帖，依計北上接應，特命小侄一路迎上來，協助龍大叔護送鏢車，小侄也是傍晚才到，聽說大叔住在這兒，所



以尋了來。」

龍伯濤又問道：「令尊現在何處？」

王洛天道：「家父直接去吳堡渡口等候，大約明天一早就可以趕到。」

龍伯濤感嘆道：「這趟鏢，勞動諸親好友，連賢侄也跟着奔波辛苦，實在慚愧得很。」

王洛天笑道：「朋友互相帮助，本來是份內應該的嘛，龍大叔這麼說，就是見外了。」

目光流轉，望了鏢車一眼，問道：「一路上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吧？」

龍伯濤道：「托天之幸，還算是有驚無險。」

王洛天又問道：「聽說大叔這趟承保的是一份重鏢，怎麼就只有這一輛車嗎？」

龍伯濤點頭道：「正是只有這一輛車。」

王洛天似乎充滿了好奇心，又道：「這麼說，車裏的東西一定很貴重了？」

龍伯濤道：「不錯，是很貴重。」

王洛天道：「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龍伯濤道：「是一口箱子。」

王洛天詫異的道：「全部鏢貨，就只有一口箱子？」

龍伯濤點了點頭，道：「正是。」

王洛天道：「一口箱子能裝多少東西，再貴重，想必也有限了。」

龍伯濤微笑道：「這個，連我也不知道，貨主出價托運，咱們只管替他運到，責任便完了。」

王洛天道：「但是鏢行的規矩，事先總要驗鏢呀？」

龍伯濤道：「那也不一定，如果貨主願出重金，並且預付價欵，也可以拒絕驗鏢。」

王洛天喃喃自語道：「爲了區區一口箱子，出動這麼許多高人，箱子裏放些什麼？却沒有人知道，這倒是一件奇怪事。」

忽然目光一抬，道：「小侄想看看那口箱子，不知行不行？」

龍伯濤遲疑道：「這——」

王洛天道：「我只站在車外，看看它的形狀，有什麼關係呢……」

柳元突然截口道：「不行。」

他一直坐在旁邊沒有說話，這時突然開口，語氣竟十分不善。

王洛天臉上飛過一絲詫異之色，聳肩笑道：「不行就不行好啦，柳大叔又何必生氣嘛？」

柳元霍地站起身來，冷冷道：「光棍眼裏不揉砂子。朋友，你別以爲扛着洛陽王家的招牌，就能騙得過柳某人。」

龍伯濤急問道：「柳兄，這是怎麼回事？」

柳元反手撤出肩後鐵筆，沉聲道：「這女人根本就不是王克倫的兒子，她是旋風十八騎派來的奸細！」

話一出口，羣情震駭，環繞鏢車四周的鏢師和趟子手們，莫不嘩然驚呼失聲。

龍伯濤慌忙拔劍躍起，大喝道：「圍住她！」

鏢師們一聲應諾，各擺兵刃，便待撲上前去。

柳元舉手攔住，道：「你們守護鏢車，不准離開，來的絕不止她一個人。」

那書生端坐椅上，動也沒動，微笑着說道：「柳大叔眞是越說越玄了，小侄分明是王洛天，怎麼硬指我是個女人呢？」

柳元哼道：「王洛天雖然有娘娘腔，但他終究是男子，至少，男子喉頭有結，也不會在耳朵上穿針孔。」

書生不由自主摸了摸耳朶和喉部，仍然神態自若的笑道：「就算你猜的不錯，頂多證明我是女扮男裝，你又憑什麼說我是旋風十八騎派來的？」

柳元一揚手中拜帖，冷笑道：「就憑這個。」

書生道：「那只不過是張拜帖，沒有什麼不對呀？」

柳元道：「洛陽王家和雙龍鏢局是至交好友，你用拜帖求見，已經啓人疑竇，更不該在字跡上留下破綻。」

書生輕哦道：「字跡怎麼樣？」

柳元道：「這帖上『頓首』兩個字，與上次霍宇寰留帖的字跡，都是同一人的手筆，你還想抵賴麼？」

那書生忽然仰面大笑，連聲道：「佩服！佩服！神算子果然明察秋毫，名不虛傳。」

龍伯濤厲聲喝道：「你既然認輸，還不束手受縛？」

書生緩緩站起身來，含笑道：「可惜柳大俠只猜對了一半，在下雖然不是王洛天，却也不是女人，喏！諸位請看——」

說着，舉手向臉上一抹，容貌立變。

本來唇紅齒白的小伙子，突然變成滿臉蠟黃的中年人，耳朶上的針孔消失了，頸項上也露出了高突的喉結。

這些變化，直如魔術，祗看得衆人目瞪口呆，驚訝莫名。

書生重又拱手施禮，道：「彫虫小技，不值識者一哂。在下只是久仰神算子柳大俠的盛名，特來拜識，並無惡意。」

柳元目光如電，烱烱注視着書生的臉，問道：「朋友高姓大名？」



書生笑道：「在下羅永湘，匪號『百變書生』，在旋風兄弟中排行第三。」

龍伯濤喝道：「你是霍宇寰的手下，還敢說沒有惡意？」

百變書生羅永湘微笑道：「龍局主但請放心，在下孤身前來，決沒有帶一個帮手，更沒有動手刼鏢的打算。」

龍伯濤道：「那你來幹什麼？」

羅永湘道：「奉霍大哥命，特來送個口訊。」

柳元接口道：「請說。」

羅永湘四顧了一眼，說道：「兩位這樣劍拔弩張，似乎不是待客之道？咱們何不坐下來再談？」

龍伯濤冷哼道：「你要坐儘管坐，咱們鏢貨在側，職責攸關，恕不奉陪。」

羅永湘淡淡一笑，道：「既如此，在下就告罪坐下了。」

他不僅自顧坐下，而且翹起了二郎腿，悠閒的幌了幌，才說道：「旋風十八騎替天行道，刼富濟貧，雖然寄身綠林草莽，凡事未逾『仁義』兩字，咱們武林中人，鋤強扶弱，視爲本份，恨的是贓官奸邪，敬的是忠臣義士，諸位都是正道俠士，成名高人，想必定能明善惡是非，洞察正邪忠奸。」

柳元點點頭道：「這些道理，咱們當然很明白。但保鏢護路，也是正當行業，同樣憑本事換取代價，並不違背仁義兩個字。」

羅永湘道：「保鏢雖是正當行業，如果替贓官護送不義之財，却未免有愧道義。」

柳元微笑道：「贓官頭上並沒有刻字，是否不義之財，也不能僅憑傳聞臆測，吃了鏢行飯，總沒有先查鏢貨來源，再決定承應的道理。」

羅永湘道：「秦御史貪贓枉法，人盡皆知，難道雙龍鏢局獨不知道？」

柳元道：「旋風兄弟既然知道，爲什麼不去太原秦府刼取，却要在運送途中下手？」

羅永湘道：「咱們早先不知他貪墨的財物存放何處，是以無從下手，如果龍局主願將鏢貨退回太原，咱們自然不會放過它。」

柳元道：「這就是霍宇寰要你傳來的口訊？」

羅永湘點頭道：「正是。旋風兄弟對這批贓貨勢在必得，霍大哥爲了不願與雙龍鏢局傷和氣，才命我專程拜訪，只要龍局主應允原車折返太原，咱們霍大哥寧願如數照付酬金，並且承担鏢局一切開支損失。」

柳元聳肩一笑，道：「辦法倒是個好辦法，可惜太晚了。」

羅永湘道：「鏢車尚未離境，怎說太晚？」

柳元正色說道：「生意人以信諾爲先，雙龍鏢局除非不接這筆生意，既然接了，就沒有退鏢的規矩。」

羅永湘道：「但旋風兄弟決不會讓這筆鏢貨渡過黃河，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諸位應該想想此事的後果。」

柳元道：「咱們無意與綠林道上朋友爲敵，如果道上朋友一定要跟咱們作對，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羅永湘臉色微變，道：「這麼說，諸位是決心要維護贓官，拒納忠言了？」

龍伯濤接口道：「咱們只知對貨主盡責，不知道誰是贓官？誰是淸官？」

羅永湘冷笑道：「龍局主，咱們雖是初交，彼此也該曾有耳聞，旋風十八騎自從出道，還未有失過手。」

龍伯濤大聲道：「雙龍鏢局開業迄今，也沒有砸過招牌。」

羅永湘拂袖而起，道：「很好！在下言盡於此，告辭了。」

「站住！」

喝聲入耳，身後門戶蓬然大開，九槐莊主徐達和萬字劍龍伯滄併肩走了出來。

緊接着，步履紛沓，大批鏢師和趟子手也紛紛擁現。

鏢車停放在客棧正院內，那百變書生羅永湘所坐位置，恰好面對院落，背向房舍，頓時陷在腹背受敵的境地。

然而，羅永湘仍然神態鎭定，並無一絲驚慌之色，含笑四顧了一眼，問道：「諸位以俠義自居，這算什麼意思？」

九槐莊主徐達的使是兩面紫金鐺，各重五十餘斤，雙鐺一擊，「嗆啷」震耳欲聾，喝道：「閣下口出狂言，不抖露兩手，就想走麼？」

羅永湘哂道：「在下是來送信，並不是來動武的，徐莊主若想顯露武功，以後有的是機會。」

徐達冷哼道：「不動武也可以，閣下暫且留下來，待鏢車渡過黃河，你再走不遲。」

羅永湘輕哦了一聲，道：「原來徐莊主要扣下我當作人質？」

徐達道：「就算是又怎樣？」

羅永湘笑道：「所謂俠義人物，用這種手段不覺得太小家子氣？」

徐達怒叱道：「少廢話，徐某人要看看你這百變書生，究竟是什麼東西變的。接招！」

話落，雙鐺一分，左旋右打，飛擊而出。

紫金鐺份量沉重，形狀與「太極牌」相似，出

手時勁風飛捲，威猛絕倫，如非自問內功修爲足夠深厚的對手，多半不敢硬接。

羅永湘却好像不知道厲害，挺胸凸肚站着，既沒有拔劍，也沒有閃避。

等到鐺勢臨身，他居然雙掌一提，平推了出去，竟以肉掌硬接紫金鐺。

衆人都以爲他必定有所仗恃，誰知他雙掌一觸鐺面，忽然發出一聲悶哼，整個身子竟被紫金鐺凌空飛起，直向鏢車頂篷摔了下去。

「蓬」的一聲响，只見羅永湘直挺挺被車篷彈了起來，一個翻滾，摔落車外。

趟子手們嘩然大笑，紛紛繞過鏢車準備捉人。

龍伯濤叮囑道：「別傷他性命，要留活口。」

鏢車外側本來也有人把守，自從羅永湘冒王洛天的身份被揭破，大家都不知不覺擁到這一邊來，如今再繞奔回去，却齊齊吃了一驚。

地上祗有一件白色儒衫，受傷的羅永湘，業已人踪渺茫。

龍伯濤喝道：「還不快追——」一頓脚，當先追上了屋頂。

鏢師和趟子手們更是爭先恐後，飛身上屋，四散追趕搜查……

柳元忽然心中一動，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不必白費氣力，姓羅的已經去遠了。」

大夥兒搜查了一陣，毫無發現只得廢然而返。

龍伯濤困惱的道：「這小子眞有些邪門，分明已經負傷，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踪影？」

柳元搖頭道：「他本來逃不掉的，是咱們自己放走了他。」

龍伯濤愕然道：「怎說是咱們自己放走了？」

柳元道：「如果我猜的不錯，他必然事先早已穿着趟子手的服飾，外面罩上白色儒衫，趁滾落車外的刹那，卸去外衣，混雜在人羣中——當時咱們若不急於追趕，他未必便能輕易脫身。」

龍伯濤頓脚道：「這麼說，他受傷也是假裝的了？」

九槐莊主徐達沒有開口，只是表情沉重的緩緩舉起右手那面紫金鐺。

衆人一看，都呆住了。

原來，那紫金鐺上，赫然印着十個淸晰的手指印。

好半晌，才聽徐達長吁一聲，道：「想不到霍寰宇手下，竟有這種高人。」

柳元由衷的點了點頭，喃喃道：「旋風十八騎，果然名不虛傳。」

他一向自視甚高，從未如此稱讚過別人。話一出口，立卽又接道：「總算咱們及時識破，沒被他誆騙得手，事不宜遲，最好提早動身，免得再橫生枝節。」

萬字劍龍伯滄道：「對方既然已經正面現身，故意露了一手，難保不在途中守候攔截，今夜只怕少不了一場惡戰。」

柳元挑眉的笑道：「怎麼，龍老二胆怯嗎？」

龍伯滄道：「不是胆怯，但對方實力不弱，咱們總得有應付的準備。」

龍伯濤大聲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還有什麼好準備的？」

龍伯滄道：「大哥，話不是這麼說，那百變書生羅永湘只不過霍寰宇一名手下，功力已如此深厚，倘若賊黨大批掩至，憑咱們四個人，恐怕會顧此失彼。」

龍伯濤道：「依你便如何？」

龍伯滄道：「小弟以爲目前不宜輕率離城，咱們一面堅守此地，一面飛騎渡河送信，請姚，王兩位趕來護鏢，大夥兒會齊之後，再一同動身。」

柳元搖頭道：「這是掩耳盜鈴的辦法，必然瞞不過旋風十八騎，他們若要發動刦鏢，客棧中同樣可以下手。」

龍伯濤道：「說的是，他們既有力量攔截鏢車，難道就不能攔截送信的人嗎？」

柳元又道：「再說，咱們由太原一路到此，雖然遇到幾次騷擾，旋風十八騎的大隊却始終沒有出現過，其原因不外有燕山三十六寨的人馬從中阻攔，咱們應該加速搶渡黃河，决不能再因循遲疑。」

龍伯滄沉吟了一下，問道：「如果旋風十八騎在途中下手刦鏢，柳兄認爲燕山人馬帮助咱們？」

柳元微笑道：「燕山人馬當然不是要帮助咱們，他只是不願鏢貨被旋風十八騎奪去而已。」

九槐莊主徐達詫道：「這是爲什麼？」

柳元道：「按照綠林慣例，刦鏢越貨可以各憑本領，一旦鏢貨已被同道先行得手，便不能再加以搶奪，否則，就是『黑吃黑』干犯了江湖大忌。」

徐達道：「果眞如此，那燕山人馬就該參與奪鏢貨才對，爲什麼却反而替咱們護鏢呢？」

柳元道：「其中緣故，的確耐人尋味。這至少證明一件事，燕山人馬和旋風十八騎之間，目前正互相勾心鬥角，對咱們總是有利的，如果等到他們雙方協議合作，採取了一致行動，那時就不好應付了。」

徐達聽了這番話，也點點頭道：「既然這樣，還是依柳兄的主意，早早動身爲妙。」

龍伯滄見大家都贊成動身，也就不便再堅持。

但離石縣乃是偏僻縣城，奉命搜購馬匹的夥計



回報：總共只尋得四五匹拖車的瘦馬，必須等三天後「集期」，才能買到大批馬匹代步。

龍伯濤憂慮的道：「沒有馬匹，天亮之前怎能趕到渡口？」

柳元道：「不要緊，大家只管步行動身，不久就會有人送馬匹來的。」

龍伯濤半信半疑，只得下令步行出發。

大隊擁着鏢車，迤邐上路，剛走了數里，果然望見路旁一排垂楊樹下，整整齊齊繫着六十多匹健馬，連鞍鐙俱都完整無缺。

馬羣迎風嘶鳴，附近却闃無人踪。

衆人驚喜交集，不禁讚道：「柳兄的神算果眞玄奧，居然早料到有人會送馬匹來？」

柳元笑道：「這沒有什麼玄奧，有人希望咱們折返太原，就有人希望咱們繼續前進。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如此而已。」

龍伯濤舉手一揮，道：「大家不用客氣，快些上馬吧！」

那些鏢師和趟子手們早已迫不及待，一聲閧應，紛紛奔上前去。

疲兵得馬，宛如涸魚獲水。刹時間，精神抖擻起來，鞭影與塵土俱揚，歡呼與蹄聲齊動，一路追逐着西沉的殘月，奔向滔滔黃河。

× × ×

黃河之水天上來。滾滾濁流，翻騰南下，恰好劃分了陝晉兩省境界。

河東小鎭名叫軍渡，河西就是陝西省境的吳堡縣。

天色剛濛濛亮，大隊人馬已抵達軍渡渡口。

龍伯濤吩咐車馬在河邊頓住，一面佈置戒備，一面命人接洽渡船。

不多久，渡口船戶頭兒來了，望着這六七十騎人馬和車輛，先就皺了眉。

龍伯濤問道：「你有多少渡艇？能一次載咱們過河不能？如果能够，加倍給你船錢。」

那船戶頭兒苦笑道：「達官爺，您就是拿銀子堆着小的，也沒有這麼大的船一次載得十匹馬。」

柳元接口道：「自然不是要你用一條船載渡，咱們準備把渡口的船隻全包下來人馬分船同渡。」

船戶頭兒道：「此地渡人的船，共有四十艘，每船能載十人却不能渡牲口，另外有一艘專渡車輛的大船，每次也只能載得六匹馬和一輛車。」

柳元道：「如果不算車輛，一次能够載多少匹馬？」

船戶頭兒道：「頂多十匹。」

柳元又問：「往來一趟，要多少時間？」

船戶頭兒道：「大約半個時辰。」

柳元想了想，道：「假如你只用一艘大船，每趟載九匹馬和九個人，行嗎？」

船戶頭兒道：「這倒可以。」

柳元道：「你去準備船隻，每趟九人九騎，分三次載運，先渡過去一半人馬，然後再渡車輛，待車輛渡過，最後再渡另一半人馬。」

那船戶頭兒答應着正要退去，柳元忽然又將他喚住，問道：「老大貴姓大名？」

船戶頭兒道：「小的姓孫，名叫孫老實。」

柳元含笑道：「我想請教孫老大一件事，此地是黃河水域，你這十幾艘渡船，在帮不在帮？」

孫老實道：「什麼帮？」

柳元一字字道：「黃河龍王帮。」

孫老實哦了一聲，道：「不瞞達官爺說，要在黃河兩岸討生活，說敢不仰龍王帮的鼻息，在帮不在帮，每月都得按期繳納規費，少一個子兒也不行的。」

他左右望了望，又壓低聲音說道：「不過，達官爺請放心，小的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從來不做那些傷天害理的勾當，擺渡收錢，都有定價，不會敲詐勒索……」

柳元微微一笑，道：「最近幾日，帮裏可曾有什麼言語交待下來嗎？」

孫老實道：「沒有啊，他們除了月頭來收規費銀子，平時是不來的。達官爺有事麼？」

柳元搖頭道：「沒有事，你去準備船隻吧！」

待孫老實離去，柳元却對龍伯濤低聲叮囑道：「這兒是九頭龍王楊凡的勢力，渡河時須防有變，等會鏢車上船，由你我四人親自保護，其他閒雜人，一概不准接近渡船。」

龍伯濤當時緊張起來，道：「要不要另僱幾艘小舟，隨護着大船，萬一有事，可以接應？」

柳元畧作沉吟，道：「也好。總之小心一些，不會錯的。」

商議停當，船隻也已齊備。

柳元親自登船查看，只見那渡船兩頭方平，無篷無帆，兩側船舷寬厚，中間是個空敞的大艙，足可載放一輛四套大車，船上撐舵和搖櫓的水手共有七人，全都是純樸健壯的小伙子，看不出有甚麼岔眼之處。

巡視一週，無甚可疑。龍伯濤便吩咐人馬上船，開始渡河。

衆人親眼看着渡船往返了三次，一半人馬已經平安抵達對岸，並沒有發生甚麼意外事故。

龍伯濤這才鬆了口氣道：「渡過黃河與王，姚二位會合，就不須再担心人手不够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 流星·蝴蝶·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水道上等了一十三年，終於救了老伯從水道中逃抵馬方中家裏的巨人孫巨，他把老伯及鳳鳳安置好在馬方中家後，駕着空車，找到另一靑年車夫方老二，轉由方老二駕車奔逃，至一湖泊旁，孫巨把車沉入湖底，又把方老二兩匹馬殺死，然後自沉湖中，從此車馬消失，駕車人消失，老伯行踪也絕沒有人知道了，老伯躲在井底養傷，鳳鳳對他已一改前態，對老伯溫柔體貼，反把糟糕得很的井底地室，收拾得乾乾淨淨，老伯看着她這般的溫柔體貼，似有感觸的慨嘆着說，現在雖想做個好丈夫，也來不及了——

## 末路英雄悲老大

鳳鳳道：「爲什麼來不及？只要你願意，你就能做到。」

老伯道：「只可惜有些事我雖不願意做，却也非做不可！」

他的目光凝視着遠方，表情漸漸又變得嚴肅。

鳳鳳看着他，目中忽然露出了恐懼之色，道：「你還想報復？」

老伯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通常就是肯定的回答。

鳳鳳道：「你爲什麼一定要報復，難道就不能忘了那些事？重新做另外一個人？」

老伯道：「不能！」

鳳鳳道：「爲什麼？……爲什麼？」

老伯緩緩道：「因爲我若不去報復，我這人就眞還能活着，也等於死了。」

鳳鳳垂下頭道：「我不懂。」

老伯道：「你的確不懂。」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這不但是老伯的原則，也是**每個江湖好漢**的原則。

他若不能做到這一點，就表示他已變得胆小而儒弱，非但別人要恥笑他，看不起他，他自己也會看不起自己。

一個人若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他還活着幹什麼？

老伯緩緩道：「我若重頭再活一遍，也許就不會做一個這麼樣的人，但現在再要我改變，却已來

不及了。」

鳳鳳霍然抬起頭，道：「你就算重頭再活一遍，也還是不會改變的，因爲你天生就是這麽樣一個人，天生就是『老伯』！」

她聲音又變得很温柔，柔聲道：「也許就連我都不希望你改變，因爲我喜歡的就是你這麼樣一個人，不管你是好、是壞，你總是個不折不扣的男子漢。」

她說的不錯。

老伯永遠是老伯。

永遠不會改變，也永遠沒有人能代替。

不管他活的方式是好是壞，他總是的的確確在活着！

這已經很不容易！

× × ×

老伯躺了下去，臉上又變得毫無表情。

他痛苦的時候，臉上總不會露出任何表情來。

現在他正在忍受着痛苦——他背上還像是有針在刺着。

鳳鳳凝注着他，滿懷關切，柔聲道：「你的傷眞能治得好麼？」

老伯點點頭。

鳳鳳道：「等你的傷一好，你就要出去！」

老伯又點點頭。

鳳鳳用力咬着嘴唇，道：「我只担心，以你一個人之力，就能對付他們？」

老伯勉强笑了笑，道：「我本就是一個人出來闖天下的。」

鳳鳳道：「但那時你還有兩個很好的帮手！」

老伯道：「你知道！」

鳳鳳道：「我聽說過。」

她笑了笑，道：「我還沒有見到你的時候，就已聽人說起過你很多事。」

老伯閉上眼睛。

他顯然不願再討論這件事，是不是因爲他也和鳳鳳同樣担心？

鳳鳳却還是接着說了下去道：「我知道那兩個人一個叫陸漫天，一個叫易潛龍，他們後來雖然也全都背叛了你，但當初却的確爲你做了不少事。」

老伯忍不住道：「你還知道什麽？」

鳳鳳嘆了口氣道：「我還知道你現在再也找不到像他們那樣的兩個人了。」

老伯也嘆了口氣，喃喃道：「女人眞奇怪，不該知道的事她們全知道，該知道的事，她們反而全不知道。」

鳳鳳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說道：「你是不是不願聽我說起這件事？你以爲我自己很喜歡說？」

老伯道：「你可以不說。」

鳳鳳緊揑着自己的手道：「我本來的確可以不說，我可以揀那些你喜歡聽的話說，但現在……」

她目中忽然有淚流下，嘶聲道：「現在我怎麼能不說？你是我唯一的男人，我這一生已完全是你的，我怎麼能不關心你的死活？」

老伯終於張開了眼睛。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男人還能硬得起心腸來的。

鳳鳳已伏在他身上，淚已沾濕了他胸膛。

她流着淚道：「我只想聽你說一句話，你這次出去，能有幾分把握？」

老伯輕撫着她的頭髮，緩緩道：「你知不知道實話總是會傷人的。」

鳳鳳道：「我知道，我還是要聽。」

老伯沉默了很久，緩緩道：「我是個賭徒，賭徒本來總會留下些賭注準備翻本的，但這次……這次我却連最後一注也押了下去。」

鳳鳳道：「這一注大不大？」

老伯笑了笑，笑得很淒涼，道：「最後一注，通常總是最大的一注。」

鳳鳳道：「這一注有沒有被他們吃掉？」

老伯道：「現在還沒有但點子已開出來了。」

鳳鳳道：「誰的點子大。」

老伯道：「他們的！」

鳳鳳全身都顫抖了起來，哽聲道：「他們既然還沒有吃掉，你就應該還有法子收回來。」

老伯搖搖頭，道：「現在已來不及了。」

鳳鳳道：「爲什麽？」

老伯道：「因爲賭注並不在這裏。」

鳳鳳道：「你押在那裏了？」

老伯道：「飛鵬堡！」

鳳鳳顯得很驚訝，道：「飛鵬堡豈非就是十二飛鵬帮的總舵？」

老伯點點頭，嘆道：「因爲那時我還以爲萬鵬王才是我眞正的仇敵，唯一的對手！」

鳳鳳也嘆了口氣，道：「我好像記得有人說過，眞正的仇敵就和眞正的朋友一樣，只有在最後關頭才能看得出來。」

老伯苦笑道：「你當然應該記得，因爲這句話就是我說的。」

鳳鳳道：「可是你爲什麽要將賭注押在別人一伸手就可以吃掉的地方呢？」

老伯道：「因爲我算準他吃不掉。」

鳳鳳道：「是不是因爲那一注太大？」



老伯道：「大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本沒有人知道這一注押在那裡。」

鳳鳳道：「爲什麼？」

老伯沉聲道：「因爲這一注是押在另一注後面的。」

鳳鳳想了想，皺眉道：「我不懂……」

老伯道：「我決定在初七那一天，親自率領四路人由飛鵬堡的正面進攻，在別人看來，這也是我的孤注一擲，只不過這一注是明的。」

鳳鳳目光閃動，道：「其實你還有更大的一注押在這一注後面？」

老伯道：「不錯。」

鳳鳳道：「你怎麼押的？」

老伯道：「這些年來，誰也不知道我又已在暗中訓練出一組年青人。」

鳳鳳道：「年青人？」

老伯道：「年青人血氣方剛，血氣方剛的人才有勇氣拚命，所以我將這一組稱爲『虎組』，因爲他們正如初生之虎，對任何事都不會有所畏懼。」

鳳鳳道：「但，年青人豈非總是難免缺乏經驗嗎？」

老伯道：「經驗雖重要，但到了眞正生死決戰時，就遠不及勇氣重要了。」

鳳鳳道：「你訓練他們爲的就是這一戰？」

老伯點點頭，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爲了這一戰，他們已等了很久，每個人都已明白，這一戰對他們多麼重要。」

鳳鳳眨眨眼，道：「我還不明白。」

老伯道：「我已答應過他們，只要這一戰勝了，活着的每個人都可榮華富貴，享受一生，這一戰若敗了，大家就只有死路一條！」

鳳鳳嫣然道：「他們當然知道，只要是老伯答應過的話，從來沒有不算數的！」

老伯道：「所以現在他們不但士氣極旺，而且都已抱定不勝不歸的決心。」

鳳鳳道：「現在，你已將他們全部調集到飛鵬堡？」

老伯道：「不錯。」

鳳鳳道：「你已和他們約定，在初七那一天進攻。」

老伯道：「初七的正午。」

鳳鳳道：「你由正面進攻，他們當然是攻後路了？」

老伯點點頭，道：「我雖然沒有熟讀兵法，但也懂得『前後夾攻，聲東擊西，虛者實之，實則虛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道理。」

鳳鳳也笑道：「你說他們那些人都正如初出柙的猛虎，又抱定了必勝之心，就憑這一股銳氣，已不是飛鵬堡那些老弱殘兵所能抵擋的了。」

老伯道：「飛鵬堡的守卒雖不能說是老弱殘兵，但近十年來已無人敢輕越飛鵬堡之雷池一步，安定的日子過得久了，每個人都難免疏忽。」

鳳鳳道：「就算是一匹千里馬，若久不上戰場，也會養出肥腰來的。」

老伯凝視着她，微笑道：「想不到你懂得的事並不少。」

他忽然覺得和鳳鳳談話是件很愉快的事，因爲無論他說什麽，鳳鳳都能瞭解。

對一個寂寞的老人來說，這一點的確比什麽都重要。

鳳鳳長長吐出口氣，道：「我現在才明白，你爲什麽會那樣有把握了。」

老伯的雄心却已消沉，緩緩道：「但我却忘了我自己說的一句話。」

鳳鳳道：「什麽話？」

老伯沉聲道：「一個人無論做什麽事，都不能太有把握！」

鳳鳳的臉色也沉重了起來，慢慢的點了點頭，黯然道：「現在你明白那一注想必已被吃掉。」

老伯嘆道：「我雖然並沒有將這計劃全部說出來，但律香川早已起了疑心，當然絕不會放過他們了。」

鳳鳳道：「那些年青的勇士們當然也不會知道你這邊已有了變化。」

老伯黯然道：「他們就算聽到這消息，只怕也不會相信。」

他知道他們信賴他，就好像信徒們對神的信賴一樣。

因爲老伯就是他們的神！

永遠不敗的神！

鳳鳳道：「所以他們一定還是會按照計劃，在初七那一天的正午進攻！」

老伯點點頭，目中已不禁露出悲傷之色。

因爲他已可想像到他們的遭遇。

這些年青人現在就像是一羣飛蛾，在他們飛向烈火時，却還以爲自己終於已接近光明。

也許直到他們葬身在烈火中之後，還會以爲自己飛行的方向很正確。

因爲這方向是老伯指示他們的……

× × ×

老伯垂下頭，突然覺得心裏一陣刺痛，直痛到胃裏。

他平生第一次自覺內疚。

他發現這種感覺甚至比仇恨和憤怒，更痛苦得多。

鳳鳳也垂下頭，沉默了很久，黯然嘆息着道：「你訓練這一組年青人，必定費了很多苦心。」

老伯捏緊雙手，指甲都已刺入肉裏。

有件事他以前總覺得很有趣——他人到老年後，指甲反而長得快了。

鳳鳳又沉默了很久，忽然抬起頭，逼視着他，一字字道：「現在你難道要眼看着他們被吃掉？」

老伯也沉默了很久，緩緩道：「我本以爲手裏捏着的是副統吃的點子，誰知却是統賠。」

鳳鳳道：「所以你……」

老伯道：「一個人若拿了副統賠的點子，就只有賠！」

鳳鳳道：「但現在你還有轉敗爲勝的機會。」

老伯道：「沒有。」

鳳鳳大聲道：「有！一定有！因爲現在你手裏的點子還沒有亮出來。」

老伯道：「縱然還沒有亮出來，也沒有人能改變了。」

鳳鳳道：「你怎麼又忘了你自己說的話，天下沒有絕對的事。」

老伯道：「我沒有忘，但是……」

鳳鳳打斷了他的話，道：「你爲什麼不叫馬方中去通知虎組的人，告訴他們計劃已改變。」

老伯道：「因爲我現在已不敢冒險。」

鳳鳳道：「這也算冒險，你豈非很信任他？」

老伯沒有回答。

他不願被鳳凰或其他任何人瞭解得太多。

馬方中若不死，就絕不忍心要他的妻子兒女先死！

這是人之常情。

馬方中是人。

他的妻子兒女若不死，就難免會洩露老伯的秘密。

女人和孩子都不是肯犧牲一切，爲別人保守秘密的人。

老伯比別人想得深，所以他不敢再冒險。

他現在已輸不起。

所以他只嘆息了一聲，道：「就算我想這麼樣做，現在已來不及了。」

鳳鳳道：「現在還來得及！」

她不讓老伯開口，很快的接着道：「現在還是初五，距離初七的正午最少還有二十個時辰，已足够趕到飛鵬堡去。」

這地方根本不見天日，她怎麼能算得出時日來的？

因爲女人有時就像野獸一樣，對某種事往往會有極神秘的第六感。

老伯瞭解這一點，所以他絕不爭辯。

他只問了句：「現在我能叫誰去？」

鳳鳳道：「我！」

老伯笑了，就好像聽到了一件不能不笑的事。

鳳鳳瞪眼道：「我也是人，我也有腿，我爲什麼不能去。」

老伯的回答很簡單，道：「因爲你不能去。」

鳳鳳咬着牙，道：「你還不信任我？」

老伯道：「我信任你。」

鳳鳳道：「你以爲我是個弱不禁風的女人？」

老伯道：「我知道你不是。」

鳳鳳道：「你怕我一出去就被人捉住？」

這次老伯才點了點頭，嘆道：「你去比馬方中去更危險。」

鳳鳳道：「我可以等天黑了之後再出去。」

老伯道：「天黑了之後他們一樣還是可以發現你，也許比白天還容易。」

鳳鳳道：「但他們既然認爲你已高飛遠走，就不會派人守在這裏。」

老伯道：「律香川做事一向很周密。」

鳳鳳道：「現在他要做的事很多，而且沒有一件不是重要的。」

老伯道：「不錯。」

鳳鳳道：「所以，至少他自己絕對不會守在這裏。」

老伯點點頭，這點他也同意。

鳳鳳道：「他就算派人守在這裏，也只不過是以防萬一而已，因爲誰也想不到你還留在這裏。」

老伯也同意。

鳳鳳道：「所以，他們也絕不會將主力留在這裏。」

老伯沉思着，緩緩道：「你是說他們就算有人留在這裏，你也可以對付的。」

鳳鳳道：「你不信？」

老伯看着她，看着她的手。

她的手柔若無骨，只適撫摸，不適於殺人。

鳳鳳道：「我知道你一見到我時，就在注意我的手，因爲你想看我是不是會武功。」

老伯承認。

他看不出這雙手練過武——這也正是他要她的原因之一。

鳳鳳道：「但你却忘了一件事，武功並不一定要練在手上的。」

她的腿突然飛起。



× × ×

練過掌力的人，當然瞞不過老伯。

握過刀劍的手，也瞞不過老伯。

甚至連學過暗器的手，老伯都一眼就能看出。

但鳳鳳練的是鴛鴦腿。

所以她瞞過了老伯。

老伯現在才明白她的腿爲什麼能夾得那麼緊。

這也許只因爲他已有太久沒有接近過女人，沒有接近過女人的腿。

一刹那間，她已踢出了五腿。

她踢得很快，很準確，而且很有力。

這點老伯看得出。

她停下來的時候，並沒有臉紅，也沒有喘氣。

老伯目光閃動，道：「這是誰教給你的？」

鳳鳳道：「高老大，她始終認爲女人也應該會點武功，免得被人欺負。」

她抿着嘴一笑，又道：「但她又認爲女人就算練武，也不能將一雙手練粗，因爲男人都不喜歡手粗的女人，而且她還說……」

說到這裏，她的臉忽然紅了。

老伯道：「她還說了什麼？」

鳳鳳垂下頭，咬着嘴唇道：「她還說……女人的腿越結實，越有力，就越能讓男人快樂。」

老伯看着她的腿，想到那天晚上她腿的動作。

他心裏忽然升起一種慾望。

他已有很多年不再有這種慾望。

鳳鳳眼波流動，已發現他在想着什麼，突然輕巧的躲開，紅着臉道：「現在不行，你的傷……」

她拒絕，並不是因爲她眞的要拒絕，只不過因爲關心他。

對男人來說，沒有什麼能够比這種話更誘惑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一萬個男人中最多也只有一個還能控制住自己的慾望。

幸好老伯就是那唯一的例外。

所以他只嘆了口氣，道：「看來你那高老大不但很聰明，而且很可怕。」

鳳鳳道：「她的確是的，但她却說，越可怕的女人，男人反而越覺得可愛。」

老伯微笑道：「這句話我一定會永遠記得。」

鳳鳳眨了眨眼，道：「現在，你總該相信我了吧。」

老伯道：「我相信。」

鳳鳳喜歡道：「你肯讓我去了？」

老伯道：「不肯。」

鳳鳳幾乎叫了起來，道：「爲什麼？……爲什麼？」

老伯道：「你就算能離開這裏，也無法到達飛鵬堡。」

他沉着臉又道：「這條路上現在必定已到處都有他們的人，你不認得他們，他們一定認得你。」

鳳鳳道：「我不怕。」

老伯道：「你一定要怕。」

鳳鳳道：「你認爲我的武功那麼差勁？」

老伯道：「據我所知，律香川的手下至少有五十個人能活捉你，一百個人能殺了你！」

他當然知道。

律香川的手下，以前就是他的手下。

鳳鳳垂下頭，看着自己的腿，忍不住道：「你說只有五十個能活捉我，反有一百個能殺我？」

老伯嘆道：「因爲活捉一個人，比殺了他更難得多，你若連這道理都不懂，怎麼能走江湖？」

鳳鳳眼波流動，忽又抬起頭，道：「但他們絕不會殺了我的，是不是？」

老伯道：「不錯，因爲他們一定要從你口中逼問我的下落。」

鳳鳳道：「那樣就更好了。」

老伯皺了皺眉，道：「怎麼會更好？」

鳳鳳道：「因爲他們若問我，我就會告訴他們，你已坐着馬車遠走高飛了，我甚至還會指出一條路來，叫他們去追。」

她臉上帶着很得意的表情，因爲她總算已想到了一點老伯沒有想到的地方。

老伯道：「你認爲他們會相信你的話？」

鳳鳳道：「當然會相信，因爲他們始終還認爲我是他們那一邊的人，怎麼會想到……想到我已對你這麼好呢。」

她垂下頭，臉又紅了。

老伯道：「他們若問你，是怎麼逃出來的？你怎麼說？」

鳳鳳道：「我就說，因爲你受的傷很重，自知已活不長了，所以就放了我一條生路。」

她接着又道：「我這麼樣說，連律香川都不會不信，因爲你若要殺我，我早就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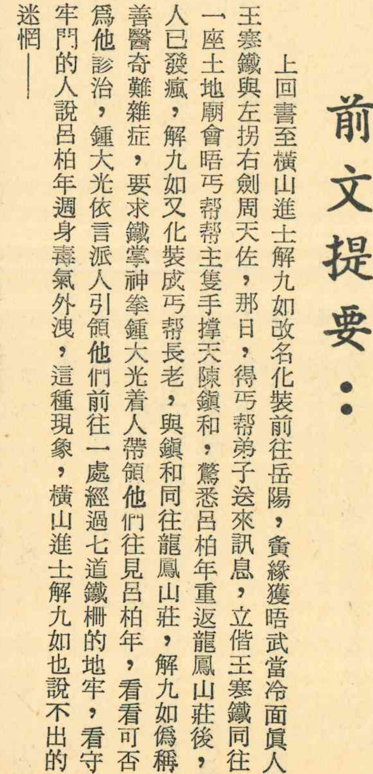
她慢慢的抬起頭看着老伯，目光是那麼温柔。

她的嘴雖已沒有說話，但眼睛却在說話——說出了她的情意，她的感激。

老伯也在看着她，過了很久很久，突然搖頭，道：「我還是不能讓你去！」

鳳鳳的手漸漸握緊，突然以手掩面，失聲痛哭，道：「我知道你爲什麼不讓我去，因爲你還是不信任我，還以爲我會出賣你，你……你……你難道還看不出我的心？」

（未完待續）



# 風塵怒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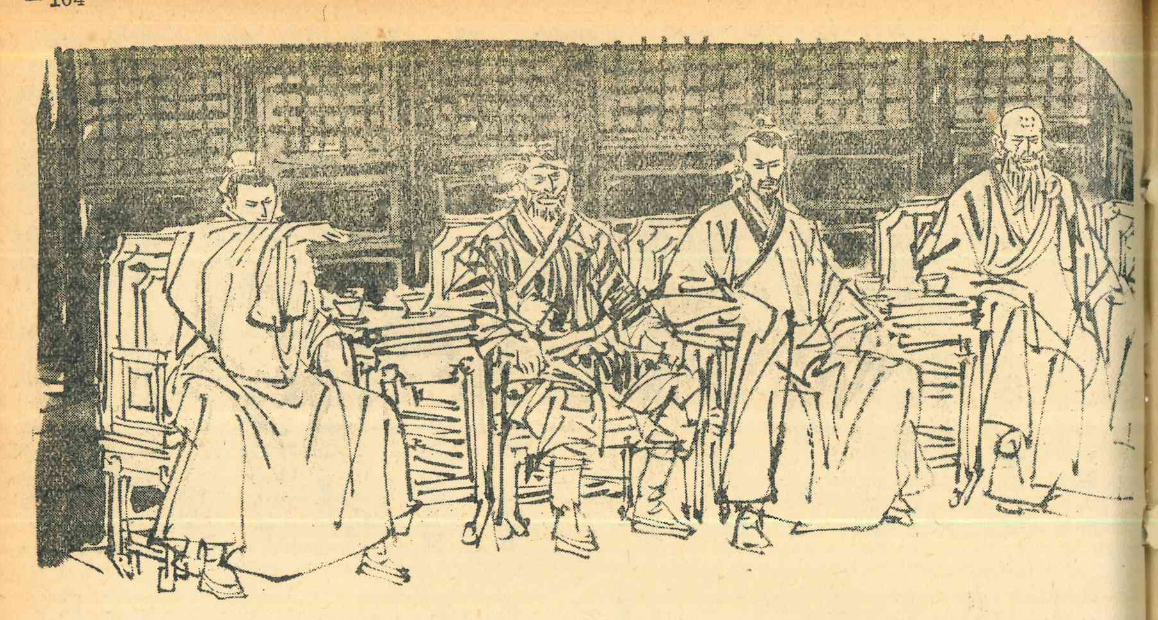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横山進士解九如改名化裝前往岳陽，賁緣獲晤武當冷面眞人王寨鐵與左拐右劍周天佐，那日，得丐幫弟子送來訊息，立偕王寨鐵同往一座土地廟會晤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鎮和，驚悉呂柏年重返龍鳳山莊後，人已發瘋，解九如又化裝成丐幫長老，與鎮和同往龍鳳山莊，解九如偽稱善醫奇難雜症，要求鐵掌神拳鍾大光着人帶領他們往見呂柏年，看看可否為他診治，鍾大光依言派人引領他們前往一處經過七道鐵柵的地牢，看守牢門的人說呂柏年週身毒氣外洩，這種現象，横山進士解九如也說不出的迷惘——





## 人間迭生變　天陰雨不來

忽然，横山進士解九如腦中靈光一閃，暗忖道：「莫非他又中了什麼暗算呢，以致發生了變化。」

横山進士解九如越想越有理，一定是有人暗中破了呂柏年自制之能，所以才落得這般結果。

横山進士解九如不久以前，還收到小黑傳書，要他前來會合，由此可以證明呂柏年寫那信時，還是好好的，充滿了信心。

横山進士解九如思前想後，想了一陣，忽然用傳音神功向呂柏年發話道：「呂賢弟，我是解九如，特來看你了，你有什麼話要說。」

横山進士解九如注視着呂柏年的反應，那知他連眉頭都沒有動一下，已是根本聽不懂他的話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傷心慘痛到了極點，向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鎮和搖頭一嘆道：「幫主，我們走吧，據弟子看來，呂少俠是無藥可救了。」

兩人垂頭喪氣出了地牢，迎面只見鐵掌神拳鍾大光匆匆趕了來，道：「兩位看了柏年的情形如何？」

横山進士解九如憂戚的道：「在下慚愧，幫不上什麼忙。」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嘆道：「小弟實在放心不下他，所以又匆匆趕來，他這樣的情形，叫小弟如何是好。」

横山進士解九如沉吟一下道：「在下想向大俠請教一二事，不知大俠可有時間？」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小弟剛把事情擺脫，走！請到小弟下處談。」轉身帶着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鎮和横山進士解九如向他所住之處走去。他一個人住了一個小小的獨院，有三四間房子，也有使喚守護的人。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回到下處，一面肅客入內，一面就把話吩咐下去：除了莊主有事外，其他的人有事都要他們去找副總管。

三個人在一座小小的花廳之內，分賓主就了座，侍女奉上香茗，退下去之後，鐵掌神拳鍾大光直直坦坦的便道：「鍾兄，有什麼話指教，在下知無不言。」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在下想請教鍾兄，呂少俠是原來就有病？還是

後來才發瘋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他來時，是好好的，一點病也沒有。」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那他怎會忽然瘋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轉臉望着丐帮帮主，叫了一聲：「陳帮主……」

丐帮帮主隻手撑天陳鎭和點了點頭道：「敝帮鍾長老爲人極是可靠，鍾兄有話但說無妨。」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嘆道：「他本是好好的，但受了一點刺激，一時想不開，忽然叫頭痛，當時痛得只在地上打滾，後來精神就漸漸的不正常，變得喜怒無常，日甚一日，就完全瘋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他最初一次頭痛是怎樣好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當時賓館中有一位神醫，我們請他看好的。」

「他用的什麼方法？」

「金針探穴之法。」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那神醫是誰？現在還在不在？」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一指回天胡神醫，不知鍾兄認不認識他？」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怔，道：「是他呀，在下與他有過數面之緣，他怎會把病越看越糟？」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據胡神醫說，柏年的病誰也醫不好，就是大羅金仙，也將束手無策。」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在下想找他談一談，不知鍾兄能否巧作安排？」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不用找他了，他第二天就不辭而別了。」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一笑道：「胡神醫大約是沒有面目見人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弟子懷疑那胡神醫就是假的，呂少俠要不是他，只怕也不會發瘋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楞道：「鍾兄，這是你的診斷？」

橫山進士道：「那不是診斷而是判斷。」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此話怎講，小弟有點聽不懂。」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有一件事實，不知鍾兄知道了沒有？」

「什麼事實？」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呂少俠全身皆毒，已是武林中傳言中的毒人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那是空穴來風，不足爲信的傳言，我們都不相信。」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現在却不是傳言，而是事實了，想那胡神醫要不是存心要害呂少俠，早有準備，只怕碰呂少俠都碰不得，就會被毒死，那還能向他身上下金針？」

鐵掌神拳鍾大光虎眉一蹙，半天沒說話。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在下還有一事，請教鍾兄。」

鐵掌神拳鍾大光長長嘆了一聲，道：「鍾兄請說。」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呂少俠發病之初，不知受的是什麼刺激？」

鐵掌神拳鍾大光吞吞吐吐的道：「這個……這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呂少俠與呂莊主父子不和之事，已是人人皆知之事，鍾兄有什麼不能出口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輕輕一嘆，道：「可是他們父子現在已經和好如初了，請恕在下不能够回答鍾兄此問。」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虎眉一揚，道：「鍾兄，老花子看你還是有什麼說什麼的好，不要做出誤人誤己之事來，我們這位鍾長老……」

看看忍不住，就要把橫山進士解九如的眞正身份說了出來，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皺眉頭，起座道：「帮主，鍾大俠既有難言之苦，我們也就不用多問了，鍾大俠事情忙，我們告辭了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不等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答話，立即起座抱拳道：「在下也該出去看看了，不多留兩位了。」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與橫山進士解九如告辭出來，回到賓館，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向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解先生，你看鐵掌神拳鍾大光又有什麼難言之隱？」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嘆道：「就是問出了原因，也無補於事，大會之期，不過四五天了，要創造奇跡，已來不及了。」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道：「你來了，原已激起我們一片希望，誰知現在又是一場空。」

橫山進士解九如肅然道：「帮主，事情還沒有絕望到不可爲的程度，就到了毫無希望的時候，我們也要鼓起餘勇，死裏求生，絕不束手待斃。」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精神一振道：「先生說得甚是，我們寧可玉碎，也要保全武林中這股浩然正氣。」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揚首接道：「先生準備怎樣辦，我花子帮聽命行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要從頭檢討起，仔細



的想一想……」

一語未了，只見趙凱走了進來，道：「貴帮主回來了麼？」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闊聲接口道：「趙少俠，有什麼事？」

趙凱轉過頭來，便向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走來，抱拳道：「原來帮主已經回來了，姜大哥有事奉請……」

目光一轉，落到橫山進士解九如身上道：「這位可是貴帮趕來的鍾長老？」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點頭道：「不錯，他就是鍾長老。」接着替他們兩人彼此介紹了。

趙凱近年來也進步得多了，懂事得多了，抱拳一禮，道：「久仰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也抱拳回禮道：「少俠年輕有爲，見面更勝闖名，英雄出少年，誠不我欺。」

趙凱微微一笑道：「姜大哥也請鍾長老前往一見。」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接道：「少俠請先回告姜大俠，我們馬上就到。」

趙凱一抱拳，道：「好，晚輩先回去了。」轉身告退而去，橫山進士解九如皺了一皺眉頭道：「姜文宏可能是衝着小弟來的了。」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冷笑一聲道：「他又能怎樣？就此和他鬧翻了也好……」

橫山進士解九如截口道：「使不得，眞要鬧開來，那麼各大門派之間，就先分裂了，到時候就更不足與人寰五絕一爭長短了。」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道：「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呀。」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當然要對付他，但不是現在，現在我們要商量的是，如何應付他目前的盤問。」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道：「解先生有何高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現在小弟想先知道，這鍾長老是否眞有其人？小弟記得，貴帮似乎並無此人。」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道：「鍾長老的身份一點不假，像他這種不爲外人所知身份的長老，也不止鍾長老一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啊！」一聲，道：「原來如此，那就有話可說了。」

話聲頓了一頓，話頭一轉，接道：「呂少俠的事，帮主向他提過沒有？」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道：「我沒有向他提起過，我想他不會不知道。」

「你和其他門派中人提過沒有？」

陳鎭和道：「沒有……這對各大門派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頷首道：「帮主所慮甚是！我們現在就過去吧！」

走到賓館的另一頭，就是姜文宏代表各大門派正派人士發號施令之地。

姜文宏除了有個人的私室外，還有一間大的聚會廳，趙凱請橫山進士解九如他們，進了姜文宏私室。

這時室中已先有火王爺趙天君在座，但別無他人，顯得這次的相約，私人成份居多。

姜文宏謙和而有禮的請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與橫山進士解九如就了座，微微一笑，道：「帮主，我們那三弟的病情怎樣了？」

這是意料中事，但沒有想到他開口就提起此事，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不由怔了一怔，才訕訕的一笑道：「姜大俠，你已知道了。」

火王爺趙天君冷「哼！」一聲，說道：「老花子，你這是什麼意思？柏年有了這等不幸之事，你也不告訴我們一聲，你難道還怕我趙某人會害他不成。」

姜文宏笑口道：「趙爺爺可是誤會陳帮主了，文宏知道陳帮主完全是一份好心。」

火王爺趙天君長眉一挑道：「什麼好心？」

姜文宏道：「帮主，你是怕因此影响了我們的人心士氣，是不是？」

丐幫幫主隻手撑天陳鎭和望了姜文宏一眼，暗嘆一聲，忖道：「此人實有過人才智，只可惜這才智反而成了他洒惡的工具，唉！……」

點了一點頭接道：「大俠說的正是老花子心裏的話，由其趙王爺的脾氣……」

一語未了，火王爺趙天君雙目一瞪，道：「我老趙的脾氣怎樣？」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一笑道：「沒有什麼，看看你現在這副沉不住氣的樣子，我想你自己該明白。」

火王爺趙天君大嚷一聲，道：「老花子你……哈！哈！你可是在逗老夫發火！」

自己想想，人家可沒說錯，不由笑了起來，頓了一頓接道：「他到底怎樣了，快說，不然我又要發火了。」

老花子隻手撑天陳鎭和道：「他受了一點刺激，得了神智不淸，神經錯亂之症。」

火王爺趙天君關切之至地道：「他這病不嚴重吧？」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轉向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鍾長老，你替老花子向趙王爺說個明白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應了一聲：「遵命！」轉向火王爺趙天君道：「據在下的看法，呂少俠的病情很是複雜，一時只怕很難醫好。」

姜文宏道：「難道一點點希望也沒有了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在下才疏學淺，看不出來。」

姜文宏黯然而嘆道：「那是說依你鍾長老的看法，他是毫無希望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但願在下是看錯了。」

姜文宏劍眉倏的一豎，目射稜芒，道：「好一個神龍劍客呂鴻飛，那是自速其死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暗笑聲中忖道：「他這句話，又不知其中安的是什麼居心？」笑了一笑，道：「老花子聽說這位神龍劍客確是呂少俠的父親，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怕很難對他怎樣。」

姜文宏一怔道：「怎樣，這神龍劍客呂鴻飛又是眞的了，誰說的？」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鐵掌神拳鍾大光是這樣說，很多人也都有這種感覺。」

火王爺趙天君冷「哼！」一聲，道：「過去誰不說他是假的，我就不相信他現在又是眞的了。」

姜文宏蹙眉沉思了一下道：「或許過去的傳言是錯了，神龍劍客如果是假的，我想呂三弟，也就不會住在龍鳳山莊了，由此推論，神龍劍客當不致是假的。」

頓了一頓，搖了搖頭，又道：「這却眞是有點爲難了。」

火王爺趙天君氣虎虎的道：「有什麼爲難，明天老夫就要當面問問那呂鴻飛，爲什麼把個兒子逼得發了瘋。」

姜文宏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

火王爺趙天君道：「活生生的一個人，被逼得發了瘋，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

姜文宏道：「這……我們慢慢再想法子，等機會吧！」

接着，站了起來，向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與橫山進士解九如抱拳一禮，道：「有勞帮主與鍾長老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也忙起座告辭，回到丐幫住處，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深以姜文宏請他們過去，問的只是這些話，大以爲奇，說道：「解先生，他找我們過去的眞正目的究竟何在？」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看火王爺趙天君要倒霉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他要對付趙天君，爲什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也可說是對付我們。」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一怔道：「你這樣一說，我老花子更糊塗了，他不是完全相信我們，未加盤問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他不盤問，這是他的厲害可怕之處，小弟要沒有看錯，他之要對付趙天君，便是一石二鳥之計，一則以除去趙天君這個累贅，再則以觀察我們的反應，看看我們對他是否已經有了疑心。」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我想他還不致對我們起疑心，說句老實話，少林掌門人未來之前，我們對他也實在未起過疑心。」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有一件事，帮主想到沒有？」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什麼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就是在下送給少林掌門人那瓶解藥之事。」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我們曾考慮到此事，所以並未相瞞於他，只是未提起是先生送來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如果他另有想法呢？」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楞道：「這……」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口道：「所以，他要採集旁證。因此準備犧牲火王爺趙天君，作測驗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火王爺趙天君對他不壞，他害什麼人都可以，爲什麼要害他。」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因爲他沒有害他的理由，所以反而是他最好的理由。」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怔了一怔，恍然而悟的一點頭道：「我老花子明白了，啊！這却如何是好，我們不能坐視不救呀！」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這確實是一件爲難與棘手的問題，『救』與『不救』，都有不良的後果。」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堆起眉頭道：「此話又怎講？」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不救趙天君，趙天君必死無疑，我們坐視不救，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對我們除暴安良，伸張正義的原則，更說不過去，同時也叫人家看了寒心，但救了他之後，却又入了姜文宏圈套，不知他以後又要想些什麼花樣來對付我們。」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依我老花子的看法，能兩全其美更好，否則，我們把救人擺在第一。」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同意道：「小弟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不過且讓我多想一想。」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現在有什麼事，需要我老花子準備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了搖頭道：「還沒有。」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站起身道：「老花子到外面走走，你有事隨便招呼一聲，老花子便馬上回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帮主請便。」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離去之後，房中就只有橫山進士解九如一個人在苦思對策了。

這個問題，說起來簡單，看起來也不太難，但眞正思攷起來，要做得天衣無縫，兩全其美，眞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這等才智之人，想了老半天，竟是想不出一個萬全的具體辦法來拯救火王爺趙天君。

看看外面的天色，又是黑暗代替光明的時刻了，姜文宏要害火王爺趙天君，也該是時候了，而橫山進士解九如仍是一籌莫展。

正當他絞盡腦汁，而毫無辦法的時候，忽然外面响起趙凱的聲音，道：「貴帮帮主在麼？」

「不在，少俠找我們帮主何事？」

趙凱先不答話，接着又問道：「能不能馬上找到他？」

橫山進士解九如走到門口，現身接話道：「可以，少俠有什麼事？」

趙凱心神不寧的道：「請派人把貴帮主請回來，容後晚輩見告如何？」

橫山進士解九如向一位丐帮弟子一揮手，那位丐帮弟子如飛而去，橫山進士解九如讓客入室道：「少俠請進來稍候，敝帮主很快就可以回來了。」

趙凱無可奈何的進入帮主室，橫山進士解九如請他坐，他就坐，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朗爽活潑。

橫山進士解九如暗忖道：「莫非那火王爺趙天君已經遭了殃？」心頭上不由得興起一陣自責的歉憾。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嘆一聲，道：「少俠愁眉如山，不知心中有何不快之事？」

趙凱聲音一啞，幾乎要哭出來道：「我爺爺不見了。」

「你爺爺什麼時候不見的？」正好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回來了，在外面就接上了話，接着人影一晃，已到了房中。

趙凱一見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雙淚奪眶而出道：「帮主，晚輩爺爺不見了，請你派貴帮弟子帮晚輩找一找吧！」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投目向橫山進士解九如望去，橫山進士解九如搖了一搖頭，表示與自己毫無關係，老花子怔了一怔，道：「令祖是怎樣不見的，快快告訴老花子。」

趙凱道：「自兩位走後，姜大哥與家祖便決定夜探內院，準備接出呂三弟……。」

橫山進士解九如截口問道：「接出呂少俠來做什麼？」

趙凱道：「我們都懷疑呂三弟的發瘋完全是人爲的，如果不把他接出龍鳳山莊，只怕一輩子也好不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望向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對了一眼，兩人會心的微一點頭。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點頭道：「這看法不錯。」

趙凱道：「我們原定是初更時分，出其不意的動手，事情議定之後，晚輩與姜大哥便分頭去作必要的準備，但我們回來後，却不見了家祖。」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令祖留下有話沒有？」

趙凱道：「沒有，但有人看見他和一個人出了賓館，何去何往就不知道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令祖或許是有事未及趕回來，老花子看，少俠也不用心急，再等一等，說不定他就回來了。」

趙凱道：「可是有人送回來一張字條，要我們付出一萬两黃金，家祖便可安然回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忍不住哈哈一笑道：「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竟有人綁起令祖的票來，那不是……」

「事情確實發生得很奇怪，但却一點也不假。」姜文宏神色凝重的走了進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與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齊起身讓座。

姜文宏搖頭相謝，立在房中道：「在下剛才接得密報，趙老前輩已被送出岳陽地面了，請帮主傳令貴帮弟子，全面搜索，我們現在雖抽不出人手和時間來營救趙老前輩，但務必查清對手，只要此間事情一了，我們就可以移兵相向了。」

趙凱道：「姜大哥，我爺爺走的是那個方向，小弟這就躡了下去。」

姜文宏道：「令祖是被人帶着直奔三湘而去，但二弟你去不得，你一去就中了他們的計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姜大俠說得是，趙少俠你這時要特別鎭定，讓他們莫測高深，才能扳回主動……兩位請稍待，老花子這就替你傳令

下去，追蹤那些人的行動。」

他轉身出室而去，不久回來道：「老花子已經傳令下去了，趙少俠，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姜文宏拍着趙凱的肩頭道：「二弟，你相信我，我包你令祖一定不會出事，因爲人家既經開口要金子，那是有話可談，有價可講了。走！我們不用再打擾陳幫主了。」帶勸帶拉的，把趙凱拉走了。

姜文宏他們走後，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臉上佈滿了迷惑之色道：「解先生，眞不是你做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苦笑道：「我主意都沒想出來，怎會是我做的。」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苦思了一陣道：「解先生，你看這是不是姜文宏的花樣？」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看不像是他自己弄的花樣，你不見他的臉色也是迷茫不定。」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奇訝的道：「這件事眞發生得巧。」

橫山進士解九如忽然舒出一口長氣，道：「這也可以說是帮我們解決了一個問題……」

忽然，一聲冷笑用傳音神功送入橫山進士解九如耳中，道：「解九如，我看你是江河日下，只能因人成事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震，喝聲道：「什麼人？」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似未聽到那譏諷的笑聲，一楞道：「解先生……」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有人知道在下的眞正身份了，這事含糊不得。」身形閃動間，人便竄出了房。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聲驚「咦！」道：「是什麼人，老花子陪你去會一會。」幌肩緊隨而出。

那發話之人，似是有意引導橫山進士解九如出得賓館，冷笑之聲，不絕於耳，橫山進士解九如出得賓館，聞聲辨位，掠身向賓館外一棵大樹之下奔去。

要知，龍鳳山莊這幾座賓館之內，住的都是正邪兩派的高手，素質極是複雜，龍鳳山莊只要求雙方在會前不起衝突，其他的事是一概不聞不問。

所以，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行動，雖然有很多人見到了，也未引起多大的注意。

倒是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身爲一帮之主，衆目所視之下，他就不能像橫山進士解九如一樣，無所憚忌。

所以，他出得賓館，也就不能不收斂功力，慢下身形，遠遠落在橫山進士解九如身後。

當他到得那棵大樹下面時，只覺野風拂面，四週寂寂，那還有橫山進士解九如的影子。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自信雖然慢了一步，但也慢得有限，又未見有打鬥之事，橫山進士解九如怎會突的不見了，因此不由的一愕，輕輕的叫了幾聲：「鍾長老，鍾長老！」

呼聲在野風中盪漾，就是不聞橫山進士解九如的回聲，身後却響起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聞聲旋身，只見來的乃是帮中一龍的癲龍包超，和二虎之一的紅面虎萬全。

丐帮帮主形色倉皇而出，帮中弟子少不得報與他們知道，是以他們適時趕到。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見是他們，心中稍定，揮手道：「快搜，鍾長老就在此地失踪了。」

丐帮弟子，對帮主有着無比的信任之心，帮主雖然未把橫山進士解九如的眞正身份告知他們，他們也猜測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身份有問題，但絕無一人懷疑帮主有什麼不良的用心。

是的，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一聲令下，他們二人毫不猶豫的，問也不多問一聲，立時身形一起，飛射而出，在四週搜索起來。

這時，隨後又接連來了好幾位丐帮中高手，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正當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說不出心中有多焦急的時候……

忽見夜空中飛掠而到一條人影，落在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身前，稽首道：「敝掌門人，有請帮主議事。」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凝目一望來人，認得是武當派掌門人天一眞人身前的白鶴童子，打起精神，含笑道：「有什麼事？要不要緊？」

那白鶴童子欠身道：「少林掌門人也已在座，事情是有點麻煩，立等帮主前往。」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猶豫了一下，道：「好，那老夫先去了，小道長你且在這裏等一等，一有消息，回去報信。」

那白鶴童子正要追問「什麼事」，只見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已點足而起，出去了十幾丈，消失於黑暗之中了。

那白鶴童子只有搖頭苦笑，耐心的等了下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忽忽趕到武當掌門人秘室，室中不但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已經在座，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與崑崙掌門人三光大師也已在座。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自己心中煩躁，但看他們四人的神態，也顯得甚是不安，不由脫口道：「四位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這話原是因自己心中有事，衝口而出，却不料這話出口之後，那四人同時臉現驚容，華山掌門



人鐵劍先生竟驚「咦！」一聲，道：「老花子，你難道有先見之明不成。」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苦笑一聲，搖搖頭道：「先見之明倒沒有，却有同病之憐，是以心意相通。」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念轉如飛，一震道：「貴帮發生了什麼事？」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未開言，目光先向少林掌門悟眞禪師與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兩人投以歉疚的一注。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霍的離座而起道：「是他出了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身份，目前只有少林武當和丐幫知道，所以只有他們兩位掌門人有此瞭解。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喟嘆一聲，坐落椅子上道：「可不是，事情是剛剛出的，老花子好生慚愧。」

華山掌門人與崑崙掌門人聽得莫明其妙，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一皺眉頭道：「三位掌門人說的是那位了不起的人物，致令三位有着同樣的關心。」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眼看事已至此，人家都把他弄走了，自己人還能不說麼，暗中徵詢了一下少林武當二位掌門人意見，他們兩人似有同感的點了點頭。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先向華山崑崙二位掌門人，歉然的笑了一笑，道：「此人確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們的希望原都寄望在他身上，因事情發生得太快，老花子我竟沒來得及先奉告兩位掌門人，尚請兩位見諒。」

華山掌門鐵劍先生乃是一個胸心寬大之人，微微一笑道：「陳幫主不要多心了，如果現在還不能說，小弟也不會見怪幫主。」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兩位掌門人可聽說敝幫昨天來了一位鍾長老之事。」

崑崙掌門人三光大師微微頷首道：「貧僧聽說過此事，但想不起貴幫有這位鍾長老。」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敝幫原有幾位外人不知的長老，鍾長老確有其人，但這位不是眞的鍾長老。」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一笑道：「老花子，你不嫌太費口舌了麼，他到底是誰，何不乾乾脆脆的說出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正面色道：「不瞞兩位說，他就是歷劫歸來的橫山進士解九如解先生，兩位想不到吧！」

華山掌門人與崑崙掌門人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會是橫山進士解九如，都是一楞道：「他眞是解先生，那……那姜……」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出語驚人地，一字一字道：「他……是……一……個……奸細！」

華山掌門人與崑崙掌門人目瞪口呆，呆了半天，才定下震驚無比的心神，道：「眞有此事？」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此事一點不假，他確是歷劫歸來的解先生，老衲也就是最初與解先生恢復連絡之人。」

接着，替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把橫山進士解九如的遭遇扼要的說了出來。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搖了一搖頭道：「老花子，解先生怎樣又會不見了，難道……」

他本想責問老花子幾句，像橫山進士解九如這樣重要的人物，爲什麼不好好的保護他，但話到口邊，心想老花子遭此大故，心中已不知是怎樣的難過，也就不忍再說下去，戛然住口，不說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心裏有數，苦着臉慘笑一聲道：「人是在我老花子眼底下忽然不見的，我老花子也不知怎樣說了。」

他不知怎樣說，但還是把橫山進士解九如發生事故時的情景，說了一淸二白。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寬慰老花子道：「陳幫主，你也不要難過，據你說的這種情形看來，解先生不論在那一門那一派，其結果也不會兩樣。」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陳幫主，你可知我們這四大派之間，也都出了事，本派的一位弟子也無緣無故的失踪了。」

崑崙掌門人三光大師道：「敝門的三玄師弟也不見了。」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訕訕的一笑道：「老花子，小弟是一時口沒遮攔，請不要見氣，其實敝師弟鐵鏡剛剛也出了事。」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接着道：「敝師弟左沛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聽說，趙天君也出了事，可是眞的。」

你一言我一語，敢情都出了事，因此，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自疚之心也就稍減，輕嘆一聲，道：「說起火王爺趙天君的失踪，那又另有一番經緯了。」

接着，順帶把姜文宏存心不良，欲加害趙天君，被橫山進士解九如從他神情之中看了出來，正苦無對策之際，他却發生了事故之事的經過，告訴了大家。

各大門派，當前的處境，已經够艱難困苦的了，當前大敵，人寰五絕，虎視眈眈，正待呑噬他們，現在又連生變故，也不知這是不是人寰五絕的陰

謀詭計？還是另外有人前來生事？

大家迷惑地沉默了一陣，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輕輕地道：「如果說是人寰五絕在弄鬼，那他們爲了什麼？有這個必要麼？仔細想想，令人想不通其中道理。」

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脚步之聲，及門而止，接着，只聽白鶴童子的聲音，道：「弟子白鶴，請准入室。」

武當掌門長人天一眞人沉聲道：「進來！」

白鶴童子步入室中，向各掌門人一一見禮後，面向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欠身道：「包老前輩囑晚輩回明幫主，他們搜查的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要晚輩請示幫主定奪。」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嘆了一口氣道：「好，算了，叫他們暫時放棄搜查，聽命行事吧！」

白鶴童子稽首一禮，道：「是！」回身出室而去。

那白鶴童子剛走，只聽廳外又响起姜文宏的聲音，道：「姜某請見各位掌門人。」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接口道：「有請，姜大俠來得正好。」

接着起座相迎，其他各掌門人也都紛紛立起在座前。

姜文宏身後隨着趙凱走進室來，大家相見一禮，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請他坐了上首。

姜文宏禮貌上謙讓了一下，便不堅辭，坐了上座。

姜文宏星目一閃，在大家臉上一掃而過，道：「聽說各位都有弟子被人擄走，不知是否屬實？」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在不悉內情之前，與姜文宏的關係拉得最好，此老仍一本原來的態度，道：「可不是，我們正要去請你，你這可來得正好，你看我們如何對付才好？」

姜文宏緊皺着雙眉道：「這件事來得又突然，又古怪，只怕不是表面上這樣單純，在下剛纔得到一件消息，只怕各位再也想像不到。」

話聲一頓，頗有要大家猜一猜的意思。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搖了搖頭道：「老弟，我們現在都是心亂如麻，那有心情和你打啞謎，還是請你直說了罷！」

姜文宏並沒有直接公開謎底，接着又道：「各位可知人寰五絕派來先到的首要人物是什麼人？」

這不是秘密，對方也沒有掩護行藏，大家也都知道對方先來負責的人是誰，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一笑道：「你問這做什麼，誰不知道他們先來負責的人是飛天九怪中的老二鬼手天王鄭奎，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和獨眼瘟神簡捷三人。」

姜文宏道：「各位可知他們剛纔發生的事。」

聽他語氣，看他神態，不難想像到他要說的是什麼話，大家不由同聲一咦，道：「難道他們也有人被綁了？」

姜文宏點頭道：「他們所遭遇的，和我們完全一樣。」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但不知他們被綁去的是些什麼人？」

姜文宏現在也不賣關子了，一字一字的道：「鬼手天王鄭奎與百步消形詹世傑！」

衆人齊皆一震，道：「是他們兩位呀！」

姜文宏輕嘆一聲，道：「事情出在他們身上，但對我們却更是不幸。」

大家都明白姜文宏言中之意，那是說鬼手天王鄭奎和百步消形詹世傑原是這一邊的內應，如今他們出了事，顯然對五大門派極是不利。

大家齊皆點頭道：「這眞是我們的不幸。」其實，大家心中的想法，却完全不同。

這時趙凱忽然道：「姜大哥，這樣看來，人家完全是對付我們的了。」

姜文宏道：「那也不見得，鄭詹兩位的出事，大約是出於一種巧合。」

趙凱道：「怎見得是巧合。」

姜文宏道：「因爲他們還另外出了很多事，那些人，那些事，都與我們毫無關係。鄭詹二位的出事，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們不能認爲有人知道了我們與鄭詹兩位的關係。」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我們沒有了鄭詹兩位內應，到了正式會期，那確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不知老弟你，是不是已有應敵之計？」

姜文宏搖頭道：「在下現在也是毫無主意，因此特來與各位相商，但願能想出一個辦法，險中取勝。」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老花子相信你老弟，一定想得出妙計來……」

一語未了，室外忽然有人朗聲報道：「簡大俠，有事來見各位掌門人，有請定奪。」

姜文宏劍眉一舒，道：「看來是我們的機會來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與姜文宏交換一下目色，吩咐道：「請簡大俠客廳奉茶，各位掌門人立即出見。」

外面武當弟子應了一聲：「遵諭！」轉身自去接待獨眼瘟神簡捷。

姜文宏隨即站起來道：「我們不能冷落了他，這就出去罷！」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姜老弟說的是，簡老六雖沒有出面和我們接過頭，說不定他已知道鄭詹兩位和我們的交往，我們理應對他特別客氣些。」

說着，當先跨步出了密室。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跨出密室後，却仍等少林掌門人與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出室，纔一同向客廳之中迎去。

當他們進入客廳時，正好獨眼瘟神簡捷也被武當弟子請了進來，相見以禮，請獨眼瘟神簡捷坐了客位上座。

各掌門人自少林掌門人爲首，武當、丐帮、華山、崑崙之後，纔是姜文宏趙凱，依次坐了主位。

姜文宏代表各掌門人欠身抱拳道：「簡大俠俠駕光臨，不知有何賜教？」

獨眼瘟神簡捷緩緩站起身來，抱拳長揖，目光掠過全廳，嘴角間微帶笑意道：「在下乃是奉命而來，對後日重九之會，有所就商於各位掌門人。」

姜文宏道：「簡大俠請坐，在下洗耳恭聽。」

獨眼瘟神簡捷又笑了一笑道：「在下雖是奉命而來，代表五位尊者與多位洽談公事，但在下有一句話，必先向各位掌門人聲明。」

話聲頓了一頓，然後輕聲接道：「在下不會忘記鄭詹二位兄長的立場。」

現在大家已知道了鬼手天王鄭奎與姜文宏一唱一彈的陰謀，聽了這話心裏只覺好笑。

姜又宏欠身抱掌，道：「老前輩盛情，可感可謝。」

獨眼瘟神簡捷豪邁的一笑道：「何謝之有，老夫兄弟只不過是求個心安贖罪而已。」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哈哈一笑道：「簡老快人快語，將來武林之中，絕不會忘記各位今日維護武林正義之功。簡老所奉何命，可以見告了。」

獨眼瘟神簡捷含笑道：「各位有此瞭解，老夫下面的話就好說了。」

接着，正了一正面色，道：「重九之會，大家心裏都有數，那是一場雙方全力之戰，不論誰勝誰敗，死傷遭難之人，必然極爲衆多與慘烈，甚至可說，這一會之下，武林精英將爲之損折殆盡，不知各位以爲然否？」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宣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目光閃動，道：「簡老施主所見甚是，老衲深具同感。」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爲了武林正義，那也只好在所不計了。」

獨眼瘟神簡捷道：「但現在人寰五尊有意與各位化干戈爲玉帛，握手言和，老夫便是因此而來，不知各位可願攷慮此事？」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大叫一聲道：「有這樣好的事麼？老花子第一個就不相信，莫非另有別的陰謀吧？」

獨眼瘟神簡捷道：「別的陰謀倒沒有，老夫可以保証，不過他們準備經年，本想一網打盡各大派的大計，突然放棄進行，自然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道：「他們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不知可否與聞。」

獨眼瘟神簡捷一笑道：「老夫在另一個立場，自當舉以相告。」

在座的都是一派之尊，原有聲色不動的修養，但是這都不由聳然動容，迫不及待的同聲道：「他們到底出了什麼重大事故？」

獨眼瘟神簡捷道：「我們在龍鳳山莊發生的事，不知各位知不知道？」

姜文宏接道：「可是鄭詹兩位老前輩失踪之事，不瞞老前輩說，我們都已知道了。」

獨眼瘟神簡捷道：「除了老夫兩位兄長失踪之外，我們先來龍鳳山莊的高手，大都中了一種慢性毒藥，經不起猛烈的拚鬥了。」

大家聽了，都欣然於色，相顧而笑。

獨眼瘟神簡捷話聲頓了一頓，接道：「但這並不是迫使人寰五絕放棄原來計劃的主因。」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哈哈一笑道：「好呀！這眞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何必和他們講和，趁這機會，成了大功再說。」

獨眼瘟神簡捷微微一笑道：「陳帮主，有一件事情，只怕帮主還沒有弄清楚。」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什麼事？」

獨眼瘟神簡捷道：「陳帮主以爲他們是怕了各大派麼？那就完全錯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怔道：「他們既然不怕我們，爲什麼又來求和？」

獨眼瘟神簡捷道：「他們怕的是那暗傷三五兩位尊者的第三者，因此不顧鷸蚌相爭，讓那第三者坐享其成，所以有此轉變。」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道：「他們對付過那第三者，少不得還是要找到我們頭上來。」

獨眼瘟神簡捷點頭道：「這是必然的趨勢，今日的兩罷干戈言和，各位也不能抱着過大的希望，但各位却可因此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重新培養戰力。」

趙凱忽然插嘴道：「如果那第三者勝了，人寰

五絕也就不足爲害了。」

姜文宏一笑道：「兄弟，你這就未免太樂觀了，那第三者如果勝了，找起我們的麻煩來，那就更難應付了。」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道：「不過常言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那第三者縱然勝得人寰五絕，自己也必損傷甚重，可能無力馬上就來找我們的麻煩。」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貴掌門人的意思，是認爲此議可行？」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點頭道：「是的，不過……。」望着獨眼瘟神簡捷笑了一笑，話未說明，意思可到了。

什麼意思？獨眼瘟神簡捷當然也明白，那就是問他所說的話是不是可靠。

獨眼瘟神簡捷苦笑了一聲，道：「在下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如果各位有所懷疑，老夫就沒有話說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笑了一笑道：「貧道認爲華山掌門人絕不是對簡大俠有所懷疑，只因爲這種變化發生得太快，我們要多一點時間研究，不知簡大俠以爲然否？」

獨眼瘟神簡捷緩緩站起身道：「掌門眞人說得是，此事至重至大，當然不能三言兩語就作決定，老夫且告退，明日再來討信。」

抱拳爲禮，告辭而去。

大家送走獨眼瘟神簡捷，立即派人分別把青城代表石磯子，峨嵋雲月大師以及松柏眞人，金劍書生卓一凡，撼山拳王猛，鐵胆震九洲萬耀宗等各無門派的名家請到。

姜文宏簡要的把剛才獨眼瘟神簡捷的來意，向大家報告了一番，接着道：「此事關係今後正邪消長，武林命脉至巨且大，運用得當，那是天賜良機，澄清宇宙，在此一舉，但一個失錯，便將從我們手中將整個武林命脉斷送，因此有請各位，鄭重攷慮，從長計議。」

這篇話，說得倒是實實在在，非常中肯。

當時，便掀起了一片輕聲議論，大家都爲這突然而來的變化，感到欣喜，但又止不住惶惑不定的反應。

大家議論一陣，議論之聲，漸漸停息下來了。

姜文宏適時站起身子，道：「各位有何卓見，請不要客氣，儘量提出來大家研究。」

這時，金劍書生卓一凡站了起來道：「在下有二件疑惑不明之事，有請姜大俠說明。」

姜文宏道：「卓大俠有何見教，小弟當盡力爲卓兄解答，但如有不週之處，尚請卓兄賜諒。」

金劍書生卓一凡笑了一笑，道：「姜兄太客氣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問道：「小弟第一件想問的事，就是我們倚爲長城的呂少俠那裏去了？關於呂少俠的一切，江湖上盡多傳言，但都不足爲信，目前已是攤牌階段，似乎應該給大家一個明白。」

姜文宏回頭悄聲向丐幫幫主雙手撐天陳鎭和道：「陳帮主，這叫小弟如何回答是好？」

這是一個秘密，知道實情的人不多，丐幫幫主雙手撐天陳鎭和與少林武當兩派人交換了一下眼色，輕嘆一聲，道：「事已如此，只怕也瞞不下去了，姜老弟，你看着辦吧。」

姜文宏點了點頭，道：「這個小弟心裏有數。」轉臉回向金劍書生卓一凡，未語先蹙眉一嘆，接着才以悲痛的語調道：「這個消息，小弟實在不忍心出口，呂少俠已不幸失去了心智，現在是形成廢人了，我們遲遲不宣佈這消息，實是怕人寰五絕知道了，對我們再無顧忌，暢所欲爲。」

這個消息，只聽得不悉內情的人如遭雷殛，心寒手冷，要沒有了呂柏年，還有誰能是人寰五絕的對手。

金劍書生卓一凡當時楞了一楞，說道：「此話當眞？」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點頭一嘆道：「呂少俠的不幸，也是全武林的事，但事實却是確然如此。」

武當掌門人一語千鈞，呂柏年的不幸，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廳中陡然之間充滿了悲憤的氣氛。

公道自在人心，呂柏年到底得到了武林中應有的尊敬，趙凱一時悲從中來，忽的「哇！」的一聲慟哭出聲。

姜文宏也擦了一下眼睛，接口問金劍書生卓一凡道：「卓兄，我們談你要問的第二件事吧！」

金劍書生卓一凡抑住悲懷，定了一定心神，道：「小弟聽得有人說，我們備用的解藥！出了問題，不知此事是眞是假？」

姜文宏一怔，道：「你聽誰說的？」

金劍書生卓一凡道：「這……小弟認爲消息來源倒是次要之事，主要還是先除去大家心中疑慮要緊。」

姜文宏猶豫了一陣，道：「卓兄既然問起此事來，小弟也只好直言相告，那解藥是有點問題。」

話聲一落，只見大家臉色都是一變，撼山拳王猛已是忍不住心中憤慨，大喝一聲，道：「姓姜的，你到底安了什麼心……。」

姜文宏愁眉苦臉，又是抱拳，又是搖手的道：「王兄請暫息雷霆之怒，聽小弟一言如何？」



撼山拳王猛瞪目怒視道：「你還想我們相信你，花言巧語，胡說八道麼？」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朗聲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王施主，可願聽老衲說一句話？」

姜文宏用巧言令色，陰謀詭計得來的權勢，到底比不上少林掌門人在武林之中的眞正聲望，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一聲「阿彌陀佛」，就抑止住了大家不滿之情。

撼山拳王猛也硬把胸中火氣壓了下去，盡量把語氣放得和緩的道：「掌門禪師有話，在下洗耳恭聽。」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合十道：「不敢，有瀆各位清聽了。」

話聲頓了一頓，目光緩緩移動，向那幾位不知內情之人，送過去一份歉意，然後用平實的語氣，道：「這件事，不能全怪姜大俠，當時提出此事的是橫山進士解施主，而決定採用此計的是老衲和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與丐幫帮主陳鎭和，因此，一切過失，應由老衲等三人承担。」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與丐幫幫主雙手撐天陳鎭和齊皆站了起來，同聲道：「我們見事不明，慚愧之至，願受……」

崑崙掌門人三光大師站起身子，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三位言重了，這並不是某一個人的過失，只能說是大家的命運吧。」

座中都是正派武林中極著聲望的大豪，都不是不明事理之人，眞要嚴格說起來，那責任應該橫山進士解九如負才是，可是，他已殉道而亡，要怪他已怪不上了。

當時，大家只有輕嘆一聲，認命了。

金劍書生卓一凡嘆了口氣，道：「如此在下錯怪姜兄了。」舉手抱拳，一禮道歉。

姜文宏忙起座回禮道：「小弟也是與事人之一，卓兄責怪得是，小弟難辭其咎。」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不知卓兄可容小弟對這件事情經過，作一簡畧陳明。」

這是大家久蘊心中，都想知道的內幕，因此大家都是精神一振，暫時忘記了身中有毒的事，豎起了雙耳。

金劍書生卓一凡欣然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姜文宏於是把當日如何與飛天九怪計議的事說了出來，撼山拳王猛聽了大叫一聲，道：「原來是他們騙了我們，那你們今天爲什麼還要相信獨眼瘟神簡捷老賊的話？」

姜文宏苦笑一聲，道：「王兄有所不知，這件事情現在已經調查明白了，飛天九怪並沒有欺騙我們，他們送來的解藥也一點不錯。」

撼山拳王猛大笑一聲，道：「這就叫人不明白了，那解藥難道是被人暗中掉了包不成？」

姜文宏一笑道：「正給你王兄說中了，那解藥眞是被人暗中掉去了。」

撼山拳王猛一怔，道：「眞被人掉去了，那人是誰？」

姜文宏道：「說出此人來，該也不生疏……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九指如來楊小乙。」

「是他！」大家的神情顯得是又驚又怒。

金劍書生卓一凡皺了一皺眉頭道：「小弟聽說，九指如來楊小乙早已洗手歸山，這件事……」

姜文宏微微一笑道：「卓兄可是不相信小弟的話？」

金劍書生卓一凡抱拳一拱，道：「小弟不是這意思……」

姜文宏一笑截口道：「小弟這裏有一份東西，卓兄看看，就不會懷疑小弟的話了。」

話聲中，伸手懷中，取出一份文件，輕輕一推，緩緩飛向金劍書生卓一凡。

金劍書生卓一凡伸手接住那文件，展開一看，當時臉上現出無比驚訝的神色，道：「是九指如來楊小乙的親筆供詞！」

姜文宏談談的一笑道：「小弟素聞卓兄精擅書畫金石鑑別之學，小弟對這份供詞，也甚是懷疑，那就一併有勞吾兄一別眞僞。」

金劍書生卓一凡神色一肅，凝神注目的仔細看了半天，一嘆道：「想不到這老偷兒，又出山了，要是他親自出手，那就不足爲奇了。」隨手將那供詞，還給姜文宏。

姜文宏收回那文件，又轉交給撼山拳王猛，請他依次傳閱，廳中暫時沉靜了下來。

這時，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丐幫幫主雙手撐天陳鎭和三人，臉上是一片平靜，看不出他們對這事的眞正意向。

文件傳閱一遍，回到姜文宏手中，姜文宏慨嘆一聲，道：「因此，我們也不要錯怪了飛天九怪，他們是確有改邪歸正之志，而且已經在赤眉相助我們逃過一次大劫了。」

撼山拳王猛乃是一個心直口快之人，他是有什麼說什麼，但也非容易相信別人，第一個就完全信服了姜文宏，咧嘴一笑道：「姜老弟，你說獨眼瘟神可信，那我們就再信他一次吧。」

姜文宏笑了一笑道：「獨眼瘟神簡某的話，信是可信，但我們應有我們的對策，也不能完全聽他的，不知各位以爲然否？」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 雪嶺珠魂

蕭逸·文
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蒲天河前往白雪山莊途中，遇小白楊于旋，爲她五雷神木所傷，幸一蒙面女子現身拯救，予以解藥，于旋帶同二柳前來尋仇，蒙面女子飄然遠去，蒲天河竊聽得五嶺神珠已落白雪老魔首徒丁大元之手，乃潛踪跟隨于旋等前往白雪莊，他俟于旋等進莊後，設法混入谷裏面，在一樹林中隱藏起來，當他正感無法混入莊中之際，驀見有六七壯漢到來伐木，他靈機一觸，立即僞裝成和他們一樣裝束，伐木工目竟毫未起疑，命他托一條樹幹往白龍閣交蘇總管，他又因不識途徑，只好在莊外向二丫環相詢——

## 要奪神珠甘事敵　爲求驪唱鳳求凰

蒲天河一笑道：「對不起，我說錯了，就叫一聲姑娘吧，我是新來的，白龍閣怎麼走？」

兩個小姑娘對看了一眼，其中一個穿着紅色小襖的，衝着他一笑，道：「來，跟着我，我正要找大奶奶去呢！」

說着就扭着身子走過來，打量了蒲天河一眼，瞇着一雙小眼睛道：「你叫什麼名字？來了有多久啦？」

蒲天河嘿嘿一笑道：「我姓黃，你叫我黃老七就行了，來了沒幾天！」

這個丫嬛瞅着他身上，道：「你一直幹粗活的嗎？我看你倒不大像！」

蒲天河嘆道：「外出的人，有什麼法子，姑娘請帶路吧！」

小丫嬛噗哧一笑，掏出小手絹，在鼻子上抹了一下，道：「你這個人怪有意思的，來，我帶着你，蘇總管我最熟了！」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立時站住了脚，道：「姑娘，我可眞有點怕！」

小丫嬛翻着眼睛一笑道：「怕什麼呀！」

蒲天河嘆了一聲，道：「姑娘你不知道，我是看門的老金一個遠房親戚，他領着我到莊子裏，說做些雜工，挺能掙錢，可是他們都欺侮我！」

小丫嬛眉毛一豎，很是打抱不平的道：「豈有此理——」

蒲天河哭喪着臉道：「蘇總管我還沒見過，他們都說他厲害得很，我怕他不收下我！」

這丫嬛一笑道：「這個呀，你放心，蘇總管平常煩我的事多了，我給你打個招呼就是了！」

蒲天河低頭道：「我那個親戚，聽說跟總管不對勁，我要是老金的親戚，他準煩我——」

小丫嬛皺眉道：「那個老金呀？」

蒲天河含糊道：「就是那個跛腿的金老頭，他是我遠房一個大舅！」

小丫嬛根本也不知道這個人，可是她仍然點了點頭，遂用嘴咬了一下手指，道：「你多大了？」

蒲天河道：「二十二了！」

這個小丫嬛聞言面色微微一紅，轉了一下眼珠子，道：「這麼吧，黃老七，我幫你一個忙，不過，你可怎麼謝我——」

蒲天河堆笑道：「你要我怎麼謝吧？」

小丫嬛啐了一口道：「油嘴！」

她笑起來，倒滿甜的，這個新來的黃老七，雖是粗人打扮，可是他那種英俊的儀表，以及魁梧的身材，已經深深獲得了她的芳心。

蒲天河待機道：「姑娘你怎麼幫我呢？」

小丫嬛看着他道：「我叫小娟，你以後就叫我名字就是了，黃老七，這麼吧，等會見了蘇總管，我就說你是我哥哥，好不好！」

蒲天河一笑道：「這樣太好了！」

小娟笑了笑道：「我姓錢，叫小娟，我哥哥叫錢來旺，你乾脆就頂着我哥哥這個名字，你看怎麼樣？」

蒲天河嘆了一聲，道：「好當然是好，只是我怎麼謝你呢？」

小娟一扭身子，笑道：「那是以後的事，可就要看你的良心了。」

蒲天河沒有說話，這時一個丫環遠遠走過來，見狀笑着嚷道：「唷！小娟，妳跟誰在說話呀？」

小娟笑着招呼道：「跟我哥哥！」

那個姑娘走過來，上下打量了蒲天河幾眼，就湊在小娟耳朶邊小聲笑道：「你哥哥長得還眞不錯呀！」

小娟白着她笑道：「死鬼，好沒羞！」

那個丫頭說着就跑了，蒲天河吶吶道：「她說什麼？」

小娟笑道：「不關緊要，我們走吧。」

說着就領着他一直向前走過去，走了幾步，就回過頭來，關心的道：「放下來歇一會吧！」

蒲天河道：「不用了！」

小娟皺着眉頭道：「做這種事太辛苦了，我看着給你在蘇總管面前說一聲，就在丁大爺那裏找點事情做算了，事情少，錢還拿得多，該有多好？」

蒲天河聞言不由得心中暗喜，忙道：「那可眞該謝謝你了！」

小娟得意的笑着道：「不要客氣了，來到這裏，既然認識了我，以後你就安心下來做你的，誰也不能怎麼樣你！」

蒲天河連連道謝，遂又問：「還沒問你在那做事，以後我好去找你！」

小娟笑道：「我是服侍四姑娘的，在東院『聽松館』，你要找我，隨便問誰都知道我！」

蒲天河心中一動，這才知道眼前這個小娟敢情是小白楊丁璇的使喚丫頭，就不再多話。

二人一前一後，過了一座紅木小橋，眼前就可見一片佈置得十分富麗的院子，紅磚的花牆上，都爬着藤子，奇怪的是在這個季節裏，那些藤子非但沒有枯萎，相反地，却是一片欣欣向榮，開滿了黃色的小花，很是好看。

院子裏東面是花園，種着海棠，茶花，還有一些水仙盤子，兩邊是幾株老梅樹，另一邊，一個五丈見方的場子，場子裏放着一個兵器架子，角落的地方，還有一個梅花樁陣，很明顯，這是一個練武的場子！

在場子後面，隔着一個荷花池子，才是一座建築得很是考究的宅子。

小娟笑着道：「這就是白龍閣，地方到了！」

這時正有幾個人在閣前紮着牌坊，而且油漆着柱子，一個穿着長袍托着水烟袋的瘦漢，在來回的看着，小娟見了他，就嗲聲嗲氣的道：「蘇總管，我來啦！」

那個漢子聞言，向這邊望了一眼，立時笑嘻嘻的走過去道：「小娟，是你呀，幹什麼來啦！」

這時蒲天河已把肩上的木頭放了下來，蘇總管一眼看見了他，就瞪着眼道：「別歇着了，還不幫着栽柱子去？」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是！」

他止要去，却爲小娟一把拉住，笑道：「你先別走呀！」

說着遂向這位總管笑道：「這是我哥哥錢來旺，總管你可要好好照顧他呢！」

蘇總管一聽，立時嘿嘿笑了幾聲，伸出一隻手，在小娟臉上揑了一下，道：「原來是這樣，你放心吧，小妹子！」

小娟被揑得叫了一聲，跑開一邊，撒嬌道：「蘇總管不來啦，見面你就這樣不老實！」

這位蘇總管四十多歲的年紀，一臉油滑好色相，只是那雙凸出的眸子，含蓄着銳利的目光，蒲天河只是一眼，已看出這個人，是有相當的身手的。

這時他哈哈一笑，就走到了蒲天河身邊，看了



蒲天河幾眼，笑道：「你是小娟的哥哥嗎？來了幾天了？」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來了才兩三天！」

蘇總管伸出手拍了他兩下，道：「行，小伙子有兩膀子力氣，好好幹，我提拔你！」

蒲天河還沒有說話，那個小娟就笑着跑過來道：「蘇總管，我哥哥可沒幹過粗活，你給他找個輕活怎麼樣？叫他在白龍閣侍候丁大爺吧！」

蘇總管摸着下巴，想了想道：「丁大爺身邊已有人了，用不着他！」

說着，就用眼光打量着他，道：「你讀過書沒有？」

蒲天河搖了搖頭道：「沒有，我家是開花兒市的！」

蘇總管一拍手道：「好！你懂得種花不懂？」

蒲天河點頭道：「懂，花這一行，我最行！」

蘇總管笑着點了點頭道：「那再好也沒有了，這裏正少一個花把式，丁大爺給我說了好幾次了，我因爲找不到好人，一直沒有敢推荐，你既然懂這一行，就太好了！」

小娟笑道：「我哥哥喜歡靜，你還得給他找一間房子叫他一個人睡，他身上沒有錢，總管你好人做到底，乾脆先發給他一個月的銀子怎麼樣？」

蘇總管笑着又想去擰她的臉，小娟却躲開了。

蒲天河實在看不慣這種調調兒，就低下了頭，蘇總管嘿嘿一笑道：「我是逗着你妹子玩的，你也別看不順眼，女孩子大了，總少不了要嫁人，你是她哥哥，到時候也能作半個主，不如就——」

說着又色迷迷的笑開了。

小娟却紅着臉道：「蘇總管，可別說這個，我哥哥他是老實人，可聽不慣！」

蘇總管看了蒲天河一眼，笑道：「以後時間長着呢，再說吧，來，我帶你進去！」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就同着他進了大門，小娟也跟着走了進來，三個人穿過了前院，在一座花棚子旁邊，搭着一間竹子房子。

蘇總管推開了門，裏面是一件簡陋的房子，一張竹牀，兩把椅子，還有一張小方桌，蘇總管就道：「你要一個人住，就只能住在這裏，這地方還行，下雨天還不漏，只是夜裏風大，怕會有些冷！」

說着用脚在牆上踢了踢，現出一些裂紋，他抽了一口烟，道：「不過，不要緊，我叫人給你拾掇拾掇，就是睡的東西，鋪蓋怕是不好找！」

小娟笑着說道：「這個不要緊，我有辦法，連枕頭什麼都有！」

蘇總管從身上掏出了一塊碎銀子，遞給他道：「這個你先收下，以後是每月初三發餉，到時候你直接找我就是！」

蒲天河接過銀子，道：「謝謝總管！」

蘇總管又看着小娟嘻嘻一笑，才點了點頭道：「你們兄妹先聊聊，有什麼事來找我就行。」

說着才慢吞吞的走了出去，小娟探頭看他走遠了，就嘟了一下嘴道：「老不羞，不要臉！」

蒲天河坐下來，道：「謝謝你了，小娟！」

小娟立時換上了笑臉道：「你先住下來，以後有好房子空下來再換，我現在就去給你拿鋪蓋枕頭去！」

蒲天河連忙道謝，小娟就笑着走了，他打開窗子，眼前是一座暖房，房子裏種着一些薔薇的盆苗，還有些枇杷樹苗，海棠幼苗，大麗種花等類，陣陣花香，沁入肺腑！

這地方，他倒是很滿意。

能够在這地方暫時住下，倒也理想，主要靠近丁大元，便於探訪那顆「五嶺神珠」。

他偷偷把自己那口劍，藏於牀底下面，自己坐在牀上想了想，覺得眼前多虧了這個小娟，否則豈能如此順利如意！

想念中，那小娟已笑着走進來。

她手裏抱着厚厚的一大叠被褥，枕頭，進屋之後，幫着他鋪好叠好，屋內立時改了樣子。

蒲天河看看那些被褥，雖非是上好質料，可是却洗得乾乾凈凈，小娟笑着說道：「怎麼樣？我的爺！」

蒲天河望着她微微笑道：「何必如此費心，隨便就行了！」

小娟說道：「等會我叫人給你送個暖壺來，夜裏想喝水也方便。」

蒲天河很是慚愧，連聲道謝。

小娟見他不多說話，也覺得自己不便多坐，就站起來道：「我走了，以後有什麼事，你只管找我就是了！」

蒲天河忽然想起一事，就笑問道：「那位蘇總管，他的武功怎麼樣？」

小娟呆了一下，遂抿嘴笑了笑道：「除了你們這些做工的人，莊子裏都有兩手，你問這個幹什麼，其實你幹你的，用不着怕他，有我關照，他絕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蒲天河見她誤會了自己意思，當下就將錯就錯的點了點頭，笑道：「這樣我就放心了。」

小娟又笑了笑道：「廚房裏的老周，我也招呼過了，到時候你只管去廚房吃飯就是了！」

說着又指了廚房一下，就邁步走出門外，蒲天河送她出來，小娟望着他羞澀的一笑，有點依依不

捨的樣子。

蒲天河只有裝糊塗的抱拳道：「謝謝姑娘！」

小娟忽似又想起了一件事，就道：「喂！對了，丁大爺是每夜子夜時候練功夫，他有個規矩，不願叫外人看見，你到時候別起來就行了。」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你放心就是了！」

小娟又問了些別的，才依依不捨的走了。

× × ×

午夜，蕭蕭的夜風，由破舊的窗紙間吹進來，發出噗嚕噗嚕的聲音！

蒲天河翻身坐起來，一陣陣的寒風，由他臉上吹過來，使他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戰！

他揭被下牀，竹牀發出「克克！克克！」連續的響聲，在這小破屋裏，不禁令他感到一種凄凉！眼前這一切的遭遇，就好像是一場夢，他眞有些「不知所從」了。

推開了窗戶，院外是一片凄凉，虫聲噪成了一片，隨着寒風，撲面而來的是一陣花香，令人心神爲之一爽！

他轉回身來，把自己身上整理了一下，由牀墊下，掣出了那口長劍，繫好背後，然後身形一縱，自窗口飄身而出。

這「白龍閣」內，除了啾啾的虫聲之外，竟連一個人咳嗽的聲音都沒有！

蒲天河劍眉微顰，他打量了一下左右的情勢，足下一點，「嗖！」一聲已拔身在附近一角閣簷之上，四下是如此的靜，只有附近別院裏亮有幾盞燈光，整個的白雪山莊，看起來是黑沉沉地。

他暗忖了忖，心想那個丁大元的住室在那一間呢？

想着，他正要再次騰身縱上另一處屋面，就在這時，他目光却發現了一點燈光！

在黑森森的右院角落裏，那點燈光一閃而滅。可是蒲天河却淸楚的看見了，心中不由微微一動，他身子向前一俯，已如同箭也似的射了出去，三數個起落之後，他已來到了燈光附近。

在松樹叢間，他發現了一個竹棚，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忖道：「是了！」

想着他伸出手，試着向外摸了摸，手捫處，果然在松樹枝椏內，有一片鋼絲網牆，由於隱藏得好，如非細心人，絕不易看出。

他留心的抬頭看了看，這才看出一絲絲極細鋼絲，橫攔在空中，這些鋼絲並非是繫在柱子上，而是繞在松樹的直幹上，由於松枝蔓延，不要說是夜晚，就是白晝，也不易看出來。

蒲天河曾隨父親，對於「夜視」這一門，下過極深的功夫，可是，到底他出道的時間太短，經驗不够！

江湖上這種「銅鈴陣」，他竟然是不知道，竟然以普通的鐵絲網視之，只見他身形驀地一翻，已如同狸貓也似的翻上了數丈。

可是他的足尖才一沾着了第一根鋼絲之上，就聽見「叮！叮！」一陣極淸脆的鈴聲。

靜夜裏這種聲音，可眞是令人吃驚了。

蒲天河嚇得身子一個倒仰，用倒捲珠簾的輕身功夫，身子驀地向那座竹棚之上落去。

他身形似燕，整個身子向竹棚上一扎，不過是發出了「沙！」地一聲細響。

就在這時，只聽見竹棚內一聲斷喝道：「什麼人？」

緊接着窗蓋一揚，一條人影，快如星馳，又是一閃，已來到了院中。

蒲天河在棚上細一打量這個人，見是一個三十上下的偉岸青年，濃目大眼，甚是魁梧。

他出得身來，又發出了一聲冷笑道：「什麼人？再不現身，丁某可就要不客氣了！」

說着身形微微向下一矮，正要竄身上棚。

蒲天河見狀，只得緊咬着牙，一錯雙掌，心中打算着只要他敢上來，自己也就說不得，要驟下毒手了。

誰知道就在這時，却聽見一聲嬌笑道：「大師兄，這麼厲害幹嘛呀。」

說着，就見松樹前現出了一個長身玉立，一身雪白衣衫的少女來。

這少女現出身來，只見她玉手一揚，只見「呱呱！」兩聲鳥叫，自她手上飛出了一隻大鷹。

這隻大鷹身子向着鋼網上一落，那鋼網上立刻又響出了一陣「叮叮！」響聲，甚是淸脆。

這個魁梧青年，見狀微微一呆，遂陪笑道：「原來是小妹，你這隻鷹可把我嚇了一跳呢！」

說着就點了點頭，道：「小妹如此深夜來訪，有事麼？」

白衣少女鼻中微微哼了一聲，道：「誰是來找你呀，因你這白龍閣的水仙花開得好，一時興起，想來摘它幾朶，不想正要離開，這隻畜牲却驚動了你。」

說着她揚揚手，果見她手上拿着幾枝水仙花。

可是她那雙明媚的眸子，却有意無意的向着竹棚上瞟了一眼，唇角淺淺一笑。

蒲天河心中不禁一動，吃了個啞吧虧却是聲張不得！

他只覺得事情是太巧了，如非這姑娘卽時而出，自己身形必定敗露無疑，也許自己不見得就怕了



丁大元此人，可是眼前自己落身於白雪山莊，敵衆我寡，吃虧是一定的了。

想到此，不禁暗暗慶幸不已，心中未嘗沒些懷疑，因爲方才明明是自己觸動了銅鈴，怎地這少女却推說在那隻大鷹身上了呢？莫非是她已經發現了自己，而有意對自己掩護不成？

這麼想着，他不禁又是一動。

想到此，他偷偷打量這個人，只見她細眉杏眼，衣質華麗，她說話時，微微含笑，月光下，那一口玉齒，宛若珍珠美玉，閃閃亮亮，宛如是月下仙子一般。

蒲天河眞有些驚異了，怎麼這兩夜所見的三個少女，都是這麼美！

由此女說話的聲音，以及輪廓上判來，此女却不是小白楊，也不像那個蒙面姑娘，更何况她已然口稱丁大元爲師兄，更非是莊外之人了。

那麼，她又爲什麼替自己掩護呢？

蒲天河想到此，眞正是大大的迷惑了。

這些思慮，想起來，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却見丁大元哈哈一笑道：「小妹你還是稚氣未脫，爲了幾朶花兒，還値得跑這麼遠？如果你喜歡水仙，明天叫人爲你送幾盆去也就是了，何必深更半夜自己來？」

白衣少女淺淺一笑道：「聽說你這裏僱了一個花匠，明天你就叫他送兩盆過來，我園子裏的花，還要他修剪修剪呢！」

丁大元一笑道：「你耳朶眞尖，我這裏什麼事你都知道！」

那少女遂轉過身來，笑道：「那麼我走了！」說着玉手一揚，那鈴網上的巨鷹，「呱！」一聲尖鳴，倏地振翅飛下，落在了她的肩頭之上。

她杏目微微向着棚上一掃，玉手輕輕向着鷹背上一拍，欲笑又嗔的道：「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莫非你不知道大師兄的千手菩提的厲害麼？眞要是被他打上了一粒，你這條小命呀，可就完了，我也是救不了你！」

棚上的蒲天河不由臉色一紅，他到此還不知道，這姑娘指的是誰，却只得悶在肚中不語。

丁大元微微一笑道：「小妹你眞會說笑，愚兄不送你了！」

白衣少女也笑道：「你還是練你的功夫吧，別忘了明天送花來。」

丁大元點頭應道：「一定！一定！」

就見那白衣少女，一隻手輕輕把長裙提起，身形微縱，已自落身在一棵松樹梢頭，那棵樹梢微微向下一彎，旋卽彈起，這姑娘就像是一枚彈子也似的，「嗖！」一聲，被彈了出去，三數個起落之後，已然無影無踪。

竹棚上的蒲天河看到此，由不住暗中嘆息了一聲。

在以往，他心目中，對於女人，多多少少有些個小看之意，可是連日來，自己耳濡目染，所接觸過的幾個少女，幾乎沒有一個是弱者，就拿小白楊于璇，以及蒙面少女，甚至眼前這個白衣女郎三人來說，這其中又有那一個是弱者，只怕比起自己也不遜色吧！

想到此，眞是有些慚愧！

那少女去後，丁大元那雙銳利的雙瞳，在四週掃了一遍，面上微微帶出一層冷笑。

蒲天河似乎發現，這個丁大元生有一雙過高的顴骨，唇上並留有短短的鬍子。

他上身微微向後一揚，如同是竄波的金鯉，只聽見「嗖！」一聲，已反身竄入棚內。

蒲天河稍定了定心，才試提一口眞氣，整個身子貼在棚面，向前游行了數尺。

這幾日來，他體內似乎起了極大的變化，蒲大松所貫注於他身內的精力，已和他本人溶於一體，舉掌投足，威力無匹。

這時他試着如此施展開來，活像是一隻大壁虎，但見他身影搖動之間，已行出了丈許以外。

他爬身在棚角邊上，用手指輕輕的分開一縫，就目向內一望，棚內一切全在目中，只見是一個佔地約在十丈見方的空場子，場內全鋪以厚厚的一層黃沙。

蒲天河試看那沙的厚度，最少也在一尺以上，全場十丈見方的地方，全爲黃沙鋪滿，怪異的是沙面是爲什麼東西砌過，看起來平如止水，其上竟連一些足痕都沒有！

蒲天河這時才注意到，那丁大元正自疾行於浮沙之上，他身形奇快，看來如同是狂風之下的一個紙人兒一般。

只見他身形時起時落，時上時下，每每落下之時，只憑着足尖一點，沙面上不過留下一個銅錢大小的圈圈，似如此，他試行了一週之後，最後他雙手平着猛的一伸，像燕子也似的平縱而出。

就在沙場左右兩邊，各樹着一個高脚的櫈子。

丁大元的身形，輕輕向下一落，落在一張櫈子上。

蒲天河這時見他一張臉似乎很紅，而且微微的見了汗，他坐在櫈子上喘息了一陣之後，才見他用一枝筆，試數着沙地上的足印子，然後記在紙上。

這種情形，看在蒲天河眼中，不由暗自吃驚。

他知道這丁大元是在練一種至高的氣功，這種凌氣而行的步法，武林中名爲「太虛幻步」，是一種極難練的功夫。

因爲施功人，必須要具有極深的輕功造詣，才能初步開始着手。

這種功夫，練習之時，全在乎一口氣之間，中途不能換氣，而且這一口氣，要平均的分配於丹田四肢，起伏於黃庭祖竅之間。

這幾個步驟，如果一個弄錯了次序，或是分配不均，就不能見功。

非但如此，一個處置不妥，練功本人就可能岔了氣眼，以至於終身殘廢，所以練這種功夫的時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要絕對的保持安靜，不能爲一點噪音干擾。

蒲天河看到此，才算明白過來，這正是爲什麼丁大元把練武的時間，要選擇如此深夜，爲什麼在棚邊設下鈴網，而不許任何人干擾。

老魔手下一丁二柳小白楊，四大弟子的盛名，蒲天河是久仰了，可是他絕對沒有想到，這個居四大弟子之首的丁大元，竟然會有此好的一身功夫。

他本來頗負自信的內心，在看過丁大元這種功夫之後，也禁不住有些動搖了。

這時就見丁大元坐在櫈子上，歇息了一陣之後，再次站起了身子。

他由牆上取下一個「丁」字形的木牌，小心的在沙面上推着，方才爲他足尖所踏過的地方，都爲這木牌重新弄平。

敞棚內，原本只有兩盞大燈，這時丁大元忽地飄身而下，他仍然是提着一口眞氣，凌虛而行。

就見他用一支火把，來回的在場內點燒着，不一刻棚內光華大盛。

蒲天河才注意到，這竹棚下，竟自懸有近百盞燭台，每一燭台之上，都有一截紅蠟。

這時丁大元把這百盞紅燭點着，棚內驟然多了滿空金星，襯以地上的黃沙，甚是好看。

蒲天河心中一動，暗忖道：「這厮莫非還有什麼花樣要玩不成？」

思念之中，那個丁大元已把百盞燭台全點燃。

他鼻息之間，發出了極大的呼聲，等到他撲上了坐櫈，又自喘息了一片，頭上又見汗。

可以想像出，這是一種多麼吃力的功夫！

蒲天河看到這裏，知道他對於這種「太虛幻步」的功夫，不過是剛剛入門，否則不至於如此！

他掏出了一方汗巾，擦着頭上的汗漬，足足歇了有半盞茶之久。

蒲天河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正要想騰身離開的當兒，就見丁大元再次的飄身而下。

他仍然是提着一口眞氣，猛撲到牆角，向一個兵器架上，取下了一個皮囊。

看到這裏，蒲天河也就知道，這個丁大元是要練習暗器的打法了。

就見他身形不停的飛快在場內縱着，蒲天河留心的看他每一落下之時，前胸都向前微微一彎，足下不免向上一提，這才沾地。

這種步法，是一種很特別的步子，可是蒲天河瞭解到，這其中有一些偷懶的成份在內。

因爲方才他是空手，現在他身上多了一個暗器袋子，無形中，就加重了一些重量。

而在他施展這種「太虛幻步」的輕功時，這一點點重量，顯然也令他感到很吃力。

就在第二圈的時候，丁大元已把這暗器的皮囊緊緊繫好腰上。

他身子較諸先前加快了許多，只是他口鼻間的出息之聲，比先前也就更大了。

忽然他左膝向前一屈，右手五指，由左腋之下穿了過去，猛地向後一甩！

就聽見「嗤！」地一聲，由他五指之間，驀地飛出了兩綫金光！

遂聞得「絲！絲！」兩聲細响。

就在棚下正中的一雙吊燈，應聲而滅。

丁大元身子猛地一個滾翻，這一次却是左手繞着向右面發出去，作「品」字形的，飛出了三點金星，靠右邊的三盞燈座又發出了「絲！」地一聲，三燈一齊應手而滅！

丁大元身子一連搶出四五步遠，足下的沙子，由不住踢得飛起了尺許，沙面上留下了很深的足印子。

他蹌出了好幾步，才慢慢又把身子保持住平穩，可是已由不住見了汗。

蒲天河可以看見，他身上那一襲緊身黑衣，已爲汗水所濕透了。

這期間，丁大元又陸續擺出了「抬頭望月」和「左右穿梭」兩種招式，分別發出了四，五兩組暗器，東西兩邊，應手熄滅了九盞燈。

他這種暗器的打法，使得蒲天河十分吃驚。

這時他才想起方才那白衣少女所說的「千手菩提」，看來這丁大元也眞是當之無愧！

忽見他一聲斷喝，蒲天河心中一怔，正要拔身而起，却見那丁大元猛地一個倒仰之勢。

就聽得「錚！」一聲大响，自他雙掌間，像是一窩蜂也似的，驀地飛出了百十道金光。

棚內燭光頓時一黑，緊接着又是一明。

蒲天河才注意到，那原本還剩下八十餘盞燭光



，竟自幾乎全都熄滅，僅僅餘了五六盞，在空中蕩來蕩去。

丁大元這一手「滿天花雨」的打法，雖說是功力深純，到底還不見火候，否則是不應該再留下這其他數盞燈光的。

蒲天河就聽見棚面上劈劈剝剝一陣亂响，竟有十數枚鐵菩提，穿棚而出，劃空而去。

他如非當初有防在先，置身棚內，還眞不敢担保不會爲這些暗器傷在了身上。

如此一來，他也就沒有意思再看下去了。

不過，由此，他却也可以看出丁大元武功的大概！

他的功夫相當的驚人，可以說是自己一個極大的勁敵，蒲天河由此也就對他存下了戒心。

他這時，身子陡然騰起來，向着一棵巨樹上落去。

誰知他身子方自向下一落，就見竹門一啓，丁大元也走了出來。

蒲天河趕忙隱身不動，遂見丁大元一面擦着頭上的汗，逕自向着後面內宅行去。

蒲天河暗自觀查，不敢過於心急，當下目送他去後，也就轉回自己住處！

當他推開了那扇破門的時候，却見門縫間，飄下了一張紙條兒，其上似寫有字跡，他不由心中驀地一驚。

當時忙自拾起那張字條，把燈光撥亮了，就目一觀，他不由呆了一呆。

只見是一張淺綠色的素箋，其上寫着一筆挺秀氣而有力的草書，共只有十來個字，爲：

「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少惹風流債！」

蒲天河心中不由一動，眞有些氣笑不得，這張紙條又是誰寫的呢？

如果說是小白楊于璇，又不可能，因爲她捉拿自己尚恐不及，又怎會暗示自己機要。

再想那個蒙面少女，雖較可能，可是她不是已經回去了麼？再說她又怎麼進來的，尤其是看見了那「少惹風流債」這幾個字，使他更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他確實也想不出這個人是誰，總之，這個人並沒有什麼壞意，這一點似可斷定。

當下他就把它藏好身上，關上了門窗，把背後的劍解下來，倒身在竹牀之上。

這一句「少惹風流債」，使他想到了連日來所邂逅的幾個姑娘，自己倒眞應該注意才是。

他又想到了丁大元，這個人的確不可輕視，以自己當今功力固是可觀，如果眞要和他動起手來，可就不能確定一定能勝得了他！

因此這「只可智取，不可力敵」的話，就有很深的含意在其中了。

他左思右想，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沉沉的睡了過去。

當他一覺醒轉之時，天色已然大亮！

這時候，他聽見有人在叩着門道：「喂，喂，錢來旺起來了！」

蒲天河先是一怔，可是，遂即心中一轉，立即明白了是在叫自己，當下忙答應了一聲，把門打開了。

門外站着一個胖胖的老頭，身上繫着白裙，見了他呲牙一笑道：「你是新來的花把式吧，你可眞能睡，怎麼昨晚上作了夜工怎麼着？」

蒲天河含糊的笑了一笑道：「第一天，不大習慣，老兄你府上是什麼人呀？」

這胖子嘿嘿一笑道：「我姓周，是管大厨房的，我跟你妹子頂熟，她關照過我，要我照顧你，來，吃飯去吧！」

蒲天河含笑點了點頭，隨他走出。

姓周的又說：「你以後叫我周胖子就行了，我還給你找了幾套衣服，你對付着穿穿看！」

蒲天河連聲道了謝，遂爲周胖子帶入到厨房，洗漱後進了飲食，周胖子又取出了幾套粗布青衣給他，並且告訴他說：「你的事很輕鬆，只要把花整理好了，什麼事都沒有，如果你要是閒下來，你就來帮我作點雜活，我還能貼你點銀子！」

蒲天河點頭道：「我有空就帮你的忙，錢却不要，在這裏錢有什麼用？」

周胖子哈哈笑道：「你算看得開，不過這地方兩年一放，你要是願意走，也沒有人勉强你！」

說着話，就見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媽媽走進來道：「開飯啦，大奶奶等着吃呢！」

胖子笑着站起來，把備好的一碟燙麵餃，一碟千層鬆糕，另外還有一小碗桂花湯圓，放在一個紅木托盤裏，交給那個老媽媽，說道：「快拿去吧，覃媽！」

這個覃媽一副懶相的接過了盤子，向着蒲天河望了望道：「你就是新來的花匠嗎？」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是的！」

覃媽就瞇起一對小眼睛笑了笑道：「嗅……長相還眞不錯，外面都在談你，說你是四姑姑那邊使喚丫環小娟的哥哥，方才大爺還說要見見你呢！」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道：「不好，莫非他已看出了我的底細不成？」

想着就含笑道：「大爺有什麼事嗎？」

覃媽搖頭道：「沒什麼事，聽說是要你給小姐那邊送花去！」

說着上房有人在叫覃媽，這個老媽媽吐了一下舌頭，趕忙端起盤子就走了。

周胖子呵呵一笑，在蒲天河肩膀上拍了一下道：「小伙子聽見沒有？你算是出了名了，不過，年輕人走桃花運可不是什麼好事，你可要注意啦！」

蒲天河一笑道：「沒有的事！」

說着他就走出廚房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不想身才進屋，就見覃媽走過來，招呼道：「喂，錢兄弟，大爺叫你呢！」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就關上門，換了一套粗布衣裳，自己看看，倒眞有幾分像是一個窮小子的模樣。

他出得門，見覃媽笑眯着道：「你跟我來，大爺在書房裏！」

他領着蒲天河一直穿過了前廳，來到了書房，房門垂着厚厚的一層暖簾，二人來到了門前，覃媽揭起簾子道：「大爺，花把式來了！」

裏面一人哼道：「叫他進來。」

覃媽回身指了一下裏面，她自己就退了下去，蒲天河揭簾而入，就見丁大元正坐在一張太師椅上，用筆在練着字，神情甚是悠閑！

他穿着一襲寶石藍色的短襖，頭上戴着一頂便帽，正自懸着手腕在寫字。

蒲天河本不便奉承人，可是此刻身份，却不得不有所遷就，他當時便硬着頭皮叫了聲：「大爺，喚我麼？」

丁大元鼻中哼了一聲，並不立刻回轉過身，直等他寫完了一行大字之後，才擱下筆桿，雙手合着搓了一下，慢慢轉過了身來。

蒲天河近看這丁大元，厚額凸腮，膚色微黑，骨格十分奇特。

他一雙太陽穴微微凸起，雙目烱烱有神。只要內行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此人身上是懷有特出的功夫的。

他乍然看見了蒲天河，不由怔了一怔，一雙濃眉微微一皺道：「你就是新來的花匠？」

蒲天河點了點頭，丁大元上下打量了他甚久，道：「你叫什麼，今年多大了？」

蒲天河吶吶道：「我姓錢叫錢來旺，二十五歲了！」

丁大元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道：「是誰介紹你來的？」

蒲天河吶吶道：「錢小娟是我妹子，是她介紹我來的！」

丁大元口中「唔！」了一聲，點了點頭，又問道：「你練過武沒有？」

蒲天河咳了一聲道：「不瞞大爺，早先在老家，跟一個鏢行裏的師父練過一兩年，談不上什麼功夫。」

丁大元一雙瞳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冷冷道：「恐怕不止一兩年吧？」

蒲天河一笑道：「大爺眞會開玩笑，我還能有什麼眞功夫嗎？」

丁大元鼻中哼了一聲，遂言歸正傳道：「我最喜歡花，你既然過去是開花兒市的，那就再好不過了，靠牆那一溜冬青樹的葉子都該剪了，你明天好好把它理一理。」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是！」

丁大元又點了點頭道：「昨天江小姐來要幾盆水仙，指定要你給他送去，你馬上就過去吧！」

蒲天河又答應了一聲：「是！」

丁大元就揭開了門簾子，率先走出，蒲天河一踏出門外，忽見那丁大元猛然一個轉身，雙手竟自向着自己雙肩上按來。

蒲天河不由大吃一驚，可是忽然他又明白了。

丁大元雙手向下一按，拍了個正着，就見蒲天河口中「啊唷！」一聲，噗通！地一聲，就坐了下來。

他仰着臉，佯作吃驚道：「大……大爺……饒命！」

丁大元「噗哧！」一笑道：「你這還叫練過武呀！我是隨便試試你，起來走吧！」

蒲天河趕忙爬起來，跑了出去。

就聽得那個丁大元在他背後，呵呵大笑不已。

這首次一關，總算平安渡過，蒲天河不禁有些惱怒，雖說是自己的僞裝，瞞過了他，可是却也感到有些不對味兒。

他回到了園中，找了四盆半開的水仙，心中忖道：「那江姑娘何必要叫我親自送去呢？」

於是，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夜她所說的話，更不由心中有些蹊蹺。

無論如何，自己這一趟是非去不可了。

他用一根繩子，把四盆花繫在了一起，又帶了幾樣剪花的工具，直出白龍閣，迎面就見那個小娟，同着兩三個小姑娘笑着走來，老遠的看着他，就叫道：「大哥！」

蒲天河只得答應了一聲，小娟忙跑過來，道：「你這是上那去呀！」

說着又向他幾個伙伴介紹道：「這就是我哥哥錢來旺！」

又向着蒲天河一眨眼，道：「這是我幾個姐妹



，他們都吵着要我帶他們來瞧瞧你！」

幾個小丫環都用手絹抿着嘴噗哧的笑，蒲天河也不理他們，就道：「大爺叫我給小姐送花，我也弄不清是什麼地方，是那一個小姐？」

小娟一笑，白着他道：「你可眞是——老莊主就祇有一個小姐，又還能有幾個呀，來，我帶你去吧！」

其中一個「杏花」的丫環，一跳道：「這就對了，我們小姐方才還在說呢，怪送花的怎麼還不來，原來是指的你呀，來吧，你跟我走就是了！」

小娟就笑道：「對了，看我都忘了！」

說着就對蒲天河道：「這杏花姐姐，就是小姐的跟班兒，你就跟她去吧。」

蒲天河道了聲謝，提起了花盆，杏花邊跳邊跑的在頭前領路，二人一前一後的穿過了廣大的莊院，來到了一片竹林子！

蒲天河這才注意到，原來白雪山莊竟是如此大的地方，亭台樓榭，山石樹花，無不全有。

二人來到了竹林前，杏花就停下來，回過身道：「你累了吧，歇一會吧！」

蒲天河連道：「不用，不用！」

杏花就用手推開了一扇竹門，眼前現出了一道蜿蜒的鵝卵石小道，道路兩側，種着兩條麥冬草，青葱葱的甚是可愛！

就在小石道的盡頭，聳立着一幢，全係花崗石所砌成的小樓，繞樓栽種着數棵老松。

這地方看起來，却又比白龍閣雅得多了。

這時在樓前石階上，立着一個二十上下，一身雪白衣裙的標緻姑娘。

這姑娘高高身材，秀髮披肩，腰上紮着一根紅絲，只見她面似粉玉，唇如朱砂，一雙蛾眉微微的向上掃着，看來確是一副美人胚子。

這時她正調弄着架子上的一隻巨鷹，那隻大鷹，連搧着翅膀，口中發出一連串「呱！呱！」的叫聲。

蒲天河一眼已認出了，這姑娘就是昨夜暗中所見之人，那隻大老鷹，也正是昨晚所見的那一隻。

這姑娘見二人來到，含笑走下了石階，道：「是丁大爺叫你送來的吧，你放下來！」

蒲天河答應着，把花盆放下，這位江姑娘姍姍走過來，低頭聞了聞，吩咐身邊的杏花道：「你把丁大爺送來的這四盆花，放到樓上平台上去！」

杏花答應着，捧花而去，這位江小姐，含着一種神秘的微笑，看了蒲天河一眼，道：「你這是何苦來。」

蒲天河一怔，吶吶道：「小姐你說什麼？」

江小姐杏目向他一瞟，半笑半嗔的道：「算了，在我面前，你還裝個什麼勁，你這點鬼把戲，還瞞得了我麼？」

蒲天河不由面色一紅，這話眞不知道是從何說起。

在他沒有明白這姑娘的底細之前，他怎能坦白承認一切，當下只得裝糊塗到底，道：「大爺說小姐的園子有花要修理，請小姐吩咐！」

江小姐聞言，狠狠的白了他一眼，有些個氣笑不得，正要說話，這時杏花走過來拿花，這位江小姐鼻中哼了一聲道：「你帶了東西來沒有？」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道：「帶來了，請小姐吩咐！」

江姑娘點了點頭道：「很好，你跟我來！」

蒲天河內心發毛，只得提起了東西，跟着她走到了後院，只見後院是一個美麗的大花園。

園子裏有各色奇花，在一個滿種了冰蓮池子裏，正有一雙鴛鴦在水裏游着。

從空氣中所傳來的，是一陣陣的清芬，沁人心神。

蒲天河說道：「小姐是要整理這池子裏的蓮花麼？」

這位江姑娘望着他冷冷的笑道：「好吧，你要修理就修理吧。」

蒲天河答應了一聲，拿出了剪子，走到池邊，見池內蓮花，有些個怪異！

這種奇形蓮花，他本就是第一次得見，怪的是在花莖之上，却滿纏着一種紅色細草，互相糾葛，交纏不清。

他就提起剪刀，想把那些繞在花莖上的亂草剪去。

不想方剪了一下，就見那位江姑娘冷笑了一聲，道：「算了吧，你還是停下來吧！」

蒲天河窘笑道：「這些亂草不除去，花是長不好的！」

江姑娘噗哧一笑，道：「什麼亂草？」

蒲天河用剪刀指了一下，這位姑娘杏目一轉，面帶笑靨，道：「這是天山上的『暖紅杏』，如沒有它們，這些蓮花豈不早就凍死了，如何能够剪得？」說着情不自禁的笑了起來。

他笑聲清脆，就像是雪天裏一串鈴聲，那麼悅耳，那麼令人心醉。

蒲天河在她笑聲裏，大大感到發窘，這位姑娘，似乎也有些不大好意思，她收斂了笑聲道：「算了吧，我的花匠，你別裝了！」

蒲天河這時眞連頭也不敢抬了，他尤其是不敢接觸對方那雙眼睛，在對方那雙明媚的目光裏，自

己似已變得更不會說謊了。

這時，這個芳名叫江瑞琪的姑娘才走近了他，她含笑道：「你是叫蒲天河吧？」

蒲天河大吃了一驚，猛地抬起了頭，江瑞琪蛾眉微舒，淺笑道：「對不起，我說錯了話，應該叫蒲大俠才對！」

蒲天河退後一步，劍眉微分道：「姑娘如何識得在下底細？」

江瑞琪一笑道：「自你一來，我就知道了！」

蒲天河愈覺驚奇，遂見她嫣然笑道：「不是我說你，蒲大俠，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只憑你昨晚上那種冒失的情形，你就有性命之憂！」

蒲天河面上訕訕道：「如此說，昨夜姑娘是有意掩護我？」

江瑞琪望着他，半嗔道：「誰說不是，你也許不知道我這位師兄，他那一手『千手菩提』之下，很少有人能逃得活命！」

說到此，冷冷一笑，有些氣惱的道：「昨夜如不是我去得正是時候，只怕你就難免爲他所傷，如果你爲他暗器所中，就是我父親的解藥，也只怕救不了你……」

蒲天河不由面色大慚，向着她抱了抱拳道：「如此說來，姑娘是我救命恩人，請受我一拜！」

說着深深行了一禮，不意江瑞琪却閃向了一邊，這時她臉上，又恢復了先前喜悅表情，笑瞅着他道：「我可不敢當，蒲大俠，你來到我們這白雪山莊，按理說，我是該好好招待你一番才是，只是看你這樣子……」

蒲天河嘆了一聲道：「謝謝姑娘美意，眼前我身份不變，尚乞姑娘不要點破才好！」

江瑞琪一笑道：「你大可放心，我如有意擒你，昨夜也就不救你了！」

蒲天河奇怪的望着她，吶吶道：「我與姑娘冒昧生平，姑娘如此恩待，又係爲何？」

江瑞琪一笑道：「老實對你說吧，我是受婁姐姐所托，在此照顧你，她並且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只是……」

說到此，秀眉微皺，左右看了一眼，小聲道：「到底是什麼事呢？」

蒲天河不由暗中道了聲：「慚愧！」同時，他腦子更弄得糊塗了，當下頓了頓又道：「姑娘所指莫非是沙漠虹婁曉蘭姑娘不成？」

江瑞琪莞爾笑道：「自然是她了，她是我生平摯交，所以這件事，我也就破格的放在了心上！」

蒲天河面色不由微微一紅，他眞不明白，那婁曉蘭怎地神通如此廣大，自己一舉一動，她居然瞭若指掌，看來，自己受她的恩惠，還是終身也償不清了。

想到此，內心不免有些兒鬱鬱不樂。

江瑞琪目光在他身上轉了轉，淺淺笑道：「我那婁姐姐，一片冰淸傲骨，從不願管人閑事，想不到今日爲了你專程託我，可見她對你……」

蒲天河不由苦笑了笑道：「姑娘不要取笑，婁姑娘對我深恩，我今生必當償還給他，我對她很感激的！」

江瑞琪杏目向他望了幾眼，芳心由不住暗自讚嘆道：「婁姐姐眞是好眼力！」

想着，她一笑道：「你不必再說了，你的心意我那婁姐姐焉能不知？只是她叫我相機助你，可是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我還不知道呢。」

蒲天河輕輕嘆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姑娘已然見問，待我從頭說起就是，只是如果爲人聽到……」

江瑞琪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大可放心，這裏沒有外人敢擅自闖入，你只管說就是！」

蒲天河見對方一片誠意，料必沒有虛詐。

他於是長嘆了一聲，把失珠前後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甚至於雪地葬父，以及結識婁氏兄妹經過，也一字不誤道出。

不過，其中只是畧了與醜女見面一節。

江瑞琪聽完之後，低頭思索甚久，她面上隱隱帶出了一些憤怒之色。

當下冷冷一笑道：「原來是這樣，想不到丁師兄竟然敢瞞着父親，作出此事……」

說着，鼻中冷冷哼道：「蒲大俠你請放心，五嶺神珠已是你家傳之物，又經比武通過，理當爲你所有，任何人也不敢存下非分之想，丁師兄何能例外？」

她驀地站起身來道：「此事我代你稟明父親，不怕他不交出來。」

蒲天河見狀忙道：「姑娘千萬冒失不得，此事怎敢驚動令尊，如姑娘允許，此事還是由我自己處理才好！」

江瑞琪回過身來，怒氣微息，嘆了一聲道：「你說得也是，此事實在不便聲張！」

她說着倚身於一方巨石，冷笑了一聲道：「此事如果父親知道，那丁師兄也必不承認，仍是拿他無法，倒不如由你我暗中下手，把那珠子盜了過來，也叫他吃個啞吧虧！」

蒲天河含笑點首道：「我的意思也正是如此，如有姑娘暗中相助，此事必定成功！」

江瑞琪回嗔作喜淺淺笑道：「不過這麼作，也實在太委屈了你！」



說着眸子望着他身上那一身衣服，忍不住低頭一笑，蒲天河也不禁窘笑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否則怎能近身？」

江瑞琪嗔笑道：「也虧了小娟那丫頭妮子，要不是她這個主意，你只怕身形也瞞不住了！」

才說到此，就見杏花在園外探頭道：「小姐，二少爺來了。」

江瑞琪答應了一聲，蒲天河忙自低頭用剪子剪着附近的花樹，就見園外走進一個二十四五歲，神采飛揚的少年，進園之後，笑道：「小妹，你在這裏作什麼？」

江瑞琪手指着蒲天河道：「丁師兄派這個花把式來爲我整理園子，我就便指引他該怎麼做！」

這少年向着蒲天河望了一眼，道：「正好，我院子裏的花樹也該修剪一下了！」

江瑞琪忙打笑道：「你又來了，我這裏還忙不過來呢。」

那少年一笑道：「好，好！我另外找人也就是了！」

說着上前幾步，含笑道：「父親壽期不遠，大哥已備好了一份精緻壽禮，我一時想不起來，因你的花子多，所以想找你來商量一下，我二人合送一份如何？」

江瑞琪搖手笑道：「那怎麼行呢？我們還是一人一份，否則豈不叫大哥比過去了？」

少年長眉微蹙，道：「這件事我實在是爲難，你是知道的，我平日最不善收藏東西，普通的東西又如何拿得出手？我可眞沒主意了！」

江瑞琪嘻嘻一笑道：「二哥，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放着木老前輩在，却不去請教，問我作甚？」

少年一怔，遂自喜道：「唉呀，你不提起，我都忘了，只是！」

他說着又皺了一下眉，道：「……父親要是知道了，那不是糟糕？」

江瑞琪微微笑道：「二哥，你這個人眞是，莫非你不知爸爸對木老前輩已改變了舊觀？你何嘗不知道我們常常去找他聊天？不過是裝着不問也就是了！」

少年微微一笑道：「好吧，我就去找他！」

江瑞琪這時笑問蒲天河道：「你還沒見過吧，這是我二哥江天錫，還不上來見過？」

蒲天河心中一動，才知來人原來就是老魔江壽第二個兒子江天錫，他昔日曾由婁驥口中得知，此人爲人不惡，所以對他早已存有結納之心！

只是此刻，自己身份不同，又不便明言，當下忙上前行了一個禮道：「參見二爺！」

江天錫看了他一眼，含笑點頭道：「不要多禮……我本想請你去爲我整理一下花園，既然你工作忙，也就算了！」

說着點點頭，回身匆匆而去！

江瑞琪容他去後，才向蒲天河道：「我這位二哥，爲人最是急公好義，他和婁驥交情最好，只是好人太過直爽，此事如果被他知道，必定會鬧得滿城風雨，所以還是先不要讓他知道的好！」

蒲天河本想問起昨夜房中留字之事，可是說到口邊，臨時吞忍住了，當下吶吶道：「姑娘如無別事，我要告辭了。」

江瑞琪想了想，遂點頭道：「好吧，你如有事，隨時來與我連絡就是，這件事我必暗中爲你留意，你不可操之過急！」

說着，又想起一事，道：「除了這件事以外，蒲大俠這莊內別事，你最好別管，尤其我父親所居的『玄雪軒』你最好不要去，一旦爲他發現你是外人，到時只怕我也無能爲力了！」

說到此微微一笑，翻着那雙大眼睛，凝視着蒲天河道：「我父親武功之高，當今天下少有，他老人家一生嫉惡如仇，老來仍是未改，你要多注意才好！」

蒲天河微微一笑，說道：「姑娘放心，我記下就是！」

說着向她微微抱拳，逕自向外行去，江瑞琪目光中，這時流露出無限關愛之情，一直目送着他消失於門外，才轉回房內。

她那一顆處子芳心，自見過這陌生的少年之後，就像是一池平靜的水，忽然爲人投下了一粒石子，浮起了無限漣漪，久久不能平息。

蒲天河驀然的來臨，他那英俊的儀態，豪爽氣質，首次使他感到一種異性的美，一種莫名的吸引力，使得她無形之中，竟自偷偷地對他産生了無比的好感。

她又那裏知道，由於這個人的來臨，今後竟使得白雪山莊之內，泛出了滔天的大浪，這却是她今日所未曾料到的！

深夜，窗外下着毛毛細雨，風把窗子吹得開了又闔上，發出了匡匡噹噹的響聲。

蒲天河緊緊紮好了長劍，用一方布巾，把頭包了包，僅僅露出了雙目在外。

今夜——也正是他來此的第五天了。

五天以來，儘管是夜夜觀察，盡是一無所獲，所以他安下心來，今夜無論如何，他要大胆的查一查了。

他輕輕的翻出窗外，並且小心的把窗子帶好，

正要竄身而出，忽然，他却意外的發現一條身影。

這條影子高高的拔起，却輕似落葉也似的落下來，落在一座茅亭的頂尖之上。

細雨紛紛中，蒲天河隱約可以看出，來人是一個矮小身材，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蒲天河忙把身子向下一縮，就見這個人在亭頂上左右看了幾眼之後，右手向後招了一下。

隨着他手式，就在花牆的另一頭，驀地又拔起了另一條影子！

這條身影，是用「八步淩波」的輕功絕技，只不過兩個起落，已來到了近前。

他身子驀地向下一翻，施出了一招「雲裏翻身」，已翩若驚鴻也似的落在了先前那人身邊。

二人身形這麼一併肩而立，蒲天河不由吃了一驚，心中頓時也就知道是誰了，他不由暗暗冷笑了一聲，心說：「你二人來得太好了，我正愁一個人無所發現，你兄弟來了，倒是爲我省却了不少痲煩了！」

這所來二人，原非外人，竟是柳玉和柳川，他二人如此雨夜來臨，料必是有甚麼隱秘行踪了。

蒲天河一聲不響的隱身簷下，同時注意着這兩個人。

就見二人互咬了一下耳朶，打個手式，其中之一，就倏起倏落，像燕子也似的穿了出去。

剩下的另一個，却向下一殺腰，直向丁大元所住之處白龍閣，猛撲了過去。

蒲天河猛地一個飛身，拔上了一堵假山石，就見前行之人，這時已縱上了閣樓的瓦面之上。

在濕淋淋的瓦面上，這人身法奇快，一溜烟也似的已竄到了閣樓另一座簷頭，他那不足四尺的身子在轉過臉的時候，蒲天河已認出了他是柳玉。

就見他用那雙矮小的腿，向着一扇窗戶微微一分，已把瓦簷上一扇天窗支了開來，在刷刷的細雨聲中，他這種動作，竟是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接着他身子就像一隻元寶也似的翻了進去，蒲天河身形緊緊跟隨其後，也來到了天窗附近。

他畧事猶豫，也就大着胆子，翻身由窗而入內，這種動作，眞可說是相當冒險，他吸胸縮腹，元寶週身，整個身子翻了進去，沒有帶出一點聲音。

眼前是一條長長的迴廊，柳玉已到了廊子的那一頭，正在試着用雙手輕輕推着一扇風門。

蒲天河不由暗吃驚道：「這傢伙好大的胆！」

思念中，那扇風門，已爲柳玉輕輕弄開。

他那矮小的身子，只向門內一滾，已翻了進去，蒲天河這時却不便過於接近，只在遠處監視着他的動作。

由外面看過去，蒲天河認出了，這是丁大元的內書房，心中不由暗忖道：「莫非那顆五嶺神珠，竟會藏在這裏？這也未免太難令人相信了！」

正當他心中舉棋不定的當兒，一扇房門被推開了，丁大元冷笑而出。

他走到書房門口，冷聲說道：「柳二弟，出來吧！」

蒲天河不由大吃一驚，這實在是一個尷尬的場面，他眞不知柳玉該怎麼下台。

丁大元這時似乎已有些發怒，他憤憤的道：「柳二弟，還要愚兄親自接你出來不成？」

他說完這句話，忽然書房門前人影一閃，柳玉已當門而立，他發出一聲怪笑，勉强抱拳彎下腰來，道：「大師兄，你好尖的耳朶！」

丁大元冷冷一笑，只見他慢條斯理的點燃了一盞掛燈，宅內大明。

然後他回過身來，慢吞吞的道：「柳二弟，你深夜造訪，有何貴幹？」

柳玉捂着嘴咳了一聲，頻頻苦笑道：「大師兄，你是聰明人，何必一定要我出醜呢？得啦，你高抬貴手，叫我走吧！」說着向前就走，丁大元橫身一攔，擋在了柳玉身前，只見他面色驀地一沉道：「二弟，話要說淸楚，你深夜來此，必有所爲，如果你認爲我這個師兄好欺侮，那可是弄錯人了！」

柳玉赫赫一笑，臉上很不帶勁兒，他十分發窘的道：「大師兄，小弟斗胆也不敢對大師兄不禮貌……得啦，你叫我走吧！」

丁大元不由發出了一聲冷笑，陰森森的道：「不行，今夜你休得走，既然你眼睛裏，不把我這個師兄放在眼中，我也就不講情面了，你同我去見師父去……」

說着嘿嘿一笑道：「白龍閣乃師父放白龍經卷之處，愚兄受師所屬，暫爲保管，因領有師命，任何人不得私自翻閱，柳二弟，你莫非不知道麼？」

柳玉聞言，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心說：「好厲害的丁大元，你竟然用這大帽子來加於我呢！」

想到此，頓時臉都氣白了，他那一雙黃焦焦的鼠眉，向兩邊一分，冷笑道：「大師兄，你不要誣賴好人，小弟焉敢來偷竊經卷？師兄你未免加罪於人了！」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愚兄已領有師命，負責看管這些經卷，任何人也不得例外，柳二弟，此事只有公事公辦，我們還是到師父那裏去一趟，有甚麼理由，你去對師父分辯就是！」

暗中窺視的蒲天河，看到此，他不由暗自咬牙不已。

他暗忖着這丁大元，分明假公濟私，竟然假借如此一項罪名，想剷除異己，其用心，確是險惡已極！



柳玉焉能不知丁大元之用心，當下聞言，嘿嘿一笑，後退了一步，道：「大師兄，小弟來意，只怕大師兄心裏有數，可是却與白龍經無關！」

說到此，他似乎是强忍着心內的憤怒，頻頻冷笑道：「師兄你又何必加人以竊經之罪，更不必爲此驚動了師父，大師兄，你還是讓我走吧！」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柳二弟，你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倘眞那白龍經卷有所遺失，這個責任愚兄却是擔當不起，二弟，你有話還是對師父說吧！」

說着上前一步，目射精光道：「柳二弟，咱們走吧！」

柳玉狂笑了一聲道：「師兄你一定要我去見師父，我如把我所知的一切說出來，師兄，只怕你也不好看……」

丁大元怪笑了一聲，打斷了他的話，道：「怎麼？愚兄我莫非還有甚麼把柄落在你的手中不成？眞正是笑話了！」

柳玉怪眼一翻，頻頻冷笑道：「師兄，那顆五嶺神珠，如果師父知道，只怕……」

說到此，他發出了一陣低笑，接下去道：「…那時候，只怕師兄落了一場空吧？」

丁大元銳目一翻，怒道：「甚麼神珠不神珠，柳二弟你說話得要小心點。」

柳玉嘿嘿一笑道：「大師兄，你又何必裝呢？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一派胡言，你又有甚麼證據？」

柳玉怔了一下，嘿嘿笑道：「鐵手丐賀天奎，就是一個很好的證人！」

丁大元森森一笑道：「兄弟，你錯了，賀天奎這個人我根本就不認識，你既然如此說，想必知道那人在何處了？」

說到此，面色十分猙獰的道：「你知道他在那裏麼？」

這麼一說，柳玉頓時變得啞口無言，他頭上青筋暴跳，吶吶的道：「我早晚會查出來的！」

丁大元一聲怪笑道：「兄弟，你在我面前要這一套，還差得遠，你可知道誣控師兄，在師門中是罪加一等麼？」

他說着雙手一搓，冷冷叱道：「柳二弟，莫非愚兄之言，你竟敢不聽麼？」

柳玉這時一雙黃眼四下亂瞟不已，他頭上的短髮一陣陣顫抖着，丁大元冷冷一笑道：「二弟，你如敢對我下手，那可是自討苦吃了！」

說着雙掌在胸前微微交叉，一步步向前逼去。

就在這時，只聽得室外一聲斷喝道：「姓丁的，不要欺人太甚！」

話聲未落，「叱啦！」一聲大響，一扇雕花的楠木窗子，竟被打了一個粉碎。

接着，「嗤！」地飛來了一片瓦，直向着丁大元面上飛去，丁大元一聲狂笑道：「好東西！」

他右腕一翻，已用「托掌」，把這面飛來的瓦片，接在了手上。

可是那柳玉却在這時一聲狂笑道：「大師兄，小弟告辭了！」

他猛然雙掌一錯，用「龍形乙式穿身掌」的身法，猛的穿窗而出。

丁大元一聲叱道：「打！」

只見他右腕一翻，竟把掌上的這片瓦打了出去，直取柳玉背後。

可是却在這時，飛來了另一塊瓦，迎着丁大元所發出的這一塊，「叭！」的一聲脆响，撞了個粉碎。柳玉却借此得以脫身，他落身在閣樓偏房的瓦面之上，身形倏起倏落的飛馳而去。

丁大元這時一聲怒吼，猛地縱身而出，可是「天山二柳」，身手究非泛泛，早已逃離別院之中。

打量着眼前情形，他自知已失了時機。

當下氣得頻頻冷笑不已，只聽他自言自語說道：「便宜你們兩個了，就憑你們那點心術，還想動我的念頭，眞正是休想了！」

蒲天河這時，已在混亂中，穿窗而出，故而丁大元所說的話，字字聽在耳中。

他心中確實也拿不定主意，就見那丁大元在細雨之下，來回的踱着，彷彿是在考慮着一件事。」

遂見他猛地翻身縱入窗內，頃刻又出，却展開了身手直向白龍閣外飛縱而出。

蒲天河這時自然不會再放棄追踪，遂也展開了輕功提縱之術，一路尾隨了下去！

前行的丁大元，身形一經展開眞如脫弦之箭。

可是蒲天河更非弱者，他身子緊緊隨着丁大元，保持着五丈內的距離。

這時就見丁大元直馳到了一座廣厦之前，他的脚步忽然放慢了下來，並且不時的左顧右盼，像是怕爲人所發現的樣子。

蒲天河也更注意自己的身形，不使爲他發現。

就見丁大元繞過了這座廣厦，直向一座小橋行去，橋下繫着幾隻小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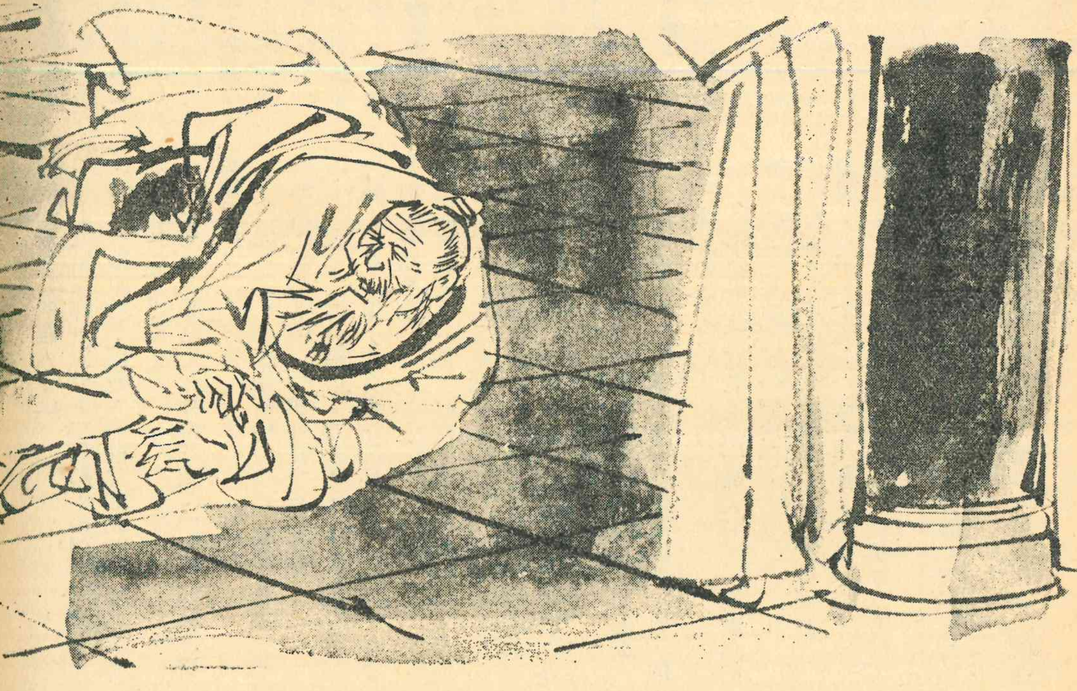
蒲天河沒有想到，這地方居然還藏有一道小溪，丁大元這時已上了一隻小船，他輕輕運槳，一路划了下去。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中篇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 劍刦魔騰（上）



## 鐵臂金剛的婚禮

河西走廊的重鎭酒泉。

凜冽的寒風大雪之中，卻有兩騎快馬，闖進了城關之內！

馬上之人，雖在大風大雪中奔馳，依然精神抖擻，神彩飛揚的撲奔「太白居」酒樓之前。

晌午剛過，「太白居」座無虛席！

但這兩人卻似大有來頭，躍下馬來，其中年老的一位向店小二低語兩句，只見那店小二十分恭敬的將兩人引入屋去，帶到早已留下的一處角落位子上坐下。

除去氈帽風衣，露出了本來面目。

只見這個年輕的一位，生得劍眉星目，英挺不羣！

老的一位則有點滑稽，但一臉忠厚！

原來這一老一少，乃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一俠一丐！

少年人是「怪俠」石天星。

老年的花子，乃是「神丐」方滔。

據說，這怪俠石天星一身武功之高，已是當代少見的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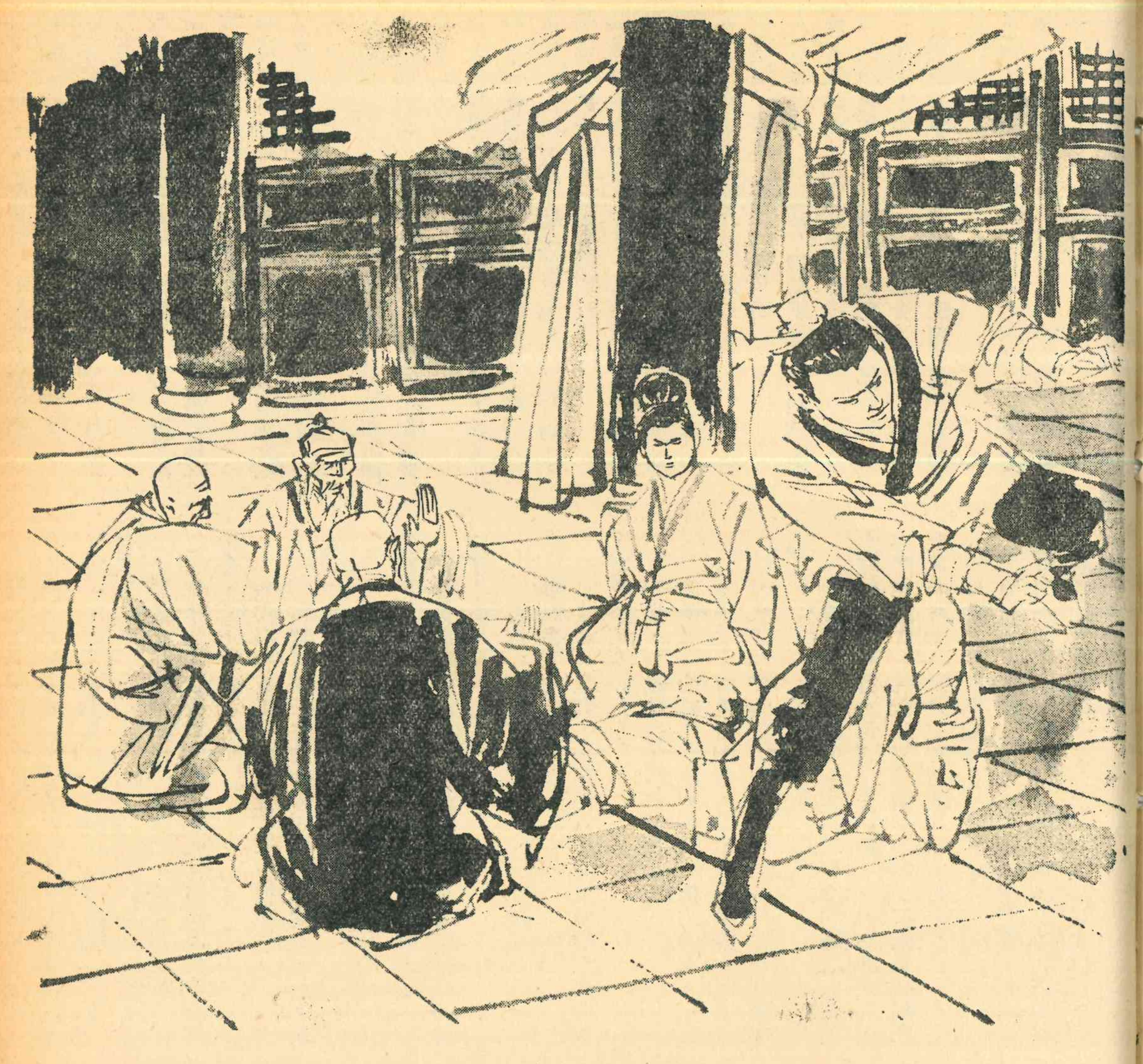
他突然在陝甘出現，定然是這陝甘一帶出了什麼怪異的大事了！

一俠一丐，淺斟低酌，表面似是十分悠閒！

但如有人稍爲留心，便可看出，他們乃是在等着什麼人前來。

果然，過了不到頓飯時光，卻有一名五十出頭，衣着旣土又俗的農夫，跨上樓來，直向着兩人走去。





只見他向石天星打了個躬身，笑道：「石公子，你老早到了！」

石天星揮手笑道：「痲煩鄧兄了！請坐啊！」

那姓鄧的老農夫笑了一笑，又向神丐一揖道：「弟子參見長老！」

神丐方滔擺了擺手，說道：「罷了，坐下來說話吧！」

敢情這位老農夫也是丐帮門下之士。

他恭敬的謝了罪，這才欠着身子，坐在木櫈之上。

石天星目光一轉，揚了揚手中酒盃，道：「如何？鄧老哥必是未虛此行了！」

老農夫笑道：「老哥哥幸未辱命。」

語音未已，神丐哼了一聲道：「鄧子仁，你小子可胆大如天了！石老弟乃是老夫的好兄弟，你幾時跟他也稱兄道弟起來了？」

原來這老農乃是丐帮陝甘分堂堂主，武林中人稱：「六盤農隱」的鄧子仁，在河西一帶，可是大大有名！

神丐語音一落，鄧子仁頓時漲紅了臉，連聲向石天星道：「公子，小老兒這方冒失唐突了……」

石天星卻是一笑道：「鄧老哥，別管你這位師叔的囉唆，咱們可是各交各的，你且把此行結果說出來吧！」

鄧子仁看了神丐一眼，見他沒有說什麼，當下接道：「仁義莊中，這幾天可是熱鬧的緊呢！石公子要去，那到是趕上時候啦！」

石天星眉頭一皺，道：「莫非那司馬浩又在那裏大大的撈了一票買賣麼？」

鄧子仁搖頭道：「那到不是了！司馬浩這兩天正準備作新郎官呢！」

神丐「哦」了一聲，道：「他要娶媳婦嗎?那女方是那一家?想必也是綠林道上的人物吧?」

鄧子仁笑道：「禀長老，女家的名頭，十分响亮，而且並不是綠林人物！」

石天星道：「鄧老哥可曾打聽到是那一家?」

鄧子仁道：「打聽到了！乃是『中州第一堡』堡主『萬里孤俠』于冰的女兒！」

神丐方滔一怔，問道：「可是那『玄衫玉女』于玲玲?」

鄧子仁道：「就是她啊！」

神丐看了石天星一眼，道：「兄弟，這回可麻煩了！司馬浩有了這麼一個老岳丈，豈不是如虎添翼了嗎?」

石天星嘿嘿的笑了一笑，道：「方老，晚輩並未打算十分順利的便可將此行之事辦好，縱然那司馬浩娶了中州第一堡于堡主的女兒，區區相信，頂多也不過是加多一場浴血苦戰而已！」

神丐方滔大笑道：「好！有胆量，够豪氣！老花子服了你了！……」

語音一頓，向鄧子仁道：「吉日是那一天?」

鄧子仁道：「臘八！」

方滔皺了皺眉，道：「就是明天嗎?」

鄧子仁道：「可不是?聽說那于冰和他的閨女，已在今晨抵達了那仁義莊中了！」

石天星笑道：「好啊！既然明天便是吉日，咱們正好前去，先禮後兵，到也頗合古訓了！」

神丐方滔直點頭，說道：「使得，咱們就明兒去！」

他想了一想，又道：「不過，明兒是『鐵臂金剛』司馬浩的大喜日子，你我只怕不好空着兩手前去吧?」

石天星道：「那是自然了！就請鄧老哥代勞，在這酒泉城中選上十樣重禮，明日送去，區區這兒有京中德和錢莊的銀票一千两，鄧老哥盡量的揀選便是！」

說着，打懷中掏出一張銀票，遞了過去。

鄧子仁恭恭敬敬的接了過來，笑道：「小老兒遵命，公子放心……」

他深深的施了一禮，便告辭下樓而去。

神丐望着鄧子仁的背影在樓梯口消失，這才笑道：「老弟，你這份禮很重啊！」

石天星笑道：「但能查出那毒劍之人是誰，就算再化上十萬两白銀，那也是化得來的啊……」

他仰頭乾了一杯，慨然道：「但願這回莫再空跑了！」

× × ×

臘八的正午！

酒泉城外里許，一座佔地約有百畝的大莊院中，可眞是熱鬧非凡！

門前，張燈結綵，車水馬龍！

成羣結隊的武林人物，一批一批的湧來。

幾乎北五省黑白兩道英豪，全都畢集此間了！

看來這「仁義莊」在西北道上，可算得是個聖地！

仁義莊主人「鐵臂金剛」司馬浩的結婚大禮，定在未時正舉行，但到午時爲止，那位站在莊外，專門奉迎貴賓的全莊總管秦冲，卻一直未曾接到在武林中有着一派宗主身份的武林大豪！

秦冲心中有些嘀咕！

他在尋思，莊主乃是北五省綠林魁首，論地位也可與一派掌門分庭抗禮，爲何賀客之中，卻無各門各派的首腦人物呢?何況，莊主的岳丈又是中州第一堡于堡主呢?

想着想着，眼看午時已過，秦冲不由得有些爲莊主暗感不平，正想入內，去問那負責分送喜帖的帳房，是否把各大門派的宗主給發漏了……

突然，莊門前十丈之外，出現了一批人馬！

秦冲陡地目光一亮，如飛般奔了過去！

敢情，他已遠遠看出，這一隊人馬，爲首的幾人，乃是兩位白鬚老僧，和兩名道裝老人！

秦冲奔到近前，立卽恭聲道：「仁義莊總管秦冲，恭候四位掌門人法駕！」

原來這來到的一批人，乃是武林五大門派中的四位掌門人！

他們是：「少林」掌門人大慧禪師，「峨嵋」掌教天禪上人，「武當」玄風道長，以及「華山」掌門人宮竹君。

在他們四人身後的，是各派的長老和門下子弟，爲數不下四十！

唯一不曾來到的一派宗主，便是丐幫幫主「五行叟」孫公敏了！

不過，孫公敏雖然沒有來，但也派了一位在丐帮中地位極高的執法長老「慧劍神丐」武君豪代表自己來到！

秦冲高興的不得了！當他正準備引領這一批武林高人前去莊內時，卻又有另外一件意外的事情，接踵而至！

只見一位身材高大，白髮披肩，長髯過腹，身穿灰布長衫，年紀在八十開外的老人，大步走了過來。

秦冲一眼看到了他，心中大大一震！

而那四位掌門人和「慧劍神丐」也同時臉色爲之一變！



顯然，這老人必是大有來頭！

秦冲心中固然吃驚，但人卻不得不迎上前去，單膝一跪，高聲道：「晚輩秦冲，恭候申老前輩金安！」

白髮老人揮了揮手，淵聲說道：「罷了！起來說話！」

秦冲畢恭畢敬的道了聲謝，方敢站起！

這時少林掌門大慧禪師也趨前一步，恭立合十道：「申老前輩久離紅塵，今日又能拜會，當眞榮幸得很！」

只聽少林掌門也稱呼他一聲前輩，便可想見這位老人的來頭，何等之大了！

敢情他乃是昔年被人當作武林第一煞星的魔頭，號稱「地獄一劍，鐵心怪客」的申弘！

武林中有一個傳說，凡人遇到了申弘，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乖乖聽他的命行事，另一條路，則是被他一劍送下地獄和五殿閻君打打交道！

是以，無怪黑白兩道的人物，誰也不想跟他碰面！

當然，與他同一輩份的人，到也相處得極好，那是因爲申弘的爲人，雖然心腸如鐵，但卻不分正派！

此刻，大慧禪師話音一落，申弘立卽笑道：「掌門人好說！你們幾位竟也來了，這位司馬浩小子的面子，可眞叫不小啊！」

大慧等人聞言，心中一震，「峨嵋」掌教天禪大師忙道：「司馬施主，乃是一代大豪，晚輩等趕來祝賀，自是理所應當啊……」

申弘哼了一聲，道：「妙啊！司馬浩也足以當得一代大豪之名，老夫正是頭一遭聽到……」

老人話音一頓，又道：「時辰可也不早啦，咱們何不入內再叙?」

四位掌門人在申弘面前，已然低了一個班輩，自然是連聲應好的了！

一行人被接入了莊內的貴賓客堂！各派門下弟子，則留在大廳之中。

那客堂之內，本也坐了幾人，但他們一見進來的乃是各派掌門，自是驚詫中紛紛起立。

秦冲等到侍從們送上香茗，這才告退！

午時過後，莊中又來了一些賀客，但都不是什麼大有名望之人，是以，也就沒有引到貴賓客堂中來。

午時三刻一過，莊中奏起了喜樂。

秦冲匆匆的行來，邀請申弘及幾位掌門，長老們前去觀禮。

大廳之中，賀客竟然不下五百之多，幾乎連大廳外的天井，也圍得水洩不通。

申弘等人剛自在前面坐定，一雙新人，已被引入了大廳之內！

司馬浩宛如金剛般高大身軀，傍着于玲玲那嬌巧玲瓏的模樣，使人看在眼中，有着天造地設的感想。

唱禮的大聲吆喝着，新人向高坐在喜堂正中的兩位老叟下拜。

右邊，是白髮蕭蕭的「萬里孤俠」于冰。

左邊，則是一位禿老人。

他繃着一張臉，彷彿這大廳中不是在辦喜事，而是在辦喪事般的難看。

武當玄風道長皺了皺眉，道：「那司馬浩是這老兒的什麼人?他怎麼會出面爲他主持婚事?」

峨嵋天禪大師合十道：「掌門人，司馬施主乃是這位老施主的衣鉢傳人啊！」

顯然，玄風道長大感意外，接道：「原來那司馬浩是這位老魔頭的弟子嗎?早知如此，貧道到是不該來了！」

少林大慧禪師微微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掌門人不用放在心上了！」

華山掌門宮竹君嫣然一笑道：「申老，想不到久久不在武林中露面的天地雙客，居然同時出現，看來這河西走廊，可是又有什麼大事了！」

敢情那司馬浩的師父，名叫丁楓，在武林中被人稱爲「天堂魔客，斷魂一刀」，與「地獄一劍，鐵心怪客」申弘齊名，五十年前，被人呼爲「天地雙客」，至於他乃是司馬浩的恩師，則知曉的人，幷不爲多！

申弘微微一笑道：「那可不一定，老朋友見見面，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何必非要出了什麼大事呢?」

笑聲一頓，接道：「不過，姑娘這話，也有幾分道理，如果沒有什麼大事，只怕你們幾位掌門人也不會親自前來祝賀婚禮了！」

大慧禪師笑了一笑道：「老前輩之言，暗含玄機，貧僧可就有些不懂了！」

申弘笑道：「掌門人莫非眞個只是爲了祝賀司馬浩的婚禮而來嗎?」

大慧禪師合十一禮，道：「佛門弟子，不打誑語，貧僧此番前來，確是爲了祝賀司馬施主的婚禮而來！」

申弘目光一轉，在天禪，玄風等人身上一轉，笑道：「你們呢?」

天禪合十道：「貧僧不知尙有他情……」

玄風道長則略一遲疑道：「不瞞老前輩說，貧道到是聽到了一件事情，才專程趕來！」

申弘點了點頭道：「你很老實！宮姑娘和武花子呢？」

宮竹君笑道：「晚輩跟玄風掌教一般，也是爲了想查明一樁事情而來！」

丐帮長老「慧劍神丐」武君豪朗朗一笑道：「申兄，小弟此來，乃是奉了帮主師兄之命，自然不知道這裏有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了！」

敢情這位丐帮長老的輩份不低，較之少林等掌門人還要高出一輩！

申弘點頭道：「別人的話老夫也許不信，但你武花子的每一句話，老夫都不會懷疑……」

就在他們說話之間，一雙新人，已然交拜過天地了！

客人們紛紛入席，到處都是歡笑和祝福！

就在酒過三巡之際，忽然一名莊中執事之人，匆匆的奔了進來。

他捧了一張大紅套金拜帖，直趨至那雙新人席前。

拜帖送到司馬浩手中，只見他接過來一看，頓時大聲道：「快快有請……」

秦冲連忙走了過來，向司馬浩低語了兩句，這才轉身向莊門行去。

不一瞬，秦冲已領着一少二老，外加十担禮盒，大步走了進來。

不消說，他們正是石天星，方滔和鄧子仁了！

方滔和鄧子仁，都是武林中有名之士，賀客中認得他的自然很多，但石天星卻不然，除了申弘和武君豪而外，幾乎再無一人認得於他！

正因如此，廳中及天井中的賀客，無不甚爲驚訝！

以方滔和鄧子仁的身份，却走在石天星的身後，顯然他們也會料想得到，這個年輕人的來頭，必然不小。

石天星走到一雙新人身前，雙手一抱拳，朗聲道：「武林末學石天星，特來恭賀司馬莊主大喜，薄禮十担，尙祈笑納！」

他語音鏗鏘有力，聽入嘈雜喧嘩的衆人耳中，依然嗡嗡作聲！

這表露了一點，石天星內力之强，十分驚人！

司馬浩暗感心驚，但却鎭定的含笑道：「石兄如此客氣，叫區區大爲不安，快請入座，吃一杯喜酒……」

石天星哈哈一笑道：「正是爲了討一杯喜酒而來，兄弟豈能放過？司馬莊主乃是新人，不必張羅兄弟了！」

語音一落，轉身向五派掌門和申弘一席行去。

他這等戲劇手法的現身，大爲有效，數百名賀客，頓時對他都有了極深的印象。

石天星走到申弘那一席之前，竟向申弘長長一揖，笑道：「申老，久違了！」

申弘呵呵一笑道：「老弟，你居然也來湊一份熱鬧，那可是大出老朽意料了！」

石天星笑道：「申老會來，晚輩也是大出意料呢……」

對答之間，人已在申弘身邊坐定。

方滔則坐在下手，而鄧子仁却在遠遠的一處席上坐了下去。

申弘目光一轉，爲石天星引見了四位掌門，當他正要爲他引介丐幫長老武君豪時，武君豪已大聲道：「申兄，你不用介紹了，石老弟與我丐幫淵源極深，兄弟認得他！」

語音一頓，向石天星笑道：「老弟，你見到老朽那位幫主大師兄了！」

石天星笑道：「見到了！否則兄弟也不會和方老哥子一同前來了啊！」

大慧禪師低聲道：「小施主，那孫老幫主的病况怎麼樣了？」

石天星笑道：「好了，不勞掌門費心啦！」

天禪大師接道：「施主，傳聞那孫老幫主乃是走火入魔，如此之快，便已康復，看來孫老幫主的武功，又更上一層樓了！」

石天星笑道：「那到不見得了，孫老雖已康復，但一時却還不便出外行走——」

他語音未已，申弘已笑道：「老弟，于冰和丁楓，你都不認識嗎？」

石天星笑道：「久已聞名，但却未曾識荆，少時還得仰仗申老引見了！」

申弘道：「那還不容易？不過，老弟台，這兩個老兒武功不弱，你却別想歪主意，要找他們打架啊！」

石天星笑道：「試試呢？無關緊要吧！」

申弘大笑道：「隨你的便，不過，老朽可把話兒說明白，吃了虧，你可別在你那老怪物師父面前，說我不曾警告過你啊！」

石天星笑道：「申老，如是有了這等丟人的事，晚輩可決不會向師父訴苦的！」

大慧禪師聞言，向申弘笑道：「老前輩，這位施主的師父是那一位前輩？」

申弘笑道：「蕭慕白！」

這三個字似是十分具有魔力，一入四位掌門人耳中，每個人都爲之臉色一變！

玄風道長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天禪大師則喃喃合十唸佛。



宮竹君則嬌俏俏的笑了一笑，道：「原來是『長眉老人』的弟子，眞正是叫妾身等大大出乎意外了……」

大慧禪師則高喧了一聲佛號道：「長眉神翁蕭施主，一代奇俠，貧僧幼年，曾三度拜見過他老人家手采，如今算來，已是五十年前的舊事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施主，尊師仙體還是那等康泰嗎？」

石天星笑道：「家師年逾九十，但健朗猶如四十歲一般，多謝掌門人問候了！」

大慧禪師笑道：「蕭老乃是神仙中人，適才申老前輩稱他老爲怪物，貧僧可是大大不同意呢！」

申弘笑道：「世上多是凡人，倘若蕭老兒乃是神仙，那又與怪物有何分別？」

宮竹君聞言笑道：「申公公，你……既然謙稱石少俠爲老弟，却又怎的對他恩師不呼長輩？這是什麼禮數啊？」

申弘兩眼一翻道：「姑娘，老夫與他們師徒乃是兩代論交，分開來算，因此，都是兩頭大……」

宮竹君笑道：「天下人都學你老，那可就糟了！周公當年也不用制訂儀禮宗法了！」

申弘道：「宗法禮教，對老夫而言，全都是廢話！」

石天星這時舉杯敬了四位掌門人一杯，笑道：「諸位掌門人大駕光臨，是否只爲了祝賀司馬莊主婚禮而來？抑是別有用心呢？」

大慧禪師皺了皺白眉，尙未來得及說話，宮竹君已笑道：「當然不會是了！」

玄風道長接道：「施主，寒冰毒劍之名，不知可曾聽人提過？」

石天星心中暗笑，口中却道：「到也聽說過！莫非諸位來此，是那寒冰毒劍在此間出現了麼？」

玄風道長道：「不是出現，而是隨了它的主人，坐在此處！」

石天星心中大喜，笑道：「毒劍主人是誰？」

玄風道長道：「于冰！」

石天星聞言一呆，道：「萬里孤俠麼？」

宮竹君笑道：「怎麼？石少俠怎的似是不相信呢？」

石天星沉吟道：「據在下聽說，那寒冰毒劍乃是被司馬莊主取得了……」

宮竹君笑道：「也差不多啊！于冰是他的岳父，而且，他沒有第二個子女，將來毒劍傳給他，乃是必然之事，石少俠聽到的，也不太離譜呀！」

石天星忽然低頭不語了！

眼下的情勢明白得很，如若宮竹君所言不假，則今天的局勢，要比預料中複雜得多了！

申弘這時笑了笑道：「那寒冰毒劍，乃是天下第一兇器，傳聞已在大雪山出土，也不過一年，那于冰幾時弄到了手中呢？宮姑娘，妳是聽什麼人說的？」

宮竹君笑道：「武林中傳說之人極多，要晚輩指名說出，那可就太多了啊！」

申弘沉吟道：「那是說這寒冰毒劍落在于冰手中之事，已是盡人皆知的了？」

玄風道長嘆息道：「正是如此……」

石天星忽地抬頭，雙目精光四射，向申弘道：「申老，晚輩要問問于冰，此刻可使得麼？」

他突然問出這麼一句話，只把同席之人，聽得一怔！

敢情他也是爲了「寒冰毒劍」而來？

申弘搖頭道：「老弟且慢，縱然有什麼事，也得等一雙新人敬過了客再說不遲！」

石天星似是心中有些不願，但於情於理，他不得不多等一會兒，當下點了點頭道：「看來只好多等一刻了……」

這時司馬浩，于玲玲已然在二老陪同下，起身向賀客敬酒，第一桌，便是敬向申弘這一席。

容得幾十桌敬過，足足花了個把時辰！

就在司馬浩夫婦回到主席，尙未坐定之間，陡地百丈之外，傳來一聲長嘯。

千百人的喧鬧，都也未曾掩住這聲長嘯！

而且，眨眼之間，嘯聲已破空而來！

大廳內外之人，剛自楞得一楞，那陣長嘯之聲，已臨「仁義莊」的上空！

石天星心頭微凛，低聲道：「申老，這人的輕功，只恐堪稱天下第一！」

申弘笑道：「本來就是天下第一啊！」

石天星一呆道：「你老已知此人是誰麼？」

申弘笑道：「除了『雲中野鶴』，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奔行如此之快！」

石天星道：「是龍幻影老人？」

申弘笑了笑，道：「捨其云誰？老弟，你等着瞧吧！看來沒等你老弟生事，龍老兒已然要搶先一步了！」

武君豪吁了口氣道：「申老哥，龍兄退隱已久，今日忽然出現，莫非也是爲了寒……」

他口中那「冰」尙未出口，長嘯之聲忽歛，大廳之前，却如黃塵撲地，落下一條人影！

衆人看清了這片黃影，敢情乃是一位身裁修長，穿着一襲寬大黃衫，鬚髮皓白如銀的瘦老人。

他站在台階之上，對四週之人不屑一顧，雙目神光，冷電般逼在「萬里孤俠」于冰的臉上。

看樣子，他是衝着「萬里孤俠」而來。

作爲主人的于冰和丁楓，已然站了起來！

因爲「雲中野鶴」龍幻影，與他們乃是齊名人物！武林中有八個字：「長眉野鶴，魔劍雙客」，就是指的五位頂尖人物，眼下，這大廳中已有了三位！

他們是天地雙客，加上這位野鶴。

「雲中野鶴」龍幻影目光一轉，向丁楓喝道：「丁兄，令徒嘉禮，爲何連老夫也不通知了？莫非丁兄連故人都忘了麼？」

丁楓寒冰似的臉上，閃動着難得出現的笑意，接道：「龍兄，你一向有如閒雲野鶴一般，兄弟有心相邀，只不知道這份喜帖要送到何處才好啊，不過……龍兄既然來了，這一切也都不用說了！快請入座，容兄弟敬你三杯！」

丁楓話音一落，人已走了出來。

龍幻影哼了一聲，道：「丁兄不必客氣了！龍某此來乃是別有要事，喜酒倒不敢叨擾啦！」

丁楓怔了一怔，道：「龍兄有什麼要事？」

龍幻影看了那「萬里孤俠」于冰一眼道：「龍某此來，是找你丁兄的這位貴親家！」

丁楓笑了笑，道：「你找于兄有什麼事麼？」

龍幻影道：「于冰心中自己明白！」

「萬里孤俠」的臉色十分難看，顯然，「雲中野鶴」龍幻影的態度，大大的傷害了他的自尊，再加不知道龍幻影的用意何在，所以，一時之間，竟是既不便招呼，又不便說話！

丁楓皺了皺眉頭道：「龍兄，到底是什麼事？你何不先坐下來，兄弟想法是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啊！」

龍幻影冷冷一笑道：「這事只怕就不大好解決了！」

他語音一頓，向于冰喝道：「于堡主，你號稱中州第一堡的堡中，一共豢養了多少殺人兇手？」

此言一出，人人爲之變色！

申弘向石天星一笑，說道：「老弟，看來要有好戲上演了！這龍老兒一光火，只怕有得他們好受的了！」

石天星笑道：「申老，這位龍老人彷彿甚是氣惱，一開口便是罵那于冰豢養了殺人兇手，八成是第一堡的門下之人在江湖上殺了什麼與他沾親帶故之人了吧！」

申弘笑道：「也許是！不過，就老朽所知，龍兄的爲人，十分沖謙，錯非當眞惹惱了他，他不會這等時刻趕來惹事的了！」

武君豪乾咳了一聲道：「如是兄弟猜的不錯，八成又是因爲『寒冰劍』引來的糾紛了！」

他話音剛自一落，只聽得「萬里孤俠」于冰已然沉聲道：「龍兄，你……如此責罵于某及中州第一堡，却是爲了什麼原故？于某一向對你龍兄可是敬佩得很啊！」

龍幻影冷冷的一笑，道：「于冰，你很會裝蒜，是麼？但老夫今天可要當着你女兒和嬌婿面前，拆穿你那無恥的假面具了！」

「萬里孤俠」于冰只氣得雙手發抖，怒喝道：「龍幻影，你雖然名列五大奇人，但你竟然如此胡言亂語，于某可要你還我一個明白了！」

聽他之言，果已氣煞！

「雲中野鶴」龍幻影瞧他這等神情，彷彿有點意外，畧畧的等了一下，方道：「于冰，你這番神情，如果是做作出來的，那可眞是十分動人了！」

語音微微歇了一下，接道：「不過，你且等老夫把事情經過說完，你再生氣也還來得及！」

于冰喝道：「龍幻影，你最好快些說淸楚，否則，于某人可要得罪你了！」

龍幻影笑道：「很好，老夫自然要說！」

這時，全場數百人，俱都屏氣凝神，一片肅然，等着聽那龍幻影卽將要說的話！

龍幻影倒反而不慌不忙了！

他先向申弘和武君豪等人點頭招呼，這才轉身，看了丁楓一眼道：「丁兄，開封有一處『春雲山莊』，你聽說過麼？」

丁楓皺眉道：「聽說過，春雲莊主侯雲淸，號稱大力神刀，在武林之中，也是大大有名之士，只是……兄弟沒有見過他而已！」

龍幻影冷笑道：「丁兄，你知道他是老夫的什麼人嗎？」

丁楓搖頭道：「不知道！」

龍幻影掉頭向于冰喝道：「你呢？知道麼？」

于冰道：「兄弟一向孤陋寡聞，雖與侯莊主見過幾面，但却從未深談，自然不知道那侯兄與尊駕的關係了！」

龍幻影沉聲道：「你們不知道，很好！老夫要告訴你，那侯雲淸乃是老夫的師弟！」

于冰冷冷接道：「那到是失敬了！但不知尊駕忽然提及侯莊主，又是爲了什麼？」

龍幻影陡然雙目寒芒暴射，喝道：「老夫那侯師弟在半月之前，被人將他滿門殺害了！」

于冰聞言一怔，道：「侯兄遇害了麼？怎地于某未曾聽人說起？」

其實，不但是他沒有聽到這等事，在場之人，似乎全都不曾聽到過此事，是以龍幻影話音一落，滿場俱是一片嗟嘆之聲！



丁楓吁了一口氣，道：「龍兄，令師弟武功高强，什麼人能够傷得了他？」

龍幻影指着于冰道：「殺我師弟之人，乃是丁兄的這位親家翁！」

丁楓呆了一呆，道：「會是于兄麼？這……兄弟實是不敢相信了！」

于冰這時却長臉上怒意大減，接道：「龍兄，令師弟是在半月之前遇害的了？」

龍幻影道：「不錯！」

他看着丁楓，又道：「丁兄，你爲何不信老夫之言？」

丁楓說道：「兄弟不信龍兄之言，自是有其原因……」

龍幻影冷笑道：「什麼原因？莫非只因他的女兒嫁了你那徒兒麼？」

丁楓再度的笑了！

他搖了搖頭道：「龍兄料錯了！兄弟不相信，乃因着兩大原故！」

龍幻影道：「什麼兩大原故？」

丁楓道：「第一，半月之前，于兄與兄弟朝夕相處在這仁義莊中，他不可能分身去開封殺人！」

龍幻影道：「第二呢？」

丁楓道：「于兄的武功，尙不足以誅殺侯雲淸全家！」

龍幻影道：「丁兄，這第一點，老夫還得查明，至於這第二點，根本不能成立，因爲侯師弟被害，乃是傷在天下第一兇器『寒冰毒劍』的鋒刃之下，縱然侯師弟武功高出于冰一籌，但如于冰握有毒劍，侯師弟亦會落敗喪身！」

于冰這時接口笑道：「龍大俠，這事只怕是一樁天大的誤會！」

丁楓也笑道：「龍兄，你應該記得，兄弟一生，沒有什麼長處，唯一信不守渝的事，就是向無虛言！半月之前，于兄和他的閨女，全都住在酒泉，殺害侯莊主之人，必是另有兇手了！」

龍幻影被他說的有些拿不定主意，沉吟了一陣，方道：「丁兄，你的話，龍某似是不應當不相信，只是……」

丁楓道：「只是什麼？」

龍幻影道：「江湖中傳言，那『寒冰毒劍』，一年前在大雪山出土，已被于冰取去，老夫師弟的致命傷痕，正是『寒冰毒劍』所刺，老夫不找于冰，又該找誰？」

他說話的語氣，也緩和了不少。

丁楓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龍兄，那『寒冰毒劍』出土之事，兄弟也曾聽人說過，傳言落入于兄手中之事，兄弟也曾聽人提過，只是，就兄弟所知，于兄並未獲得那支毒劍！」

于冰這時苦笑了一聲，接道：「龍兄，看來這是有人存心要兄弟揹上黑鍋了！」

龍幻影隨然對於于冰仍然充滿了敵意，聞言冷笑道：「但願如此！否則，那可有得你瞧的！」

丁楓笑道：「龍兄，先請就坐如何？且等宴後，咱們再來詳談！」

龍幻影搖頭道：「不用了！老夫還先得去查明那『寒冰毒劍』何在……」

話音一落，飛身而起，破空而去！

突然，有人大喝一聲道：「且慢……」

接着，一道白光閃得一閃，只聽得龍幻影怒喝道：「什麼人胆敢攔住老夫去路……」

兩聲砰！砰！巨响入耳，大廳之前，竟而落下一黃一白兩條人影！

衆人定睛看去，只見這落下的兩人，一位便是騰身欲去的「雲中野鶴」龍幻影。

至於那另外的一位，則是那使人莫測高深的白衣少年石天星！

這時龍幻影也已瞧淸了攔下自己的人，乃是一位陌生少年，剎那間心中大吃一驚！

因爲適才身在半空，雙方曾互換了兩掌，自己不但未將對方震開，反到被對方掌力所阻，迫得落回大廳之中！

他原以爲除了丁楓，莫非就是申弘幹的好事，但結果却出乎他的意料，對方不過是一位年方廿出頭的少年，那又怎能不叫他吃驚？

是以，他呆了一呆，方始喝道：「娃兒，你是什麼人？竟敢如此大胆，在老夫面前撒野？」

石天星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石天星，適才一時情急冒昧，果然得罪了前輩，在下此廂先行謝罪了！」

說着，便自長長一揖。

龍幻影這才發現，敢情這少年正是坐在申弘身邊之人，不由得心中暗道：「這小子神情很傲，武功也高得出人意表，先前我只道他是申弘的子弟，現在看來，八成錯了……」

一念及此，不由得笑道：「娃兒，你……這一身武功高明得緊啊！」

石天星笑道：「前輩過獎了！」

龍幻影白眉一揚，沉聲道：「娃兒，你攔阻老夫，是何道理？莫非以爲老夫不敢對你下手了？」

石天星搖頭笑道：「老前輩誤會了！區區並無敵對之意，挽阻尊駕，乃是爲了咱們此來的目的相同，想畄下尊駕，也無非是爲了你老設想！」

龍幻影冷冷一笑道：「好啊，你似是很有理的

了！」

石天星笑道：「錯非有理，區區也不敢那等狂妄冒然阻止尊駕了！」

龍幻影心中一動，接道：「娃兒，你……可也是爲了毒劍之事而來？」

石天星道：「不錯！」

龍幻影的臉上，有了笑意。

他看了申弘一眼，道：「鐵心怪客老兒是你的什麼人？」

石天星道：「承蒙申老前輩瞧得起在下，算得上是忘年之交！」

申弘這時呵呵一笑道：「龍兄，他是老夫的小兄弟，你如高興，也不妨如此相稱！」

龍幻影聞言，怔了一怔，但也立即想到，這石天星的來歷，必是不簡單，否則，申弘豈會與他交往？

當下笑道：「申兄，看來這位石老弟的來頭不小吧！」

申弘笑道：「他是長眉老兒的弟子，來頭不算大，也不算小了，是麼？」

龍幻影怒意已消，望着石天星道：「老弟，令師近來可好？老朽已有廿年不曾見到他了！」

石天星連忙抱拳道：「家師托福安康，多謝前輩掛齒了……」

語音一頓，接道：「老前輩，你老可想知道那『寒冰毒劍』究竟落在何人手中麼？」

龍幻影道：「老弟知道麼？」

石天星笑道：「當然知道！不過……你老得先應允留在此間！」

龍幻影道：「既是有那毒劍下落，老朽當然不走了！」

話音未已，已然隨着石天星，向申弘那一席行去。

剛自坐定，便迫不及待的向石天星道：「老弟，那毒劍到底落在何人手中？」

石天星略一沉吟，笑道：「在下聽說，與前輩有些不同，不過，此人也在這裏便是！」

龍幻影道：「是誰？」

石天星笑道：「今天的新郎官！」

龍幻影一呆道：「司馬浩那小子麼？」

石天星道：「不錯！正是他！」

龍幻影彷彿有些不相信，笑道：「他……憑什麼能得到這天下第一兇器呢？」

石天星笑道：「老前輩不相信麼？」

龍幻影道：「正是有些不信。」

石天星笑道：「你老何不問問玄風掌教？」

龍幻影望着武當掌門人玄風道長，道：「掌門人，這位老弟所說是眞的麼？」

玄風道長嘆了一口氣，稽首說道：「是眞的！貧道也是聽說此劍落入了司馬莊主手中，這才會同各位掌教前來，意欲毀去此一兇器，爲武林除一大害！」

龍幻影聽得此言，自是不能不相信了！

他忽然站起身子，就要與那司馬浩理論！

石天星忽地伸手，拉住龍幻影衣衫，低聲道：「前輩稍安毋躁，眼下尚非其時！」

龍幻影怒道：「老弟，你要等到什麼時候？須知老朽與持有此劍之人，有着殺弟之仇啊！」

石天星目光一黯，接道：「前輩莫要不快，在下與他也有切身之痛，只恐不比你老殺弟之仇更輕呢！」

龍幻影聞言，到是坐了下來，詫異的看了看他，接道：「老弟，你跟司馬浩有什麼仇恨？」

石天星道：「殺妻姦妹，血海深仇！」

龍幻影大感意外，驚「哦」了一聲，道：「有這等大事麼？老弟，你眞沉得住氣啊！」

石天星切齒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區區爲了查到了一點頭緒，自然不會輕易打草驚蛇了！」

龍幻影點頭道：「行！老朽服了你老弟了！」

他想了一想，又道：「老弟兄，你那妻子也是武林中人了？」

石天星道：「拙荆人稱青虹女俠黃珊，妻妹黃芸兒，更是有名，大江南北，提起紫衣玉女四字，幾乎是家喻戶曉！」

龍幻影失聲驚呼道：「黃山大俠黃石公是你岳父麼？」

石天星道：「老前輩識得家岳丈？」

龍幻影點頭道：「老朋友了！珊姑娘和芸兒姑娘，老夫也見過啊！想不到……她們竟遭如此橫死！可恨！可惱！」

申弘在旁笑道：「龍兄，你那殺弟之仇，比之石老弟而言，也深不多少，何不放冷靜些呢？」

龍幻影長嘆道：「申兄說的是，兄弟果然太毛燥了一些！」

他語音一頓，又道：「不過！石老弟，你這等鎭定，可是還在等候什麼人証據麼？」

石天星道：「不錯！區區等着一人前來！」

龍幻影道：「什麼人？」

石天星沉聲道：「區區也不敢確定此人究竟是誰！不過，可以斷定的是，此人必然是來自『鬼城』的了！」

少林大慧禪師失聲道：「施主，這仁義莊莫非與那『鬼城』有關連麼？」



龍幻影也吃了一驚，道：「老弟，司馬浩的名聲不錯，不會勾結那鬼城中人物吧！」

石天星冷冷一笑道：「老前輩，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司馬浩到底背人做了些什麼事，誰又能知曉？今天除非那『鬼城』不派人來，否則，他們之間，只怕就少不了什麼勾結！」

龍幻影哼了一聲道：「那倒好！如果鬼城主人親自到來，這仁義莊可就熱鬧了！老弟，除了令師而外，武林中的五大奇人，那可就來了四位啦！」

石天星道：「區區正是希望他親自前來……」

他話音未已，突然遠處傳來一陣狼嘷般怪叫之聲！

這聲音十分刺耳，聽入耳中使人血脈賁張激動不已！

武君豪皺了皺眉，道：「可是他們來了？」

峨嵋天禪大師合十道：「不像是……」

申弘目光一亮，笑道：「聽這等怪嘯之聲，天下也只有一位！」

武君豪笑道：「申兄之意，此人不是鬼城使者了？」

申弘笑道：「不會是！」

他看了龍幻影一眼，道：「龍兄，這狼嘷般的怪嘯你難道沒有聽到過麼？昔年咱們和長眉老兒在北嶽論劍之時，不是……」

話音未竟，龍幻影已然笑道：「是了！兄弟想起來了……這聲音必是出自狼人冒天野之口！」

申弘道：「龍兄的記性，還不算太壞……」

他們二老似是在說笑，但聽在大慧等人耳中，可又吃驚不小！

「北嶽狼人」冒天野的名兒，他們也曾有耳聞，傳說中，昔年長眉老人和申弘，龍幻影三人相約在恆山論劍之際，狼人冒天野就此現身，與長眉老人苦鬥千招，方始認輸而去，並且，此後也就未曾再在中原露過面了！

此刻，申弘忽然認出這長嘯之聲，乃是發自狼人之口，自然是使他們大爲驚訝了！

石天星似乎有些變色，皺眉道：「申老，這位狼人，他來此作甚？」

申弘笑道：「還不是爲了那支毒劍？他當年敗在令師手下，雖然心服口服，但如果取得了這支天下第一兇器之毒劍，只怕他許會去找令師，重新較量了！」

石天星沉聲道：「申兄，倘是他眞有此心，區區今天就不會放過殺他！」

申弘道：「老弟，你要鬥他一鬥？」

石天星道：「不錯！」

申弘搖頭道：「老弟，你……」

龍幻影接口道：「申兄，這些年不見冒天野的蹤影，只怕他那一身絕毒的武功，已非復昔年可比了！」

申弘笑了笑，道：「那是自然的了！是以老朽認爲石老弟應該當心一點！犯不着折在他這老魔頭手下！」

石天星聞言笑道：「申老，你是激將麼？看來是必得鬥他一鬥了！」

申弘沒有言語，敢情，這時莊門入口，已然現出了一位身軀高大，一身灰衣的，頭角猙獰，馬臉似的老人。

他背上插了一支長劍，腰間束了一根白色絲絛，舉步緩緩，一副旁若無人的神情。

那雙眼睛之中碧光閃動，予人一種森森之感！

石天星皺眉道：「申老，這冒天野爲何叫做狼人？莫非他養了很多狼麼？」

申弘笑道：「他從不養狼，叫做狼人，那是因爲他自幼失去了母親，而用狼奶餵大的！」

龍幻影接道：「狼性最是兇殘，冒天野吃的狼奶，所以天性之中，接受了不少野狼的遺傳，爲人行事，也就處處顯得不近人情！」

說話之間，冒天野已大步向「萬里狐俠」于冰那一席走了過去。

丁楓，于冰這時雙雙站了起來，丁楓並抱拳一拱，道：「冒兄居然不速而至，丁某十分榮幸，快請入座……」

狼人冒天野冷冷的哼了一聲，尖聲道：「老夫不是來喝酒的，閣下用不着客氣了！」

他目光忽然轉到了新郎官司馬浩身上，嘿嘿一笑，道：「你就是司馬浩麼？」

司馬浩陪笑說道：「晚輩正是司馬浩！請問前輩……」

冒天野一聽他答稱正是，立即一伸手，不容他再說什麼喝道：「小子，快把那把劍拿來！」

司馬浩聞言呆了一呆，道：「什麼劍？」

冒天野陡然一閃身，快的使人難以相信的一把扣住了司馬浩左肩，沉聲道：「小子，你瞞得過天下人耳目，但卻瞞不過老夫！」

司馬浩身邊是丁楓和于冰兩大高手，眼見冒天野出手抓來，却是來不及相阻救他，足見這狼人冒天野的一身功力，果然不同凡响！

司馬浩左肩穴道，雖被冒天野拿住，但全身并未感到什麼不對勁，頓時胆量大增，皺眉道：「冒前輩，你我素昧平生，今天在下大喜之期，你忽然來此吵擾，不怕有失你的身份麼？」

冒天野兩眼一瞪，碧光暴張，喝道：「娃兒，

你可是以爲老夫不敢要你的小命麼？」

司馬浩到是顯得十分鎭定，冷笑道：「尊駕有此胆量，不妨下手便是！」

丁楓適時大喝道：「浩兒不可如此無禮！」

司馬浩不担心，但丁楓却担心了。

冒天野嘿嘿一笑道：「丁兄，你到是個明白人！老夫的個性，你想必淸楚得很了！老夫一生，殺人如𪋻，多一個，少一個，那也算不了什麼！」

丁楓眼見愛徒受制於人，心中雖是有氣，竟也不敢發作，只得陪笑道：「冒兄好說了！小徒如有得罪冒兄之處，兄弟給你賠個不是如何？」

冒天野右手仍然按在司馬浩肩頭，口中却道：「丁兄，這可不是賠禮便可作罷的事，除非你叫這娃兒把那支寶劍取出來雙手奉上，否則，恕老夫反臉無情了！」

丁楓皺眉道：「冒兄要的是什麼劍？小徒如果眞有，那是十分方便之事，你……也用不着這等兇狠啊！」

冒天野冷笑道：「丁兄，你這算是應允給劍的了？很好，一手交劍，冒某一手放人！」

丁楓看了司馬浩一眼，道：「浩兒，你有什麼寶劍，會使冒兄看中了？還不快快說將出來？」

司馬浩搖頭道：「師父，弟子此刻糊裏糊塗，連自己也不知道有什麼寶劍呢！」

丁楓聞言呆了一呆，向冒天野道：「冒兄，到底你向兄弟這徒兒要的是什麼寶劍？怎地他自己都不知道哩？」

冒天野臉色一沉，向司馬浩道：「娃兒，你少裝蒜了，那寒冰毒劍，明明在你之處，你瞞了你師父，只道老夫不知道麼？」

冒天野此言一出，滿座之人，幾乎全都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

尤其是丁楓和于冰二人，整個的人都怔住了！

他們決不曾想到，寒冰毒劍竟會在司馬浩的手中！

適才龍幻影找上于冰，已够使于冰頭疼，這時，狼人冒天野居然也是爲了這支毒劍而來，同時找上的，乃是自己的嬌婿，這却未免太叫人意想不到了！

石天星低聲向申弘道：「申老，你聽到了麼？老弟得到的消息，不太離譜吧？」

申弘皺眉道：「老弟，你……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竟與這個老屠夫所說的一般呢？」

石天星笑道：「當然是丐帮子弟的功勞了！」

方滔笑道：「老弟，你這可是捧我們丐帮的場了！如果不是你指明方向，我丐帮子弟又那能找尋得到綫索？」

申弘接道：「狼人冒天野，行爲向來不開謊腔，他竟而會找上了司馬浩，八成老弟的消息是眞實的了……」

話聲未已，只聽得丁楓已沉聲向司馬浩喝道：「浩兒，寒冰毒劍，當眞被你得到了麼？」

司馬浩搖了搖頭，道：「弟子如果持有此劍，怎會不向師父說出呢？冒前輩不知聽的什麼人胡說，叫弟子背上了這等黑鍋，眞正令人可惱啊！」

冒天野忽然掌力壓實，嘿嘿笑道：「小子，你到是很會強辯啊！就老夫所知，你不但得到了寒冰毒劍，而且，還在江湖上做了幾椿見不得人的大案子呢！」

司馬浩的臉上，很快的變了色，不過，他却是氣的發白，頓足怒道：「冒天野，你雖然是長輩，但也不可這等血口噴人……」

丁楓也連聲道：「冒兄，這話可不是兒戲，如果老夫這徒兒眞作出這等事來，老夫可就容他不得，否則，冒兄可就要自行担代了！」

冒天野冷冷一笑，說道：「老夫生平行爲，諒你丁兄也有個知曉，倘非十拿九穩，冒某人豈會前來？」

丁楓道：「冒兄之意，這是眞的？」

冒天野道：「千眞萬確！」

丁楓聞言，兀自沉吟！

司馬浩却身形一閃，忽然矮了半截，箭一般向左邊一躍而出，想擺脫冒天野壓住自己的魔掌！

但他不曾料到的是，這狼人的武功之高，居然如影隨形一般，一掌虛按他的肩頭，跟着他一道移動。

司馬浩這一驚可不小，混身直冒冷汗！

于冰看了丁楓一眼，低聲道：「丁兄，浩兒雖有不是，今天也不應對他如何啊！像冒天野這等上門欺人的行動，丁兄又豈可忍受？」

言下之意，大有要丁楓出頭之心！

丁楓聞言，眉頭一皺，道：「于兄，小不忍則亂大謀，浩兒在他手中，如果觸怒於他，首先遭殃的人，必是浩兒了！咱們還是小心些才是！」

于冰的唇翕動，似是還想再說什麼，但他雙唇未啓，話音尚未發出，冒天野已經嘿嘿輕笑道：「丁兄到底明白利害，不曾做那冒險之事，須知冒某人雖然不會一掌震斷司馬浩的心脈，但只要老夫心中一發狠，那可就够他一輩子受的了！」

語音一頓，接道：「丁兄，依老夫之見，你還是勸勸這位高足，將那寒冰毒劍交給老夫，也可免却一場殺刦！」

丁楓沉聲道：「冒兄所稱殺刦，可是不見毒劍



，便想對我仁義莊下手麼？」

冒天野仰天發出一陣大笑道：「丁兄，有一椿事，只怕你被高興沖昏了頭啦！」

丁楓怔怔的道：「兄弟什麼事錯了麼？」

冒天野冷笑道：「丁兄，令徒大喜之日，五大門派，來了四位掌門，和幾位長老，你可是以爲他們乃是碍了閣下的面子，不能不來麼？」

丁楓道：「這個……」

雖然，這等話他十分難的回答。

是的，他沉吟之下，只能說出這兩個字，就不便再作解說了！

冒天野嘿嘿的冷笑了一聲，接道：「其實，你丁兄如是不知，冒某到可以代他們述明來意！」

說話之間，目光在五派掌門席上一轉，接道：「申弘，龍幻影兩位，在江湖上絕跡不下廿年，今天也趕來湊湊熱鬧，難道丁兄也未曾感到有什麼不對麼？」

丁楓沉聲說道：「龍兄之來，正是爲了那支毒劍……」

冒天野大笑道：「何止他？倘是冒某人猜的不差，在座之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爲了毒劍，才會前來！」

丁楓哈哈一笑，冷冷道：「冒兄，他們已然是爲了毒劍而來，但毒劍不在此處，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冒天野臉色一變，道：「丁兄，武林中對於毒劍的下落，都傳說落在令親家于冰手中，但唯獨老夫明白，這不過是某些人有心嫁禍于兄而已！」

于冰皺眉喝道：「冒兄，你指的可是小婿？」

冒天野搖頭道：「這娃兒那有這麼大的胆子，不過，有一點你必須明白，毒劍眼下却是在令婿手中！」

于冰聞言，呆了一呆，道：「冒兄，你爲兄弟洗刷之情，兄弟十分感激，但你指說小婿持有毒劍之事，却是叫兄弟仍然不敢相信！」

丁楓也道：「聽冒兄之言，浩兒如果當眞持有毒劍，則他身後彷彿還有指使之人……」

冒天野不容他說完，立卽接道：「丁兄，冒某來此，目的只在向令徒索取寒冰毒劍，什麼人主使，甚至那毒劍怎會落到令徒手中，老夫全都不想深究了！」

語音一頓，一拉司馬浩，喝道：「娃兒，你是想保命，還是想保有那支毒劍？」

司馬浩被他拉得身不由主的蹌踉半步，但口中却道：「冒天野，你這一生，除了敗在長眉老人手下一次，好像從來還沒有吃過敗陣，半輩子英名，得來不易，區區勸你最好放開手，就此離去，否則，你卽使殺了我，休說別想得到毒劍，而且，只怕想全身而退，也沒有希望了！」

他生死已然握在對方手中，居然還如此滿不在乎，胆氣之豪，使得很多人大爲敬佩！

但石天星却不然，他聽到此言，心中反而吃了一驚！迅快的向申弘低聲道：「申老，司馬浩話中有話！」

申弘道：「什麼話，老弟聽出什麼了？」

石天星道：「今日喜宴，弄得不好，便是一席生死交關的鴻門宴呢！」

申弘道：「爲什麼？誰敢在這多武林高手面前大開殺戒？老弟，你別担心，就老夫所見，冒天野雖然兇殘，但他既已知道老夫和龍兄在此，諒他也不敢如何！」

石天星轉頭道：「申老，區區說的不是他！」

申弘一怔道：「那會是誰？」

石天星道：「司馬浩的幕後主人！」

申弘呆了一呆，道：「鬼城中的人麼？」

石天星道：「否則司馬浩怎會那麼篤定？」

龍幻影聞言沉聲道：「鬼城中人又如何？老弟，你莫要長他人志氣，如是那毒劍眞是由鬼城中人交給司馬浩，就算他們不來，老夫也要找上門去，跟他算帳！」

石天星笑道：「龍老之言，晚輩正有同感，晚輩適才言下之意，也並非長他人志氣，無非是想告訴各位，今天這頓喜宴，大有熱鬧可瞧，而且，也正如狼人冒天野所說一般，一個不巧，就會造成武林大刦！」

大悲禪師合十唸佛道：「但願我佛慈悲，能够弭此大刦……」

武君豪皺眉道：「掌門人，那鬼城中人不來則罷，如果來了，只恐不是光靠唸佛唸咒，口呼慈悲就應付得了呢！依老花子之見，要想弭此浩刦，只怕還要以殺止殺！」

雲竹君淺淺一笑道：「武老之言，甚是有理！石公子，你可有什麼打算？」

她顯然十分推重石天星，才會如此相問。

石天星笑道：「掌門人好說，區區則是有個淺見，只不知合不合諸位之意！」

雲竹君笑道：「公子說出來聽聽也好！」

石天星道：「毒劍現在司馬浩手中，八成不假，因此，在下之意，咱們得先從狼人手中救下司馬浩，免得司馬浩爲了保命，把毒劍給了冒天野！」

峨嵋天禪大師聽得連聲道好！

但申弘却反而皺眉道：「老弟，那……不是先行要跟狼人爲敵麼？」

石天星道：「如果咱們一開始只是爲狼人助威索劍，也許還不致於立卽兵戎相見……」

當下，他低聲把心中想到的計劃畧畧的說了一遍，申弘和龍門影果然沒有反對，只見他招呼了四位掌門人，和丐帮長老武君豪，一同向着司馬浩行去。

這時，狼人冒天野似乎正因與司馬浩談論交易不成，心中甚爲光火，而又不敢眞下毒手，斃了司馬浩，使自己取得毒劍之心落空，感到十分爲難之際，眼見五大門派首腦，和一位藍衣少年，向自己行來，却算有了生氣的對象，當下雙目暴睜，碧光四射，大喝道：「你們想做甚麼？」

石天星不慌不忙，淡淡一笑道：「不做什麼，只是相助尊駕，看住司馬浩而已！」

他如此回答，顯然大出狼人意料，怔了一怔，方道：「老夫的事，用不着你們多管了！」

石天星笑道：「居長天卽將來到，尊駕只憑一隻手，鬥得過這位天下第一魔頭麼？」

狼人冒天野雖然狂妄，但石天星這句話，却是平實之論，自己與鬼城之人，號稱「鬼城大豪，奪命魔劍」的居長天相較，武功應在伯仲之間，沒有牽掛時，也許自己不會吃多大的虧，但若一手捉住司馬浩，而想與居長天一拚，後果當眞不敢想象的了！

尋思至此，不由得接道：「娃兒，那居長天如果來了，老夫不會先把這司馬浩斃了麼？」

石天星笑道：「斃了他容易，但想再尋寒冰毒劍，可就要煞費思量了！」

狼人冒天野聽得心中一震，脫口道：「依你見呢？」

石天星笑道：「把司馬浩交給五位掌門人看管，尊駕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狼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爲何要相信你？司馬浩關係毒劍下落，把他交給你們，老夫不放心！」

石天星笑道：「尊駕這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來在下多言了！」

他轉頭看了大慧禪師一眼，道：「掌門大師，這位狼人冒天野，連你們都不相信，咱們又何必多事呢？喜酒已叨擾過了，咱們大可早早離開是非之地，只要龍大俠和居長天條件相當，同意聯手，不怕武林中有什麼浩刦了！」

大慧禪師合十道：「施主之言，甚是有理，若然兵不血刄，老衲等早走一步，是爲正途……」

他們一唱一和，到也煞有介事！

冒天野聽在耳中，最感心驚的，還是龍幻影與居長天之間設有暗盤條件之語，他對於一個居長天，已經沒有什麼把握獲勝，倘若加上龍幻影，那可是如同判了他的死刑一般了！

轉念之間，連忙喝道：「娃兒慢走。」

敢情石天星已和大慧等人，轉身欲去！

石天星聞言，緩緩轉身道：「什麼事？」

冒天野突然在司馬浩身上拍了一掌，道：「老夫相信你了！這小子交給你們！」

武君豪大步上前，將司馬浩接了過來。皺眉道：「冒兄，你把他怎麼樣了？」

狼人冒天野道：「獨門手法，制了脈穴，如果老夫不爲他解穴，三天之後，血枯脈萎，便無命可活了！」

大慧禪師察看了司馬浩一眼，口宣佛號，道：「善哉！善哉！他怎麼連啞穴也被封住了？」

狼人冒天野道：「毒劍未到我手，豈可容他多言？」

石天星笑道：「尊駕智慧過人一等，區區佩服得很……」

他回頭向武君豪道：「武老，麻煩你們把他護在當中，免得居長天和于冰，丁楓等人搶刦！」

雲竹君嫣然一笑道：「公子放心，司馬浩的一切，都由我們五大門派負責了！」

她說話之間，五人已在大廳右側，移開了一桌酒席，梅花形趺坐在地，把司馬浩橫放在五人的當中！

神丐方滔也大步走了過來，站在梅花形圈外，全神戒備！

這時，丁楓和于冰也走了過來。

連于玲玲也不管自己還是新娘，蓮步迅移，隨在乃父身後，走到五位掌門身前。

局勢很微妙，但誰都不曾冒失有所行動。

因爲，五派掌門聯手之力，天下尙還沒有多少人敢胆攖其鋒銳！

## 活鬼城中的豪客

狼人冒天野看得點了點頭，說道：「娃兒，這等防守陣式，是什麼人傳授的？看來，到也安全的很！」

石天星笑道：「沒有人傳授，無非是五位掌門因地制宜，想出來的方式而已！」

他話音一發，突然向丁楓大喝道：「丁老，你不可冒失！」

原來丁楓關心愛徒，竟然直由玄風道長面前，向那圈內闖去。石天星陡然大喝，到使他及時止步，未曾發出事端來！

敢情此刻五人聯手之勢，一旦有人侵入，觸動「靈機，必將身受他們五人合在一起的眞力重重迎擊！

丁楓武功雖强，但如眞要在不備之際，突遭五人攻擊，後果也恐不堪設想的了！

丁楓的去勢雖然及時止住，但于玲玲的來勢，却疾似飄風一般，直向那躺在地上的司馬浩奔去。

石天星吃了一驚，脫口喝道：「方老哥，快快擋住那位姑娘……」

方滔聞言，剛自閃身而起，欲待將于玲玲自空攔下，不容她接近五人身前一尺，但就在他飛身之間，陡然見到一片紅光罩下，那于玲玲的嬌軀，眨眼之際，已被紅光合沒，方滔大爲震駭，心念一轉，連忙及時轉身，飄出七尺，落下地來。

凝目望去，不由得心頭大大一震！

原來那陣紅光，竟是位身着紅袍的高大老人！

他此刻正雙手平舉，將于玲玲橫抱胸前。

在五位掌門人圍成梅花形的圈外，也站了兩名老人，一黃一白，衣衫的色彩，顯得出與那紅袍老人身份不同！

方滔一旦看明白了三人，不由得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氣！心中驚忖道：「這個老魔頭，果然自己來了……」

敢情這紅袍老人，正是那全住着活人，却自稱鬼城之人的「鬼城大豪，奪命魔劍」居長天！

一黃一白兩名老人，則是號爲「鬼城二將」的「無影鬼叟」居飛，和「追命鬼駝」韓大道！

這時，在塲的幾位罕見高手，也已看淸了，來人是誰，于冰關心愛女安危，首先上前一步，抱拳一拱，道：「原來是居兄救了小女，兄弟這邊相謝過了！」

白袍老人居長天呵呵一笑道：「怎麼？這是你老弟的閨女麼？眞是少不更事，胆大的很啊！錯非老夫來的正巧，只消她身佔他們五大掌門的眞炁內力，縱然不死，只怕也要落個終身殘廢的了！」

他口中說的是于玲玲大胆，實則，乃是暗諷于冰等人的無能，竟然看不出危機而以予阻止！

于冰聞言，苦笑一聲，道：「居兄責怪的是，小女非獨大胆，連兄弟也是太疏於防範的了……」

居長天笑笑道：「你明白便好！接住令愛！」

雙手一震，將于玲玲隔空拋向于冰。

于冰雙手一順，將于玲玲扶着落地，容她站穩，這才喝道：「玲兒，妳太放肆了……」

于玲玲沒有說話，只是瞪着兩眼，望着躺在五位掌門當中的司馬浩發呆。

居長天在拋出于玲玲之後，身子一轉，面向五位掌門圍成圓圈，嘿嘿的笑了一笑，沒有說話，却是舉手一揮，拍出了一掌。

這一掌雖然在丈外距離發出，但當掌力觸及對他而生的大慧禪師身前之時，只見大慧禪師的混身僧衣，全都鼓鼓的脹了起來。

顯然，雙方的眞力，正是旗鼓相當！

這光景瞧在石天星眼中，令他也暗感吃驚！

「鬼城大豪」之名，果然不虛，他隨手一掌，就能抵住五位掌門人的眞炁內力，舉世之中，還眞不多見！

雙方眞力相峙，足足盞茶之久，居長天這才哈哈一笑，收手退了一步，朗聲說道：「大慧，以你們五人之能，想護住那司馬浩，只怕有些不自量力了！」

大慧禪師慈目陡抬，口宣佛號道：「貧僧雖然不自量力，但施主如想搶去司馬施主，那也要付出相當代價！」

居長天聞言，皺了皺眉，冷笑道：「你們身繫武林五大門派的安危，竟然妄逞匹夫之勇，想與老夫拚命，看來你等也不是能成大器之人了！」

語音一頓，這才向狼人冒天野笑道：「冒兄居然出山，想必此間必有什麼大事了！」

冒天野微微一笑道：「冒某人早就料到鬼城會有人來此，但萬萬料想不到的，却是你居兄自己出馬……」

居長天笑道：「老夫若是自己不來，這中原武林的霸主，豈不是落到你冒兄手中去了麼？」

冒天野哼了一聲道：「冒某無此野心！再說，申，龍二兄在此，豈會容冒某獨霸天下？居兄莫要把中原武林看得太推板才是！」

直到此時，居長天才故作訝異之色，笑道：「怎麼？申弘兄和龍幻影兄也在座中麼？看來居某是失禮了……」

目光一轉，向申，龍二人一瞥，重重的抱了抱拳，道：「兩位老友好啊！」

申弘冷冷大笑道：「居兄身爲一方雄主，自然是不把兄弟等放在眼中了！這失禮二字，實是多餘的很！」

龍幻影却是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居兄有心目無餘子，龍某人也不屑與你計較！不過，有一件事，龍某人却要向你請教！」

居長天笑了一笑，道：「龍兄如果有事請教，只怕必是一樁難以回答的大事了！但兄弟與龍兄乃是多年老友，倘是不肯回答，豈不叫人恥笑麼？龍兄請說無妨！」

居長天不但武功高明，說出話來也極爲機智！

石天星心中暗道：「這個老魔頭，當眞不大好鬥……」

龍幻影聞言，目光中暑現寒芒，喝道：「司馬浩傳聞得到了寒冰毒劍，此事是眞是假？」

居長天笑道：「龍兄爲何不問司馬浩？」

龍幻影道：「老夫自然問過了，不過，老夫已然知道，那寒冰毒劍並非由他親自取得，而是有人借給了他！」

居長天笑道：「借劍之人慷慨的很啊！不知司馬浩可曾說出此人是誰？」

龍幻影道：「當然說了！」

居長天臉色微微一變道：「誰？」

龍幻影接道：「你！」

他㑹的斬釘截鐵，鏗鏘有力！這一來，到叫居長天怔了一怔，皺眉良久，道：「龍兄相信了？」

龍幻影大笑道：「爲何不信？非但是我相信，座在之人，可說全都相信了！」

居長天目光一轉，横掃衆人一眼，當他目光觸及站在狼人身側的石天星之時，不由得暑暑的停了一下，這才仰天大笑道：「看來老夫是不能要賴不認賬的了……」

申弘等道：「到底居兄不愧鬼城之人，痛快的很！」

居長天看了申弘一眼道：「居某人一生，好事沒有作過多少，但壞事却做了一大堆，你們說是認定這毒劍是老夫借給了他，也算不了什麼大事！老夫又何必硬要說是不曾呢？你們打算怎麼樣，不妨說將出來便是！」

他這幾句話，說的也擲地有聲，到把龍幻影和申弘聽的呆了一呆。

石天星心中暗自琢磨，想着居長天之言，有九成可信！或是故作姿態，博人同情！

沉思之間，只見隨同居長天同來的黃衫老人，「無影鬼叟」居飛冷一笑道：「大哥，今日之事，恐怕有理也講不淸了！反正咱們是爲了查明毒劍下落而來，縱然爲此而與中原武林展開生死之爭，那也沒有關係！」

原來居飛乃是居長天的兄弟。

居長天聞言笑道：「二弟，愚兄心意，只怕你誤解了！毒劍下落要查，但與中原武林結仇，到大可不必……」

他話音一頓，向冒天野道：「冒兄，你也是爲了毒劍而來的了？」

冒天野冷冷道：「不錯！老夫志在取劍，別無他意！」

居長天笑道：「但願冒兄口心如一！」

他目光在石天星身上一轉，又道：「這位小兄弟，可是與冒兄同來之人？」

冒天野搖頭道：「不是！冒某也不過適才方始知道他的姓名！」

居長天大感意外，問道：「冒兄，可知他的來歷？」

冒天野道：「沒有問過！但他與申兄，龍兄居然十分熟絡，想必來頭不小！」

居長天看了申弘一眼，道：「申兄，他是何人門下？」

申弘看了看冒天野，笑道：「這位老弟麼？說出來居兄必知曉，他乃是冒兄的對頭，長眉老皃的傳人！」

此言一出，冒天野幾乎跳了起來！

很快的，他向旁邊移開了五尺，不敢和石天星併排而立，想見當年，冒天野定然在長眉老人手下吃虧不小。是以一聽到石天星是長眉老人的傳人，居然也大爲吃驚！

居長天也怔了一怔，道：「原來是蕭老人的弟子麼？難怪你申兄呼他一聲老弟了！」

石天星這時抱拳向居長天一笑道：「晚輩見過居老前輩！」

居長天竟然還了一禮，笑道：「不敢！老弟客氣了！前輩二字，免了罷！」

語音暑頓，接道：「蕭老人好麼？老弟來此，莫非也是因爲毒劍出現之故？」

石天星應聲道：「持有毒劍之人，與在下仇深似海，居老如是不曾借劍給那司馬浩，尙望明言，免得在下得罪了前輩長者！」

他這幾句話，說得不卑不亢，大有氣度！

居長天聞言，沉吟了一陣，方道：「老弟，換了別人如此相問，老夫可就不肯回答了！但你是蕭老人的弟子，在居某而言，又當別論……」

他長長的呼了一口大氣，接道：「蕭老人對居某有過再造之恩，當年居某人以魔劍之名，横行江湖，殺孽太多，曾引起兩位遁世高手之怒，在南岳天柱峯上，截住了居某，十招不到，便制住了居某穴道，要將居某一身武功廢去，當時若非蕭老人在旁說情，居某人一下衡山，就必然因爲武功被廢，而遭仇家分屍，那能活到今天，當然更不能在那六盤山中，建立一座鬼城的了……」

居長天忽然說出這段不爲人知的往事，只聽得衆人爲之發楞！

申弘笑道：「想不到居兄與蕭兄還有着這麼一段因緣！但不知那兩位遁世高人是誰？」

居長天嘆了一口氣，道：「武林二聖，南王北怪！」

申弘一呆道：「是南韶劍沐王天公和北海神刀藍怪叟麼？」



居長天道：「錯非是他兩位，兄弟怎會過不了十招？幸好蕭老人與他們乃是當年好友，當時不但爲兄弟求情，而且還爲兄弟向二聖作了保人！」

龍幻影冷笑道：「保你什麼？」

居長天道：「永遠不再爲害中原武林！」

龍幻影道：「居兄，這些年來，你果然不曾踏入中原武林，但你却建立一座鬼城，收容了中原武林敗類，豈不有背蕭老人的好意麼？」

居長天看了龍幻影一眼，冷笑道：「龍兄，老夫鬼城中果然全是中原武林敗類，但他們可曾有人來到中原作過一件壞事！」

龍幻影道：「這個……倒也未曾聽說！」

居長天道：「這就是了！老夫收容他們，原意便是不許他們再入中原爲非作歹！像這批窮兇極惡的亡命之徒，若非老夫建立了鬼城，使他們終日以酒鬼、酒鬼自居，樂而忘返，中原武林，又那能如此平靜？」

龍幻影恍然道：「原來居兄居心良善……」

申弘却是抱拳大笑道：「居兄，看來兄弟一直是誤會了你了！」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居某並不怕人誤解！但對蕭老人的弟子，却不可不說得明白！」

石天星這時肅然恭立，深深一禮道：「居老，晚輩代家師，向你致謝！」

居長天連忙還禮道：「不敢當，老弟，你此刻是不是還疑心那毒劍是老夫借給司馬浩的呢？」

石天星斷然道：「像老前輩寧可遭人誤解而不願爲世人知，如此胸懷，舉世能有幾個？晚輩疑心已釋，不知不罪，尙請老前輩勿怪！」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能得老弟此言，老朽這番跋涉，可謂不虛此行了……」

他話音一落，目光轉向丁楓，冷冷的笑道：「丁兄，老夫有一事，甚是不解，不知丁兄可否指點迷津？」

丁楓寒着臉，冷笑道：「居兄一旦現身，一派頤指氣使的神態，眼中那裏還有丁某這作主人的半點份兒？不過，居兄既然有事相問，丁某自也不能失禮於客人，學你那等疏狂了！」

居長天由他數說，口中却道：「老夫傳聞，藍怪叟神刀，已落你手，不知是眞是假？」

丁楓臉色一變，但他却很快的接道：「是不是，居兄何不問問那傳言之人呢？」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問的好！」

他目光陡地移向于冰，接道：「于兄，你們已是兒女親家，有許多話，想必他已對你說過了！」

于冰被此問的一楞道：「什麼話？」

居長天笑了笑道：「當然是很知己的話了！比如……」

語音暑暑一頓，又道：「類似神刀到手，寶劍已入我懷等等……」

于冰茫然道：「居兄，你是怎麼了？越說叫于某人越不懂了！」

居長天沉聲道：「眞的不懂？」

于冰道：「當然是眞的了……」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于兄有心裝佯，這也難怪了！因爲兩位已經是姻婭之親，自當爲他掩飾的了！」

這時，申弘笑道：「居兄，你說來說去，好像都是在浪費唇舌了！」

居長天道：「申兄有何高見？」

申弘笑道：「明人快語，直說了吧！」

居長天大笑道：「也無不可！」

笑聲一頓，目光凝射在丁楓臉上，冷冷說道：「怪叟神刀，已在你手，按理你丁兄也該知足才是，但丁兄却又支使司馬浩，偸了內子到手不到三天的『寒冰毒劍』，用心也未免太狠了一些了吧？」

他此言一出，滿座爲之驚叫出聲！

石天星看了申弘一眼，笑了笑，道：「申老，如何？」

申弘道：「老弟，看來還是你對了！」

居長天聽得兩人之言，怔了一怔道：「申兄和石老弟說的什麼？」

申弘道：「說的就是居兄……」

居長天皺眉道：「兄弟有什麼好說的呢？」

申弘道：「石老弟消息十分靈通，在武林同道都以爲那支毒劍落在于冰手中之時，他却獲悉寒冰毒劍乃是落在居兄的城中……」

居長天道：「老弟怎麼知道呢？」

石天星道：「這都是丐幇的朋友相助，否則晚輩也無法知曉啊！」

居長天點了點頭，笑道：「這就難怪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不過，縱然丐幇的朋友不去查，但總有一天，老弟也會知道！」

申弘道：「爲什麼？」

居長天冷笑道：「丁楓會讓我多過平安無事的日子麼？能爲老朽找到像石老弟這等仇家，他又何樂不爲呢？」

申弘聞言，恍然大悟道：「是了！這是借刀殺人之計，高明得很！」

丁楓這時却冷冷接道：「居兄，你這手移花接木之計，在我看來，也不高明呢！」

居長天冷冷一笑道：「怎麼？丁兄還是不承認啊？莫非還得拙荆和那個已被老夫廢去了一手的婢

女同來，當面指證麼？」

龍幻影適時的一頓足，喝道：「丁兄，你身爲當代五大奇人之一，做事爲何不敢光明磊落一些呢？大丈夫，敢作敢爲，天塌下來，也該担當起來才是啊！」

丁楓冷冷一笑，說道：「龍兄，你到是大方的很，但你可曾想到，居長天加給老夫的是什麼惡名呢？」

龍幻影冷冷道：「你既然作了這些事，又何懼些許惡名？除非你能够舉出証據，表白你乃爲他人所寃！」

丁楓忽然怒道：「龍兄，你是相信居長天的那一派胡言？」

龍幻影道：「爲何不信？」

于冰這時沉聲道：「龍兄，居長天幾句話，竟能使你們那等相信，爲何丁兄的話，你們却反到不予理會呢？」

龍幻影冷冷一笑，說道：「于兄想知道其中原因麼？」

于冰道：「正要請教！」

龍幻影道：「如果長眉老人信得過他，天下人自當都該信得過他了！」

于冰聞言一怔道：「只是如此麼？」

龍幻影道：「怎麼？于兄莫非對長眉老人也不肯相信了麼？」

于冰道：「這……蕭老人的一切言行，素爲武林同道承仰，于某人怎會不信呢？只是……」

龍幻影道：「于兄，你不用再說了！兄弟寧可相信蕭老人，也不願聽信丁兄的自白！」

丁楓這時忽然看了天色，向于冰淡淡一笑道，「于兄，眼下是什麼時候了？」

于冰搖了搖頭，道：「申時尚差一刻！」

丁楓似是皺了皺眉頭，向居長天道：「居兄，不論如何，你們還是客人，先吃上一杯喜酒，再談其他如何？」

居長天目光一轉，不管丁楓，却看了石天星一眼，「老弟，你運運氣試試！」

石天星聞言，雖然怔了一怔，不知道居長天這話有什麼用意，但仍然如言運了一口眞氣，走遍全身。

居長天道：「如何？有沒有異樣？」

石天星笑道：「沒有啊！」

居長天一聽，却楞了！

丁楓，于冰也同時爲了變色！

石天星一見他們的神情，不由得呆了一呆，問道：「這中間必有古怪！」

當下向申弘道：「申老，居老之言，莫非別有用意麼？你……」

他話音未已，申弘已冷冷一笑道：「老弟，這酒菜中必有毒！」

石天星一怔道：「有毒，爲何晚輩未曾覺出有異？」

申弘道：「這藥物發作極慢，錯非是老朽這等功力之人只怕不到發作之時，是查不出已經中毒的了！」

居長天這時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申兄，你可曾覺察這種毒物，是屬於那一種類？而且，石老弟却是毫無中毒跡象，其中想必有原因的了！」

申弘搖頭道：「未曾發作之前，自然是感覺不出來是那一種毒物了！」

他看了石天星一眼，接道：「至於石老弟爲何不曾中毒，也許與長眉老人有關了！」

居長天似是恍然的笑了一笑道：「當然！石老弟身上，必是練成了萬毒不侵之能，才會不曾被酒菜之中的毒物所害……」

他語音一頓，回顧丁楓，冷冷笑道：「丁兄，你手段雖高，用心也狠，但却千慮不曾料到，除了這位石老弟不懼萬毒之外，老朽竟然親自趕來了吧？只恐你那獨霸武林的美夢，如今也清醒了！」

丁楓聞言，正有意，似無意的再看了看天色，這才大笑道：「居兄，你說的天花亂墜，只怕信你之人不多！」

居長天道：「爲什麼？」

丁楓道：「寒冰毒劍不在丁某手中，你想栽贓的目的，豈不是落了空了麼？」

居長天道：「然則，你爲何在酒菜之中下毒，司馬昭之心，誰人不知？」

丁楓冷笑道：「丁某並未下毒……」

這時，龍幻影突然雙目暴睜，大喝一聲，道：「丁楓，你還想賴麼？老夫已發現你用的是什麼毒物！」

敢情這位「雲中野鶴」，十分精於醫道，適才一直在閉目默察，究竟自己等人飲下的毒藥，爲那一種類！

丁楓聞言笑道：「龍兄醫道，素爲武林同人承仰，能够查出是那一種毒物，本也不足爲奇！」

龍幻影道：「你明白便好！」

他回頭向申弘道：「申兄，龍某已然查出，丁楓酒菜之中，用的乃是化功散！」

申弘道：「不瞞龍兄說，兄弟也有些疑心，這酒菜中的毒性乃是慢性藥物，聽得龍兄之言，更證實了兄弟的猜測……」

石天星大爲關切，脫口道：「申老，這『化功



散』可有能解的藥方？」

申弘笑道：「當然有了！」

他語音頓了一頓，又道：「只是……並非立可奏效！」

此言一出，當座之人，無不爲之失色！

丁楓這一招手法，把他們坑的不輕！就算是有了解藥，只是一時之間，也無法使自己的功力恢復，對於武林人物而言，不啻是要了他們的老命！

頓時，其中不少人憤然立起，大聲責問丁楓和于冰，不該運用這等卑鄙的手法，來對付賀喜的客人！

龍幻影年紀雖然不小，但火氣却是最大！

他目光像利刄一般的盯在丁楓臉上，喝道：「丁楓，你這等人竟然也能列五名大奇人，直是老夫等莫大之恥，今天揭穿了你的狐狸尾巴，那也是你壽命已終之期了！」

話音一落，舉手便發一掌拍了過去。

他畜怒而發，掌力之强，直是重逾千斤！

丁楓眉頭一皺，揮手亮掌，接下了龍幻影這雷霆萬鈞般一擊，冷笑道：「龍兄如果不妄動眞力，也許還可以活得久些，像這等飛揚浮躁下去，只恐你不到回家，便要老死江湖之上！」

兩人掌力一接，响起一聲大震，大門上的屋瓦，被激盪的眞力，震飛了一半，碎屑塵土，紛紛而落！

狼人冒天野冷哼了一聲，揮袖將震落的碎塵拂開，口中大喝道：「丁楓，那寒冰毒劍，現在何處呢？」

他關心的顯然是毒劍而已！

丁楓冷笑道：「冒兄，毒劍主人居兄已來，你再問我，豈非多餘？」

答話之間，甩手又發一掌，向龍幻影拍去。

龍幻影適才全力出掌，竟被丁楓隨手一揮，便已擋住，心中暗暗吃驚不小，數十年不見，丁楓功力精進之速，正是遠遠超過了自己！

這時，丁楓還擊而來，他可不敢大意，雙手併舉，正待還擊，石天星已大聲道：「龍老，你且歇歇，看看能否先助在場之人解毒……」

語音未已，已然搶上前來，拿自己的身軀，承受了丁楓的一擊。

這一舉在龍幻影看來，石天星可眞是有些瘋狂的了！

試想丁楓的掌力多强，他居然不避讓，不還手，如是有什麼失閃，那怎麼得了？

一急之下，也自大喝一聲道：「老弟，不可逞强！」

他話聲出口，丁楓的掌力，已然擊到石天星身上，出乎他意料的，却是石天星身上那襲藍衫，連下擺却沒有動上一動！

相反的却是丁楓整個身子，陡然一震，踉踉蹌蹌的一連退了三步，方始站穩！

石天星有着眞氣護體！

如此年紀，就練成了一身眞炁，那可當眞很駭人！是以丁楓直着眼，楞了半晌！

申弘却適時笑道：「丁楓，如果你識相，最好乖乖的認罪，也許石老弟能放你一條生路，否則，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

丁楓這才冷冷一笑道：「申兄，你別把石天星捧的太高，丁某人如是沒有制他之策，豈不枉自列名五大奇人之中了麼？」

居長天挿口道：「丁楓，你嫁禍老夫之事，咱們還是先弄明白！不然，你如果死在石老弟手中，老夫豈不要背上了黑鍋了麼？而且，那寒冰毒劍乃是極爲惡毒之物，老夫如不收回，又怎能够放心的呢？」

他這番話，也是實情，但丁楓聞言却道：「居兄，寒冰毒劍的主人是你，在場至少有不少人知道，你却想栽到丁某頭上，又有什麼証據？」

居長天聽得雙眉軒動不已，沉聲道：「老夫早就知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老夫若是沒有証據，你是一定不肯承認的了！」

丁楓道：「不錯，只怕你居兄决不可能再擺好一個圈套要兄弟上當的了！」

這可好了！他居然反咬居長天一口。

居長天冷冷接道：「好！老夫就還你一個盜劍傷人的証據！」

只見他向身後的居飛說道：「二弟，叫那丫頭來！」

居飛應了一聲是，道：「大嫂呢？」

居長天道：「她願意來，就來，不過，你可要交代馬賢弟，小心防守住各處通路，仁義莊中的任何人，未見五派掌門人離開之前，任何人均不許先走的！」

居飛笑道：「小弟記下了！」

轉身大步而出。

敢情，居長天帶來了不少人，把仁義莊給包圍了！

狼人瞪了瞪眼，道：「居兄，你不許任何人離去，那是爲了什麼？」

居長天笑道：「當然不是爲了你狼兄啊！兄弟用意，無非是不想放走仁義莊中這批心狠手辣之徒而已！」

狼人冒天野皺了皺眉，道：「居兄，冒某有一

句話，可得說在頭裏，我來仁義莊，目的只在要那毒劍，任何人想要毒劍，冒某人就少不得與他成爲敵人！」

居長天冷笑道：「居某明白，不過在毒劍下落來自丁楓口中說出之前，咱們至少還不是敵人！」

狼人冒天野桀桀怪笑道：「不錯，冒某正是這麼想！」

說話之間，只見居飛已去而復回。

隨在他的身後，是一位白髮老婦人，和一位年紀只有十四五歲的小丫頭！

那小丫頭的左袖虛懸，正是臂膀已折！

那老婦人一踏入廳中，申弘已大聲道：「大嫂子，你好嗎！」

白髮老婦，乃是居長天的妻子，在武林中人稱「無形劍婆」孫大姑，一身武功之强，不在乃夫之下。

申弘話音一落，孫大姑笑道：「申兄，幾十年不見，你可越是健壯了！」

目光一轉，又和龍幻影，冒天野打了招呼，這才向居長天道：「夫君，那丁楓承認了沒有？」

居長天搖頭道：「沒有！否則也不用勞動大姑了！」

孫大姑望着丁楓，冷笑一聲道：「老身早就知道他不會承認的，這才把釧兒丫頭帶了來，總算不虛此應！」

居長天笑道：「大姑料事向來如神，咱們只消把司馬浩拍開穴道，三人對面，說明白就成了！」

孫大姑看了那躺在地上的司馬浩一眼，道：「這個小畜牲的穴道，是什麼人點的？」

冒天野大聲道：「區區冒某，嫂夫人如是要解開他的穴道，只管請便！」

居長天皺眉道：「大姑，那五位掌門已因眞炁內力，結成一道炁牆，妳不可冒失入內！」

孫大姑笑笑道：「不妨事，妾身先叫醒他們便是！」

她去到大慧禪師面前，合十低語了幾句，只見大慧禪師應了一聲，五人同時將平擺在胸前的雙手落下！

就在這時，突然一條人影，凌空飛掠而來！

接着，另一條人影，也一閃而至！

但聞大喝之聲震耳，場中突傳轟然巨震！

待得衆人定睛看去，只見于冰已跌摔在八尺之外的一席酒宴之上，混身上下，全都濺落了湯湯水水！

五位掌門人的身後圍內，赫然多出了一個石天星！

敢情這一瞬之間，是石天星阻止了于冰想入內將司馬浩搶去的危局！

孫大姑笑了一笑，向石天星道：「娃兒，多謝你了！老身一時大意，眞幾乎鑄成了大錯！」

居長天笑笑道：「大姑，這位老弟乃是長眉眞人的傳人，大姑不可以晚輩待他啊！」

孫大姑聞言，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道：「是麼？那是你我夫妻的小兄弟了！」

她目光忽然橫掃了狼人一眼，向石天星道：「小兄弟，你這一身武功，高明的很，老身倒不怕你在明爭明鬥中吃別人的虧，但如若有人想暗算於你，你也不用担心，老身和外子，一齊用性命相保於你！」

她忽出此言，許多人深感意外！

但是，石天星却是明白，這位老婦人之言，乃是說給冒天野聽的！

他心中很是感激，抱拳笑道：「孫老前輩感情，晚輩先行謝過了！」

孫大姑又是一笑，這才步入司馬浩身邊，低下身去，在司馬浩人中穴上敲了兩下，又在他胸前華蓋穴上拍了一掌，喝道：「還不與老身醒來？」

司馬浩吁了一口大氣，倒也聽話，立即坐了起來。

狼人冒天野只看得大吃一驚，脫口道：「居大嫂，你幾時曉得了冒某獨門解穴手法了？」

孫大姑笑了一笑，說道：「這有什麼稀奇？天下任何人的封穴手法，都難不倒我，何況是你冒兄一人呢？」

她話音一落，立即向司馬浩道：「小娃兒，你還認得老身麼？」

那司馬浩一眼看到了孫大姑，幾乎比見了毒蛇還要害怕，竟混身震悸得答不上話來。

這時，那獨臂丫頭釧兒，也姍姍移步，走了過來，低聲道：「司馬公子，你害死了婢子了！」

司馬浩居然在那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片淡淡的紅暈。

也許他還有一點良心，覺得自己愧對了這位斷臂姑娘。

孫大姑看在眼中，暗暗有了主意，當下接道：「司馬浩，你爲什麼不說話了？釧兒丫頭，已然爲你斷了一臂，你不能那等沒有良心啊！」

釧兒嗚咽道：「公子，婢子雖然此身已殘，但可沒有恨你呀……」

司馬浩的額際，這刹那間，立地汗如雨下！

顯然，孫大姑和釧兒的一番話，正在他內心引起了激烈的爭戰，拋開感情上的問題不談，他可以漠視釧兒那清白的女兒之身，但他却不敢忘記，自



己的生死，這時不啻已握在孫大姑的手中！

石天星與他相距，不足兩尺，如果孫大姑歪歪肩頭，石天星只消一伸手，自己的小命，也就報銷了！

是以，他才會有這等緊張的神態！

丁楓和于冰兩人的神色，也萬分緊張，因爲司馬浩的一句話，就可以叫他們變成了衆矢之的！

但在此刻，他們兩人竟然也不敢說話，未免太不爭氣了一些！

居長天目光一轉，只見龍幻影已然服了一顆丹丸，兀自在一旁打坐，申弘却行若無事，根本未把丁楓的「化功散」放在眼中，咧着嘴，望着丁、于二人直發笑。

大慧等人，則坐在原地，也倒鎭靜！

只有狼人冒天野的情形不對，他一雙碧眼，冷冷的盯在丁楓身上，似是要暗中對丁楓下手一般！

石天星很注意狼人的一舉一動，眼見他盯着丁楓，心中不由得有了主意，畧畧的移開一步，向狼人靠近一些！

這時司馬浩張了張嘴，正待要說什麼，那于冰忽然大聲道：「賢婿，你可要放明白一些啊！」

丁楓適時冷笑道：「浩兒，你大可放心，他們决不敢對你怎樣的……」

司馬浩那剛自啓開的雙唇，突然又緊緊閉起。

孫大姑聞言，怒看了丁、于二人一眼，道：「你們做賊心虛了麼？但老身一定有法子令他講出來的！」

她語音一頓，向石天星道：「石公子，你先點他期門右穴，再拿他玉枕穴，然後封住他任脈陽經七處！」

石天星應聲道：「晚輩遵命！」

右手一伸，正待下手。

司馬浩竟然大叫道：「且慢！」

石天星伸出的手，停在半空，笑道：「怎麼，司馬兄願意說了麼？」

司馬浩道：「這個……」

于冰突然喝道：「賢婿，孫大姑這等點穴封脈的手法，雖然狠毒，但决不會得到你生命，你怕什麼呢？」

丁楓道：「不錯，浩兒，你不用害怕，再過半刻，爲師自會爲你解除困境……」

孫大姑嘿嘿一笑道：「丁楓，你別作夢了！老身這點穴手法，雖不要他的小命，但可能要毀去他一身武功呢！你知道麼？」

丁楓道：「危言聳聽！」

石天星笑道：「丁老，你認爲這是危言聳聽麼？區區的看法，只要我出手，司馬浩的一身武功，三個時辰之內，他已經去一半了！如果不信，區區就試試給你看如何？」

丁楓冷笑道：「很好，你若這等自信，那就出手試試便了！」

但是司馬浩却失聲驚叫道：「石公子，你莫忙動手……」

石天星道：「司馬兄要說了麼？」

司馬浩道：「兄弟有一句話，想先向石公子請教！」

石天星道：「什麼話？」

司馬浩道：「區區如是說了實情，石公子和各位前輩，是否能放過在下？」

石天星笑道：「當然可以放過閣下！不過，倘若你也造下了什麼瀰天大孽，那……區區可就不敢保險了！」

司馬浩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我司馬浩一生之中，也曾殺過不少人，傷過不少生，但憑良心說，却未作過一樁眞正傷天害理之事！」

孫大姑笑道：「那很好，你說吧，老身不再責怪於你便是！」

司馬浩看了丁楓一眼，道：「師傅，恕弟子不孝了！」

丁楓兩眼一瞪道：「什麼不孝？你還有臉叫我是你的師傅麼？」

司馬浩搖了搖頭道：「師傅，這事可怪不得弟子，弟子早曾勸過你老……」

丁楓道：「放屁……」

只見他忽然一揚手，一縷極細的銀光，一閃而沒！

龍幻影大喝道：「司馬浩當心……」

但石天星却笑了一聲道：「丁楓，你想殺你的徒弟滅口麼？辦不到！」

他右手一揮，手中却是多出了一支短劍，衆人只聽到嗤的一聲，那短劍似是將什麼暗箭擊落丈許之外。

居長天呵呵一笑道：「丁兄，你幾時把化血針也練成功了？這玩藝太毒了，用不得啊！」

石天星聞言，不由得一怔，大聲道：「居老，那便是化血針麼？」

這時丐幫長老神丐方滔已一躍上前，將那根被擊落的化血針拾起，送到石天星手中。

孫大姑笑道：「石公子小心，很毒啊！」

石天星道：「晚輩知道……」

他低頭看了一看，冷冷接道：「不錯，正是此物！」順手便將那根寸長的小針，放入了一隻小小瓷瓶之中。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 梅龍毒鳳

干復古 文
董培新 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豪冤返回武當，時値衡山七老與師問罪武當掌門人上青道長與師弟玄清道長挺身破陣，衡山七老含忿而去，司馬玉龍把眞象說出，値五行怪叟來到，是邙山派也已遺失了大乘神經下半部，要他們下山查訪。司馬玉龍這日至洛陽，湊巧碰上闖人鳳逗引邙山天瘟到來，要打探失經眞象，天瘟誤會闖人鳳爲盜經者，全力搏擊，司馬玉龍奮身相攔，把天瘟驚退。闖人鳳說出恨司馬玉龍原因。司馬玉龍不敢自承，僞名余仁，向闖人鳳解說大智僧慘死經過，並勸闖人鳳振作，查探陰謀主使人——

## 魔帮初露爪　兩絕入江湖

闖人鳳睜大一雙鳳目點點頭，神情頗爲激動。

這時天色已近黎明，司馬玉龍將臥室讓給闖人鳳，分了一床棉被，來至外廳擁被假寐靜候天明。

司馬玉龍雖然尚未找着表白自己眞正身份的機會，但因已獲闖人鳳的由衷諒解，內心甚感寬慰，心曠神舒，睡意濃襲，不一會便即矇矓睡去。

不知隔了多久，他被一聲低沉的銳呼聲驚醒。

司馬玉龍本能地摔開棉被，一個騰躍，其疾如風地撲入發出呼聲的闖人鳳臥室。

室內的景象大出司馬玉龍意外。

闖人鳳靜靜地立在炕前桌邊，一手按桌面上，一手托腮，眼神注定桌面，目不稍瞬。

司馬玉龍進屋，闖人鳳直如未見。

這時，天已大亮。

司馬玉龍走近闖人鳳身邊，輕聲問道：「鳳妹有何所見？」

闖人鳳側身讓過一旁，也不答言，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用手向桌面一指，意頗驚惶。

司馬玉龍順眼看去，桌上放着一張字柬。

司馬玉龍近前一看，祗見柬上寫着：

字諭司馬闖人兩小：

爾小子，黃口無知，妄論黑白，本應治罪，姑念年幼位卑，暫寄一命。着即傳語五行老怪，天山老妖，天龍老醜，上淸老犢，一瓢老禿諸人，大乘神經上下册均已爲本帮取得，各派應即樂天知命，少惹無謂煩惱，如欲追究根底，管教諸派立有覆巢之災，先期傳語，莫謂言之不預也。

——君臨各門各派武林至尊之天地帮銀牌第二舵舵主留柬。

司馬玉龍看罷，怒喝一聲，伸手取柬手中，便欲撕碎。身後一聲淸叱，闖人鳳急如旋風似地探手一把搶去，朝司馬玉龍怒責道：「此柬關係重大，仁哥何竟糊塗得一至於此？」

司馬玉龍畧爲一愣，旋即拍拍腦袋自語道：「我也眞是氣昏了。」

闖人鳳朝手中字柬望了又望，嘴裏唸道：「字諭司馬闖人兩小……咦？」

她抬頭瞪着司馬玉龍，說道：「仁哥，你瞧它開頭這句話的語氣，他們可能誤會你就是司馬玉龍呢。」

司馬玉龍搖搖頭，凝視着虛空，木然地道：「他們並決有誤會，鳳妹，誤會的是你。」

闖人鳳失聲道：「你？——就是你？」

司馬玉龍點點頭，用手一指字柬道：「有了這位證人，司馬玉龍難道還不能恢復本來面目？」

闖人鳳喃喃地道：「我早就有點疑心，原來我並沒有猜錯。」

司馬玉龍見對方的語氣除了含有幾分怨尤外，並無怒惱之意，一顆心始十成十的放落下來。

闖人鳳低頭咬了好一會嘴唇皮，這時忽然抬臉向司馬玉龍問道：「闖人鳳生長關外，對中原武林黑白兩道的情形，祗知道一點槪畧。現今武林中，除了六大派以及五行山一脈外，實在沒聽說什麼叫做天地帮，司馬少俠，唔……龍哥，你知道天地帮是個什麼組織？」

司馬玉龍搖搖頭道：「我和鳳妹一樣，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

闖人鳳訝道：「眞的？」

司馬玉龍苦笑道：「難不成我會騙你？」

闖人鳳掩口格格一笑道：「假如你騙我，也算不得是第一次了：何希罕之有？」

司馬玉龍赧然笑了笑道：「要是我不作權宜之計，那會有今天……像這樣……我們好好地相處在一起？」

闖人鳳輕哼一聲，翻着一雙鳳目說道：「你怎知道人家在曉得你就是司馬玉龍之後，還會好好地和你相處在一起？」

司馬玉龍知道對方孩子氣很重，不敢再辯下去，祗好仍就原題表示意見道：「天地帮究竟是一個什麼帮會，由那些人參加，何人領導，玉龍實在並不知情。看這張字柬上的語氣，這個什麼天地帮相當狂妄，當今武林各門各派幾乎全不在該帮眼裏尙在其次，言詞之間似乎尙有向各門各派挑釁之意，我們既然接獲此柬，依鳳妹之意，該如何處理？」

闖人鳳想了一下道：「天地帮是個什麼組織，我想決不單是我們兩個莫明其妙，就是任何一派的掌門人看了這張字柬，也不定就能摸得着頭腦。」

司馬玉龍知道闖人鳳的天資不在自己之下，見她這樣果斷地下着結論，不禁問道：「鳳妹何以見得？」

闖人鳳咬着香唇，想了一下道：「此柬重在示威，由此可見該帮是個新興門派，所以才特別賦有一種誇大狂，其示警意味，遠不及宣傳意味濃厚，它的目的無非不過先藉此柬爲媒，介讓武林各大派之間輾轉相傳，要大家都知道有這麼一個新的字號而已。既然它是個新興門派，各派掌門人又何從得

知底細？」

司馬玉龍點點頭，倏又皺眉道：「既然稱帮，決非是某一個人爲了某一種武學的發揚光大而創立的門派，很可能是由很多氣味相投的不屑份子嘯合而成，可是，他們的語氣如此狂妄，當今首屈一指的幾位人物都不放在他們眼底，這些人想來定有所恃，那麼，他們是些什麼人物？所恃的又是一些什麼呢？」

聞人鳳笑道：「大乘神經呀！」

司馬玉龍搖頭道：「據我看來，刼奪大乘神經祇是該帮向武林大派之間的一種含有離間意的挑逗行爲。據家師言及，大乘神經中除『大乘神功』是一種舉世無匹的絕學外，其他有關之武功則不見得怎麼樣。『大乘神功』雖然是威力絕倫的一種絕學，但不可能速成。該帮得到神經先後尚不滿半年，何可恃之有？」

聞人鳳笑道：「一羣名不見經傳的狐羣狗黨罷了，有什麼值得過慮的？」

司馬玉龍正色道：「鳳妹可不要小覷他們，姑且撇開他們那種不倫不類的稱號不談，單就他們能自天龍老人手上輕輕易易地將下半部神經偷到手，這點能耐也就够驚人的了。再說，以鳳妹的造詣，來人能來去自如，絲毫不爲鳳妹所覺，來人這份成就，決不比當今六派掌門人差了多少，假如沒有那份功力，縱令字柬能够遞達，也絕不可能完全逃過鳳妹耳目。」

聞人鳳面色微微一紅，恨聲道：「總有一天，我聞人鳳不將他們天地帮踹個天翻地覆才怪。」

司馬玉龍知道這幾句話在無意中已經損及了聞人鳳的自尊，連忙岔道：「依鳳妹意思，這份字柬如何處置？」

聞人鳳道：「它上面既沒有指定要我們何時傳達各派掌門人，我們又何必忙在一時？」

司馬玉龍道：「假如短期內不能遇到敝派師長，就將它留到來年三月三在君山交給五行怪叟公孫老前輩如何？」

聞人鳳道：「你已和他老人家約好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隔了一會，他問道：「鳳妹，現在我們做些什麼？」

聞人鳳恨聲說道：「當然是打聽天地帮的一切嘍！」

司馬玉龍愁道：「照這份字柬看來，這個什麼天地帮固然要別人知道他們這個帮派的存在，却又暫時不希望人們知道得太多，我們去那裏打聽？」

聞人鳳瞟了司馬玉龍一眼，冷冷反問道：「大乘神經是不是他們偷盜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

聞人鳳又說道：「那麼，我們不會先找盜經之人？」

司馬玉龍奇怪道：「去哪兒找？」

聞人鳳笑起來道：「去他們出現的地方！」

司馬玉龍越發奇詫，問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出現？」

聞人鳳格格笑道：「他們沒人出現，神經是怎麼被偷了的？」

司馬玉龍恍然大悟，笑道：「再去北邙山？」

聞人鳳搖搖頭，咬着嘴唇想了一下，然然斂容正色道：「依我推測，大乘神經的上下部既然同時被盜，該帮對神經下手的人一定有兩個。同時，我認爲，在北邙動手的一個，一定比新州動手的一個武功高些，再說，往北邙探聽神經失落經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天龍老人決不願意有人去揭他的瘡疤，我們也犯不着去討閒氣受。所以說，我們唯一可走的路，祇有再去一趟新州，該帮借刀殺人，決不是偶然的，龍哥不妨將在新州附近的見聞，細細地回憶一番，看你有沒有在事先見到過什麼可疑的人，或是可疑的事，我敢相信；其中一定有點蛛絲馬迹可尋。」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也好，這樣總比到處亂闖强得多。至於我以前在新州附近的見聞，一時也記不清許多，我們且先趕到那個地方再說如何？」

×　　×　　×

大別山又名魯山，因山中有魯肅寺而得名。山跨漢江兩岸，江水南流，漢水來自西北，三國時，屬於吳疆，陸遜，諸葛謹均曾戍守於此。三國，南北朝，隨唐宋元諸朝，均以此山橫阻南北，偏師守之，勝似雄兵十萬。元周瞠賦云：緊大別之爲山，鎭南北之要衝，束荆鄂之形勢，俯江漢之朝宗。……大別山亦其壯矣！

且說某年隆冬歲暮，大別山中，有駿騎兩乘，翻山越嶺，踏雪踢霜，馳向南麓黃安。馬上男女各一，男着紫裘披風，女穿鵝絨緊身黃襖，大黃披風，一黃一紫，與山雪相映，直如活畫生香。

兩騎馳驟之間，忽聞一聲馬嘶，紫裘少年首先將坐騎勒住，身旁黃衣少女的身手也眞敏捷，祇見她雙手一帶，馬蹄並舉，馬首高昂，坐騎噴出數團白氣，急嘶數聲，祇和紫裘少年相去一頭之遠，便也將那匹慓悍無倫的驃馬帶住。

這時，少女在馬上回頭大聲問道：「此去黃安，尚有幾許路程？」

紫衣少年眼視前方急促地道：「快了。」

黃衣少女朝紫衣少年望了一眼，訝道：「龍哥有何所見？」



紫衣少年用馬鞭向身前坡下的雪地上遙遙一指道：「鳳妹，你看那是什麼？是人？還是獸？」

黃衣少女順勢轉臉，畧作諦視之後，突然尖叫道：「人！快，龍哥。」

喊着，順手一拍馬背，雙腿一夾馬腹，馬便狂奔下坡而去。紫衣少年馬鞭一揮，便也急追下來。祇是眨眼工夫，二騎卽已來至坡下。

雪地上，一個衣衫襤褸的老者側身僵臥着。

少年男女雙雙自馬背跳落，少女翻轉老人頭臉，少年却一手探入老人胸懷。

少女驚呼道：「啊唷，已經死啦。」

少年却靜靜地答道：「鳳妹，拿我的酒葫蘆來，此人胸口還有一絲熱氣，快。」

少女聞言，連忙返身自少年乘坐的那匹馬背上，取下一隻葫蘆，遞給少年道：「龍哥，此人有救否？」

少年並未置答，左手接過酒葫蘆，右手伸出食指，運力撥開老人的牙關，湊上酒葫蘆，對準了，然後騰出右手，輕按老人喉結，都禿都禿地灌了半葫蘆之多。灌畢將剩酒交給少女，盤膝坐在老人頭旁，深深吸進一口眞氣，雙掌微搓，掌心中立刻冒出蒸騰白氣，少年一手托住老人腦後玉枕，一手隔衣按上老人丹田，約有盞茶光景，老人吁呀一聲輕嘆，身軀已能轉動。

少年這才噓出一口大氣，從雪地上疲憊地立起身來。

老人甦醒以後，雙目微睜，無力朝上看了一眼，搖搖頭，卽又悄然闔上。

少女見狀，朝少年望了一眼，少年引頸低聲道：「原氣尚未恢復，再讓他躺一會兒吧。」

少女皺了皺眉，道：「躺在雪地上，不怕凍壞了麼？」

少年才待答話時，地上的老人突然一個翻身，挺然坐了起來。因爲事出突然，少年男女不由得齊都吃了一驚。

老人坐起之後，混身亂摸了一通，驀然發聲嚷道：「銀子呢，我的銀子呢？」

少年男女相顧愕然。

紫衣少年俯身柔聲問道：「老丈，您老遇到了歹人麼？」

老人掩面嚎啕大慟道：「完啦，給他們搶去啦，他們那麼多人，唉唉……我老頭子活不成啦，唉唉……天殺的强人啦……唉唉。」

紫衣少年急忙又道：「別傷心啦，老丈，財去人安樂，銀子丢了，傷心又有何用？」

老人越發大嚷起來：「當然嘍，銀子是我老頭子的，你們傷心個屁，唉唉！」

少女見老人蠻不講理，財迷心竅，恩將怨報，一跺足，飛身上了馬背，向少年不斷地招呼道：「走吧，龍哥，別淨找霉氣了。」

少年在老人背後搖搖手，俯着身軀，仍然心平氣和地道：「老丈，你丢了多少銀子？强人們那裏去了。」

老人嗚咽着道：「三兩多吶，全是雪花花的紋銀呀。」

少年微微一笑，探手在懷中摸出一錠十兩重的銀錠子，塞向老人懷中，一面拍拍老人的肩胛，笑道：「來，我賠你，這兒是十两，告訴我罷，强人那兒去了。」

老人探手摸出少年塞過去的銀錠子，放在膝蓋頭上，兩手不住摩挲，良久之後，方才重新揣入懷中，從雪地上顫顫巍巍地立起身來，衝着紫衣少年露齒曖昧地一笑，笑時臉上淚痕猶在，斑斑可數。

少年男女直到這時，方始完全看淸楚老人面貌，祇見他，五短身材，圓圓臉，衣着雖然很舊，人却長得白白胖胖地，疏眉細眼，荔子鼻，蒲包嘴，設非這身裝束，還眞有點團團富家翁的氣派。

少年男女均在心底暗笑道：「好一個道地的錢奴！」

少年這時忍住笑，又道：「老丈，攔路强人有多少，往那一個方向去了，老丈可否見告？」

老人見問，臉上立顯驚惶之色，用手向左邊林中一指道：「强人很多，我也沒有看淸楚他們往那裏去了……噢，我眞糊塗，快，小哥子，那邊林中恐怕也有人和我老頭子一樣，給他們打昏了，你們倆，好事做到底吧。……快一點……還有，這一路去黃安小心點，黃安最近不是個好地方哩！」

兩小聽說林中尚有他人遭遇不幸，也無暇多問，雙雙策馬往林中趕去。

樹林很是稀朗，兩小在林中縱橫奔馳了好幾圈，並未見着半個人影。

待得兩小驅馬再至平原先坡下時，雪地上已經失去了老人踪影。

少女哈哈大笑道：「龍哥，這回你可上了大當啦。」

紫衣少年飛身上馬背，縱目四望了好一會，重新落下，皺緊眉頭，搖頭道：「這事蹊蹺極了。」

少女笑道：「何事蹊蹺？」

少年正色道：「鳳妹以爲那老人是個騙子？」

少女笑道：「難不成是個大善人？」

少年低頭忖思了片刻，沉吟着道：「雖不能說他是個善人，但也不見得是個騙子。……他這相貌很特別，我似乎聽師長們曾經提到過，祇是一時間

記不起來了。」

少女訝道：「武林中人？」

少年點頭，沉重地道：「而且地位相當高。」

少女皺眉道：「他剛才怎會凍僵在雪地上？」

紫衣少年抬頭向黃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鳳妹以爲他是凍僵了？」

少女失聲道：「難道他是施『閉脈大法』？」

紫衣少年端重地點頭道：「一點不錯。」

黃衣少女駭然道：「聽家祖母言及，當今武林中，除了各掌門人或者能具此等功力外，時下一般高手，很少有人能練成這等大法，怪不得我們兩個都給他瞞過了。」

紫衣少年沉吟不語，黃衣少女又道：「此人無緣無故地攔臥在我們去黃安的山道中間，頗似事先知道我們將由此處路過，依龍哥看法，此人是何居心？」

紫衣少年緩聲答道：「絕無惡意在內。」

少女道：「何以見得？」

紫衣少年仰臉道：「以此人現有之功力，我倆合力應付，雖然不見得差了多少，但在我倆疏於防範之際，此人若是心懷叵測，我倆豈能逃出他的暗算？依我看來，此人之出現，絕非與之所至的爲了逗我們倆要子來的，尤其此人誑我倆入林時的最後兩句話，含意深遠，……打此刻起，鳳妹，我們得加倍小心在意才好吶。」

黃衣少女輕輕地哼了一聲，也不再說什麼，抄起鞍旁馬鞭，揚手一揮，便即疾馳而去。紫衣少年不敢怠慢，向身後望了一眼，雙腿一緊，便也緊追下來。

抵達黃安時，天已大黑。

兩小落店，要了一明一暗的三間廂房，晚飯後，兩小正在客廳內閒談時，忽然一陣微風吹過，廳中地面上已經多了一張紙條，兩小取至燈下看時，祗見紙上寫着兩行小字道：「黃安近有黑道名手嘯聚，爾等此行，切記小心在意。」

紙條下端並未落欵，祗簡單潦草地用筆勾畫了一個笑容可掬的人臉。

黃衣少女作勢便欲奪門而出，紫衣少年搖搖頭道：「人家既不願意亮相，追有何益？」

少女喃喃自語道：「家祖母爲我述說武林人物的事跡時，我因爲從沒有打算到江湖上走動，也沒注意去聽，這張人臉是什麼人的表記呢？」

紫衣少年也無可奈何地道：「家師傳藝之外，最注重的就是講解天下各門各派武學的特質和趨避破解之法，關於這……這張人臉，說來慚愧，我也是一樣，如墜五里霧中。」

黃衣少女奮然道：「龍哥，今夜出去各處瞧瞧如何？」

紫衣少年點點頭道：「一起出去看看也好。」

少女瞪眼道：「一起？」

少年訝道：「怎麼樣？」

黃衣少女不悅地道：「黃安地方也不算小，假如跑成一條綫，跑到什麼時候才能完？」

紫衣少年道：「今天跑不完的，還有明天！」

少女怒道：「明天？明天有明天的事。假如你怕，你就關起門來睡覺好了。」

少年陪笑道：「好，好，就這麼說，我由此向西，你由此向東，各繞半圈再回此間如何？」

少女聞言，這才轉怒爲喜道：「是呀，這還像話。龍哥，你想想看，機緣稍縱卽逝，我們又不是去找別人霉氣，祗要檢點一些，誰能吞了我們？萬一遺漏了追踪賊人的好機會，豈不可惜？」

兩小計議停當，各自回房結束了一番，然後用被子蓋了枕頭，裝成蒙頭大睡的樣子，熄了燈，掩好門，悄然竄上店房。二人一比手勢，便似兩縷輕烟似地，東西背向而去。

花開兩朵，單表一枝。

且說穿着紫裘，披着紫披風的司馬玉龍，離開店房屋脊之後，凝神聚氣，耳聽目察，一路上，輕竄巧登，逕直撲奔西城脚的城隍廟而來。

黃安這個地方他來過，他知道黃安的城隍廟一共有兩個，一個在東城，一個在西城。東城的是新起的，西城的是廢棄了的。他想，黃安如果眞有黑道人士嘯聚，頹廢破落的城隍廟實在是第一個理想的地方。

舊的城隍廟他沒有來過，但他知道它是在靠西城門的城脚下，一個極爲荒凉的角落。

不大一會，城隍廟在望了。

因爲積雪未消，夜空明朗，擧目可及數十丈遠近，司馬玉龍爲怕顯露行藏，不敢高來高去，待得走近廟前，便從高處輕輕跳下，沿着稀落的木柵，悄然走向側院圍牆，附耳靜聽了好一會，見裏面靜寂無聲，這才輕輕翻上牆頭。

司馬玉龍剛剛探身作勢，欲往院中跳落之際，祗見大殿側門微微一動，一顆頭顱從門縫中伸了出來。

說那遲，那時快，司馬玉龍上身一仰，往後便倒，身軀與牆頭平行時，全身一個轉折，身軀翻轉，由仰下變爲俯下，雙脚脚尖勾住牆頭，雙手一張，頭下脚上，落至地面。落地之後，更不稍停，雙足一點地面，兩手又已搭住牆頭。

他一分一分地露出了自己的視綫，從牆頭上往殿中查察過去，這時，側門中的那人已經走至殿中



，藉着月色和院中積雪的反射，司馬玉龍見殿中人一身青布短打，板帶束腰，身材雖然普通，神態却是矯健精悍之至。

那人的面貌如何，他看不到，因爲那人臉上罩着一塊黑紗。

「這就是了。」司馬玉龍驚喜地想道：「那塊黑紗便是最好的說明。」

司馬玉龍精神一振，同時份外小心起來。

他見那人在大殿上來回徘徊，不時探首四面張望，知道尚有人要來，立卽鬆手落地，閃電似地縱至近殿的牆外暗角，然後露出一邊眼睛，向廟內望去。

說來也眞險極，司馬玉龍這廂剛剛藏好身形，前殿殿脊上已然響起了一個冰冷的聲音道：「殿中可是竹牌一舵？」

殿中蒙面漢子霍然停步挺立，垂手答了一聲：「是。」

冰冷的聲音又道：「已到幾位？」

蒙面漢子恭敬地垂手答道：「銀牌四五，銅牌一三五，竹牌一。」

冰冷的聲音輕哼一聲，餘音未歇，人已像巨鷹似地橫向大殿掠去，快疾飄逸。

司馬玉龍暗暗心驚道：「此人身法好俊！」

司馬玉龍的眼力特佳，他已看出來人竟也和那殿中人一樣，臉上罩有一塊黑紗。他想，銀牌銅牌竹牌一定是天地帮的分等稱呼了，他們之所以逕呼牌別而不名，以及在臉上罩上一塊黑紗的原因，定是該帮尚在籌組期間，不願示他人以眞面目之故。

來人落殿後，更不打話，昂然自側門進後面。

司馬玉龍心想：後面一定還有秘密所在。

現在，他可爲難了。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居然發現了天地帮黨徒的聚會所，假如他不更進一步入內探視，以後能否再碰得上，頗爲難說。進去吧，大殿上尚有那個精悍的竹牌身份的黨徒不算，裏面更有銀牌第四第五，銅牌第一第三第五，看殿上這位身居末流的竹牌頭目已是不凡人物，那麼，銅牌，銀牌身份的頭目，其武功之高，概可想見。再加上剛才入殿的這一位，審其神態，身份絕不在銀牌四五兩頭目之下，這一來，情勢是七對一，萬一露了破綻，想活着走出這座城隍廟，是絕不可能的了。

可是，他能爲了這個原因而就此撒手不管？

司馬玉龍猶疑了片刻，驀地一咬牙，作了最後決定。

他見那個竹牌身份的漢子仍然留在殿上，來回徘徊，知道他因身份關係，沒有資格決策議事，現在留在外殿担任巡守之職，不將此人打發，絕無法入內。

他從地上抄起一把雪，揑揑緊，對準殿中漢子使力擲去，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人鼻頭上。那人挨了一記，霍地矮身亮掌，急促地在殿上打了一個旋轉，身法倒也不俗。那人見院空庭靜，四壁悄然無聲，偏頭向內邊望了一眼，畧一沉吟，便卽飛身縱入院中，同時向司馬玉龍藏身的這邊牆頭竄來。

司馬玉龍知道此人好大喜功，不敢冒昧向裏面報警，怕驚動了衆人而又一無所見時丟了顏面，不由得大喜過望。當下故意發出嘿嘿兩聲輕笑，輕笑聲中，同時長身而起，施展出一種看上去極爲笨拙的身法，向城脚奔去，那個竹牌漢子果然中計，他從司馬玉龍的身法上，估定司馬玉龍的能耐有限，一聲不响地奮力追來。

司馬玉龍愈跑愈慢，那人越追越緊，待得走近城脚，二人之間的距離，已祗賸得五尺左右。

司馬玉龍聽得腦後風生，同時聽得一聲輕叱：「小子，乖乖給我留下來。」

司馬玉龍知道，時不與我，一寸光陰一寸金，當下猛然滑步旋身，疾伸右臂，駢指以大羅掌法中一招「漫數天星」，連點對方「氣海」「丹田」「關元」三重穴，漢子因爲過份輕敵，加以司馬玉龍蓄意下手，出招奇快，那漢子祗哼得一哼，便卽中招倒地。

司馬玉龍急步上前，很快地在漢子身上搜了一遍，果然在漢子腰帶上搜着一面二寸見方的竹牌，藉着月色，他見竹牌一面刻着「天地」兩個大字，一面則刻着數行小字：

銀牌五
銅牌五
竹牌不限數
金牌是帮主

左下角另刻着一個「一」字，司馬玉龍知道，在竹牌行輩中，此人的身份算是最高的了。他匆匆將竹牌揣起，又在那漢子身上點了昏穴，然後爲他將腹前三穴解開。這是司馬玉龍宅心仁慈的地方，天地帮固然也不是一個善良組織，但此人並無不赦之惡跡掉在他的手裏，他覺得沒有理由遽下毒手。

司馬玉龍處置完畢，雙臂一抖，便卽飛身撲奔城隍廟而來。大殿內外仍然是那副老樣子，靜悄悄地，一點聲息沒有。他放開胆，縱身落殿，躡步向側門走入，門外是一條通向柴房的甬道，柴房的燈火閃爍，人語竊竊，隱約間尚有酒香飄送。柴房之門雖然虛掩着，內外隔絕，但因甬道極短，別無藏身之處，假如就這樣湊近去竊看，實在太過冒險。

他探頭約畧打量，便又縮身而出，從大殿上奔

向殿後，繞至柴房後壁，在牆角陰暗處伏下身軀。柴房本身爲木板建築，因爲年代久遠，腐蝕不堪，木壁上到處是小洞孔，裏面的人大概是爲了擋風，已用布幔掛上，但屋內說話的聲音，司馬玉龍却能完全聽清。

這時，一個冰冷的聲音說道：「神經上下部均已呈繳帮主，帮主傳諭，一俟副册分繕竣事，立刻召集我等在總舵分發，今天我們所要決定的祇是我們的身份究應何時向武林公佈。」

司馬玉龍暗想道，此刻說話的，不就是最後進來的那人麼？

司馬玉龍思維之際，另一個聲音道：「二哥剛才不是說過，前幾天您在洛陽已經傳柬武當和天山毒婦門下那兩個娃兒？」

司馬玉龍闇聲一驚，他忖道：這聲調好熟？

聽這語氣，那個冰冷的聲音很可能是銀牌行輩中的第二位。後來說話的這個人，聲音似乎在什麼地方聽到過，因爲看不到對方的眞面目，一時竟想不出對方究竟是誰。

這時那個冰冷的聲音冷笑道：「四弟認爲愚兄洛陽傳柬和我們向武林宣佈身份有何牽連？」

那個在司馬玉龍聽來頗爲熟習的聲音原來是天地帮銀牌行輩中排位第四，這時聽他答道：「二哥這樣做，我們的身份不是等於已經公佈了一半？」

那個冰冷的聲音哈哈大笑道：「四弟也眞是，我們一年祇會二次，出入均以黑紗蒙臉，會址變遷無常，帮主及總舵所在祇有我們銀牌，銅牌知道，本帮成立時日雖短，先後也已有三年之久，除了這次發動奪取神經，武林各門各派均在鼓中，直到目前爲止，有誰知道武林中有個天地帮？我在洛陽留下那張字柬也不過是氣那個五行老怪不過，先讓他們曉得一點聲氣，憑我們幾個在當今六派中的地位，有誰知道我們幾個另有所圖？」

這時，另外一個陌生的聲音道：「二哥，咱們老實說一句，本帮中，銅牌以下的兄弟不去說他，單我們五個銀牌，在武林各派中原有的地位並不算低，算起來，差不多都與本帮中銀牌地位相等，我們之所以離開原有門派，暗地裏投入本帮，不外乎兩大目的，第一個是，輪值伺候帮主。第二個是，帮規寬大，列身銀牌者，賦有特權，任何人均可以帮主身份行事，爲所欲爲，可是，三年來，以兩種身份行事，實在苦悶至極，現在大乘神經已入我輩之手，大乘神功天下無敵，我等不於此時正名，尚有何待？」

冰冷的聲音冷笑道：「五弟，你已將大乘神功練成了？」

室中寂然，那個銀牌第五似乎已給窘住。

司馬玉龍心中疑端百起，他震駭地想，天地帮中五個有地位的人原來都是武林現今各大門派中人？剛才這個銀牌第五所說他們離開原來門派另組天地帮的第一個理由是「輪值伺候帮主」，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這時，司馬玉龍聽上去有點熟悉的那個聲音又開口了：「那麼，依二哥的意思，難道尚要三年不成？」

冰冷的銀牌第二道：「本帮弟子的行爲，決不會容於那些自命正人君子的各大派，尤其是五行怪叟，自鳴清高，以武林第一人自居，爲了維持一點虛名，處處亂找同道人的霉氣，在本帮未向武林公開之前，本帮兄弟在外面做了案，他們都以爲是些偶然事故，查不到頭緖也就算了，而我們，帮旨以享樂至上，不受任何拘束，不向任何人低頭，與現今各派，黑白壁壘分明，一旦公開了，爭端隨起，我們何不暫忍一時，等大乘神功分別練成，成了所向無敵的優勢後，再向各派叫陣豈不合算些？」

那個銀牌第五大概是剛才說漏了嘴，此刻爲了遮羞，大聲忿然道：「以我們五人現有的成就，就是當今六派掌門人聯手，也不一定就能奈何了我們，何况還有我們帮主那一手——」

「噓。」一個聲音阻住銀牌第五再說下去。

銀牌第五住口之後，銀牌第二冷然抱怨道：「我們幾個人的字號，武林週知，我們之所以以銀牌排列次序改成兄弟相稱，就和我們在臉上蒙紗一樣，帮主自中原隱入現在定居處所已有二十年之久，他那一套武學無人不知，假如五弟脫口說出，豈不和報名道姓一樣。」

銀牌第五又碰了一個軟釘子。

司馬玉龍暗暗惋惜又失去一個了解屋中羣徒身份的機會，同時他震驚於那個銀牌第二的機智，實在遠在銀牌第四第五之上。

銀牌第二已是這樣一位難纏人物，那麼銀牌第一又是何許人呢？——他們的帮主又是何許人呢？

爲他們這五個來自各大派的高手所敬服聽命的人物，其武功之高，聲威之顯赫，自不待言了。武林中各門各派的奇人，司馬玉龍見過的雖然極少，但差不多都有個耳聞，二十年前突然自武林中遁跡隱居的異人是誰？他怎沒聽到師長們提起過？

這時，銀牌第四似乎有意替銀牌第五轉圜道：「五弟說得不錯，若論個人成就，撇開帮主不說，單就我們弟兄五個，躋身當今武林，不見得就會怕了誰，可是，話得說回來，我們再强，也祇有這麼多人，對付某一門，某一派固有餘裕，但和各門各派總體爲敵就不得不採取二哥剛才的意見了。」



這時，天色已是四鼓有零。

司馬玉龍雖然担心闞人鳳的遭遇，但又捨不得就此離開，他安慰自己地想，天地帮的人既然在這裏集會，在這座黃安城中，她也沒有什麼好遇的了，很可能闞人鳳早就因爲一無所獲而回到了客棧，正爲他久久不歸而担憂呢！

這時，屋中的談話聲浪突然低下去了，似乎是另外三個銅牌輩份的人在發言，語調中含有一種請示意味兒，司馬玉龍正想再凑近一點聽個仔細時，突然一絲破風音響自腦後飛來，司馬玉龍大吃一驚，忙以大羅掌法中唯一的一招接暗器招術「摘星手」使出，上身一個犀牛望月式，右手一圈一招，一件物事已入手中，原來是個紙團。

急忙展開一看，憑着銳利目力，他見紙上竟是樹枝蘸了泥漿寫的四個字「小子快走」。下角是一個圓圈，圈內兩個黑點。

司馬玉龍雖不知道傳書人爲誰，但人家一片好意却是不容否認的，當下也不再多想，就地退數步，然後長身向廟後縱出，剛剛落身牆下，已聽得廟內有人壓低嗓門輕呼着「竹牌一，竹牌一。」

司馬玉龍不敢怠慢，伏身疾走，一眨眼間，已然來到市區內，藉着鱗比櫛次的房屋，他就不怕有人躡踪了，不消盞茶工夫，他已抵達客棧後院。

闞人鳳正躑躅在院子裏，見他回來，瞪了一眼，立即向房面上騰身而起，司馬玉龍見狀一怔，暗道：「因爲等久了，她不高興？」

他又想：「快天亮了，她還去那裏？」

天地帮的人此刻可能正在滿城找尋他們的竹牌第一號，萬一碰上了，如何是好，想到這裏，司馬玉龍心中焦躁異常，對着闞人鳳起步方向，一墊勁，也上了房。

房面狹仄，司馬玉龍這廂飛身而上，房面上正有一條身影撲下，兩下去勢均急，設非雙方均具一副不凡身手，幾幾乎撞個滿懷。二人立定一看，哈，原來是你，彼此笑了。

闞人鳳半嗔半怨地道：「你想去哪兒？」

司馬玉龍奇道：「我去哪兒？找你呀，你又想去哪兒？」

闞人鳳輕哼一聲道：「在洛陽，你自詡年紀比我大，經驗比我豐富，現在看起來也不過爾爾。」

司馬玉龍不服氣道：「你知道我今夜辦了多少事？」

闞人鳳不屑地道：「你回來得這麼晚，辦的事兒當然不會少。我問你，剛才你一逕從屋面往下跳，也不事先伏身查察一番，假如有人跟踪，像你這般大意，豈不是引狼入室。」

司馬玉龍恍然大悟，紅着一張臉，期期艾艾地一句話也回不出來。

闞人鳳噗哧一笑，一把捋起他的衣袖，雙雙跳落。

回到客廳中，闞人鳳道：「本店四週我已查察清楚，天也快亮了，我們就這樣坐坐好了，你現在說吧，你辦了多少事？」

司馬玉龍將夜來所見到的，一五一十的說出。

闞人鳳聽了，也是不得主意。

司馬玉龍又將天地帮的竹牌和那張來歷不明，一共祇寫了四個字的紙團都取出來交給闞人鳳看了，闞人鳳看了一會兒後，指着紙條上那個一圈兩點的記號笑道：「這個記號代表什麼龍哥不知道？」

司馬玉龍側臉訝道：「你知道？」

闞人鳳笑道：「我見過一次。」

司馬玉龍道：「什麼時候？」

闞人鳳道：「昨天。」

司馬玉龍怔了一下，低頭畧一思索，然後抬起臉來笑道：「鳳妹以爲這一圈兩點是一張人臉？」

闞人鳳笑道：「如何不是，一圈是臉形，兩點是兩隻眼睛，你看，兩點微微上彎，遠看上去，不是頗有笑意？」

司馬玉龍皺眉道：「爲什麼不畫鼻子，耳朵，嘴？」

闞人鳳笑道：「人臉五官七竅，唯一能够單獨表現喜怒哀樂的，唯獨一雙眼睛，昨天我們接到的字柬，那張人臉記號的特徵就是笑意盎然，你想想看，人家用樹枝泥漿當筆墨，其境况之匆促蓋可想見，他祇要畫出一雙象徵笑的眼睛，已經够了。」

司馬玉龍又道：「那麼此人是誰呢？」

闞人鳳一瞪道：「你問我，我又問誰？」

就在這個當口，窗外有人漫聲應道：「此人是誰，不妨問我。」

兩小均是大吃一驚。

闞人鳳一抖披風，披風落地，霍地自座椅上長身而起，引頸便要去吹油燈，司馬玉龍精目微霎，突然伸手止住道：「鳳妹且慢，來的是自家人。」

司馬玉龍語音方歇，門外已有一人面含淺笑，推門而入，司馬玉龍見着來人，撲通一聲，便已拜倒。

闞人鳳打量來人，年在四十出頭，身材瘦長，面目清癯，雙眼威稜有神，頭戴角冠，身穿淺灰道袍，背後斜揹着一個黃綾包裹，左手執着一柄拂塵，右手扶着房門，立在當地，靜視屋中兩小，微微而笑。

來人正是素有「羽衣諸葛」之稱的，武當現今掌門人的師弟，武當五清中的玄清道長。

闞人鳳見司馬玉龍對來人如此恭敬，也不由得自座位上重新立起來，司馬玉龍拜畢，起身向闞人鳳介紹道：「這位就是家師叔，道號上玄下淸。」

又轉臉向玄淸道長垂手禀道：「這位闞人女俠，爲天山派得着『魚龍十八變』拳譜的那位老前輩的令孫，也就是衡山大智師傅的令妹，前在洛陽與玉龍相遇，蒙女俠見諒，兩下誤會冰釋，此來黃安，正爲查察伊兄含寃原由，想不到師叔也已來到此地，眞是再好沒有了。」

闞人鳳上前向玄淸道長見了禮，玄淸道長又向闞人鳳打量了兩眼，點點頭，向闞人鳳和藹地問道：「令祖可是複姓慕容？」

闞人鳳點頭答道：「是的，單諱一個卿字。」

玄淸道長又問道：「健在否？」

闞人鳳點點頭。

玄淸道長自語道：「有她老人家在，我們這班人祇算得是些後生小子了。」

玄淸道長問詢完畢，逕至廳內靠桌的椅子上坐下，又招手吩咐兩小在他對面坐下，然後向司馬玉龍說道：「你師父爲着這件事大概也早已下山了，因爲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到那裏去，我也不怎麼淸楚。我來黃安業已半個多月，爲師叔的一直抱定那裏沉船那裏撈鍋的想法，所以一心想在黃安附近找出此案端倪，尙幸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玄淸總算不虛此行……」

聽到這裏，兩小心頭均是卜通一跳，司馬玉龍忍不住探身向前，急急地問道：「師叔，您老人家已經……得着了什麼？」

玄淸道長輕嘆一聲道：「這件公案眞說得上撲朔迷離……在五行山公孫老兒未上武當之前，我認爲公孫老兒論斷不當，自以爲我比他老兒高明，之後，公孫老兒帶來消息，說北邙派天龍老兒的下半部神經也給丟了，那眞是一個晴天霹靂，不但推翻了公孫老兒的見解，連我的一番見解也給破滅乾淨，不過，我當時第一個推斷，從大智僧手中失去的是上半部，而公孫老兒以爲是下半部，這一點，事後證明還是我對了，我感到聊以自慰，以爲縱然我和公孫老兒都沒有猜中事件的全部，我總還算比他老兒强了半絲，當時，這一事實，連公孫老兒也無法不予默認，誰想到，我來黃安半月，事件又變了質。」

司馬玉龍失聲道：「大智師傅遺失的神經不是上半部？」

玄淸道長搖搖頭道：「那是鐵的事實，誰也更改不了。」

司馬玉龍迷惑道：「那麼，師叔的見解不是還很正確麼？」

玄淸道長輕嘆一聲道：「正確？唉，現在輪到公孫老兒的見解正確了。」

闞人鳳也不禁挿口道：「家兄難道眞個死在衡山派自己人的手上？」

玄淸朝闞人鳳看了一眼，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樣說還嫌太籠統了點，假如祇能證明令兄是死在衡山派的人手上，那並不能顯示出公孫老兒比我玄淸高明多少。」

兩小齊聲啊了一聲。

玄淸道長靜靜地又道：「公孫老兒不惜押下自己的頭顱，就因爲他老兒自始至終就認定玉龍獨闖紫蓋峯，伏虎尊者暗下毒手是爲了殺人滅口，而現在，經過玄淸半月來的察訪，證實了公孫老兒確有先見之明，其觀察之銳利，確在我這個空有羽衣諸葛之稱的窮道士之上。」

司馬玉龍和闞人鳳齊聲驚呼道：「殺人者眞是伏虎尊者？」

玄淸道長冷笑道：「錯了，應該這樣說，伏虎尊者不但殺了人，他也盜走了上半部大乘神經。」

兩小愕然相顧，做聲不得。

玄淸道長繼續說下去道：「因爲我認定淸理這件公案必須自發源之處着手，所以，我下得武當後，便一逕來到了這裏——黃安。我先在這裏打聽了四五天，毫無眉目，便又趕去新州，我光顧新州每一家飲食店，每次都在結賬後多給小費，然後討一杯淸茶找一個伶俐的夥計閒聊，問他們在今年秋後有沒有見到一個瘦而且長的僧人打尖？這樣一連問了五六家，終於在南街上一家『悦賓齋』的小店裏給我打聽到了。

「夥計說道：『道長，你打聽的僧人，不是兩位麼？』

「我當時心中又驚又喜，連忙應道：『對，對，是兩位，一位是瘦瘦長長的，一位是——』我說到這裏，故意頓住。夥計道：『因爲那兩位佛爺忌了葷腥却不忌酒，我透着奇怪，稍爲留了點意，所以到現在還記得淸淸楚楚，另一位來得遲一點，人生得矮小肥胖。』

「我連忙接下去道：『可是在兩眉夾心處有着一顆硃砂紅痣的那一位？』

「夥計朝我望了一眼，奇怪道：『您怎知道的，道長？』

「我故意笑道：『我不知道怎會問他們來過這裏沒有？』

「夥計道：『後來那一位好像是位高僧。』

「我道：『你怎知道？』

「夥計道：『我怎不知道？吃我們的這碗飯，



就考究個手快眼明，觀望氣色，以便奉承迎合……我怎知道的呢？』

「我道：『對呀，你怎知道的呢？』

「夥計笑一笑，頗得意地說道：『先來的那位瘦長僧人人很拘謹，他祇要了一份素菜一個素湯，兩碗大米飯，行色匆匆地低頭緊吃，彷彿有急事在身，吃完了還要趕路似地。這位僧人才吃得一半光景，那位矮小肥胖，眉心有着紅痣，異常精神的僧人進來了。兩人相見之後，雙方都似乎顯得很是驚訝，好像他們雖然早就相識，却不是做一路行走的，那位先來的瘦長僧人對那位後來的矮小肥胖的僧人執禮頗恭，他見到了他，連忙放下了碗筷，起身深深唱了大喏，隨即垂手偏立一邊，讓那位後來的僧人上座。後來的那位僧人也不客氣，一逕在上席坐了，然後揮手吩咐先來的那位僧人在打橫坐下。兩人坐定之後，胖僧人叫了很多素菜，還吩咐燙一壺酒。』

「我聽到這裏，本有很多話要發問，例如：那時候是什麼辰光？瘦長僧人有沒有喝酒等等。可是，我第一怕夥計被我問多起疑，不肯實說。又怕打斷了他的興頭，說漏了其中重要的環節。所以，我祇微笑着，唯唯否否地點着頭，用無言的暗示，鼓勵着他一氣說下去。

「想不到我的担憂是多餘的，那個夥計異常健談，在下文他將我想問而又未問的幾個問題，都給我一一解答了。

「他接着說下去道：『那時已近黃昏，我送酒去時，順便也送上一盞燈。藉着燈光，我看得很淸楚，那位胖僧人從我手上接過酒壺時，那位瘦長僧人似乎頗爲吃驚。也許由於身份尊卑有別，那位瘦長僧人雖然很吃驚，却儘量避免讓那位胖僧人看到他的吃驚神色，我親眼看到他將頭別轉，用僧袖掩到嘴上故意乾咳了兩聲。這時，那位瘦長僧人似乎已經吃飽了，但他並未起身，他仍打橫靜坐一邊相陪，彷彿那位矮胖僧人不叫他起來他就不能起來似地。很快的，那位胖僧人將一壺酒獨自喝完了。喝完之後，他吩咐我再燙一壺。我送上第二壺酒，轉身離去之際，我聽到身後起了一陣輕微的爭執，由於身份關係，我不便回過頭去張望，但我可以從二人語氣中聽得出來，好像是那位矮胖僧人叫那位瘦長僧人也喝一杯，而瘦長僧人婉言推辭，矮胖僧人感到不快，在出言相責。』

「『那位瘦長僧人結果喝了沒有？』說來可笑，我這個身居武當五淸之一的道士，涵養竟然不濟至此，碰到那種緊要關頭，雖然寧心强制，終於還是忍不住問了上面這句話。

「這一問不打緊，差一點就壞了事。

「那個夥計祇顧說得高興，全然沒有考慮到我問這些話的目的，我這一打岔，他冷靜下來了，他朝我連望數眼，反問道：『噢，我還沒有請教道爺，您老怎麼有興緻來打聽這些閒事呀？』

「好個機警的傢伙。

「我故示悠閒地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然後笑道：『夥計，你曉得那兩位僧人是誰？嘿，妙極了，他就是我們道觀對山普渡寺裏的，普渡寺淸規嚴極了，前些日子聽說有兩位僧人因爲犯戒給逐出廟門，經過打聽，原來是被人告發他倆在新州這附近喝過酒，又有人說其中一個瘦瘦長長，地位較低的僧人給罰得很寃枉，今兒貧道打這兒路過，一時想起來了，很想知道那位瘦瘦長長的僧人到底是不是——』

「我又頓住了。

「夥計果然上當，他一拍大腿道：『誰說那位瘦長僧人不寃枉？寃枉，寃枉透了！那天晚上他雖然喝了酒，假如要我王快嘴證明，我絕對會挺身而出，要不是那位胖僧人地位比較高，倚酒三分醉地以命令式的姿態脅迫他，我王快嘴敢担保那位瘦長僧人決不會犯戒，結果，他們都喝了，我又爲他們燙了第三壺，第四壺，……這件事，到現在我還有點奇怪。』

「我道：『那位瘦長僧人喝得很少，却比那位胖僧人醉得厲害是不是？』

「夥計向我瞪眼道：『您怎知道的？」

「我笑道：『這是當然的事嘍，那位瘦長僧人本來就不會喝酒嘛。』

「夥計搖搖頭道：『不是這樣的，他不是醉得很厲害，而是醉得很可怕。』

「我又道：『兩眼通紅，眼光發直，脚步有點踉蹌是不是？』

「夥計見我這樣說，更加駭異了。我因爲已經證實了我想知道的一切，便沒有再問下去，同時又掏出一塊碎銀子擲給他，故意打趣他道：『那個瘦長僧人看來眞是有點寃枉，假如有一天他來找你做證，您倒是義不容辭呢。』

「夥計謝了幾聲又應幾聲是，我便走了出來。

「這是前幾天的事，之後，我又來到了這裏，想看看黃安這附近到底有沒有蹊蹺，想不到昨天碰到——噢，玉龍，你對這件事，還有什麼疑問要發問麼？」

待得玄淸道長說罷，闞人鳳已經泣不成聲了。

司馬玉龍礙於師叔在座，也不便出言安慰，祇歉然地朝雙肩聳動的闞人鳳望了一眼，轉臉向師叔問道：「請教師叔，伏虎尊者既是有計劃的謀害他

的師姪，為什麼又將玉龍牽連進去？」

玄清道長想了一下道：「這一點尚難遽下斷語，但依愚叔看來，你之所以不幸介入，可能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假如在路上伏虎尊者碰不到你，他可能會以另一種巧妙的方式下手，祇要大智僧暴屍在那種場合之下，就不會懷疑到大智僧的死是死在本派尊長手上了。」

玄清道長說罷，又向闖人鳳正色說道：「女俠出自天山慕容老前輩門下，『魚龍十八變』為武林中今古絕唱之武學，女俠如有為令兄復仇之決心，祇要能與當今為此事受害各派合作，難道還愁沒有洩憤平恨之一日麼？」

闖人鳳果然不愧一代奇女子，聞言立即擦乾眼淚，抬臉向玄清道長改容謝道：「此事唯望道長做主。」

玄清道長面色端凝地望着虛空，不言不動了好一會，然後朝司馬玉龍肅容說道：「適才爾等接着何人傳柬，可否拿出來給師叔的看看。」

司馬玉龍先將昨今兩日所接到的兩張畫有笑臉的字柬交給了他的師叔，因為玄清道長的面容很是嚴肅，司馬玉龍雖然蹩着滿肚皮的話，一時却找不出機會述說。

玄清道長將兩張字柬接在手裏，湊着豆大的一點燈光，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看完了，重新摺好，仍舊交給司馬玉龍，同時正容道：「玉龍，此柬接獲之始末，你且道來。」

司馬玉龍從懷中又掏出那張在洛陽接獲的天地幫的留柬，遞給玄清道長道：「在玉龍開始陳述之前，請師叔先看這個。」

玄清道長匆匆看完，臉色頓然大變。

他指頭向兩小分別看了一眼，沒有說什麼，祇朝司馬玉龍點點頭，意思是：「說你的罷！」

司馬玉龍整整衣襟，坐正身軀，將離開武當，半路與五行怪叟分手，獨身奔赴洛陽，巧遇闖人鳳，試闖天瘟趙雷，……天地幫留柬示警，與闖人鳳計劃來黃安察訪端倪，雪地遭奇人相戲，夜探城隍廟，適逢天地幫部份黨徒蒙面聚會等等始末情由，一字不漏地說了個詳細。

司馬玉龍說罷，天已大亮。

玄清道長聚精會神聽完後，點點頭，朝兩小道：「你兩個徹夜未眠，先要點東西吃了息息，有話等會兒再說不遲。」

玄清道長說完，空着雙手，推門逕自走了。

直到這時，兩小方才感覺到一點神疲肚餓，司馬玉龍將師叔玄清道長留下來的包裹拂塵收在自己房中，闖人鳳向店家要來茶水飯食，二人隨便吃了一頓，各自回房調息養神。

晌午時分，玄清道長才帶着一絲疲憊神態回到客棧裏。

兩小接着，玄清道長吩咐店家就在廂房裏擺了一桌素席，飯菜舒齊之後，道長向店夥揮手道：「你去吧，有事我再叫你。」

支走店夥，三人開始用飯，吃了一半，司馬玉龍終於忍耐不住，停下筷子問道：「師叔，您老來告訴我們一點什麼嗎？」

玄清道長微微一笑，推開碗筷道：「玉龍，來，我先問你——」

司馬玉龍恭然答道：「敬聆師叔教益。」

玄清道長道：「方今武林各派，以那幾派威名最盛？」

司馬玉龍猶疑了一下，謹慎地答道：「莫非北邙，衡山，武當？」

玄清道長點點頭道：「大致上你說得不錯，但原因何在，你分析得出來嗎？」

司馬玉龍正容道：「因上述三派見事光明，武學精絕，且擁有較多名手之故也。」

玄清道長又道：「三派名手的名號你都能說得出來嗎？」

司馬玉龍開始感到奇怪起來，師叔玄清道長和他相處的日子也不是一天二天，而玄清道長又是師叔中最為疼愛他的一位，彼此之間的了解很深，他沒有理由在這種環境下向他的師姪提出這些平凡而無謂的問題來，他對這些常識知道的一清二楚，熟得如數家珍，他師叔並不是不知，他想，他老人家明知而故問的含義何在呢？司馬玉龍心底下雖然有這種感覺，嘴裏却毫不猶疑地回答道：「如有疏漏之處，還望師叔指正。」

玄清道長道：「先說武當本派。」

司馬玉龍道：「一子五清，大羅震武林。」

玄清道長道：「再說衡山派！」

司馬玉龍道：「四尊者，七長老，如來七式精奧絕倫。」

玄清道長道：「北邙派呢？」

司馬玉龍道：「兩絕三瘟一條龍，武學雜、絕、精。」

玄清道長又道：「先說一條龍。」

司馬玉龍道：「龍乃天龍，天龍老人天龍掌，陽三式，奇猛至剛，陰三式，詭譎難防，陽陰顛倒配合，為當今掌法之王。」

玄清道長道：「天龍掌比大羅掌如何？」

司馬玉龍朗聲道：「天龍矢矯天際，令人驚嘆景仰，大羅深藏紫府金闕間，俗人不可與道短長，唯其高深，難求精達。一招可學三年，三年不一定



能精一招，如能參透大羅心法，修得大成，大羅掌乃王中之王。」

玄清道長輕嘆一聲，點點頭，復道：「再說三瘟。」

司馬玉龍道：「天瘟趙雷，地瘟解震，人瘟歐陽長卿，藝出崑崙無名奇人，武學怪異，火候精純，若與衡山派相比，似在四尊者之下，七老之上，三瘟聯手，則罕有其敵。」

玄清道長靜靜地又道：「兩絕呢？」

司馬玉龍答道：「笑臉彌陀韋吾，冷面金剛韓秋。」

司馬玉龍說到這裏，心頭忽感一震，一個意識閃電般襲入腦際，他在這一剎那間，隱隱約約地有點了解他師叔不厭其煩的問他這些題外文章的用意了。

玄清道長望了他一眼，含笑說道：「謎破了沒有？」

司馬玉龍似懂非懂地點了一下頭。

遠處關外，對中原武林情況不甚了解的闖人鳳，對他們叔姪的問答聽得津津有味，真不愧她是毒婦門下，這時居然和司馬玉龍同時將玄清道長的心機悟透了。

祇見她鳳目一睜，向道長笑問道：「兩次示警，原來都是——？」

玄清道長笑道：「都是誰？」

闖人鳳也笑道：「除了笑臉彌陀還會有誰？」

玄清道長讚許地點點頭，旋即斂容向司馬玉龍問道：「兩絕的武學源流呢？」

司馬玉龍赧然地搖搖頭，然後低聲道：「望師叔見教。」

玄清道長沉吟了一下道：「你不知道並不是你的錯，老實說，當今武林之中，除了天龍老人，五行怪叟之外，曉得他們兩個出身的，還真沒有幾人哩。」

兩小聽得精神一震。

司馬玉龍忙道：「師叔當然知道嘍。」

玄清道長道：「知道是知道一點，但也並不太多。」

闖人鳳道：「他倆號稱兩絕，請問道長，他們的『絕』，絕在何處？」

玄清道長笑道：「絕在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武功到底有多高。」

闖人鳳笑道：「既在天龍老人之下，縱高也有個限度吧？」

玄清道長突然肅容道：「女俠以為兩絕的武功在天龍老人之下？」

司馬玉龍失驚道：「難道在伯仲之間？」

玄清道長搖搖頭道：「假如能知道他們兩人的武功和天龍老人的武功究竟誰高的話，他們也不會被人家稱為武林兩絕了。祇知道，兩絕初入北邙派時，天龍老人曾一度堅以掌門之位向二人相讓，而為二人所拒，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想見一斑了。想想看，天龍老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既然他那樣的人對兩絕都另眼看待，兩絕的武功如何，也就不言可喻了。」

闖人鳳聽得吐舌頭笑道：「好厲害。」

司馬玉龍道：「對於他們兩位，師叔知道多少呢？」

玄清道長道：「冷面金剛我不太清楚，笑臉彌陀則與以前的卭崍派有淵源，他今是卭崍派的一個門人之後，卭崍派自九派中除名的原因是門下弟子之素質每況愈下，以至第五代掌門人心灰意懶，將該派精絕武學錄成一冊，藏於卭崍山中，同時將全派解散，自己遁入深山與草木同朽了。那是百年以前的事，笑面彌陀的祖上據說是該派門人，卭崍派消失之後，原先該派弟子的武功便都父子相傳下來，到了笑臉彌陀父親手上，忽然在無意中得到了那本卭崍絕學匯集的秘笈，加以笑臉彌陀的資稟奇佳，便練成就了一身驚人武功……這是我所聽的消息，到底確實不確實，尚待查證。」

闖人鳳道：「他為什麼不去昌大卭崍派，而要寄人籬下？」

玄清道長道：「這就叫做人各有志了。」

司馬玉龍忽然問道：「北邙派既然有兩絕這樣的人物，大乘神經下半部怎會丟掉的？」

玄清道長冷笑着哼了一聲。

司馬玉龍又道：「再說，笑臉彌陀和本派素無往來，與玉龍等也是素不相識，他為什麼會一再善意示警？」

玄清道長又哼了一聲，說道：「這裏面文章多了。」

司馬玉龍道：「師叔能夠為我們指點一下迷津麼？」

玄清道長苦笑道：「孩子，師叔現在也是一頭霧水，你知道不知道？」

司馬玉龍有些感到失望。

玄清道長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忍不住又笑道：「孩子，你失望了？」

司馬玉龍怨道：「師叔都不知道的事，我們還有誰好去問。」

玄清道長大笑一聲，道：「你們將我看得這麼重要？」

闖人鳳噘着嘴，說道：「您老不是『羽衣諸葛

』麼？」

玄清道長笑道：「你們愈信任我，則我愈不敢信口開河了。」

司馬玉龍聞言大喜，挺起上身，伸長頸子，懇求道：「師叔何妨姑予言之？」

玄清道長低頭想了一下，然後抬頭向司馬玉龍問道：「玉龍，我問你，剛才你說過，昨夜你在城隍廟內竊聽之際：內中有一個銀牌身份，好像是銀牌第四吧，你說那人的聲音你在那兒聽過，現在我來幫你思考，那人聲音是不是有點嘶啞？音調是不是極爲渾雄？」

司馬玉龍滿臉驚疑，不住地點頭道：「師叔眞厲害，你猜得一點不錯。」

玄清道長臉色也是一緊，同時點頭自語道：「五個銀牌中，銀牌第四是可以確定了。」

司馬玉龍忙問道：「師叔，那人是誰？」

玄清道長笑道：「那人是誰，應該問你呀！」

司馬玉龍皺起眉頭道：「說怪也眞怪，那個聲音熟極了，可是，愈追索却愈糊塗，心中直有呼之欲出的感覺，就偏偏說不出他的名姓來。」

玄清道長笑道：「好糊塗的孩子，難道一定要人家再賞你一顆舍利子，你才想得起來？」

司馬玉龍猛然一拍桌子道：「對了，對了。」說完，如釋重負地長嘆一聲道：「唉，我眞糊塗，糊塗透了。」

聞人鳳猶疑地道：「伏虎尊者？」

玄清道長哈哈大笑道：「我窮道士這一輩子沒有第二次入七星陣的機會啦，哈哈，衡山七老啊，七老，這筆爛賬，够你們向武當的道士償還的了，哈哈……」

玄清道長開心至極，笑了足有盞茶光景，方始停息。

兩小也很高興，這像猜燈謎一樣，第一張白條子算是撕下來了。

兩小精神大振。

司馬玉龍高興地又道：「師叔還能知道他們那一個的眞正身份麼？」

玄清道長神秘地笑道：「還知道半個。」

兩小齊聲訝道：「半個？」

玄清道長含笑點點頭。

司馬玉龍道：「哪半個？」

玄清道長道：「銀牌第二位。」

聞人鳳輕啊一聲。

司馬玉龍吃驚道：「就是小姪描述他聲調陰沉，語氣稍近囂狂的那一個？」

玄清道長點點頭，臉色突然有點嚴肅起來。

司馬玉龍連忙問道：「此人爲誰？」

玄清道長搖搖頭道：「此人之重要，尤過於伏虎尊者，因爲事關重要，在未獲得眞憑實據以前，實在不宜說出此人名姓，萬一出了訛錯，後果不堪設想……不過，你們兩個都是聰明孩子，假如多花一點腦力，應該能够想得到。想到了，記在心裏，不必說出來。想不到，也別忙着追究，不用多久，事情早晚自會眞象大白。」

兩小見玄清道長如此交代，內心均感駭異不置，他倆尙沒有時間去玩味道長的提示，但以道長在武當派中的地位，在武林中的聲望，居然將此人看得如此重要，此人之份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玄清道長既已如此交代，兩小當然不便再問。店夥奉召撤去素席，泡上來香茗，三人開始喝茶。

玄清道長顯得很是沉默，不時端着茶盅出神。

司馬玉龍看在眼裏，驚在心裏。玄清道長是師門一子五清中的傑出人物，自他投入武當門下，武林中大事不知道出過多少，他就沒有見他師叔玄清道長皺過一次眉頭。而現在，他見師叔的心情異常沉重，便已知道天地幫的組成份子來頭驚人。別的不說，伏虎尊者在衡山派可算頂兒尖兒的人物，衡山派全因了四尊者的緣故，才能在當今武林六派中脫穎而出，伏虎尊者排名固在降龍尊者之下，但武功方面並不能依此做準，老實說，四尊者，以及一瓢大師，均祇在伯仲之間，縱有差別，也是微乎其微。以伏虎尊者那種身份的人，在天地幫裏，祇排在銀牌第四，那麼，銀牌三二一的武功也就可想而知了。

銀牌一三兩人這次沒有到場，根本無法推測，單是一個銀牌第二，他師叔便已看得如此重要，那麼銀牌第一呢？

還有，金牌幫主呢？

對了，金牌幫主這方面，師叔爲什麼不說一句話？

司馬玉龍抬頭朝師叔看看，玄清道長也正好在這個時候朝他看來。司馬玉龍想開口却又不敢，這種神情早給玄清道長看在眼裏，道長藹然笑道：「玉龍，你想說什麼？」

司馬玉龍嚅嚅地道：「師叔，關於金牌幫主方面……。」

玄清道長微微一笑道：「不是師叔不肯說，而是師叔縱或說了，你聽了也是莫明其妙，假如重頭說起，話又太多了。」

司馬玉龍見師叔的神情已轉輕鬆，便也笑道：「難道會有說不完的話？」

玄清道長道：「你現在尙不到二十歲，這是武林中多年前的一段軼史，因爲這件事的本身並無取訓之處，所以，自你入門以來，師長們沒有人和你提起過，因爲需要從頭說來，當然就麻煩了。」



武當一子五清中，除了掌門上清道長外，司馬玉龍最敬的就是玄清道長，玄清道長對二三代道俗弟子中，最疼愛的也是司馬玉龍。叔姪間情誼極濃，私底下接談，甚少拘於長卑之禮，所以，司馬玉龍見師叔一再顧左右而言他，便涎着臉要賴道：「武林中有了一個天地幫，以後麻煩的事情多着哩，師叔現在連說幾句話都怕麻煩，以後怎辦？」

聞人鳳也笑了。

玄清道長笑得一笑，道：「孩子，老實告訴你吧，你不用挖空心思來激師叔了，師叔不肯說就是不肯說。」

聞人鳳聽了，也很失望，這時從旁挿嘴道：「道長珍閟獨秘，可有說處？」

玄清道長哈哈笑道：「我說了，五行老兒以後便少了一頓下酒菜了。」

司馬玉龍道：「你老人家也知道？」

玄清道長道：「他老兒知道的詳細多了。」

司馬玉龍怨道：「又要等那麼久。」

玄清道長道：「現在是臘月底，到三月三也祇賸下兩個多月，有多久？」

司馬玉龍又道：「請師叔指點，這兩個月內玉龍和這位聞人女俠應該做些什麼呢？」

玄清道長想了一下突然說道：「那塊竹牌呢，拿出來。」

司馬玉龍將竹牌交給了玄清道長，玄清道長又道：「我的包裹呢？」

司馬玉龍又到房內拿出了包裹。

玄清道長笑道：「再去端盆水來。」

聞人鳳嘰咕道：「道長在鬧什麼玄虛呀？」

玄清道長哈哈笑道：「諸葛亮用計了。」

聞人鳳鳳目一亮，高興道：「道長想到了什麼新鮮花樣？」

玄清道長故作神秘道：「等着瞧吧。」

一會兒，司馬玉龍端水進來了。

玄清道長吩咐兩小對面坐定，手撫黃綾包裹，突然寒起臉色，肅容向小二問道：「我要你們兩個從今天開始，去做一件異常有趣的事，同時也是一件異常危險的事，你們兩個有胆嗎？」

司馬玉龍昂然答道：「獨身闖過十方寺，天下何處不可去？」

聞人鳳爽然答道：「千里走關內，空手探北邙……這份胆力如何？」

玄清道長大聲讚了一聲好，然後向司馬玉龍一招手吩咐道：「去，把門關起來。」

司馬玉龍遵命將門關好。

玄清道長吩咐兩小坐定，然後肅容對兩小說道：「爲了這一宗懸案，已經開始在江湖上從事明查暗訪的，到目前爲止，我們所知道的，共計是六個人。」

聞人鳳驚訝道：「六個？」

司馬玉龍揑指唸道：「這房子裏現在就坐了一半，三個。還有五行怪叟公孫老前輩和我師父，以及……咦，師叔，還有一位是誰？」

玄清道長微笑着，伸手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圓圈，又在圈內點了兩點，然後，朝兩小笑道：「知道了嗎？」

兩小齊聲道：「北邙兩絕中的笑臉彌陀——」

玄清道長點點頭，笑道：「此人參予行動，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早在前幾天，貧道就發現了此老行踪，此老似乎在有意無意中規避着與貧道招呼，貧道知道其中定有緣故在，所以就沒有去勉強他。」

玄清道長畧爲一頓，又道：「此次天地帮的存在經證實後，由於該帮所組成的幕後人物皆是武林中的一時之選，着實令人憂慮，尤其是已出面的一些人物中的銀牌第二，更是棘手。不過，所好的是，魔盛道長，我們這一方面也多了笑臉彌陀這樣的人物，這是令人安慰的。」

司馬玉龍喃喃地說道：「銀牌第二，究是何許人，師叔既然已經料着幾分，爲什麼不肯說給我等知道？」

玄清道長搖搖頭道：「古訓有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誠不欺之言也。任何一件事，在眞像未明之前，僅憑推斷臆測而信口開河，總是弊多而利少。」

司馬玉龍不服道：「師叔又何嘗見着伏虎尊者之面？爲什麼對於伏虎尊者，師叔就能指其名而道其姓？」

玄清道長笑道：「根據諸般事實的印證，伏虎尊者的行藏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事，何不可說之有？」

玄清道長說至此處，面色倏然一整，又道：「衡山四尊者在武林中的清譽固高，而銀牌第二在武林中的清譽則尤其過之……說得明白一點，如不能向世人交出眞憑實據，僅說此人加入了天地帮，不管說給誰聽，也不會有人相信！所以說，此人名列天地帮銀牌舵主，決不能言之過早，一切均有待於事實來說明，若只憑捕風捉影的一點印像而妄事渲染的話，很可能在懸案未決之前，首先引起另一派與派之間的無謂傾軋。」

兩小默然了。

片刻之後，闖人鳳指着司馬玉龍剛才端進來的一盆清水，向玄清道長笑問道：「道長要來這盆清水是何用意？」

玄清道長朝水盆望了一眼，抬頭鄭重地向兩小說道：「就已知介入的六人中，除了貧道以外，就數你們兩個輩份最低，年紀輕，唯其如此對這件懸案的偵查，也數你們兩個的責任大！」

闖人鳳皺眉道：「這是什麼意思？」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闖人鳳瞪着司馬玉龍道：「哼，你可別想在口頭上取巧，你知道就讓你說！」

司馬玉龍笑道：「這還不簡單？認得我們兩人的人少，認得他們四位的人多，我們的行動比較方便，可以相機向該幫內部深入——是嗎，師叔？」

玄清道長點點頭道：「玉龍說得不錯，但是，現在的情勢又變了。」

闖人鳳見玄清道長點頭讚許，不由嘟起了小嘴，顯出一臉不願意，及至道長說完了最後一句，不禁高興地向司馬玉龍笑道：「道長說情勢變啦！……如何？」

玄清道長見狀微微一笑，舉起手中司馬玉龍得自天地幫的那塊竹牌幌了幌道：「假如這是一塊銅牌，可能更有用些，不過，有了這塊竹牌，總比什麼都沒有的好。從現在開始，這塊竹牌是媒介，憑了它，我要你們兩個摸向天地幫的老巢。」

司馬玉龍想說什麼，道長搖手止住，繼續說下去道：「適才我所說的情勢有變，是指你們兩個的身份現在也算不上是個秘密。尤其是玉龍，在他們，更不是一張陌生面孔。以變應變，我要這盆水，就是想藉我這個羽衣諸葛的一點小小技巧，讓你們完全變成另外兩個典型的人物，憑這塊竹牌以及你們倆的機智去冒一次有價值的危險。」

× × ×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爆竹聲中，黃安出現了皮膚黑黑的一對年輕的俊主醜僮。

新正，初五，黃安東大街的新城隍廟前圍滿了人。

噢，賣藝的。

賣藝的全部五個人，一個鬚髮皆白，精神矍鑠的老人和一個青布包頭，滿臉皺紋的老婆子敲打鑼鼓。一個身材普通的中年人拿着一對飛索流星，飛短流長，呑吐自如地四面逼住閒人，維持着場子。場子中心站着一對年輕男女，那個女的也還罷了，那個男的可英俊得緊。女的約莫二十四五歲，姿色中等，一雙眼睛却相當媚人，她看你，就像愛上了你，欲笑不笑地，勾人心魂。男的看上去似乎是三十出頭，劍眉星目，眼神如芒，威稜四射，只是雙珠翻滾不定，透着一派機詐詭譎。

道具箱上飄着一面黃旗，旗上寫着：「四海雜耍團」。

這時，觀衆陣角已定，耍流星的那個中年漢子又向四週人羣裝出笑容招呼了一圈，然後走回場心，場心的男女向兩旁一退，鑼鼓密密地敲響了。

耍流星的漢子一個羅圈揖之後，隨即悶聲不响地將一對流星耍將起來。

只見他，左伸右縮，上拋下墮，或抬手，或舉足，一會兒繞行疾走，一會兒前進後退。兩個拳頭大小的紫銅流星，連着一根長有兩丈的絞絲輭索，有如一條雙頭靈蛇，滿空飛突，活似漫天流螢。要到急處，兩手齊放，索繞胸腹，上盤頭頸，下盤腿足，肩搖臂晃，驚險百出，妙趣橫生。

驀地一記响鑼，索收鎚藏。——人羣响起一片掌聲。

漢子立在當場，臉不紅，氣不喘，雙手各執一星，笑容可掬，仰舉雙拳，又是一個羅圈揖，然後朗聲發話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一陣鑼鼓聲。

「兄弟滿四海，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又是一陣鑼鼓聲。

「四海雜耍，小團體！兄弟黃大，小團體裏的小人物。心慌不能吃熱粥，跑馬不能看三國，好在後頭，諸君子，耐點性子，小的只是唱的開鑼戲，不成玩藝兒。」

漢子交代了開場白，又敲了兩下鑼鼓，這才抱拳正式宣告道：「四海一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志一同，好武成性，目的是以武會友，順便博點過路盤纏，賞賜固然拜領，較技更是歡迎。」漢子說至此處，西首靜立的女人這時突然揚聲笑喝道：「呔，那漢子，我來問你。」

漢子漫聲應道：「娘子指教則個。」

女人笑道：「你有什麼能耐居然口出大言？」

漢子一拍胸，大聲道：「長拳十八打，沾衣十八跌，十八般武藝，樣樣皆精。娘子聽清楚點，我黃大——說的是你。」

漢子說罷，做了個鬼臉，用手朝女人一指，躬身而退。

衆人哄然大笑。

東南角，人羣中，一個青衣小帽，生相甚爲醜怪的小廝趁着衆人哄笑之際，輕輕一扯他身旁一位身材修偉，皮膚黑黑，看上去頗爲英挺的書生，悄聲道：「看出什麼端倪沒有？」

（未完待續）

# 恐怖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日本小說家**市川國彥**得意傑作

名作者 **汎卡廸** 精心譯述

# 怪談千一夜

**經已出版三集　每集226頁　定價KH$2.70**










## 第一集

1風流女鬼 2嬰 3魚 4溫泉 5常夜燈 6貓 7鬼婆 8壽命的豆粒 9好色狐 10靈惡之劍 11美女 12明暗狂戀譜 13神牛 14斬妻 15亡靈之願16死肉的饗宴17被縛之地藏菩薩18肉面19賴豪鼠20天守閣的妖姬21青銅壺22正律川的怪事23怪貓媚態24山姥與幼子25足26人面獸27女優（女伶）28色鬼29豬30宮本藏

## 第二集

31比翼塚32羅生門的裸女33無頭之矢34火餤狸35靈犬飛脚36雪女37琵琶緣38旅之女39蠟燭九十九枝40赤子石41岡田的怪事42長舌婦43附魂44轎夫45瓷畫匠46鬼見愁47蛙變48販肉屋49隱術50毛髮51奪子52鬼仇53盜・54無骨55刺花56與天抗命

## 第三集

57銀狐58今宵之月中空明59毒花之精60浴室之怪 61女海龍王 62美女的誕生 63異人 64生命的源流65瀨子的人形66赤子村67中田惠子68劍中情69棺桶70怨靈71橋之上72絕唱72一矢雙鵰